

深夜

張恨水著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0715B

百新書局敬贈

夜深沉

張恨水著

蕨獨鶴題

冊下

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上海三友書社出版
百新書店總經售

203529

第二十三回

僕僕風塵登堂人不見
蕭蕭車馬納幣客何來

這老婦人是誰呢。就是丁二和的母親丁老太。月容先是一怔。怎麼會在這裏看見了她。扭轉身來就要逃走。可是只跑了幾步。忽然又省悟過來。丁老太是個瞎子。縱然站在她面前。她也不知道是誰。又何必跑着躲開呢。因之。索興回轉身來。緩緩的行近了丁老太面前。那丁老太雖然一點不看見。可是她的嗅覺和聽覺。依然是十分靈敏的。立刻把手上捏的一捧花。向上舉了一舉。揚着臉道。先生要花嗎。賤賣一毛錢三朵。月容伸着手要去抽那花。但是還相差有四五寸路。把手縮了回來。只管在大衣襟上搓着。把兩隻眼睛對丁老太週身上下探望了去。丁老太舉了那花。繼續的道。先生你不要這花嗎。賣完了。我要早點兒回家。你就拿四朵給一毛錢罷。月容嗓子眼裏一句老娘。已是衝到了舌頭根上。這却有一個人擠了上前問道。這姑娘花買好了嗎。什麼價錢。月容對那人看看。再向丁老太看看。只見她兩張眼睛只管上下閃動。月容心裏房裏卜卜亂跳。實在站立不住。終於是一個字不會說出。扭過身子來走了。走了約摸五六丈遠。回過頭來看時。丁老太還是揚着臉的。似乎對於剛才面前站的一個人。沒有交代就走了。她是很不解。

的。這就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道。丁老太。我對你不起。我實在沒那胆子敢叫你說完了這話。自己是感覺到後面有人追趕一般。放了很快的脚步。就向家裏跑了去。這雖還不過是二更天。但在這寒冷的人家。却像到了深夜一般。站在大門口。耳貼了門板向裏面聽了去。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連連的敲了幾回門。那個彎腰曲背的老媽子才緩緩的來開門。披了衣服。閃到一邊。頭巍巍的問道。太太。你回來啦。事情辦得好嗎。月容聽到了太太這個名詞。分外的扎耳。心裏就有三分不高興。那裏還去向她回話。老媽子睡的那間屋子。緊連着廚房。在紙窗戶下面。有一點淡黃的光。此外是滿院子黑洞洞的。月容摸索着走到屋子裏去。問道。胡媽。怎麼也不點盞燈放在我屋子裏呢。胡媽道。那盞大燈裏面沒有了煤油。你湊付着用我屋子裏這一盞小燈罷。她說着話。已是捧了一盞高不到七寸小單子煤油燈進來了。顛巍巍的放在桌上。把手掩了燈光。向她臉上望着。問道。太太。你臉上的顏色不大好。受了誰人的氣吧。月容扳了臉道。你不要再叫我太太。你要再叫我太太。我心裏難受。胡媽倒不想恭維人。反是恭維壞了。只得搭訕着問道。你喝茶嗎。可是涼的。她儘管問着。臉子還是朝外。隨着一步一步的走了出去了。這屋子裏是現成的一張土坑。靠牆擺了一張兩層小桌。上面是亂堆了破碎紙片。同些瓶子罐子等類。那

盞小的煤油燈。就放在一隻破瓦鉢上。瓦鉢是反蓋着的。小桌子頭邊放了一隻斷腿的四方櫈子。這土坑又是特別的大。一床單薄棉被和一床夾被單放在黃色的大塊蘆蓆上。這是越顯着這屋子裏空虛與寒酸。月容抱了一條腿。在坑沿上坐着。眼見這菘豆火光之下。這屋子裏就有些陰沉沉的。偏是那一點火光。還不肯停止現狀。燈蕊却是慢慢的又慢慢的。只管挫了下去。起身到了燈邊。低頭看看玻璃盞子裏的油。却已乾到不及五分深。眼見油罄燈滅。這就快到黑暗的時候了。歎了一口氣。自言自語道。睡覺罷。還等些什麼呢。說完了這句話。自己爬上坑去。牽着被。就躺下了。在坑上平白地睜着兩眼。那裏睡得着。桌上的燈光。却是並不等她。逐漸的下沉。以至於屋子漆罨。可是兩隻眼睛。依然還是合不攏。深胡同裏的更鐘。敲過了一次。接着又敲過一次。直聽到敲過三四次之後。方才沒有聽到了響聲。次早起來。見天色陰沉沉的。原來以為時間還早。又躺在坑上。想了一陣心事。因聽到院子裏有了響聲。便隔了窗戶叫問道。胡媽。還早嗎。胡媽道。您該起來啦。已經半上午了。今天括風。滿天都是黃沙。月容道。好起來。你找點兒熱水。我洗把臉。洗過臉之後。我要出去。胡媽摸索着走進屋子來。向她問道。昨天的事情……月容淡笑道。求人那有這樣容易呢。今天還得去。我所求的人。大概比我也好不了多少。胡媽道。

既是那麼着你還去求人幹什麼。月容道。我現在並不是爲了穿衣吃飯去求人。我是爲了寂寞可憐。沒有人知道我去求人。胡媽道。這是什麼話。我不懂。月容道。你不會知道這個。你不要問。你預備了熱水沒有。沒有熱水。涼水也可以。胡媽見她這樣性急。倒真的舀了一盆涼水她洗臉。她洗過之後。在茶壺裏倒了大杯涼茶。漱了漱口。隨着咽下去一口。放下茶杯在門框邊。人就走出了門。今天是特別的興奮。下了極大的決心。向二和家走去。這時。天空裏的大風。挾着飛沙。呼呼亂吼。在街巷上層。佈滿了烟霧。那街上的電線。被風吹着。奏出了淒厲可怕的噓噓之聲。月容正是對了風走去。身上的衣服穿得又單薄的很。風把這件棉袍子。穿得只管飄蕩起來。衣襟鼓住了風。人有些走不動。只管要向後退。但是月容也不管這些。兩手放下來。按住了胸襟。只管低了頭朝前鑽了走着。有時風太大了。就地捲起一陣塵土。向人頭上臉上撲了來。月容索興閉着眼睛扶了人家的牆壁走。終於她的毅力。戰勝了環境。在風沙圍困了身子的當兒。走到了目的地。二和那個跨院子。那是自己走熟了的道路。再也不用顧忌着什麼。故意開着快步。就向那院子門裏衝了去。自己心裏也就估計着。這樣的大風沙天。也許他母子兩個人都在家裏。見了二和。不要弄成這鬼樣。把身上頭上的土。都擻擻罷。站在那跨院門下。抽出身上的手。

絹來。將身上臉上的灰。着實的擲了一陣。然後牽牽衣襟向院子裏走去。自然那一顆心房。差不多要跳到嗓子眼裏來。因為自己要極力的壓制住。這就在院子裏先高聲叫了一聲老太。屋子裏有人答應了一聲誰呀。擋住風沙的門。頓時打開了。出來一人。彼此見着。都不免一怔。月容認得那個人。是田二姑娘。怕碰見人。偏偏是碰見了人。只得強放出了笑容。向她一點頭道。二姑娘。好久不見啦。丁老太在家裏吧。二姑娘當看到月容的時候。也說不上是像什麼東西在心上撞了一下似的手。扶了門框。倒是呆呆的站着望了她。一隻脚在門檻外。一隻脚還在門檻裏呢。這時月容開口了。她倒不得不答話。也微笑道。我說是誰。是楊老板。這兒丁老太搬家了。我家搬到這屋子裏來住了。月容道。他們搬家了。什麼時候搬的。二姑娘道。搬了日子不多了。月容道。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。在這兒住着。不是很好的嗎。二姑娘頓了一頓。點着頭道。外面風大。你請進來坐一會子吧。月容站着對那屋子窗戶凝神了一會。也就隨了她進去。田二姑娘已是高聲叫道。大嫂。咱們家來了稀客了。田大嫂由裏屋子裏迎出來。連點了幾下頭笑道。這是楊老板呀。今天什麼風。把你吹了來。你瞧。我這人太糊塗。這不是正在括大風嗎。說着。還兩手一拍。月容見她穿一件青布旗袍。捲了兩隻袖子。頭左邊插了一把月牙梳。壓住了頭髮。像是正

在做事的樣子。便道。我來打攬你了。田大嫂道。你幹嗎說這樣的客氣話。假如不是你走錯了大門。請也不能把你請到的吧。請坐請坐。她倒是透着很親熱。牽住了月容的手。拉了她在椅子上坐着。自己搬張方凳子挨了月容坐下。偏了頭向她臉上望着笑問道。楊老板。聽說你這一程子沒有唱戲。怎麼啦。在家裏作活嗎。月容聽說。不由得臉上就是一紅。把頭低下去。歎了一口氣道。一言難盡。田大嫂倒是很體貼她。向她微笑道。不忙。你慢慢的說。月容低下頭。對地面上很注意了一會子。低聲道。據我想。大嫂你也應該知道的。我自己失脚作錯了一點兒事。這時你教我說。我可真有點不好意思。田二姑娘沒坐下。靠了房門站着。還將一個食指。在舊門簾子上畫着。她那樣子倒是很自在。月容要到這裏。大嫂向二姑娘看着。二姑娘微笑。月容抬起頭來。恰是看到了。但覺自己脊梁骨上都向外冒着汗。立刻站起來道。我不在這裏打攬了。改日見罷。說畢。已起身走到了院子裏。田大嫂又走向前握了她的手道。丁老太雖然不在這兒。咱們也是熟人啦。幹嗎茶不喝一口你就走。月容道。改日見罷。我短不了來的。田大嫂還牽住她的手。送到大門口。笑道。王大傻子。還住在這裏呢。月容道。他大概知道丁老太搬到那兒去了吧。田大嫂笑道。二和那孩子。也不知怎麼了。有點臉薄。這回搬家。倒像有什麼不好意思似的。到底搬到

那兒去了。對誰都瞞着。你別急。你不找他。他還找你呢。只要戲報上有了你的名字。他有一個不追了去的嗎。女人就是這一樣好。月容對她看了一眼。抽回手去。點個頭說聲再見。立刻走了。天空裏的風。還是大得緊。所幸剛才才是逆風走來。現在是順風走去。沙子不至於向臉上撲。風也不會堵住了鼻子。透不出氣。順着風勢。挨了人家的牆脚下走。走到一條大胡同口上。只見地面上被風吹得精光。像打掃夫掃過了一樣。很長很長的胡同。由這頭看到那頭。沒有一個影子。僅僅是零落的幾塊洋鐵片。和幾塊碎瓦。在精光的地面上點綴着。這全是人家屋頂上刮下來的。月容由小胡同裏走出來。剛一伸頭。鳴的一陣狂吼。風在屋檐上直捲下來。有一團寶塔式的黑沙。在空中打胡旋。這可以象徵風勢是怎麼一種情形。月容定了一定神。心想。遲早總是要回去。站在這裏算什麼。於是牽牽衣服衝了出去。但是越走風越大。這一截胡同還沒有走完。有人叫道。喂。這位姑娘到那裏去。月容看時。一個警察。臉上架着風鏡。閃在人家大門洞子裏。向自己招手。因道。我回家呀。不能走嗎。警察招着手道。你快到這兒來說話。風頭上站得住嗎。月容依他到了門洞子裏。他問道。你家在那裏。月容道。在東城。警察道。在東城。你回去得了嗎。你先在這兒避避風。等風小一點。你再走。月容道。我回家有事。警察道。你什麼大事。還比性命要緊嗎。月

容不用看。只聽到半空裏驚天動地的呼呼之聲。實在也移不動脚。只好聽了警察的命令。在這裏站着。約摸有二三十分鐘之久。那狂風算是過去。雖然風還吹着。已不是先前那樣猛烈。便向警察道。現在我可以走了吧。警察將手橫着一攔道。你忙什麼的。這風剛定。能保不再起嗎。正說話時。這大門邊的汽車門開了。立刻有輛汽車攔門停住。隨着大門也開了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中年人。尖尖的白臉。鼻子下養了一撮小鬍子。後面一個穿灰色短衣的人。夾了個大皮包。一同走了出來。警察舉着手。先行了一個禮。向那小鬍子陪笑道。這位姑娘是過路的。剛才風大。我沒有讓她走。小鬍子道。她家在那裏。警察道。她只說住在東城。小鬍子對她望望道。你家住在那兒。我也是到東城去。你順便搭我的車。走一截路好不好。警察道。這是郎司令。你趕快謝謝罷。月容心裏想着。人實在是疲勞了。坐一截車也好。有警察介紹過了。大概不要緊。便向郎司令微鞠了一個躬道。可是不敢當。郎司令笑道。倒很懂禮。這沒什麼。誰沒有個過着災難的時候。你上車罷。月容又向他看了一眼。還透着躊躇的樣子。郎司令笑道。別法場。上去就是了。要不是大風天。我不能停着車子滿市拉人同坐。這也無非救濟的意思。不分什麼司令百姓。那個夾皮包的人。比司令的性子還要透着急。已是走到沙車邊。開了車門。讓月容上去。月容不能再容。

氣就上車去。扶起倒座上的活動椅子。側坐下去。耶司令上了車子。拍着坐的彈簧椅墊。道。爲什麼不坐正面。月容道。我刮了一身的土。別蹭着了司令的衣服。這樣好。說着話。車子已是開了。耶司令道。你家住在那兒。我的車子可以送到你門口。月容道。不用。我在青年會門口下車得了。耶司令對她打量了一下。因道。姑娘。我聽你說話。很有道理。你念過書吧。月容也沒正臉對他。側了臉坐着。只是搖搖頭。車子裏默然了一會。耶司令道。很奇怪。我在什麼地方。見過你似的。你認得我嗎。月容忽然一笑道。我一個窮人家孩子。怎麼會認得司令。耶司令雖然不能把她拉扯過來。對她身上。倒是仔細的看了幾遍。笑道。我想起來了。說着。將手在大腿上一拍。月容被他這一聲喝着。倒有些兒吃驚。猛回頭向他看了一眼。耶司令又拍了一下腿道。對了。對了一點不錯。你不是楊月容老板嗎。月容禁不住微微一笑。耶司令道。你也是很紅的角兒呀。怎麼落到這樣一種情形了。月容低下頭去。沒有答覆。可是她的耳朵根上。已是有一圈紅暈了。耶司令道。你倒了嗓子了嗎。不能吧。你還沒有唱多久呀。實在不相瞞。我偶然看過你一回戲。覺得你的扮相太好。後來就接連聽了一個禮拜的戲。隔了兩天沒去。聽說是你停演了。我正納悶。原來你還在北京。月容道。我不願唱戲。並非是倒了嗓子。耶司令道。那爲什麼呢。月容道。不爲什麼。我不

願唱戲。郎司令聽她又補了一句不願唱戲。雖不知道她爲了什麼。但是看她那臉上懊喪的樣子。便道。楊老板。你有什麼事傷了心嗎。月容道。傷心也不算傷心。可是……對不起。我不願說。郎司令看她這樣子。少不得更要端詳一番。汽車跑得很快。不多大一會就到了東單大街。月容不住的把眼睛朝前看着。看到青年會的房屋。就請郎司令停車。郎司令笑道。風還大着呢。我送你到門口不好嗎。月容點點頭苦笑着道。有些兒不便。請你原諒。他微笑着。就讓車夫停車。月容下得車來。把車門關了。隔了玻璃。向車子裏點了個頭。道聲勞駕。自走開了。回得家來。但見屋子裏陰沉沉的。加增了一分不快。隨身躺在坑上。閉了眼一言不發。耳邊是聽到胡媽跟着進了房。也不去理會她。胡媽道。家裏還沒有吃的呢。去買米呢。還是去買麵呢。月容道。我不吃晚飯了。你把牆釘子上掛的那件長夾袍拿了去當。當了錢。你買點現成的東西吃罷。胡媽道。不是我多嘴。你儘靠了當當過日子。也不是辦法。你要快快的去想一點法子才好。月容道。這不用你說。再過兩三天。我總得想法子。胡媽道。別個女人窮。想不出法子來。那是沒法。你學了那一身玩藝。有的是吃飯的本事。你幹嗎這樣在家裏待着。月容也沒有答覆。翻個身向裏睡着。胡媽道。那末我去當當。你聽着一點兒門。月容道。你家裏有什麼給人偷。除非是廚房裏那口破鐵鍋。

賊要到咱們家來偷東西。那也是兩隻眼瞎了三隻半。胡媽在坑面前呆站了一會子。也就只好走了出去。到這天晚上。月容因爲白天已經睡了一覺。反是清醒白醒的。人躺在坑上。前前後後。什麼事情都想到了。直到天色快亮。方才入睡。耳朵邊一陣喧嘩的聲音。把自己驚醒過來。睜眼看時。窗戶外太陽照得通紅。把自己驚醒的。那是一陣馬車輪子。在地面上的磨擦聲。接着是嘩嘩的馬叫。馬車這樣東西。給予月容的印象也很深。立刻翻身坐了起來。向院子外望着。事情是非常湊巧。接着就有人打了門環拍拍的響。月容失聲叫起來道。他找我來了。他。丁二哥來了。口裏說着。伸脚到地上來踏鞋子。偏是過於急了。鞋子撈了着。光了襪底子就向外面跑。所幸胡媽已是出去闔大門。月容只是站在屋門口。沒到院子裏去。聽到有個男子問道。這裏住着有姓楊的嗎。月容高聲答道。對了。對了。這裏就是。丁二哥。隨着那問話。人是進來了。月容倒是一楞。一個不認識的人。蓄有八字鬍鬚。長袍馬褂的。夾了一隻大皮包進來。那人老遠的取下了帽子。點着頭叫了一聲楊老板。看他圓臉大耳。面皮作黃黑色。並不像個斯文人。在他後面跟了一個穿短衣的人。一大包小一包的。提了一大串東西進來。月容見他快要進屋。這才想起自己沒有穿鞋子。趕快的跑到裏面屋子裏去。把鞋子穿上。那人在外面叫道。楊老板。請出來。這裏

有點兒東西，請你檢點收下。月容心裏想着。這一定是宋信生的父親派人來運動我的。這得先想好了幾句對付的話。口裏說是請坐。心裏頭在打注意。牽牽衣服。走了出來。便見那人在棹上打開了皮包。取出兩截白晃晃的銀元。放在棹子角上。短衣人已是退出去了。那些大小紙包。却堆了滿棹。月容道。啊。又要老掌櫃送了這麼些個東西來。其實我不在這上面着想的。只求求老掌櫃。同我想個出路。那人笑問道。那個老掌櫃。月容道。你不是仁寶齋老東家請你來的嗎。那人且不答覆。向她週身上下看了一遍。笑道。你是楊老板。我們沒有找錯。月容道。我姓楊。你沒有找錯。你是坐馬車來的嗎。那人道。對的。月容笑道。哦。二哥引你來的。他幹嗎不進來。我聽到馬車輪子響。我就知道他來了。那人聽說也跟着笑了。

第二十四回

翠袖天寒卜錢迷去路
高軒夜過背燭泣殘妝

人坐在家裏。忽然有人送錢來。這自是一樁幸運的事。像楊月容正在窮苦得當當買米的時候。有人送了大把銀錢上門。這更是幸運的事。但這決不能是天上落下來的一筆財喜。所以猜着是信生父親送來的運動費。那人笑道。楊老板。你也善忘吧。昨天你不是坐了人家的汽車回來的嗎。月容道。哦。你是郎司令派來的。我和他並不認識。昨天蒙他的好意。送我到東城。我倒怪不好意思的。可是他並不知道我住在這裏。那人笑道。別說你已經告訴他住在東城。你就不告訴他住在東城。有名有姓兒的人。他要找。沒有一個找不着的。昨天晚上。我們司令就把你的情形打聽清楚了。說你生活很困難。他很願幫你一點忙。這棹上的大小紙包兒。是替你買的衣料。這錢。你拿着零花。你快一點兒把衣服作好。郎司令還要帶你出去逛呢。我姓李。你有什麼事。打電話找李副官。我立刻就來囉。這是我的電話號碼。說着。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。遞給月容。她對棹上的東西看看。又對李副官看看。便搖頭道。我又不認識郎司令。怎好平白的收他這些東西。李副官笑道。昨天你們不是認識了嗎。月容道。也不能那樣見一面。就收人家這些東西。東西罷了。

這現錢……李副官笑着搖搖頭道。沒關係。慢說是這一點兒錢。就再多些。他也不在乎。你別客氣。乾脆就收下來罷。再見再見。他說着話。抓起放在棹上的帽子。兩手捧着。連連作了幾個揖。就推門走了出去。月容跟在後面。緊緊的跟出了大門外來。叫道。喂。李副官。你倒是把東西帶着呀。她說這話時。李副官已是坐上了他那漂亮的馬車。前坐的一位馬車夫。加上一鞭。刷的一聲。就把馬車趕着走了。他坐在馬車裏。隔了玻璃窗戶。倒是向她微笑着點了幾點頭。月容只管叫。那車子只管走。眼望着那馬車子轉過了胡同角。也就無法再叫他了。關上了大門。回到屋子裏來。那些送來的東西。首先送進了眼裏。胡媽站在棹子角邊。原是在用手去撫摸那裝東西的紙盒子。當月容走進來的時候。她猛可的將手向後一縮。倒是向他笑道。你不用發愁了。衣服也有了。錢也有了。早曉得是這麼着急。就不該去當當。月容也沒有理會她。索興坐在椅子上。對了棹上那些紙包和洋錢。只管發呆。胡媽以為她嫌自己動過手了。只得低了頭。緩緩的走出去。月容總呆坐了有十分鐘之久。自言自語的道。我也要看看到底有些什麼玩藝。於是走向前。先把大紙包透開。裏面却是一件新式的呢大衣。拿出來穿着試試。竟是不肥不瘦。恰恰可以穿得。另有比這小一點的一個紙盒。猜着必是衣料了。也來不及脫下身上這件大衣了。一剪刀

把繩子剪斷。揭開蓋子來看。却是一套雪白的羊毛衫褲。在那上面。放着一張綢緞莊的禮券。標明了五十元。既是紙包裹東西。不容易猜。索興一包包的都打開來看看罷。看時。如絲襪。綢手絹。香胰子。胭脂膏。香粉。大概自回北京以來。手邊所感到缺乏的日用東西。現在都有了。再數一數棹上所放的那兩疊現洋錢。共是四十塊。在計數的時候。不免撞了叮嚀作警。胡媽在院子裏走的息索有聲。月容回看時。她那打滿了皺紋的臉上。所有的斜紋。都伸縮着活動起來。正偏了臉向裏面張望。月容道。這樣鬼頭鬼腦的幹什麼。進來就進來罷。這桌上的東西。還怕你捨了去嗎。胡媽手扶着門。顛巍巍的進來了。把那沒有牙齒的嘴。笑着張開合不攏來。因低聲道。就是什麼事情也不幹。好好兒的過。棹上這些錢。也可以湊付兩個月了。月容搖搖頭道。這個錢。我還不知道怎麼對付是好呢。你想世界上。有把洋錢白捨的嗎。我是唱過戲的人。我就知道花了人家的錢。不大好對付。胡媽道。你怎麼啦。怕花了人家的錢。會把你吃下去嗎。錢是他送來的。又不是你和他借的。你和他要的。你到了這個結果。眼上。還怕什麼。來的那個人說。花錢的人要同你出去逛逛。就出去逛逛罷。你讓姓宋的那小子把你騙夠了。他也不要你了。你還同他守什麼身分。趁早找個有錢的主兒。終身有靠。比這樣天天過三十晚強吧。天可越來越涼了。今天

屋子裏沒有火，就有點兒待不住。你當的那幾件衣服，也該去贖出來了。錢是人的膽，衣是人的毛。身上穿得好一點，見人說話，也有一點精神。月容把整疊銀元，依然放在棹上。却拿了一塊錢在手，緩緩的輕輕的在棹子上敲着，帶了一些微笑道：這也是合了那句話。肥猪供廟門，十分好的運氣。趁着這好運氣，我倒要去想一點兒出路。胡媽把棹上的大小紙包，全都給他搬到裏面屋子裏去。走近了她的身邊，微彎着腰道：姑娘，不是我又要多嘴。你應該趁了身上有錢的時候，製幾件衣服穿着。你就出去找找朋友，請大家幫一點忙。人家看到你穿着得不壞，也許念起舊情來，真會替你找出一條路來。譬如就說是唱戲罷。你穿得破破爛爛的去找朋友，人家疑心你是無路可走了。又回來唱戲，先帶了三分瞧不起的意思。你要是穿得好好兒的去，他就說你有唱戲的癮。也許你唱紅了，他要來請求着你，還得巴結你呢。月容同她說着話，又把放在棹上的銀元抓了起來，翻覆着只管在手上算。算了十幾遍，不知不覺的，就揣到口袋裏去。胡媽跟着走進房來，見炕上放的那些大小紙包，皺起了眼角的魚尾紋，彎了兩個手指，哆嗦着指了道：你瞧，準值個百來塊錢吧。月容淡淡的一笑道：別說是這麼些個東西，就是比這多十倍，我也見過。見過又怎麼樣。有出無進的一口氣。到了總是窮。她說了這話，把一條腿直伸在炕沿

上。背靠着炕頭的牆。微閉了眼。把頭歪斜到一邊去。胡媽看看這樣子。已是不能把話說下去。就自言自語的走出去。噤咕着道。不能因為發過財的。把東西就不看在眼裏。誰教你現在窮着呢。人是要到什麼地步說什麼話。月容坐在炕上。却是把話聽到了。心裏想着。別瞧這老媽子糊裏糊塗的不懂什麼。可是她這幾句話。是說的很對。瞧不起這些東西。怎麼樣。現在窮着呢。想要這些東西。十分之一。還想不到呢。想到了這裏。把眼睛睜開來。向炕上放的東西。看了一眼。再估計值得多少錢。由東西上。又看到了身上的大衣。將手撫摸着。看看沒有什麼髒跡。還折過來一隻衣裳角看看。看到那衣服裏子。還是繖子做的。點了兩點頭。自言自語的道。這個郎司令做事。倒是很大方的。這個日子。要他幫一點忙。大概是可能的。於是站在地上。牽牽自己的衣服。在屋子裏來回的走了幾次。胡媽二次進屋子來。手握了門框。偏了頭。向月容身上看看。點着頭笑道。這位司令。待你很不错。這個好機會。你可別錯過了。月容道。話雖如此。但是我也受過教訓的。男人要捧那個女人。在沒有到手的時候。你要他的腦袋。他也肯割給你的。可是等他把你弄到手之後。你就是孫子了。你好好的伺候着他。他還可以帶着你玩兩天。你要是伺候得不好。他一脚把你踢得老遠。那個時候。你掉在泥裏也好。掉在水裏也好。誰也不來管你。那就讓

你吃一輩子苦了。胡媽跨過房門檻。把頭伸過來。向他臉上望着道。姑娘。你還得想想呀。在你的意思。以爲姓宋的是把你踢到泥裏水裏來了。可是現在不有人又來拉你了嗎。可也見得就是跌到泥裏水裏去了。還是有人把你拉了起來的。月容笑笑道。對了。將來我跌到泥裏水裏去了。還圖着第三個人把我拉起來呢。那末。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泥裏水裏滾着罷。我想回來了。我不能上當。說着。兩手將大衣領子一扒。反着脫了下來。就向炕上一扔。還把腳頓了兩頓。胡媽也沒有理會到她是什麼意思。笑道。你瞧。東西堆了滿炕。我來歸理歸理罷。月容道。對了。歸理歸理罷。等他們有人來的時候。這些東西。完全讓他們拿了回去。我反正不能爲了這點東西。自賣自身。胡媽你當了多少錢。胡媽道。我因爲你睡着沒有告訴你。寫了五錢銀子。要贖的當。多着呢。一塊兒贖罷。月容道。哼。贖當。這郎司令送來的幾十塊錢。我一個也不動的。當的五錢銀子。大概還可以花一兩天吧。胡媽正把東西向炕頭上的破木箱子裏送了進去。聽了這話。手扶箱子蓋。兩腿跪在炕沿上。回頭望了她。簡直不知道移動。月容坐在椅子上。手撐在棹子沿上。托住了自己的頭。也是懶懶的向她望着道。你發什麼楞。我的意思。你還不明白嗎。胡媽道。你什麼意思。不願花人家送來的錢。月容道。我爲什麼不願花。我有那樣傻。覺得關起門來挨餓好些。

嗎。可是花了人家的錢。一定要想法子報答人家的。我報答人家只有這一條身子。要是我見錢就賣。那不如我厚着臉去見師傅。我去唱我的戲。胡媽這才蓋好了箱子。走下炕來。向她一拍手道。我說什麼。早就這樣勸過你的。還是去唱戲。月容那隻手還是撐了頭。抬起另一隻手。向她搖了幾搖道。你先別嚷。讓我仔細的想上一遍。胡媽是真的依了她。就不再提此話。當天晚上。大風二次的括起。這就不像前日的情形。已是很冷。月容將一床被捲得緊緊的。在大炕上縮成了一團。次日早上起來。穿上了那件薄棉袍子。只覺得背上像冷水澆洗過了。由骨頭裏面冷出來。便隔了窗子問道。胡媽。你把火攏上了沒有。今天可真冷。你把爐子搬到屋子裏來做飯罷。胡媽把一隻小的白泥爐子。戰戰兢兢地搬到屋子裏來。向她做了苦臉子道。就剩這一爐子煤了。錢是有限的。我也沒有敢去叫煤。你身上冷得很吧。兩隻手胳膊。就這樣抱在胸面前。你不會把那件大衣穿起來。先暖。和暖。和嗎。月容道。現錢放在箱子裏。我也不花他一個呢。怎能穿他送的大衣。胡媽向她看看。也沒言語。就在這時。門外又有人打着門環。拍拍亂響。月容皺了眉道。這樣大的風。有什麼人來。準是那個什麼狼司令。虎司令。派人來通知我。你去開門。就說我病在炕上。沒有起來。胡媽緩緩的出去。那門環響着。還正是催促得緊。過了一會。胡媽踉蹌着跌了。

進來。向月容道：姑娘，你說是誰來了？月容道：不就是昨天來的那個李副官嗎？胡媽道：那裏是你猜是誰呀？月容道：咱們家裏還有幾個人來。大概是……外面屋子裏有了一個粗暴的男子聲音。問道：楊老板，收房錢的來了。月容哦了一聲，答不出話，也不敢出去。那人又道：楊老板，你已經差上兩個多月了，再要不給，我實在交代不過去。月容由門簾子縫裏向外張望了一下。那人道：你今天不給房錢，沒別的，請你明天搬家。慢說你還欠兩個月房錢，就是不欠，知道你家裏沒有男人，我們東家還不肯貸給你呢。月容道：我們統共住你兩個月房子，就欠你兩個月房錢嗎？搬進來付了你們一個月茶錢，不算錢嗎？那人道：還說呢。搬進來以後，就不付錢。這樣的好房客，誰敢賃。你不付錢，我在這裏等着。你不出來可不行。月容偷向外面屋子看去，見那人靠了四方棹子坐下，架起腿來，很得意的顛動。口裏斜啣了一枝烟捲，向外慢慢的噴着烟。月容看他，不走，低頭望望自己身上。那薄薄棉袍子，還有不少的髒跡，只得把那件疊在炕頭邊的大衣，穿在身上，走了出來。那人並不起身，繃住了橫疤子肉的臉，向她冷眼看了一下道：有茶嗎？勞駕，倒口水來喝喝。月容兩手插在大衣袋裏，靠門站定，不由得也把臉沉下來，瞪着眼道：這房錢一個月多少錢？那人笑道：噢，你住了兩個月房，多少房錢？你還不知道嗎？每月是五塊，兩個月

是十塊。月容道。哦。也不過欠你十塊錢。你就這樣大的架子。假使我馬上就搬。除了那個月茶錢。也只用給五塊錢了吧。那人淡笑道。五塊錢。五塊錢就不易嗎。他口裏說着。兩隻脚架着。連連顛了一陣。月容鼻子裏哼了一聲。立刻縮進房去。再出來時。噹的一聲。取了五塊錢。放在棹上。把頭一昂道。囉。這是一個月的房錢。還有五塊錢茶錢。合算起來。就是十塊。兩個月房錢全有了。你在我們面前擺什麼架子。月不過五。再住一兩天。我找房搬家。你拿出房摺子來。讓我寫上。那人倒想不出她交錢有這樣的痛快。便站起來笑道。並非我有意和你爲難。我們捧人家的飯碗。專門同人家收房錢的。收不到房錢。我就休想吃人家這碗飯。月容伸出手來道。什麼話也不說了。你拿出房摺子來罷。我要寫上房摺子。才讓你走。那人將房摺子拿出來。月容拿到裏面屋子裏去。將數目字填上。自己也不拿出來。却叫了胡媽進去。復身出來。遞給那人。那人沒有意思。悄悄的走了。胡媽關了街門。復又進來問道。姑娘你是動用了那款子給的房錢嗎。月容手撐了頭。靠着棹子坐着。無精打彩的答應了一聲道。那叫我怎麼辦。收房租的人。那一副架子。誰看了也得討厭。何況他賴在這裏。又不肯走。事到了緊要關頭。我也顧不得許多了。只好把那筆整款子先扯用了再說。我動用了多少。將來再歸還多少也就是了。胡媽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們索性

挪用了兩塊罷。你瞧。天氣這樣涼。你還沒有穿上厚一點的衣服。叫一百斤煤球來燒。這是要緊的事。月容還是那樣撐了頭坐着的。嘆口氣道。現在用是好用。將來要還錢的時候。怎麼樣子還法呢。胡媽道。你沒有挪動那錢。我不敢多嘴。現在你既然動用了。你用了五塊錢。固然是要想法子。你花了人家七塊錢。也無非是想法子找錢去。反正是將來再說。你怕什麼。月容聽她說到了一個冷字。彷彿身上冷了兩倍。於是將手伸到煤火爐子上。反翻不停的烘着。胡媽道。你瞧。你這件綠袍子。袖口上都破着。漏出棉花來了。照說。不冷你也該換一件新棉襖穿了。月容向她搖了兩搖手道。你別攪亂我的心事。讓我仔細想想罷。說着。在衣袋裏掏出兩個銅子。握在手掌心裏。連搖了幾下。然後昂着頭向窗外道。老天爺。你同我拿個主意罷。我若是還可以唱戲。我這銅子兒扔下去。就是字。我若是不能夠唱戲。扔下去就是花。兩樣都有。那就是二和會來尋我。說着。手掌托了兩個銅子。拍着向棹上一跌。却是兩個字。月容道。什麼。我真的可以去唱戲嗎。這個我倒有些不能相信。我得問上第二回。胡媽道。你別問了。占卦就是一回。第二回就不靈了。月容那裏管她。檢起兩個銅子。將手合蓋着搖撼了幾下。又扔下去。看時。兩個銅子。又全是字。胡媽比她還要注意。已是伏在棹沿上。對了棹面上看去。笑着拍手道。你還說什麼。老天爺到底

是勸你去唱戲吧。月容道：既是這麼着，等明天大風息了，我去找我師傅罷。胡媽笑道：你要是肯去找你師傅，就是不唱戲，十塊八塊錢，他也可以替你想法子的。月容忍不住向她微笑道：你的意思我明白，還是把箱子裏的錢，動用幾塊罷。胡媽皺了眉道：我沒有什麼。反正是一條窮苦的命，不過我看到你這樣受拘束，倒是怪作孽的。月容猛可的起身，到炕頭上箱子裏取出兩塊錢來，噹的一聲，向棹子上面扔着，對她望着道：你拿去花罷。反正我是下了爛泥炕裏的人，這雙腳不打濕也是打濕了，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胡媽對於她的話，也懂也不懂，倒不必分辨，拿着錢走了。月容籌畫了大半天，想來想去，果然還是胡媽無知識的人所說的話對，決定次日起個早，就到楊五爺家裏去求情。不想在這天晚上，又出了岔事了。約在八點鐘的時候，煤油燈裏面的油汁，是上得滿滿的，燈芯扭出很高大的火，燄光裏，月容是靠了桌子坐定，將幾冊手抄本的戲詞，攤在面前看。旁邊放了一個火爐子，煤火是燒得很興旺，除有一把新洋鐵壺燒着開水，而外，爐口上還烤着几隻芝麻醬燒餅。桌子角上放了兩小包花生仁兒，是就燒餅吃的。胡媽洗完了碗筷，沒有事，也搬了一張方凳子，坐在屋子角落裏打磕睡。她那鼻息聲，倒是和開水壺裏的沸水聲，互相呼應着。月容望了她，笑道：你心裏倒踏實了，正說着呢，外面又有了拍

門聲。月容不由得嘔了一聲道。怎麼着。這晚是人來敲門。難道還有人送了東西和錢來嗎。便提醒了胡媽。讓她出去開門。自己緊貼了窗戶。由紙窟裏向外張望。在大門開合聲以後。接着滿院子裏都是皮鞋離沓聲。這就有人道。啊。這院子裏真黑。司令小心點兒走。月容聽說。却不由得心裏一跳。果然是耶司令的口吻叫起來道。楊老板。我們來拜訪你來了。透着冒昧着了一點了吧。在這些人說的話當兒。耶司令已是走到外面屋子裏來。接着就有人伸手。將門簾子一掀。月容心裏一機靈。便道。請在外面坐罷。我這就捧燈出來。口裏說着。已是左手掀簾子。右手舉燈。到了房門外。將頭閃避了燈光。向站在屋中間的耶司令點了兩點頭。可是自己心裏。已是連連的跳上了一陣。把燈放在正中棹子上。正待回轉身來。招呼耶司令坐下。不想他和李副官全都坐下。另外有兩個穿制服。身上背了盒子砲的大兵。却退到屋子門口去站着。月容手扶了棹沿。對他們望望。還不會開口呢。耶司令抬起右手。將兩個指頭。只管捋那短小的鬍子。李副官却坐在裏屋房門口。斜伸了一條腿。正好把進門的路攔住。他倒向人點點頭笑道。楊老板。也請坐罷。月容本來想對耶司令說。多謝他給的錢。多謝他給的東西。一看到房門給人攔住了。到院子裏去的門也有人把住了。倒不知道怎麼是好。一發楞。把心裏所要說的話給駭回去了。耶司

令還捋着鬍子呢。見他穿的那件綠袍子，緊緊的，長長的裹住了身體。所以身上倒是前後突起好幾處。那白嫩的臉皮，雖沒有擦胭脂，可是帶了三分害臊的意味。在皮膚裏層透出了淺淺的紅光來。她側着臉子，逼近了燈光，正好由側面看到她的長睫毛向外擁出。頭髮垂齊了後腦，是微微的蓬着。因笑着先點了兩點頭。回轉來向李副官道：「你把話對她說一說。」李副官道：「楊老板，你怎麼不坐下，也不言語。」耶司令聽到我回去說：「你家裏這一番情形，很有意幫你的忙。現時汽車在門口，咱們一塊兒出去，找個地方吃點東西談談，好不好？」月容將扶在棹沿的手，來回摸擦，不抬頭，也不說話。李副官道：「回頭我們還把汽車送你回來，你怕什麼的？」月容默然了很久，猛可的將身子一扭，息息率率的有聲。耶司令略一低頭，有了主意。見棹上還剩有大半枝洋蠟燭，就拿了起來，只回頭對李副官望着。他已會意，立刻在身上掏出打火機來，將燭點上。耶司令左手裏拿了燭，右手擋了風，開了四方步子走着。笑問道：「戲台上客人歇店，拿燈照照，有沒有歹人，是不是這個樣子？」李副官笑道：「司令作什麼像什麼，可不就是這個樣子嗎？」耶司令微笑着，繞到棹子那邊，將燭向月容臉上照來。見她兩行眼淚，串珠一般，向兩腮掛下來。因道：「這奇了，我們來着，也沒有一句不中聽的話。」楊老板爲什麼傷起心來。月容索興一扭，對裏面的牆，那

惠惠率率的小哭聲。更是不斷。耶司令手捧了洋燭。站在她後面。倒有些不好轉彎。向李副官微笑道。你瞧。這是怎麼一回事。李副官就走過來。將蠟燭接住。笑道。這沒有什麼。小姑娘見着生人。那總有點難爲情的。耶司令笑道。那也好。咱們有話慢慢的說。他說畢。依然退到原來的椅子上。坐着。李副官將洋燭放在棹上。兩隻巴掌。互相搓了幾下。還微微的一鞠躬。笑道。自然的。我們交情淺。你還不能知道我們司令是怎樣一種人。司令辦起公來。打起仗來。雖然很是威武。可是要談起愛情來。那是比什麼斯文人都要溫柔些的。你不願同我們出去玩。或者不願我們到這兒來。你都可以說。爲什麼哭了起來呢。月容本想說一句。並不是爲這個。可是這話只是送到嗓子眼裏。又忍了回去。依然是對了牆。繼續的吊眼淚呢。

第二十五回

難忍飢驅床頭金作樂
空追跡到門外月飛寒

楊月容爲什麼哭。她自己也說不出這個所以然。這時李副官站在後面又解釋了幾句。更教自己沒法子來答覆。所以還老是對了牆站住。後來耶司令向李耶官招招手道。也許是今天帶了弟兄來。她受了驚了。這沒什麼。今天不算。明天咱們再來。李副官道。楊老板。你聽見沒有。耶司令怕你受驚。明天一個人再來。可是話得說明。你不能够聽到說我們明天要來。你老早的就溜走了。耶司令笑道。這個倒不用你煩心。真是怕她走。給偵緝隊去個電話。他們就會來掛榕的。不過那樣辦。也未免小題大做了。李副官笑道。這倒是我多話了。不過我還要問楊老板兩句言語。答應不答應倒沒有關係。你家境很寒。又沒有個親人來維持門戶。你是不是還打算唱戲呢。胡媽的兩個兒子。都當過大兵。她倒是不怕掛盒子砲的。已是沏了一壺茶。兩手捧着。送了進來。耶司令一擺手道。茶不用喝了。我們問你兩句話。胡媽將茶壺放在棹上。掀起一片衣襟來擦着手。笑道。司令。我可不。懂什麼。耶司令笑道。我們只問你所懂得的。你家楊老板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。胡媽道。您是像一把鏡子一樣的。還不照得我們澈亮嗎。耶司令道。你們的日子難過。我也知

道。可是不過差錢用罷了。也沒有別的前天李副官送來的錢。還不夠還債的嗎。胡媽道。倒不是爲了這個。你給的那些錢。她還不肯花。她怕花了。還不清你的原數。耶司令笑道。傻孩子。我既然特意派人送錢給你了。我還能讓你把錢退回嗎。這且不管。你打算把錢退回給我。還有什麼打算嗎。不能儘坐在家裏挨餓。胡媽道。她的意思。想去唱戲。可是同她師傅鬧過彘扭了。這會子去見師傅。又怕師傅說閑話。所以透着進退兩難。耶司令哈哈笑道。老李。你聽見沒有。楊老板吊淚。是向我們抱委屈。這我們更得幫忙。李副官本來抽回身。到原地方坐下了。這又走過去。離着月容約摸有一尺多路。低聲道。楊老板。這一點小事。你全不用放在心上。你覺着唱戲爲難。就不用唱戲了。一個月要花多少錢。耶司令就能補貼你。月容總是對了那堵牆。也不答話。也不回轉身來。耶司令站起身來笑道。老李。咱們走罷。男女之間。最好是不要用一絲一毫勉強的手段。我很願用一點誠心去感動她。這就是說。別瞧軍閥都不是講理的。可是這裏面也有好人呢。楊老板。再見罷。他說着。已是走出了那屋門。在院子裏叫道。哦。老李。我忘了一件事。你賞老媽子幾個錢罷。她幫工幫到這種地方來。那裏還找得着零錢花。李副官在袋裏一掏。摸出一疊鈔票。就掀了一張五元的給她。胡媽兩手合掌接住。口裏連連的念道。這可了不得。謝謝你。謝謝。

你李副官道。不是我的錢。你出去謝謝司令罷。胡媽就和李副官一同出來。向耶司令道謝。直送到大門口去。月容面牆站定。直聽到皮鞋聲。已經走過了院子。才敢回轉身來。胡媽已是笑嘻嘻地。走進了屋子。向她笑着皺了眉道。姑娘今天你是怎麼啦。無論怎麼人家來了。沒什麼歹意。你爲什麼背對了人還哭呢。月容由紐衣扣上抽出了手絹。緩緩的擦着眼淚。因道。你倒說的好。沒什麼歹意。你想咱們一個好好的人家。半夜三更的。人家就帶了大兵闖進來。這把咱們還看成了一個什麼人呢。就是當審姐兒的吧。人家也得帶三分笑臉瞧着。我是他的奴才。到了這晚上。砰砰澎澎的他搥開了街門。就可以向我的屋子裏跑。要不是我一機靈。把燈端到外面屋子裏來。他準會坐到我的炕頭上去。咱們受了人家這樣無禮的對待。還是不敢說一聲兒。得向人家來個笑臉。我心裏一委屈。我就忍不住要哭。胡媽道。那是你想不開。耶司令那麼大的官。肯到咱們家來。就是太陽老爺兒照進屋子裏來了。你是沒出去瞧見。那一輛汽車。真好。比八人大轎還要大。兩個護兵在車外面一站。嗤溜一聲兒的開走了。這要是沒錢。就能這麼辦嗎。月容一扭頸子道。別不開眼了。汽車不論大小。把燈捧進去罷。我要睡覺。讓我躺到炕去。慢慢兒的去想。胡媽捧了燈。將她送進房。將燈放在小棹上。自己靠了門邊。向月容望着。月容背對了門。解

長衣的鈕扣脫了鞋。爬上炕去。回轉身來。看到了她。問道。你還站在這兒幹什麼。胡媽眯了一雙老眼。向她笑道。我的意思……月容將兩隻手同時向外揮着。因道。你有意思。你的意思我明白。讓我當郎司令一分外家。老實說。要我當人的外家。那一天我都能辦到。我就是不幹。我要是走那一條路。我還不如去唱戲呢。胡媽一伸頸子。將嘴半張開着。月容道。不用說了。不用說了。去睡覺罷。胡媽也無法子再說什麼。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自掀門簾子走了。月容睜着大眼。望了小棹上的燈。清醒白醒的在炕上睡着。直聽到胡同裏的更鐘。打過了四更。方才睡着。自然這一晚的沉思。總想到了一些出路。決定次日起來。照計行事。雖然睡得晚。然而到了早上九點鐘。她就起來了。胡媽也是剛剛的起床。擺了一隻白爐子在屋檐下。正用火筷子向裏搗爐灰。便扶了屋門。向她頓腳道。我等要盆熱水洗臉。爐子還沒有攏着。這不是搗亂嗎。胡媽道。喲。這大早的你趕着洗臉。向那兒去。說時。彎了腰。將兩根長火筷子。只管伸到冷爐灰裏面搗動。爐子裏是呼嚕子作響。月容道。你沒有聽到那個狼司令虎司令說嗎。要通知偵緝隊在咱們門口掛樁。掛樁這個暗坎兒。我是知道的。那就是派了便衣偵探。在咱們家附近把守着。我要到那裏去。他們也得跟上。要是真那麼辦。你想那豈不是個大累贅。所以我想着。趁了今日早上。他還沒有

派人來的時候。我先出去。找好一個藏身的地方。胡媽只看了她一眼。並沒有答話。似乎對於她這個主張。很不以為然。因為月容站在屋子門裏面。縮着一團的。只管催着要熱水。只好找了幾根硬柴棍子。塞到爐子眼裏去燒。也來不及添煤。火着了。將瓷鐵小臉盆。舀了一盆涼水。就在爐子上架着。月容跑到爐子邊來。伸手到水裏去探試了幾回。摸着水有些溫熱了。立刻端了盆進屋子去。掩着門。正彎着腰在桌上洗臉呢。却聽到胡媽在院子裏同人說話。始而以為是送煤或挑水的。沒有介意。後來聽到有個粗暴的男子聲音叫道。你就拿得了主意嗎。你進去問問看。月容問了一聲誰。打開屋門來。看到却是一楞。這是胡同口上二葷鋪的掌櫃小山東。他頭上戴了黃毡帽。身上穿了藍布腰襖。攔腰繫了一根白線編的粗板帶。攜了兩隻袖子。沉下那張黃黑馬臉。頗有點不妥協的神氣。問道。掌櫃的。你又來要帳來了。吧。小山東淡笑道。楊老板。直到昨天。我才知道您是梨園行的。您是有法子想的。幹嗎瞞着。月容道。我們乍搬來的時候。蒙你的情。賒過幾天東西吃。這是我記得的。可是你賒帳的時候。認的主兒是姓宋的。不是我吧。小山東頓子一伸道。噫。這樣說起來。倒是賒帳賒壞了。別的不用說。我問您一句。炸醬麵。饅頭。蔥油餅。多着呢。我也算不清。你吃過沒有。月容道。吃過怎麼樣。吃過了就應該我給錢的嗎。她說是說

出來了，然而臉腮上已經飛起兩塊紅暈。小山東冷笑道：「吃飯不給錢，這是你們家的理。」月容道：「譬如說，人家在館子裏請客，客人吃了館子裏的東西，也得給錢嗎？還是作主人的給呢？」小山東道：「雖然是作主人的給錢，可是作主人的溜了，大概席的客，客人也跑不了。姓宋的賒的東西，在你們院子裏吃的，慢說你們是一家人，就是請來的客，我也可以同你要錢。這錢你說給不給罷？若是不給，我去找巡警來講個理。」月容道：「找天王來也不成。我沒有錢。」小山東道：「你準沒有錢嗎？楊老板，你可瞞不過我。這兩天，你家門口，天天停着汽車，不是有錢的朋友，就是有錢的親戚，你家有坐汽車的人，會給不起這點小款子嗎？那你是成心，不給錢不行。我今天在這裏耗上了。」胡媽在小廚房裏走出來問道：「倒底欠你多少錢？你這樣兇。」小山東道：「沒有多少錢，兩塊來錢吧。」胡媽在身上一掏，掏出那張五元鈔票，向他臉上一揚，笑道：「要不了吧，你找錢來。」小山東接了錢，笑着拱拱手道：「勞駕，勞駕。」我一刻兒就找錢來，說着，一扭頭就走了。月容見胡媽給了錢，又不便攔住她，等小山東走了，就頓腳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錢在你手上咬人嗎？」胡媽隨着進屋來，將房門掩上，低了聲音道：「那五塊錢，你還不算花嗎？早上的糧沒有了，姑奶奶，不是我說你，你真有點兒想不開。有瞧見大把洋錢不花，情願挨餓的嗎？你若是真沒有錢，我們幫工的，要

麼不幹。要麼念着過去的情分。白幫你幹兩個月。這都不吃勁。你現在有錢。讓我白瞧着挨餓。你也有點不忍心吧。月容道。胡媽。你別想錯了。你看我這人是捨不得花錢的人嗎。無奈這是人家的錢。我不敢動。胡媽道。並不是我多活兩歲。就端老牌子。瞧你爲人。實在有許多地方見不到。你現在走這條路也不好。走那條路也不好。總想去找師傅。找師傅怎麼着。還不是靠人家門框。混一碗飯吃嗎。不用說他收留不收留罷。你這一去。先得挨上一頓啗。現在炕頭上箱子裏放着那麼些個洋錢。你不肯花。情願挨餓受氣。我真有點兒不明白。月容坐在椅子上。手撐了頭。目注視了地上。默然無言。胡媽道。讓我瞧炕頭上那些個錢。還只管受驚。我這窮老幫子可不行。你要出去。你只管出去。這句話提醒了月容。回到裏面屋子裏。對炕頭上的箱子瞧瞧。別說是鎖了。根本就沒有箱搭扣。爬上炕。掀開箱蓋子。兩截白晃晃的洋錢。就放在箱子裏零碎物件的浮面。手扶了箱蓋。先怔了一怔。不免把現洋全拿出來。要向身上揣着。但是只揣了二三十塊錢到袋裏去的時候。便覺得那衣服底擺。要沉墜了下去。自己不免搖頭想了一想。將幾十塊現洋揣在身上。滿街去找人。這却現着不妥。縱然是把現洋全帶着。放在屋子裏的這些衣料同襪子鞋子。全是散亂放在炕上的。這又焉能保得了不遺失一件。於是把現洋掏出來。還是放到箱

子裏去。只坐在炕上發呆。呆坐到了十二點鐘。起牀早的人肚子有些餓了。於是向窗子外叫道。胡媽。你還沒有作飯吃嗎。胡媽很大的嗓音答道。作飯。你說了。炕頭箱子裏的錢是不動的。你存在我這裏的錢。只有幾毛了。我要大手一點兒的話。一頓就可以吃光。我不敢胡拿主意去給您辦午飯。您要吃什麼。您說罷。我沒有什麼。反正是天天嚼乾燒餅。我再買兩個燒餅嚼一頓就得了。月容聽着。倒不由得心裏動了一動。便道。我也沒有叫你天天嚼乾燒餅。不過偶然湊付一兩頓。既是那麼着。這一頓午飯隨你的便。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。胡媽道。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嗎。你一共只有幾毛錢……月容道。你不用說了。這兒拿一塊錢去花罷。炕頭上放了幾十塊錢。別說你忍不住這分兒餓勁。我也忍不住這分兒餓勁了。胡媽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兩手一拍道。真的。並不是我說那不開眼的话。我要是不用錢。架不住那箱子裏的大洋錢。只管衝我招手。月容在箱子裏取出一塊錢來。噹的一聲向桌上一扔。接着又歎了一口氣。自這時起。月容所認為不能動的一筆錢。一動再動。已經是動過好幾次了。雖然對於整數。還不過是挪動了十分之一二。但是這所動的十分之一。現在要補起來。也不可能了。吃過了午飯。月容沏了一壺茶。坐在炕頭上喝。煤爐子搬到屋子裏來。把全屋子烤得熱烘烘的。自己斜坐在炕上。靠了疊好的

被褥半帶了輪着微閉了眼睛。作一個長時間的攷量。心裏正想着。就算動用過幾塊錢。麻麻糊糊的全退還給郎司令。退還以後……這時。胡媽跌撞着走了進來。那脚步踏着地面。是咚咚有聲。月容猛可的向上一坐。睜眼望着問道。又是怎麼了。胡媽兩手張開。抓住了門兒。把頸子伸了進來。瞪着眼。搖搖頭道。這房東真不是個人。咱們昨兒個剛辭房。現在他就在大門上。貼上房帖了。月容將手輕輕捶了兩下胸脯。笑道。瞧你這鬼頭鬼腦的樣子。駭我一大跳。咱們既是辭了房了。人家當然要貼房帖。這又何足爲奇。胡媽道。那麼說。更幹啦。您什麼脚步都沒有站穩呢。又要鬧着搬家。咱們那裏來的那些個錢。月容道。就怕咱們不能實心實意的搬家。假如咱們願意搬家。大概錢這件事。還用不着我們怎樣的擔心呢。正說着。院子裏有人叫道。你們街門也不關。仔細跑進了歹人來。把你們府上的傳家寶要搶了走。月容聽那聲音。就知道是李副官。只得帶了笑容。迎出屋來。李副官進門之後。見她臉上有了笑容。也就很高興。便取了帽子在手。連連拱了幾下手道。昨天晚上打攪你。真是對不起。月容想起昨晚向着人家哭的事。不由得臉上一紅。勉強輕輕的說了一聲請坐。李副官道。門口貼了門帖了。你們打算搬家嗎。月容怎好說是沒錢給房錢。房東聾人走。只是輕輕的唔了一聲。李副官道。你們要搬家。好極了。找房的事。

交給我啦。月容點着頭。說了一聲謝謝。她這一聲謝謝。本來是客氣之辭。不料李副官聽到。倒以為他是承認了他的請求。這一個錯誤。關係非小。大門口的招租帖子。更要牢牢的貼住了。這招租帖在大門口。貼到三日以後。却來了月容晝夜盼望的丁二和。這是天色斷黑不多久的時候。天空裏撒上了幾點星光。胡同裏的路燈。不大光亮。更是讓那牆頭上乍升的月亮。斜照着這大門外的老粉牆雪白。王傻子挑了一副皮匠擔子。二和挽了一隻盛花生的籐筐子。說着話。走了過來。王傻子道。她那天到我那裏去的時候。我不在家。田大嫂子讓她坐了一會。她只說住在這兒。沒提別的。當時。我一點不知道。直到昨兒個。我才知道這消息。找了你一天。也沒有把你找着。二和道。這也來的不晚。不過她的眼睛更大了。我弄成了這副寒蠢樣子。她是不是睬我們。還不知道呢。王傻子道。那不管她。咱們知道她住在這兒。若是不來。那是咱們心眼兒小。咱們來了。就盡了咱們的心。見了她。咱們別提……哦。不對吧。這啣。門框上好像是貼了房帖兒。說時。王傻子歇下了擔子在大門口。二和近前一步。對門框上看着。點頭道。是房帖。吉房招租四個字。很大。看得出來的。你別是聽錯了門牌吧。王傻子道。我清清楚楚的聽說是五十號。我還想着呢。這好記。就想着一百的一半得了。二和道。也許這是獨院兒分租。裏面還有人。敲門試試。於

是伸手將一隻單獨的門環。很拍了十幾響。裏面却是一點回音。沒有。王傻子道。不用叫門了。裏面一定是沒有人。在這晚上。又不好家家拍門去問。咱們走罷。明天再來。二和道。準是你記錯了門牌。說到這裏。有一位巡邏的巡警。由身邊經過。見他二和站在門口議論。便迎上前道。你們找誰。只管敲着空屋的門幹什麼。二和道。你先生來的正好。我跟你打聽。有一個唱戲的住在這胡同裏嗎。巡警道。不是叫楊月容的嗎。她就住在這五十號。可是今天上午搬走了。二和道。搬走了。巡警道。原來他報的戶口是姓宋。最近我們才知道是楊月容。你們和她什麼關係。二和道。我是她師傅家裏人。她搬到那裏去了。巡警道。哦。她師傅找她。這孩子有點胡來。我們兩次調查戶口。把她的底細查出來了。不念她是個年輕姑娘。就要帶到區裏去盤問盤問她的。二和道。你先生不知道她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嗎。巡警道。我聽見他們搬走。搬往那裏可不知道。二和聽了這話。只有向王傻子望着。王傻子也作聲不得。那巡邏警也不干涉他們。悄悄的走了。牆頭上的大半輪月亮。格外的升起。照見地上一片白。唯其是地上一片白。二和同王傻子兩人的黑影倒在地上。現着孤零零地。二和抬頭向天上看。覺得半空裏飛着一種嚴寒的空氣。二和兩手環抱着懷裏。倒連連打了兩個冷戰。因道。今晚上也沒括風。天氣怎麼這樣涼。王傻子道。我

倒不怎麼涼。咱們走罷。她搬走了。咱們在這裏耗着。能耗出什麼來。二和道。我心裏替月容想。恐怕她的境遇。不是咱們原先猜着那樣好吧。姓宋的那小子既然很有錢。一月拿出百兒八十的來養活她。那很不算什麼。何以住在這所小房子裏。據巡警的話。彷彿她又不是同姓宋的在一處了。我還以為問唱戲的他會不知道。不想他一口就說出是楊月容了。王傻子已是把擔子挑起。在肩上閃了兩閃。笑道。走罷。你這傻子。二和走了兩步。還回頭向這屋子看看。那一片月亮的寒光。照在矮牆上。同那灰色的瓦上。矮牆上伸出一棵小槐樹。杈杈杆杆的垂了一些乾枯槐笑。更透着這地方帶些淒涼的意味。便歎了一口氣道。這地方怎麼能住家。怪不得她要搬走了。

第二十六回

絕路忘羞泥雲投骨肉
舊家隱恨禽獸咒衣冠

丁二和今天來探月容。只愁着自己鬧得太寒蠢了。她見了會不高興。真想不到跑來會撲了個空。十分的懊喪。當他歎過那口氣之後。王傻子就問道。你這是怎麼啦。埋怨帶你白跑了一趟嗎。這沒有什麼。她到田大嫂子家裏去談過。她的下落。田大嫂子所知道的。總比咱們所知道的多。明天你問問她去。丁二和道。你這不是讓我爲難嗎。我和老田鬧過彆扭。你是知道的。現在教我到他家裏去。不是找上門去碰釘子嗎。王傻子道。老二。不是我說你。這是你的脾氣不好。在外面交朋友。遇事總要容忍一點兒。其實老田是個陽分人。說不定有時會鬧上一點兒傻勁。可是過個一天。他就全忘了。事後他知道你搬家。是爲了他幾句話氣走的。他直過意不去。你去打聽月容的下落。那還在其次。我說託他替你在公司裏。找一分事的話。那可更要緊。我瞧你這份小買賣。簡直不夠嚼穀。你也該早打主意。再說。你們老太太。到底有了年紀了。又是個殘疾。你只讓她老人家趕夜市。這不是玩藝。有一天不小心。車兒馬兒的撞着了。你可後悔不轉來。二和手挽了那個花生筐子。只是跟了王傻子走。一面唧唧咕咕的談話。王傻子是挑了擔子向回家的。

路上走。二和也就跟着他走。跟走了一截路。二和猛可的省悟過來。便站住了脚道。大哥明兒見罷。我糊裏糊塗的跟着你走。多走了不少冤枉路。王傻子道。你就同我一塊兒到老田那裏去罷。大家一見面。把話說開了。什麼嫌隙都沒有了。免得你一個人去。又怪不好意思的。二和道。今天去。明天去。那都沒有什麼關係。只是我家老太太。她趕夜市去了。我要去接她回來。王傻子道。這不結了。你爲了家境貧寒。才讓老太太去上夜市作生意。你要有了鬧兒。就別讓老太太在街上拋頭露面了。二和歎口氣。搖了兩搖頭道。一個人要走起運來。那是關起大門也抵擋不住的。反過來。一個人要倒霉。也是關門所抵擋不住的。萬想不到。搬家不到一個月。那匹結實的馬。會一病就死了。自己一生氣。又病了半個月。落到了這步田地。我假使有一線辦法。我不會讓我的瞎子老娘出去作小生意。王傻子道。你們老爺子。作過這樣大的官。到你們手上。怎麼會窮得這樣一塌糊塗。說起來。真是鬼也不能相信。二和搖搖頭道。別提了。大街上背起歷史來。怪寒蠢的。明兒見罷。說着。回轉身來自向珠市口走。因爲今天的夜市。又改向珠市口了。王傻子在後面站住了。提高了嗓子直嚷。明天必得來。二和也沒答話。一鼓勁子跑到夜市上。見自己母親。靠了一根電桿站住。舉了手上的紙花。直嚷賤賣賤賣。二和老遠的叫了一聲媽。走到面前問。

道。你怎麼不在那當坊門口石頭上坐着。這地方來往全是人。讓人撞一下子。真找不着一個人扶你起來。丁老太道。今天買賣不好。我想也許是坐的地方太背了。所以請了這裏擺攤子的大哥。把我牽到這裏來站着。二和道。沒有生意就算了。咱們回去罷。明天的火食錢。大概足夠了。丁老太兩腿也站得有些痠痛了。就依了二和的話。扶了他的肩膀。慢慢兒的走了回家。到家以後。這兩條腿更是站立不起來。坐在牀上。就躺了下去。在躺下去的時候。又隨着哼了一聲。二和正點着屋子裏的燈。撥開白爐子上的火蓋。將一壺水放在上面。把來熱開了。在花生筐子裏。找出幾個報紙包的冷饅頭。也放在爐口上烤着。自己搬了一張矮凳子。正對了爐子向火。以便等着饅頭烤熟。無意之中。又聽到哼了一聲。回轉頭來看時。却見母親躺在疊的被服上。緊閉了雙眼。側了臉子在那裏睡。因問道。媽。您怎麼啦。剛才聽到您哼了一聲。我忙着茶水。沒有理會。現在又聽到你哼了一聲了。丁老太迷迷糊糊的答應了一聲。哼。抬起一隻手來。有一下沒一下的。搥着自己的腿。但是只搥了三四下。她也不搥了。二和走到他身邊來。手按了牀沿。俯着身體向她臉上望了望。媽。怎麼樣。你身體不大好嗎。丁老太微微的哼了一聲。還是緊緊地閉着雙目。二和伸手在她額角上撫摸了一下。覺得還是很燙手心的。不由得怔了一怔。然後再坐到

矮凳上去。看看這一間小屋子裏。正面放一張銅牀。四週堆了破棹子爛板凳。兩隻破箱子。索興放在銅牀裏邊。真有些不相襯。等水開了。對一壺茶。左手取了饅頭嚼。右手握了茶壺柄。將嘴對了茶壺嘴子吸着。兩眼不住的對屋子四週去打量。在這時。便看到門框上懸了自己父親的一張武裝相片。在那相片上瞪了兩眼看人的時候。顯見得他對於坐在這裏的窮苦兒子。有了深切的注意。也不知是何緣故。彷彿身上連打了兩個冷戰。熱茶饅頭吃喝足了。又走到床面前。伸手撫摸了老娘額角一下。覺得頭皮子更是發熱。在她那兩個高撐起來的顴骨上。還微微透出兩團紅暈呢。於是輕輕的和丁老太脫去了鞋子。將她扶着直睡過來。牽了被條。輕輕兒的在她身上蓋着。丁老太竟是睡得十分沉熟。憑他這樣的佈置。全不知道。二和皺了眉頭子。環抱着兩隻手臂。怔怔的對床上望着。但是丁老太只是鼻子裏呼吸有聲。仰面睡着。什麼也不知道。二和看這情形。頗是不好。那裏睡得着。和了衣服。在外邊小木架床上。牽了小被條子將下半身蓋了。一晚上起來好幾回。丁老太始終是睡了不會醒。二和是提心吊膽的。直到天亮方才安睡。等自己醒過來時。丁老太却坐在裏面屋子裏椅子上。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摸到了一串佛珠。兩手放在懷裏。只管捏着捏着。低了頭。嘴唇皮有些顫動。便一個翻身坐起來。瞪了眼問

道。媽。你好了嗎。怎麼坐起來了。丁老太道。昨天晚上我是累了。要是就這樣病下去。你還受得了嗎。二和道。病要來了。那倒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。總是要來的。丁老太嘆口氣道。有道是天無絕人之路。我娘兒倆到了現在。手餬口吃。也就去死不遠了。老天爺再要用病來磨咱們。也就透着太狠心一點兒了。二和先且不說話。把水火各事都預備得清楚了。就端了一碗熱茶給了老太喝。自己在她當面椅子上坐。丁老太道。你該早點上街去了。今天我是出去不了的。二和道。媽。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丁老太道。你是要到老田那裏去嗎。昨天王傻子來。我就勸你去了。二和道。不是那件事。你想。咱們住這破屋子。是什麼人家。這張銅床放在這裏。不但是不相襯。人家看到。這也有些疑心。丁老太道。疑心什麼呢。反正不能說是偷來的吧。這東西根本沒法兒偷。我在你丁家一輩子。除了落下一個兒子。就是這樣一張銅床。你那意思。我知道。是讓我賣了宅。當年買來的時候。北京還沒有呢。是由香港運來的。真值好幾百塊錢。如今要賣掉。恐怕十塊錢也值不上。賣了宅的錢。在家裏吃個十天半月。也就完了。救不了窮。一件紀念的東西却沒有了。那何苦。二和道。救窮是不行。救急是行的。現在我生意不大好。您又病了。每天都過三十晚。若是把床賣了。多湊合幾個本錢。我也好配一副擔子挑着。多賣兩樣東西。也許比現在活動些。您要

吃點什麼補的。也可以買。丁老太道。你有你的想法。我也有我的想法。這張床是我同你父親共有的。只有這張床。能替我同你父親作紀念。我每天無論怎樣的苦。晚上睡到床上。碰了這床柱子响。我就恍然在二十多年前。還過着那快活的日子一樣。我只憑了這一點兒夢想。當了我一點安慰。沒有床。我每日晚上就連一點夢想也沒了。你忍心嗎。再說。我還有一點痴想。等你好一點。你娶親的時候。把這張床讓給你們夫妻睡。那時我雖聽不到床响。但是我有了別的事情安慰我。我也用不着這幻想來安慰了。二和道。這樣說。我們就窮得要飯。也要留着這張床嗎。丁老太道。你二十多歲的小伙子。也能跑。也能挑。總也不至於走上那一條路吧。二和道。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丁家人雖然一敗塗地。能過日子的。不是沒有。我明天到他們家裏去看看。無論怎麼着。說起來。我們總是骨肉之親。丁老太突然站了起來。倒不問他兒子是不是坐在正對面。却連連的將手搖了幾搖道。這話再也休提。他們那班人。若是有萬分之一的良心。也不讓我們吃這樣的大苦。我早就說過了。要飯吃。拿着棍子走遠些。二和道。這話不是這樣說。老田是朋友。鬧過彆扭呢。你還教我去找他。找自己人。丟臉也是丟在自己人面前。爲什麼不讓我去呢。丁老太道。聽你這話。好像是很有理。你把當日分手的時候。他們那一分刻薄的情形想想。

也就知道我攔着你是大有原因的。二和扶着他母親坐下。低低的道：我自然可以聽你的。我今天出去慢慢的想辦法罷。丁老太道：你要是個好孩子。你就得聽我的辦法。我覺着田家大嫂子和她二姑娘。到底是好人。二和聽了他母親的話。也只有默然。丁老太昂着頭。皺了眉頭。子凝神了一會。問道：二和你在幹嗎啦。二和正是偏過頭去。望了棹上放着的自己那個販花生賣的筐子。便道：我沒有作什麼。丁老太道：我沒聽到你幹嗎的一點响聲。我猜着你又是坐在這兒發楞。我告訴你。年輕小伙子。別這樣傻頭傻腦的。早點去販貨作生意罷。二和站起來。伸手到牆洞子裏去。掏出自己的那個大布搭包。摸出裏面的錢。來計數一下。連銅子和毛錢票銅子票。統同在內。不到半元錢。將這些錢全托在手心裏顛了兩顛。將眼睛注視着。正有一口氣要歎出來。却又忍回去了。因笑道：媽。我不能預備什麼。這就走了。回頭我叫二輩鋪裏給你送一碗麵條子來罷。丁老太道：家裏不還有冷饅頭嗎。你交給我。讓我摸索着烤了吃。二和道：上次。你烤饅頭。就燙過一回手。還要說這個呢。丁老太道：你不是說今天本錢不夠嗎。二和將手上托的錢。又顛了兩顛。連說夠了。說是如此說了。可是眼眶裏兩汪眼淚水不由他作主。已是直滾下來。自掀了一片衣襟。將眼淚擦乾了。然後站着呆了一呆。向丁老太道：媽。我走了。也許趕回來吃中

飯。丁老太道：你放心去作你的生意，不用惦記着我。二和一步兩回頭的對他娘望望，直
到院子裏去。還回轉頭來對着裏面看。到了街上，右手胳膊挽了籬筐子，左手托住那一
掌銅子。將左手有一下沒一下的夾住了，向上提拔。心裏只管想着：要找個什麼法子，才
能夠發財呢。自然是三塊兩塊，不能救窮。十塊八塊，以至幾十塊。這錢又從那裏來。竊盜
是自己決不幹的。路上檢一張五百元的支票，倒是可以到銀行裏去兌現。然而這個樣
子到銀行裏去，人家不會疑心這支票的來路嗎。正這樣想着，耳朵裏可聽到叮叮噹噹
的響聲。回頭看時，正是一片烟錢店裏，掌櫃的在數着洋錢，遠遠看去，人家櫃台上，放着
一大截雪白的小圓餅。自己忽然一頓脚，自言自語的道：我決計去碰着試試瞧。這就隨
了這句言語，向一條不大願意走的路上走去。到了那個目的地，却是兩扇硃漆門。上面
釘好了白銅環。雖然不怎樣的偉大，可是在白粉牆當中，挖着一個長方形的門樓。門框
邊兩個小石鼓，也就透着這人家不怎平常。二和搶上前去，就要敲門環。但是一面看這
紅漆木框上，並沒有丁宅的白銅宅名牌。記得一年前由此經過，還有那宅名牌子的。這
就不敢打門，向後退了兩步。在這門斜對過，有一條橫胡同。那裏停放着幾輛人力車。見
車夫坐在車踏板上閒話，便迎上前笑問道：勞駕，請問那紅門裏面，是丁家嗎。一位壯年

的車夫。臉上帶了輕薄的樣子。將臉一擺道。不。這伙兒人家不姓丁。二和不由得楞着了。一下問道。什麼。搬了家了。那車夫笑道。沒搬家。就是不姓丁。二和道。這是什麼話。這時。有一位年老的車夫。長一臉的斑白兜腮鬍子。手上捏了一個大燒餅。向嘴裏送着咀嚼。這就迎到二和面前。偏了頭向他臉上望着。微笑着。您是四爺吧。二和向後退了兩步。歎口氣道。唉。一言難盡。你怎麼認識我。請不要這樣稱呼。那老車夫道。我在這地方拉車有廿年了。這些宅門裏的事。我大概全知道。二和道。剛才這位大哥說。這裏現在不姓丁了。這話怎麼講。老車夫楞了一楞。還不會答覆出來。那個壯年車夫。因他叫了一聲大哥。十分的高興。便向前笑道。四爺你不知道嗎。你們大爺又結了婚了。太太姓戚。還是你們親戚呢。二和道。姓戚。我們大嫂姓梁啊。車夫道。那位大奶奶回南了。這位新大奶奶搬進了以後。家產也歸了她。你不瞧大門和牆。油漆粉刷一新。二和道。啊。我們並沒有聽到這個消息。車夫道。倒不是你們大爺把產業送給人。先是把房賣了。後來新大奶奶搬進來住。大爺也就跟着住在這裏。那老車夫攔着道。狗子。你別瞎說。人家的家事。街坊多什麼嘴。說着。向那壯年車夫一瞪眼。二和笑道。這沒什麼。我家的事。住在這裏的老街坊。誰不知道。我離開這裏七八年。就來過兩三回。現在又一年多不見了。我窮雖窮。想着總是同一個。

父親的兄弟，特意來看看，並不爭家產。家產早已分了，也輪不到我。老車夫道：四爺，我聽說你很有志氣，賣力氣養老娘。這就很對。這些弟兄，你不來往也好。你見着他，準生氣。他這門親事不應該。親戚作親，那裏可以胡來的。你們是作官的人家，不應當給閒話人家說。二和道：是的。我的嫡母有幾位姨姪女，可是都出閣了。狗子笑道：不是你們表姊妹。老車夫道：你這孩子，準知道人家家事嗎？多嘴多舌的。狗子一伸舌頭，也就不提了。二和站着發了一會子呆，自笑道：我作兄弟的，還管得了他哥哥的事嗎？大哥，我這筐子暫放在這裏一伙兒。我敲門去說着，把手上的筐子放下，便走到紅門下來敲門。門開了，出來一個五十上下年紀的聽差，矮矮的個兒，倒是一張長臉，兩隻凹下去的眼睛，向上看人，尖鼻子兩旁，好幾道陰紋。扳了臉道：你找誰？二和道：我見大爺說幾句話，那聽差聽說，再由他頭上看到脚下爲止，斜了眼睛望着道：你找大爺。二和道：我是……說到這裏，看看那人的臉子，又看看自己身上，便接着道：我是他本家。那聽差道：你是他本家，以前我沒有見過。二和淡笑道：你進去說一聲，我名字叫……聽差道：我管你叫什麼。大爺不在家，我去對太太說一聲吧。你先在門口等着，說了這話，又把大門關上。二和只得在外等着，回頭看那些車夫，正向這裏議論着呢。約有十分鐘之久，大門又開了。二和向裏看時，遠遠

地一個中年婦人。在院子中間太陽裏站着。聽差道。那就是我們太太。有話你過去說。二和走向前。見那婦人披了狐皮斗蓬。似乎由屋子裏出來。還怕冷呢。她燙了頭髮。抹了胭脂粉。雖然抹了胭脂粉。却遮掩不了他那臉上的皺紋。兩道畫的眉毛。又特別的粗黑。配了那荒毛的鬢角。十分難看。二和正詫異着大哥怎麼同這樣一個婦人結婚。可是再進一步。已認得她了。她是嫡母的胞妹。姨夫死了多年。承襲了姨夫一筆鉅產。約摸值一二十萬。是一位有錢的寡婦。自己心裏轉着念頭。不免怔了一怔。那婦人道。你找大爺幹什麼。不認識你呀。二和道。我叫二和。是他兄弟。那婦人道。哦。你是四姨太生的二和。你們早不來往了。二和道。雖然無來往。不過是我窮了。不好意思來。並不是連骨肉之情沒有了。我今天由門口過。不見了宅名牌子。特意進來看看。那婦人道。不用看。這房子。大爺賣給我了。現在是我養活着他。二和道。您不是七姨嗎。多年不見了。那婦人也像有點難為情。低了一低頭。她把脚下的高跟皮鞋在地面上點了幾點。那句話還沒有答應出來。門口汽車喇叭聲響。一個人穿了皮大衣。戴了皮帽子。高高興興的進來。遠遠的叫道。太太。你又同作小生意買賣的辦交涉。那婦人道。這是你寶貝兄弟認親來了。說着。撇嘴一笑。那漢子走近了。瞪了二和一眼道。你打算來借錢嗎。落到這一種地步。你還有臉來見我。二

和道：「老大，你怎麼開口就罵人。我來看看你，還壞了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你這種樣子，丟盡了父母的臉。還來見我。」二和臉一紅，指着婦人道：「這是七姨，是我們的骨肉長親。你叫她太太，怎麼回事呀？」那人把臉一變，大聲喝道：「你管不着，怪不錯的哩。你到我這裏來問這話，滾出去。」說着，將手向門外指着。二和道：「我知道你是這樣的衣冠禽獸。我才不來看你呢。你說我丟了父母的臉，我丟什麼臉。我賣我的力氣，養活我娘兒倆，餓死了也是一條潔白的身子。你窮了，把老婆轟走，同這樣生身之母的胞妹同居，要人家女人的錢來坐汽車，穿皮大衣，蜜姐兒賣身，也不能賣給尊親長輩。你這樣的無恥男子，蜜姐兒不如我。我無臉見你。你才無臉見我呢。」我走。我多在這裏站一會，懣了我兩隻腳。他說着自己轉身就向外走。那一對夫婦，對了他只有白瞪眼。一句話說不出。二和一口氣跑出了大門。在車夫那裏討回了筐子。老車夫道：「四爺，我叫你別去，不是嗎？」二和左手挽了筐子，右手指着那朱漆大門道：「你別瞧那裏出來的人，衣冠楚楚的，那全是畜類。諸位，他要由你們面前過，你們拿口沫吐他。唉，我想不到我丁家人這樣的給人笑話。」說畢，向地面吐了兩口吐沫，搖搖頭走了。

第二十七回

醉眼糺糊窺簾嘲倩影
豐頤覷覷隔座弄連環

丁二和在大街上這樣叫喚着。那實在是氣極了。不但臉是紅的。連頸頸子也是紅的。抬起一隻手。向那紅門。一陣狂亂的指點着。在小橫胡同口上的那些車夫。却是哄然一聲大笑。二和聽了這笑聲。覺得是引起了全體車夫一種共鳴。也就站住了脚。向他們望着。以表示謝意。但這謝意。是無須表示。表示之後。更覺困難。原來是那些人隨了笑聲之後。也在低聲咒罵着。他說這樣的人家好不了。上輩子殺多了人。括多了地皮。這輩子要不來點缺德的事。現眼給人看。那也太沒有報應了。二和心裏一動。挽着那筐子低頭走了。但是雖然離開了那些人。心裏頭還是不斷的在揣想着的。他想着。母親多幾幾年。紀對於事情是見解得到一點。自己縱然窮一點。到底是同父的兄弟。並非登門求乞的。叫化子。怎麼大哥見了面就罵。這要是開口向他借錢。他不舉起脚來亂踢嗎。母親說。討飯要拿了棍子走遠些。這不錯的。想不到自己的哥哥。做出這樣壞良心喪人格的事。不但是對待胞弟這種行為。應該對他加一種懲罰。就是他這樣遺羞家門。也應當處分他一下。越想心裏是越透着生氣。然而這一腔怨氣。恰又是不能發洩。想到可以談談的。

還只有那個王大傻子。於是走到舊日所住大雜院的胡同口上。找了一月大酒缸。悄悄的溜了進去。伙計看到便迎上前笑道。二掌櫃。好久不見啦。二和歎口氣道。我這分境况。一言難盡。簡直的沒臉見老街坊了。說着。在門口的一口大酒缸邊坐着。北方酒店裏的大酒缸。裏面不一定有酒。但不擺下三四口圓棹面的大酒缸。那是名不符實。老上這種地方來的人。方弗有棹子也不願靠了坐。必定把酒壺酒杯放在缸蓋上喝。那才算過癮。二和這樣坐下來。伙計把他當了老內行。笑道。怎麼着。二掌櫃。今天喝一壺。二和點點頭。來壺白的。伙計把酒送來了。二和見缸蓋上現成的四隻下酒小碟子。有油炸麻花。袁蠶豆。鹹鴨蛋。豆腐乾。笑道。很好。這足可以請客。勞你駕。到西口大雜院裏去。瞧瞧皮匠王大傻子在那裏沒有。你說我在這裏等着。櫃上有事。我可以同你張羅。伙計聽說。向櫃上看了一眼。掌櫃的捧了手膀子。在看小報上的社會新聞呢。一抬頭道。老街坊的事。你就去跑一趟罷。快點兒回來。伙計有了掌櫃的話。扭身走了。不到十分鐘。他就回來了。身後跟着的。可是田老大。他老遠的舉起手來。握着拳頭。拱了幾下。笑道。二哥。怎麼啦。你是和我們舊街坊全惱了嗎。到了胡同口上了。怎麼不到我們那兒去瞧瞧。二和歎了口氣。站起來相迎道。大哥。我這分兒寒蠢。用一句文話兒罷。我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了。田老大

也在酒缸邊坐下。笑道。你又幾時喝上酒了。一個人也來上大酒缸。伙計見老主顧來了。早又添了一副杯筷。田老大伸手拍了兩拍二和的肩膀。笑道。老弟台。不是我說你。你究竟年歲輕。沉不住氣。作老哥的說你幾句話。你還能夠老放在心裏嗎。來。我們喝兩杯。說時。將二和面前的那隻酒杯。斟上了一大杯。笑道。我們把以前的事全忘了罷。二和紅着臉道。大哥。你怎麼說這話。我所以不到那大雜院裏去。是有兩層原因。一來我是落到這一分兒窮。不好意思見人。二來……二來……他簡直把話接續不下去。只好把杯子端起來。喝了一口酒。扶起筷子來。夾了兩粒煮蠶豆。向嘴裏扔下去。咀嚼着。田老大笑道。你那句話不用說了。我明白。就是爲了我酒後說醉話。把你得罪了。這算不了什麼。我給你賠個不是得了。喂。老三。今天的酒錢。寫在我帳上了。說着。對店伙點了兩點頭。二和見他說得這樣客氣。也就不便再存着什麼芥蒂。賠了他喝酒。田老大道。王傻子同我說過你的情形不大好。希望到我公司裏去找一分職務。二和不由低了頭。垂下眼皮。端起杯子來。喝了一口。田老大道。我說。咱們多年的老街坊。只要能想法子。我一定幫忙。我正在家裏和我那口子商量着呢。這裏老三就去請王大傻子了。他不在家。我聽說是你。在這兒等着。我就跟着來了。我那口子還說呢。家裏正包着白菜豬肉餃子。快下鍋了。咱們喝

過了酒。回我家吃包餃子去。二和微笑了一笑。也沒說什麼。田老大道。那要什麼緊。我們那口子。雖然有點碎嘴子。可是也瞧同什麼人說話。二和道。不是這樣說。你瞧。說着。把放在棹子腿邊的花生筐子。用脚踢了兩下。笑道。我簡直兒和討飯的差不多。田老大將面前一杯酒端起。刷的一聲喝了下去。將酒杯子按住在缸蓋上。頭搖了兩搖道。你要不肯到我家去吃包餃子。算是把我當了嗅雜子看待。二和笑道。你言重了。唉。這樣看起來。還是交着了好朋友。比自己親手足還要強。田老大已是連連斟着酒。喝下了三四杯。這就笑道。這倒是真話。不用說兄弟。兄妹也是一樣。你瞧我家二姑娘。總有點不樂意我。透着做哥哥的。把她不放在心上。沒得好吃。沒得好看。那都在其次。就是我没有給她拿主意。找個好婆婆家。二和聽他談到這裏。只好偏了頭向伙計道。還來一壺白的。伙計將酒拿來了。二和替田老大滿上了一杯。他連說你喝你喝。可是搶着乾了那杯。又伸了空杯子。讓二和給滿上。他似乎感到了極度的高興。將頭扭了兩扭。笑道。咱們是老街坊。誰的事也不能瞞誰。我要喝了酒。胆比鷄子兒還大。沒事。儘向我們那口子找岔兒。可是酒一醒過來。那可不了。除了不傷我父母。她是什麼話。都得把我罵一個夠。到了那會子。我的胆子。又只有芝麻點那麼大。屁也不敢放。所以我心裏想喝酒的時候。心裏老是警告着自

己。別喝酒。回家少不了是找罵挨。可是把酒杯子一端。我是把什麼禍事也不放在心上。就是把槍口對着我。我也得喝。二和笑道。這樣說。你就別喝了。回頭大嫂子怪下罪來。我可受不了。這點兒酒。咱們平分着喝罷。他說着。果然連斟了兩杯酒喝着。二和的酒量。要比田老大小過兩倍去。喝了這些個酒下去。也就有點頭昏昏的。於是對田老大笑道。別喝了。再喝。我得躺下。就不能到府上吃包餃子去了。田老大歪着賴子笑道。我再來半壺。二和道。你要再喝半壺。我就先告辭了。他說着。還是真站起來。田老大笑着站起來。將身體幌盪了幾下。拍着二和的肩膀。笑道。那末。我們就走罷。說着。向櫃上點了一個頭。算是招呼他們記帳。兩個人帶笑帶說的。走進了那大雜院。二和倒沒有知道田老大就住在他那屋子裏。走進跨院門。不免怔了一怔。就在這時。田大嫂站到屋子門外來了。向他招了兩招手。笑道。今天括什麼風。把我們丁二掌櫃括來了。快請進來罷。二和紅着臉。抱了拳頭。連作了兩個揖。笑道。大嫂。你別見笑。我就爲了怕你見笑。才沒有敢來。田老大把賴子歪着。瞅了田大嫂笑道。人家臉皮子薄。別和他開玩笑了。說着。挽了二和一隻手。胳膊。就向屋子裏拉了進去。二和看正中棹子上。陳設了茶壺茶杯。另外是一盒火柴。壓住了一盒烟捲。田大嫂左手按了棹沿。右手提了茶壺。就向茶杯子裏斟茶。眼睛望了二和。

抿了嘴微笑。兩耳朵上的環子。只管抖顫着。二和看在眼裏。兩手接住了茶杯。連彎腰帶點頭。笑道。你別張羅。要是這樣。我下次不敢來了。田大嫂笑道。你這樣的貴客。反正來一回算一回。也就招待一回是一回。我們還敢拉二次買賣嗎。請坐請坐。我煮餃子去了。二和同田老大圍了一隻棹子犄角坐了。眼睛正望着裏屋門。門上是垂下了一條簾子。把裏外隔絕了。但是門寬簾子窄。兩邊全露出了一條縫。由這縫裏看到裏面有一件格子花布的長衣襟。只是擺動。二和將棹子的烟捲。取了一根塞在嘴角裏。擦了火柴。緩緩的把烟點着了。手撐住了棹沿。扶着烟捲抽。那眼睛對了門簾子縫裏。却不肯移開。口裏問道。大哥。這屋子你夠住嗎。田老大道。比原住的地方。雖然少一間屋子。可是多一個小院子。比外面大雜院子裏清靜多了。囉。這上面一張木床。就是我兩口子睡。沒法子。來人就讓進房了。裏面那間屋子。我們二姑娘睡。二和道。二姑娘串門子去了嗎。作姑娘的人。總是閑着的。田老大道。沒有哩。在裏面屋子裏呢。二和噴了一口烟。笑道。也許我弄成這一分兒寒蠢。二姑娘也不願見我。怕我和她借錢。說完。看到那花衣布襟閃了一閃。接着還有一陣吟吟的笑聲。田大嫂在外面那矮屋子裏。煮包餃子呢。手裏拿了一把撈餃子的鐵絲單漚。跑到屋子門口來。笑道。可不是。二姑娘怕你借錢。你也不是沒有和她借過。

什麼吧。二和笑道。街坊是好街坊。鄰居是好鄰居。就是我不夠朋友。什麼人全對不起。田老大笑道。誰和你唱翠屏山。你來了一套潘巧雲的戲詞兒。二和道。唉。實不相瞞。這一程子。我是終日的坐在愁城裏。眉毛可以拴着疙瘩。今兒到您這兒來了。老街坊一見面。滿心歡喜。我也不知道怎麼是好。所以戲也唱上了。田大嫂對門簾縫裏叫道。二妹。聽見沒有。丁掌櫃笑你呢。說你不是好街坊。二姑娘在屋子笑答道。本來嗎。咱們對待了老太。有不週到之處。二和啊喲了一聲。連說不敢當。要說是爲了這個不見我。那我可慚愧。田大嫂道。人家現在可越發的學好了。儘在屋子裏做針活。那兒也不去。二和道。本來二姑娘就愛做針活。也不自今日起。我家母談起老街坊。就說二姑娘好。說到這裏。似乎聽到屋子裏有點兒嚇嚇的笑聲。二和將手掌擦擦酒紅臉。笑道。二姑娘別笑。我這是實話。你以爲我喝醉了酒嗎。田大哥。你說。咱們是在一塊兒喝酒的。我醉了沒有。田老大道。二妹。你藏着幹什麼。二哥也不是外人。倒讓他挖苦咱們幾句。這才聽到屋子裏答話道。誰躲着啦。我手上的活沒有作完。二和手端了一杯茶。送到嘴唇邊。待喝不喝的。這就扭着頸子向田老大道。你覺得怎麼樣。我這話沒有把她誇錯嗎。田大嫂回到院子裏却叫道。二妹。我一個在這兒真有點忙不過來。你也幫着我來端一端麵碗。行不行。二姑娘這才一掀

門簾子很快的走了出來了。一會兒工夫。她左手端了一碟生蘿葡絲。右手端了一碟生青豆。悄悄的向桌上放着。二和笑道。作料還真是不少。這炸醬麵一定好吃。二姑娘將桌上烟捲盆子。茶壺。茶杯。一齊從容的挪開。低了頭作事。向二和一撩眼皮。微笑道。二爺好久不見啦。老太太好。二和點着頭道。託你福。有些日子不見面。二姑娘格外的客氣起來。二爺也叫起來了。二姑娘未加可否。抿嘴微笑。大嫂在外面叫道。你問問了二哥。他的麵用不用涼水過一過。二姑娘只當是沒有聽到。自在旁邊碗櫃子裏。搬了碗筷向棹上放着。田大嫂道。二妹。你總得言語一聲呀。二姑娘向二和問道。你聽見了沒有。咱們都在這屋子裏。她嚷着我聽見了。當然二哥也聽見了。這一定還要我轉告一遍。不是多餘的嗎。二和笑道。我隨便過水是麵條子利落一點。不過水是衛生一點。大嫂笑道。別在我這裏吃了一頓炸醬麵。回去鬧肚子。那還是不過水罷。二姑娘閃到一邊。低聲笑道。你們聽聽。誰說話誰也聽見。這還用得着別人在裏面傳話嗎。田大嫂將小木托盆。托了一大碗炸醬。放到棹上。笑道。了二哥是老街坊。我又是喜歡開玩笑的人。說兩句也不要緊。要是別人。這樣一說。倒透着我假殷勤。說時。二和兩手撐住棹沿站了起來。向田大嫂點了一個頭道。你別太客氣了。你越客氣。我心裏越不過意。不是我了二和喝了三杯酒。有點兒酒。

後狂言，我覺得朋友交得好。比至親骨肉，還要好十倍。田大嫂笑道：你現時才明白啦。你要是肯信我老嫂子的話，也不至於鬧了這一擋子新聞。說着，把嘴向田老大大一努，笑道：這個人還替你打了一陣子抱不平呢。你知道嗎？田老大道：唉，這是人家最不順心的事。你還提起來幹什麼。端麵來吃罷。田大嫂對於丈夫這句話，倒是接受了。端了幾碗碗條子上桌。自己也坐在下手相陪。二姑娘沒上桌，也沒避到屋子裏去。手裏拿了一個銅連環，坐在屋角落裏矮凳子上。低了頭，只管盤弄着。二和雖然對她看了一眼，因為她是一位姑娘，不便說請她上桌來吃，也只好客氣着說。二姑娘打攪了。田大嫂道：二妹，你不吃一點嗎？二姑娘道：我不是剛才已經吃過了一碗了嗎？大嫂子笑道：我也是這樣的想。只吃一碗麵得了，免得有了主人的。沒有了客人的。二和聽說，不由得身子向後一挺，將筷子碗同時放下來。笑道：要是像二位這樣的優待來賓，我有點受不了。二姑娘你只管來吃。我有一碗麵也就夠了。二姑娘將三根銅棍子套住的許多銅環子，只管上下顛倒的解着。她十個指頭撥弄不休。銅環子碰了銅棍子，不住的嗒啷作響。看她舒展着兩道眉尖，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看了銅連環，只管帶着一點兒淺笑。大嫂坐在下手，主客兩位正坐在她左右手。她看看田老大，又看看二和，這就笑道：二掌櫃，我們這麵條子撐得怎

麼樣。二和把一雙筷子將麵由碗裏挑起來挑得長長的。於是向田大嫂點了兩點頭道。撐得很好。又長又細。田大嫂笑道。要說很好。也不敢就承認了。反正不是門杠吧。要說又長又細。那是隆福寺門口灶溫家的拿手東西。二和道。真要像他們撐得那樣細。也不好。吃成了掛麵了。掛麵拌炸醬。可不對勁。大嫂笑道。這樣說。你是說這麵不壞了。我告訴你。這不是我撐的。是我們這位廚子弄的。說時。回轉身來。將筷子頭指了指二姑娘。她否認這句話。可也不表示着謙遜。只是低了頭不住的弄她那銅連環。二和與她有幾個月不見面了。只看她那長圓的臉兒。現在越發的豐潤了。厚厚的濃黑頭髮。剪平了後腦勺。在前額梳了一排半月形的劉海髮。直罩到眉峯上面來。那就把她兩塊帶了紅暈的圓腮。襯托得像爛熟的蘋果一樣。二和是無意中看到有了這樣一種感觸。可是在有了這種感觸之後。就繼續的去偷看她。最後一次。却是正碰着田大嫂向本人看過來。未免四目相射。二和對於田大嫂。倒覺得不必在她面前怎樣的遮蓋。只是田老大也在座。怎好漏出什麼痕跡。只有低了頭吃麵。自己家裏的伙食。十餐有八餐是湊合着吃的。這樣好的作料。却是少遇到。所以不多到一會兒工夫。就把那碗麵吃完了。田大嫂道。老二。你可別客氣。再來一碗。二和倒沒說什麼。將筷子夾了生蘿蔔絲吃。田老大道。你別信他們鬧着

玩麵有的是。他說着起身向外走。田大嫂也放下筷子碗來。向門外就走。口裏嚷道。你怎麼會下麵。你可別胡來。二和眼見她兩口子都走了。這屋子裏就只有二姑娘一個人。她好像也不知道在屋子裏的哥嫂全走了。只是把那連環在手上扣着解着。二和將筷子頭夾了生青豆到嘴裏去咀嚼。又把筷子頭蘸了青醬。送到嘴裏去吮那鹹味。兩眼對二姑娘的烏黑頭髮。只是望了出神。二姑娘的全副精神。都在手上的連環上。二和怎麼的望她。她也不和道。二和嘴裏嚼了青豆。很是感着無聊。便笑道。二姑娘手上的這玩藝。叫什麼名字。二姑娘並不抬頭。答道。叫九連環。二和道。哦。這個就叫九連環。怎麼樣子玩法。二姑娘道。要把這上面的銅圈。一個個的全解下來。解得清清楚楚兒的。一個圈着一個。二和道。那還不是容易事嗎。二姑娘抿了嘴微笑。也沒說什麼。只向他看了一眼。二和道。這樣說。這小小的東西。還很有些奧妙呢。二姑娘道。奧妙可是沒有。就是不能性急。我學了這玩藝三天。一次也沒有解下來。她說着這話。把連環放在膝蓋上。就沒有去解。二和笑道。這是我來的不湊巧。到了這裏。正趕上二姑娘解連環。二姑娘那蘋果色的臉。倒是加深了一層紅暈。將牙咬了嘴唇皮。低了頭微笑。二和看到她笑。自己也忍不住笑。二姑娘把身子一扭。扭着對了牆角落。兩隻肩膀。只管閃動。嘴裏是嗤嗤的笑出聲來。笑得久。

了。把腰彎下去。最後她猛可的站起身來。手叉門簾子。就向裏面屋子一鑽。當她進去的時候。只見她把身子顫動個不了。想着是笑得很厲害了。二和還要問她什麼話時。田大嫂可就兩手捧了一碗麵進來了。現二和臉上很帶了一些笑容。因把麵放在他面前。低聲問道。什麼事讓你這樣快活。二和微笑了一笑。田老大也進來了。向二和道。老二吃罷。難得留你在這裏吃一頓麵的。吃得飽飽的。算事。唉。你幹嗎老樂。他已是坐下了。望着他媳婦。問出這句話來。二和不免望着田大嫂。怕她隨着開玩笑。因為田老大有了三杯酒下肚。是什麼全不顧忌的。可是。田大嫂並不理會。向田老大道。我告訴你罷。丁二哥今天高興極了。田老大道。在大酒缸一塊兒喝酒。他還只發愁呢。這會子他高興了。田大嫂道。可不是。他到了咱們家。就高興起來了。這句話交代了不要緊。二和心裏可直跳呢。

第二十八回

倚戶作清談鶯花射覆
傾壺欣快舉天日爲盟

丁二和聽到田大嫂要報告原故。就不住的向她丟眼色。可是田大嫂滿不理會。笑嘻嘻的向田老大道。你猜他今天來了。爲什麼高興。田老大道。我猜不着。除非是炸醬麵吃得很快。田大嫂笑道。你別看小了人了。人家現在雖然境遇不大好。但是人家原來是一個公子哥兒呢。連炸醬麵還沒有吃過嗎。田老大道。你乾脆說出來罷。他到底是什麼事高興呢。田大嫂道。他爲什麼高興呢。你不是說和他要在公司裏找一個位置嗎。他自己沒有什麼。只要他有了塊兒八毛的本錢。幹什麼也可以餬口。只是他的老太太。可以靠他養活。不用上街作小生意買賣了。他這一顆心就踏實了。怎樣的不高興呢。二和聽她這樣說着。一顆心倒果然的踏實了。對了他夫婦兩個人。都帶了一分笑容。靜聽他們的回話。田老大道。對了。我已經在公司裏給他想法子了。假使二哥願意去幹的話。大概總可以辦到。大嫂向二和看了一眼。笑道。怎麼樣。我這不是謊話吧。二和站起來向他兩口子一抱拳道。足見你二位對我關心。田大嫂正收着碗筷呢。却把東西放下來不收。手扶了棹沿。向他望着道。老實對你說。若是你一個人。還沒有這樣大的面子。廿多

歲的人還怕你找不着飯吃嗎。只是我們心裏老惦記住了老太太。她又是雙目不明的人。冬不論三九。夏不論三伏。你儘讓她老人家這樣做下去。我們瞧着也是不忍。二和我現在把話說明了。你還是幹不幹呢。二和笑道。我也不是那樣不識抬舉的人。你二位有了這樣的好意。我還有個不願高攀的嗎。田大嫂就向田老大望着道。我可同你許下了願心了。你可別讓我丟人。田老大將手一拍胸道。說到別的事情。我作不了主。公司本來就要用人的。我介紹一個人去作事。大概還沒什麼難處。田大嫂就掉過來向二和道。你聽見了。明天他到公司裏和你想辦法。後天你來聽信兒罷。田老大笑道。我可不是公司裏的經理。能夠說一不二。明天我一定去說。可是也得請人打打邊鼓。後日還不能夠準有回信呢。田大嫂道。也許有回信呢。不是來打聽消息。就不許二掌櫃來嗎。二和笑道。田大哥是好意。怕我跑往返路。其實我現在是整日在外面跑。多跑兩回。那沒關係。我大後日下午來罷。今天上午。我本是受了一肚子委屈。這一喝一吃。又經你兩口子好意。這樣一抬舉我。我高興極了。今天我還沒作生意呢。該走了。田大嫂見他帶進來的一隻空籃子。扔在牆角落裏。便笑道。這算吃了我們無錢的飯。耽擱了你有錢的工。今天時候已經不早了。怕你也作不了多少錢生意了。二和歎了一口氣道。你是不知道。我今天還是真

鬧着飢荒。家裏等了我賣錢回去開火倉呢。田大嫂把碗收拾着。端了正要向外走。這又回轉身。放下東西來向他道。要不。在我這裏先挪一塊錢去用。將來你有了事情了。可得把錢都歸還我。說着。便在衣袋裏摸出了一塊現洋。在手心裏拋了兩拋。回轉頭來。對二和斜看了一眼。笑道。我知道。你準是說同人借錢是一件寒蠢事。不能借。田老大將頭一擺道。笑話。有道是有借有還。再借不難。人在外面混事。誰也有個腰裏不方便的時候。向朋友借個三塊兩塊。這是常事。慢說是咱們這樣的窮小子。就是開大公司大銀號的。也不是幾十萬幾百萬的。在外面借款用嗎。二和聽到田大嫂說要借錢給他。本來透着不好意思。經他兩口子一反一覆的說過了。倒不好再推辭。便笑道。我怎麼敢說不向人借錢的話。只怕是借了以後。沒有錢還人家。可真難為情。田大嫂道。喲。塊兒八毛錢的事。誰也不能放在心上。不還就不還罷。說着。就把那塊錢直塞到二和手心裏來。二和接着錢。連說一兩聲謝謝。拾起了屋角下的筐子。點着頭道。我又吃了。又喝了。還借了你兩口子的錢。真教我慚愧得不好說什麼。改日見罷。他說着話。脚不住的走。已是到了跨院子外。田大嫂追到台階上。招招手道。喂。別忘了。後天或是大後天。到我這裏來聽回信兒。二和在外面院子裏回轉頭來看時。見她笑嘻嘻地豎起兩個指頭。二和也沒有去細想。這是

什麼意思。忽忽的到花生行去販貨了。稍微作了幾小時的生意。就趕回家去看母親。這原因是很簡單。因為有了田大嫂借的那一塊錢。最近要吃的兩頓飯。是沒有問題的了。在晚上。閑着無事。就把今天到田家的事說了一遍。丁老太點頭道。我說怎麼樣。交得好朋友。那是比親骨肉親手足還要高到十倍去的。到了後天。你還是到他家去問問消息罷。二和這約了大後天去呢。提早一天去。倒現着咱們窮急了。丁老太道。咱們還不窮。還不急嗎。別人瞞得了。這樣的老街坊。咱們什麼事情。他不知道。你反正是成天在外面跑的。到他家去多跑一趟。這算什麼。二和當時也就含糊的答應了。無如丁老太却把這件事牢牢記在心上。天天催着二和去。到了那日。二和估量着田老大該回家吃午飯了。就在家裏放下了花生籃子。忽忽的向田家走去。因是算定了田老大在家的。並不會向人打招呼。逕直的就走進了跨院子去。口裏還嚷着道。大哥在家嗎。可是這句話嚷出來以後。正面屋子裏。却是寂然。一點回響沒有。二和脚快。已經是走到屋檐下。立刻站住了脚。向屋子裏伸頭看了一看。因道。咦。這屋子沒有人。怎麼院門是開的呢。這才聽到裏面屋子裏有人答道。二掌櫃。請坐罷。我大哥大嫂出分子去了。二和道。二姑娘一個人在家。二姑娘將一根帶了長線的針。在胸面前撒住。手摸了鬢髮。臉上帶了微笑。靠內房門。

站定。向他週身很快的看了一眼。很從容的道。我大嫂子那天給你約會的時候。忘了今天要出分子。臨走的時候。她留下了話。說是那件事大概有希望了。二和道。那末。我明天再來罷。二姑娘牽牽衣襟。低下了眼皮子。微笑道。坐一會兒要什麼緊。二和昂頭看看房門框。便不在意的樣子。走了進來。二姑娘將棹子底下一張方櫥子。拖了出來。放在門邊。笑道。大遠的路跑了來。休息一會兒罷。咱們老鄰居。倒越過越生疏了。她說話時。在外面提了一壺開水來。將棹上的茶壺加上了水。分明是裏面預先加上了茶葉了。接着。她在小棹子抽屜裏摸出一盒烟捲來。二和坐下了。却又起身搖着手道。你別張羅。我不抽烟。二姑娘道。你不是抽烟的嗎。二和道。我現在忌烟了。那天在這裏抽烟。是喝醉了酒。二姑娘放下烟捲盒。斟起杯茶。當她斟茶的時候。低頭望了茶杯裏面。却微微的顫動着。似乎她暗地裏禁不住在發笑呢。二和立刻起身。將手遙遙的比着。連連的點頭道。多謝多謝。二姑娘將茶斟完了。退後幾步。靠了裏面門框站定。將一隻右腳。反伸到門檻裏面去。人也一半藏在門簾子裏面。遠遠的向二和望着。微笑道。二掌櫃烟已忌了。怎麼又喝上酒了呢。二和端着茶杯在手裏緩緩的呷茶。眼光也望了茶杯上浮的清烟。答道。我那裏要喝酒。那天也是悶不過。想把大傻子找到大酒缸去談談。不料倒是令兄去會了東。二

姑娘道。你成天在大街上跑。還悶的慌嗎。二和喝過一口茶。把杯子放下。昂起頭來歎了一口氣道。唉。二姑娘。你是飽人不知餓人飢。二姑娘左手扯住了門簾的邊沿。右手伸個食指。在門簾子上畫着。眼睛看了指頭所畫的地方。微笑道。我怎麼不知道。您不就是爲了那個女戲子的事嗎。二和臉上紅起了一層薄暈。搭訕着。把棹上的香烟盒取了來。抽出一枝烟。點了火。緩緩的抽着。昂起頭向座中噴了兩口烟。二姑娘微微的轉過身來。向二和看了一眼。因道。二掌櫃。我和你說得鬧着玩的。你可別生氣。二和笑道。你這是什麼話。你府上一家子。待我都好極了。我從良心上感激出來。正不知道要怎麼報答是好。二姑娘這樣的說一句笑話。我還要生氣。那也太難了。二姑娘你坐着。他說時。還點了一個頭。二姑娘向他微笑着。見牆角落裏有張矮凳子。便彎腰檢了過來。放在房門口。半側了身子坐下。將鞋尖在地面上連連畫着。不知道是畫着記號。或是畫着字。二和道。二姑娘。你平常找點兒什麼事消遣。二姑娘笑道。我們這樣的窮人家孩子。還談什麼消遣。兩個字。二和道。那倒也不一定。鄰居坐在一塊兒。說個故事兒。打一個啞謎兒。這是消遣。鬧副牙牌。關着房門。靜心靜意的抹個牙牌數兒。這都可以算是消遣。二姑娘點頭笑道。你這話也說得是對的。不過就是那麼着。也要三頓粗茶淡飯。吃得自在的人家。我們

家還不敢說那不愁吃不愁穿的話。我姑嫂倆除了洗衣作飯而外，沒有敢鬧着。總是找一點針活來作。原因也是很簡單的。無非借着這個好幫貼一點家用。至少是自己零花錢不用找我大哥要了。二和道：像二姑娘這樣勤儉的人，那真不易得。二姑娘抿嘴笑道：不易得嗎？也許有那麼一點。我想着，我簡直是笨人裏面挑出來的。二和將手裏的烟捲頭扔在地上，將腳來踏住了。還搓了幾下，眼光注射着地面，笑起來道：果然是二姑娘先前說的話不錯。老鄰居倒越來越生疏了。見了面，儘說客氣話。二姑娘微微的笑着，昂了頭。看門外院子裏的天色，二和沒有告辭說走，坐在這裏不作聲。也是無聊。於是第二次又取了一根烟捲抽着。口裏噴了烟，也是對院子裏看着。偶然對二姑娘看看。正好她也向這裏看來。倒不免四目相射。二姑娘突然把臉紅了。將頭低下去。二和噴了兩口烟，搭訕着道：光陰真是快的很。記得我在這裏住家的時候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現在到了這裏來。我可是作客了。二姑娘道：其實你那回搶着搬家也太多心。我大哥喝了幾杯酒下肚，真是六親不認。可是他沒喝酒的時候，對人情世故，都是看得很透澈的。二和道：雖然是這樣說，也虧着田大嫂在家裏主持一切。有道是牡丹雖好，也要綠葉兒扶持。二姑娘點點頭道：對的。幸虧他還有三分怕我大嫂，要不然，他成天喝酒，那亂子就多了。二和不知

不覺的。又把那根烟抽完了。接着再取了一根烟抽着。因放出很自在的樣子。腿架在腿上。微笑着道。談起大嫂在這大雜院裏。誰也比不過她。配我們田大哥是足配。二姑娘只微笑。低頭望了自己的鞋尖。低聲笑道。那楊月容若是不走。伺候了老太。那是頂好的。丁老太也很喜歡她。可惜她是一隻黃鶯鳥。只好放到樹林子裏去叫。關到籠子裏面來。她是不甘心的。有機會她就飛走了。二和道。唉。你還提她幹什麼。二姑娘笑道。其實她也用不着這樣跑。就是在北京城裏住着。大家常見面。二哥還能攔了她不唱戲嗎。二姑娘把這句話說完了。回想到無意中說了一聲二哥。不由得把臉紅了。剛是把頭抬起來。却又低了下去。二和倒沒有理會她是什麼意見。還是微昂了頭噴着烟。二姑娘笑道。我可是瞎扯。你別攔在心上。說時。很快的瞞了二和一眼。接着道。本來我這譬喻不對。黃鶯也好。畫眉也好。你把她關在籠子裏。怎麼也不如在樹林子裏飛來飛去自在。二和道。那也不一樣啊。有些鳥雀。他就樂意在人家留住着。鷄鴨鵝那是不用提。還有那秋去春來的燕子。總是在人家裏住着。二姑娘道。那總也佔少數。說着帶了微笑。身子前後搖撼着。在她的表示中。似乎是得意。也可以表示着很自然。二和道。用鳥比人。根本就不大相像。鳥天生成是一種野的東西。人耍像鳥那樣亂跑。那可是他自己反常。二姑娘點點頭道。

對了。月容不光是會唱。還長得好看呢。若照她長得好看。應該把她比一朵花。二掌櫃你猜。她該比一朵什麼花。二和微微皺了眉毛。笑道。我實在不願提到她。二姑娘總喜歡說她。二姑娘笑道。一朵花長得好。誰也愛看。她那樣一個好人。忽然不見了。心裏怪惦記的。二和微笑了一笑。沒有作聲。二姑娘道。真話嗎。有那長得不大好看的。無論這花有什麼用處。有什麼香味。人家也是不大愛理的。二和聽了這話。不覺對她看了一眼。心裏連連的跳盪了幾下。二姑娘道。這世界上的事。就是這麼着。好花好朵兒的。生長在鄉下野地裏。也許得不着人瞧一眼。若是生長在大宅門子花園裏。就是一朵草花兒。也有人看到。當了一種希奇之物的。二和笑道。這話也不能說沒有。可是花園子裏的花。那也只好王孫公子去看看。窮小子還是白瞪眼。二姑娘笑道。那也不見得。遇着個王三小姐拋彩球。也許她就單單的打在薛平貴頭上。二和笑道。我可講的是花。你現在又講到人的頭上來了。二姑娘也省悟過來了。何以不說花。而說人。便紅着臉笑道。人同花都是一個理罷。說時。抬起兩隻手來。倒想伸一伸懶腰。但是把手抬起來一小半。看到二和站在面前。把手依然垂了下去。二和向院子外面張望了一下。道。田大哥還沒回來。我該走了。二姑娘扶着牆壁站了起來。像是送客的樣子。可是她口裏說道。忙什麼的。再坐一會兒。二和

道我不坐了。今天還沒有作生意呢。說着。站起來拍了兩拍手。雖見二姑娘並沒有留客的意思。但是也不像厭倦着客在這裏。因她手扶了門框。低着頭。還只管微笑呢。因之又走到房門口。看看天色。出了一會神。見二姑娘還是手扶了門。低着頭的。這又重新聲明了一句道。再見罷。我走了。隨了這句話。人也就走出了跨院子了。二姑娘倒是趕了出來。站在屋檐下。低聲笑道。我還有一句話。明天別忘了不來。可有了回信了。二和道。我當然來。這是關於我自己飯碗的事。我有個不來的嗎。二姑娘站着。低頭凝神了一會。也沒說什麼。二和見她不作聲。說一句再見。可又走了。二姑娘招招手。笑道。我還要同你說一句話。二和見她這個樣子。便又回轉身來。相就着她。二姑娘低聲笑道。明天你來了。看到了我大哥大嫂。你可別說在這裏坐過這樣久。二和倒不想她鄭而重之的說出來一句話。却是這麼一回事。也就對着她笑了一笑。二姑娘紅着臉。也只有微微的以笑報答。二和同她對面對的站了一會。說不出所以然。終於是說聲再見的走了。這一次二和回去。是比較的高興。同母親閑談着。說是田家二姑娘。你看這個人怎麼樣。丁老太坐在椅子上。總是兩手互相掐着佛珠的。聽了這話。把頭偏着想了一想。問道。你爲什麼突然問出了這話。是他們提到了二姑娘一件什麼事情嗎。二和道。那倒不是。我覺得二姑娘對咱們

的事。倒真是熱心。丁老太道。本來嗎。她姑嫂倆對人都很熱心。你今天才知道嗎。二和也沒有跟着答覆。把這話停了不說。丁老太却也不把這事怎麼放在心上。只催二和次日再到田家去問信。果然的。二和只作了半天生意。帶着花生籃子。就忽忽的跑到田老家來。還沒有進那跨院門。王大傻子迎着上前來。一把將他的手抓住。笑道。我正等着你呢。你這時候才來。沒什麼說的。今天你得請大哥喝一壺。二和道。喝酒。那天也成。爲什麼一定要今天請你呢。王大傻子依然把他的手握住。笑道。這當然是有原故的。你先請我喝上三壺。回頭我再告訴你。二和笑道。怎麼着。大哥要我請你喝一壺酒。這是應當的。有什麼告訴我。沒什麼告訴我。這打什麼緊。王大傻子兩手一拍道。你猜怎麼着。你有辦法了。田大哥已經給你在公司裏找好了一個事了。你猜猜這事有多少薪水罷。二和笑道。我猜……王大傻子伸了三個指頭道。有這麼些個錢。並不是三塊錢。是三十塊。有了三十塊錢。你母子兩個人都夠嚼穀的了。二和道。不行吧。王大傻子道。什麼不行。田老大剛才對我說的。一點兒也沒有錯。他現出去打電話去了。一會兒就回來。咱們先上大酒缸去等着。他說時。挽了二和一隻手胳膊就向外走。口裏還道。田大嫂。我給你一個信兒。丁二哥請我喝喜酒呢。我們在大酒缸等着呢。二和還要說什麼。王大傻子拉了他

一隻手已是拖到了大門外。笑道：走罷走罷。我嗓子眼裏癢癢了。帶說帶笑着。已是拖到了大酒缸。這是熟主顧也用不着招呼。店伙已是送過一壺燒酒來。兩個人圍了一張小桌面坐着。王大傻子把兩腿伸直來。兩手按了桌沿。腰子一挺。笑道：喂。給我們找一點兒好下酒的。今天是我們這了二哥請喝喜酒。不能省錢。掌櫃的在櫃上坐了。正閉着呢。便插嘴道：怎麼着了。二掌櫃快辦喜事了嗎。二和笑着連搖了兩下頭。啊了一聲。田老大隨了這啊的一聲。已是踏進酒店了。他笑道：二哥怎麼儘搖頭。酒店掌櫃的。笑道：他說喝喜酒。我想喝什麼喜酒。不就是二掌櫃到了歲數了。該辦喜事了。田老大道：是嗎。了二哥把那位楊……二和站起來。兩手同搖着頭。他對沒有這件事。你問王大哥就知道。王傻子笑道：你和他找了一件好事。我說這是喜信兒。要他請我喝三壺。現在他那裏談得上娶親。就是娶親。我也攔着他呢。坐下來喝酒。他説着。把左手座位邊的小凳子。伸脚勾開。又拍了兩下。田老大左手按住了酒杯。右手拿了筷子。不住的夾了煮蠶豆。向嘴裏擲着。眼珠轉了兩轉。向二和笑道：王大哥把話都告訴你了。二和道：沒有呢。他只糊裏糊塗的對我説。要喝我的喜酒。我知道什麼喜事。王傻子站了起來。將手指住田老大道：你你你問他。我還能寬你嗎。田大哥。是不是他的事情已經找妥了。田老大笑道：這也用不着

找急。你坐下來。咱們先喝酒。王傻子道。你說不是三十塊錢一個月的事嗎。你說你不說。我也坐不穩。田老大見他臉上像喝了好幾斤酒一樣。紅透了眼睛皮。便笑着點了兩點頭道。對的對的。是三十塊錢一個月的事。王大哥。現在你可以坐下了吧。說時。連點了幾下頭。王傻子提起壺來。斟上一杯酒。刷的一聲。昂起頸子來喝下去。向二和道。我能冤你嗎。快喝罷。二和越聽說這些。越是糊塗。楞楞的向田王二人看着。田老大端起酒杯來。先喝了一口。然後把杯子放下。還按了一按。表示了沉着的意味。向二和道。雖然是由我介紹的。也可以說是你自己的力量。我把你的姓名籍貫。開了字條。送到經理那裏去。他說是你的同鄉。又問到你是幹什麼出身的。我看到他的意思不壞。就把你們老爺子的名字也告訴了他。他說那了不得。找到一家來了。他當年就向你們老爺子老太太全借過錢。把你派在調查科。當了一名辦事員。這比背了電線在滿街跑。那就好多啦。經理還真來個乾脆。當時就下了批子。讓你明天到公司裏作事。老弟台。你說這件事辦的痛快不痛快。沒什麼說的。咱們各人面前先乾這一壺。說時。把瓶子式的小酒壺。一把捏了起來。左手拿了杯子。右手把壺向裏面倒。倒一杯。就喝一杯。接連的喝了三杯。二和笑道。田大哥。儘管的高興。可別喝多了。田老大頭一擺道。沒關係。你大嫂子說我會辦事。今天可開

了大恩。讓我喝一個醉。說着。又端起杯子來。向口裏倒下去一杯。手裏捏了杯子。還不住的挪搓着。偏了頭向二和道。老二。我們一家人。待你全不錯呀。將來咱們在一塊兒的時候。要多起來。我要喝過兩壺之後。酒前酒後的。要有什麼話。把你得罪。你可別向心裏攔着。二和紅着臉。也倒了一杯酒。向他舉了一舉。一口乾了。然後放下杯子。伸出一個食指。向天上指着道。當了這麼大的太陽說話。田大哥待我這番好意。算是把我由爛泥坑裏拉了起來。我要是忘了你這好意。我不是丁家的子孫。田老大伸手拍拍他的肩膀。笑道。朋友交得好。彼此心照。不在乎起誓啦。王大傻子在一邊。也就點點頭。果然的。二和爲了起誓。將來就很有點感着苦惱呢。

第二十九回

月老不辭勞三試冰斧
花姨如有信兩卜金釵

在他們喝酒的第二日。丁二和果然開始到公司裏去工作了。在喝酒的第二個月。二和的家庭。已是佈置得很好。因為他作事很認真。公司裏的經理。念起以前會因借他父親的錢。得了一個找出路的機會。現在也就借了一筆錢給二和。讓他去整理家庭。所以他們的日子。已經是過得很安逸了。有一天星期。二和在廚房裏作飯。經理却撞了進來了。看到二和迎到院子裏。手裏還拿了一把炒菜的鐵鏟子。便笑問道。這可了不得。你在家還自己作飯啦。二和將鐵鏟子送到廚房裏去。却提了一把開水壺來砌茶待客。那經理在外面屋子坐着。舉頭四週觀看了一遍。便請了老太太出來相見。丁老太太由裏面屋子。摸索着出來。手還是扶了房門框。就笑問道。經理先生。我猜你是劉副官吧。多年不見。你可發財了。經理站起來。點點頭道。你好說。老太太好。丁老太揚着臉笑道。那末。我是猜對了。劉副官。你可別見笑。我窮得不能見人了。窮還罷啦。把一雙眼睛成殘疾了。二和道。對不起。她不能向你打招呼。經理道。那就不必客氣。請老太太隨便坐罷。二和挽着母親斜對面的向經理坐了。經理又向屋子四週看了一遍。點點頭道。以二和現在的力

量而論。也就不過如此罷了。只是他在家裏還要作飯。管理家庭瑣事。他每日到公司裏去了。這些事又交給誰呢。二和道。作飯這件事。總是我擔任的。早上這一頓呢。我先作好了。同母親一塊兒吃了再走。中上這一餐呢。或者請鄰居同我炒一炒。或者在二輩鋪裏留下一句話。到了那個時候。送一碗麵給我老太太吃。晚飯呢。自然就是我回來作給家母吃了。至於那些零碎瑣事。我都是預先作好了的。或者出去的時候。沒有把事作完。回來的時候。趕快把事情補起來。所以我在外面是作事。在家裏也是作事。裏外的忙。經理將手摸摸嘴巴。昂起頭來。對屋頂上望望。笑道。這樣不是辦法。二和道。不是辦法。也只有這樣的作去。無奈這個窮字把我們困住了。那經理對他母子倆倒看了好幾眼。臉上微微帶了一點笑容。似乎是有什麼話要說的樣子。嘴角連動了幾下。二和道。經理有什麼要見教的嗎。說着。將身子欠了一欠。經理將兩個指頭。擰一擰嘴角上的鬍子。微笑道。我看你家別的什麼不齊備罷了。唯有一件。却缺少不得。老太太。你猜猜。缺少一些什麼。丁老太兩手按了膝蓋。偏了臉聽他們說話呢。因經理已指明了要她答覆。她就微微的點了兩點頭。笑道。這還用說嗎。就是缺少這個吧。說時。將大拇指同食指。比了一個圈。二和笑道。對了。有了這個。我們就好辦了。經理笑道。不。你們雖然還差着這個。還有比這

個更重大的呢。那是什麼呢。就是替老太太找副眼鏡。他說着這話的時候。也是嗤嗤的忍不住笑聲。直笑了出來。二和臉一紅道。這是笑話。丁老太立刻伸手向他擺了兩擺道。你完全沒有懂得劉先生所說的意思。他以爲我沒有眼睛。不能料理家務。應當找一個人代我料理家務。算是我兩隻眼睛。劉副官。你是這意思嗎。她說這話。雖然不能去看經理的臉色。然而她將臉朝着人。兩隻眼睛皮。還只管閃動個不了。劉經理兩手一拍道。正是這意思。到底老太太是個絕頂聰明人。一猜就着。丁老太道。我們也是剛剛得着你的幫助。像一個人家。難道還有那種大款子娶兒媳婦嗎。劉經理道。錢的事。老太不用放在心上。我給二和張羅。丁老太笑道。有您這好意。我們還有什麼話說。可是娶一房兒媳婦。並不是買一樣東西。有了錢就可以辦到的。劉經理笑道。我無事還不登三寶殿。今天就爲作媒來的。不作媒這兩個字太腐敗了。應當說是來作介紹人。丁老太道。那真是劉副官念在鎖守使當年那一番舊情。人情作到底了。這倒教我有點納悶。像我們這樣窮人家。有人同我們聯婚嗎。二和看看經理的臉子。老帶着笑容。母親在猶疑的臉色上。也飛上了笑容了。便插嘴道。經理的好意。我們是感謝的。可是家裏添了一口人。又要加上許多負擔。現在是剛剛飽了肚子。窮的那股子悶氣。還沒有轉緩過來呢。怎麼着。現在又要去

找罪受嗎。經理將敬客的茶杯。在茶几上端起來。送到嘴邊碰了一碰。隨着又放下來。嘴角上帶一點微笑。望了丁老太道。老太您的意思。也是這樣嗎。丁老太笑道。這孩子倒說的是實話。不過他說的太直率了。劉經天笑道。我以爲丁老太正差一個幫忙的。來作媒。正用得着。不想我這個月老有點外行。一斧子就砍在鐵樹上。碰了一個大缺口子。二和聽到這話。不免紅了臉。丁老太連連的搖頭道。劉副官你可別見怪。這孩子不懂事。說話一點兒也不婉轉。經理笑道。他這話也是對的。經濟壓迫人。比什麼厲害。二和提到了負擔上。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。丁老太怕經理見怪。只好找些別的話來說。經理也明知他們的意思所在。談了一會子。就告辭走了。二和送着客再進屋來。丁老太埋怨着道。你這孩子說話也太不想想。一個公司裏當經理的。肯到小職員家裏來。那面子就給大了。他又肯張羅錢替你作媒。那更是看得起咱們。不是往日他在你父親手下當副官。那辦的到嗎。他這樣作媒的人。是想吃想喝。還是想得喜封包兒。無非一番好意。體惜我雙目不明。找個人來作伴罷了。你一點也不客氣。就是給人一陣釘子碰。二和一走進門。就聽到母親這樣教訓了一頓。倒不免站着呆了。丁老太道。你再想想罷。我這話對是不對。二和道。別的事情可以講人情。婚姻大事。也可以講人情嗎。丁老太道。我也沒有叫你講

人情。二和還沒有答言。就聽到劉經理的聲音。在院子裏叫道。我又來了。二和聽了這話。也是一楞。怎麼他又來了。他隨着這話。已是走進了屋子。帽子也不取下。站在了老太面前。笑道。到底是我作媒外行。我說了半天的媒。還沒有告訴你們是那一家的小姑娘。你們怎能答應呢。丁老太也站起來笑道。你請坐。難得你這樣熱心。請坐下來。慢慢的說罷。劉經理笑道。不用坐了。我就告訴老太。女家是誰得了。丁老太道。是呀。那一家會看上了我們這窮小子呢。劉經理道。我說出來了。你們想想。暫時不必答覆我。我這斧子砍了一個缺口。不好意思在當面再碰一個缺口。二和笑道。經理你請坐下來。我說話太直率了。家母也正在怪我呢。劉經理笑道。作媒的人。照例是要兩邊挨說的。這沒關係。我還是提這姑娘吧。你大概認得。二和道。我認得的姑娘。經理也認得嗎。劉經理笑道。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也許你們老太太。老早的就把她當姑娘看待過了。二和不由心理跳了兩下。月容會託他出來作媒嗎。丁老太道。這樣說。是我們的熟人呀。劉經理道。自然是呵。這年頭兒。不是戲台上說的話。東村有個小小。西村有個小姐兒。兩下一湊合。這就算作媒。現在必須是男女雙方。彼此有了很好的愛情。找一個人從中說一聲兒。作一個現成的媒。這叫介紹人。還有根本上用不着人去向男家或女家說話。只是到了結婚的禮堂上。

婚禮上差不了這麼一種人。臨時找一個人來補缺。這個人也許單單只新郎認得。也許單單只新娘認得。不但他不能替兩方面介紹。反要新人介紹給新人。說這是咱們的介紹人。這不是一件很大的笑話嗎。說畢。昂起頭來哈哈大笑。那丁老太正等着說。他到底提的是那一家的姑娘呢。偏偏他又把結婚的風俗。談上了一陣子。這就仰了臉對着他道。你說這姑娘是誰罷。劉經理道。我當然要說出來。不過有一層。假如我說出來之後。你們不願意。人家怪不好意思的。你們就千萬不能對人再說。丁老太笑道。我們也不能那樣不懂事呵。再者。這只可以說是我們沒有錢。娶不起兒媳婦。不能說是不要誰家姑娘作兒媳婦。劉經理笑道。也不能那樣說。假使找一個廢人。或者身家不明的人給你作兒媳婦。你當然不能要啊。我說的這家姑娘。當然不會這樣。二和你猜是誰罷。二和笑道。這個我猜不到。劉經理笑道。你自然不能猜。你若是猜出來了是誰。那就顯見得你對於誰有了意思。二和呵了一聲。還不會答話。劉經理笑道。也許這個人就是你所注意過的。她姓……劉經理說到這裏。故意把話拖長了一點。不肯說完。二和笑着搖了兩搖頭道。請經理不必讓我猜了。我是猜不出來的。劉經理笑道。也許不會想到他們待你有這樣好。就是介紹你到公司裏去的田金銘。他有個妹妹……丁老太搶着道。是二姑娘呀。田大

哥怎麼會請出公司裏經理來作媒的呢。劉經理道。倒不是他自己。是他的女人。常到我家裏去幫了做點針線活。有時他妹妹也去。我太太倒很喜歡她。姑嫂兩個。問起姑娘還沒有人家。她嫂子就說。同你們是多年的街坊。很願結成親戚。不過她怕這事不容易成功。還不肯說出來。我太太以爲這是兩好就一好的事。就派我來做一個媒人。丁老太道。姑娘果然不錯。我也很喜歡的。只是……劉經理笑着搖手道。這下文不必說了。只要你們知道這姑娘爲人怎樣。那就行了。明天可以。後天可以。再多過幾天也可以。二和可以託人回我一個信。現在你們就開始考慮起來罷。他說着。掀起帽子來點了兩點頭。逕自走了。二和將客送出了大門外。一路叫着奇怪回來。丁老太道。這有什麼奇怪。有姑娘的人家。託出人來作媒。那不是常事嗎。二和道。本來是常事。可是咱們和田老大這樣熟的人。什麼話不好說。爲什麼繞上這樣一個大灣子。還把公司經理請了出來。丁老太道。你沒在聽到說。這是田大嫂子的意思嗎。二和道。田大嫂子爲人。就是這樣太熱心。上次也就爲了她太熱心。鬧得田老大生了疑心。教我們真不好應付。現在這件事又是田大嫂發動的。田大哥又知道是什麼意思。不會更發生誤會嗎。丁老太本有一番話要說出來。聽到二和這樣說了。只帶了一點微笑。向他點點頭。二和也不明白母親的意思何在。

不便追問。心裏想着。等母親提到這件事。再申訴自己的意見罷。誰知老太對於這件事。好像不會聽到人說過一樣。劉經理去後。就把事情忘了。二和越看到母親沉默。越不知道如何應付。只好默然的過下去。這樣有了三天。心裏想着。經理所需要的答覆。現在該說出來了。但是自己的意思。很難決定。母親的意思。不知道。田老大的意思。也不知道。這話又怎樣的去說呢。每日到公司裏去的時候。總不免和經理見面的。見了面的時候。心裏就拴上一個疙瘩。把頭低了下去。所幸經理在見面的時候。雖在臉上帶了一些微笑。然而他却沒有提到作媒一個字。這更奇怪了。莫非他見我老不同信。有點兒生氣吧。因之。在這天看到經理之後。老遠的站定。就笑着打起招呼來。笑問道。經理。今天天氣涼。你還沒有穿皮大衣。經理笑道。皮大衣放在汽車上。你同我來。我還有話同你說呢。說時。招手。將他引到自己的辦公室裏來。他不怎樣在意的。自在寫字檯邊椅子上坐了。伸了巴掌。指着對過沙發椅子道。請坐請坐。二和雖覺得一個小職員。在經理室裏是不能隨便坐下的。然而經理是在父親手下當過副官的人。自己總算他的小東家。那也無須太客氣。於是點了兩點頭。倒退着坐到沙發上去。經理打開棹上的烟筒子。抽一根放在棹沿上。笑道。你抽烟。二和起身說了一聲謝謝。經理自取了一根烟抽着。將棹上的墨盒移

了一移。又把筆筒子裏的筆。根根都扶正了。這就笑向二和道。你今天來給我的答覆了嗎。二和正要開口答話。經理向他搖了兩搖手道。你不要以為我是個經理。有點兒把勢力壓迫你。非答應不可。你這是婚姻大事。不應當怕勢力壓迫的。你只管說你心裏要說的話。二和笑道。經理有這樣的好意。我還有什麼話說。只是……經理笑着搖手道。不用轉着彎子說了。我已經知道你的意思。我這個月老。算是砍了三斧子。就碰了三個缺口。子二和紅着臉道。並不是我那樣不識抬舉。連這樣的好事。我也要推辭。只是聽經理所說。好像田大哥還沒有表示意見。他那個人有時很和氣。有時喝兩杯酒。那就要大大的鬧起脾氣來。經理笑道。這是我大意了。我那天告訴你娘兒倆作媒的經過。只說了是田大嫂的主意。却沒有說老田的意思。自然我不能那樣糊塗。也不問問他家主的話。我就來作媒。這兩天你見着老田沒有。二和道。昨天公司門口見着一面。只點了個頭。沒說什麼。經理笑道。是的。這兩天他有點躲着你。你也有點躲着他。其實這是不必。譬如這親事說不成的話。往後你兩個人同在公司裏作事。還不見面嗎。二和聽了這話。臉色倒是有陣變動。經理笑道。我看你這情形。大致我已明白了。你們作街坊的時候。二姑娘不也常到你家去玩嗎。就是現在。你也常到他家去吧。二和紅了臉道。老街坊。相處得像一家

人一樣。倒也不拘形跡的。經理笑着點點頭道：「有你這話。我就很滿意的。今天談話到這裏爲止。改日我見令堂再詳談罷。辦公時間到了。你辦事去。二和站起來。究竟還不免有些猶豫。經理笑道：「好罷。你去罷。什麼事不外乎個人情。我知道就是了。二和見無可申辨。也只好不說了。當天經理回家。把話就告訴了太太。太太正是一位好事的人。聽了這話。立刻又把田大嫂子請了來。把話告訴她。自然到了晚上。田家二姑娘也就知道這個消息了。可是在當日上午。這二姑娘心裏感到有點不耐煩了。哥嫂兩人恰是都出去了。她就坐在炕頭上。兩手抱了膝蓋。隔了玻璃窗向外望着。王傻子的媳婦。王大嫂在院子裏經過。見到玻璃裏一張粉白的臉。便站着向她招招手道：「二姑娘在家啦。出去玩一趟。好不好。」二姑娘搖搖頭道：「我懶着呢。坐在炕頭上沒下地。王太子嫂走到玻璃窗下。向她點了頭。低聲道：「身上又不舒服嗎。你要是不願。找大夫瞧瞧。也應當弄個偏方吃吃。」二姑娘搖搖頭笑道：「死不了。沒關係。」王大嫂子笑道：「一個作大姑娘的。身上老鬧着毛病。這也不好。」二姑娘笑道：「我不過是懶動得。並沒有什麼毛病。大嫂子要上那兒呀。」王大嫂道：「我們大傻子有半個多月不掙錢了。以前算命的說過。他的運氣不大好。我想到廟裏去同他求枝籤兒瞧瞧。」二姑娘忽然笑起來。立刻伸腿下炕來。一面招着手道：「等一會兒。我也同。」

你去。你打算上那個廟裏求籤。王大嫂道。就是這胡同口上觀音庵。很靈的。你洗臉罷。我在你家裏等着罷。二姑娘見她肯等着。更是高興。除了理髮洗臉而外。而且還換了一身乾淨衣服。又在梳粧盒子裏。找出了一小朵紅絨花戴在鬢髮上。手上還拖了一條很長的花綢手絹。笑盈盈的走了出來。王大嫂子向二姑娘週身上下看了一遍。微笑道。你真美。該找個好婆婆家了。二姑娘將身子一扭道。你要是這樣的同我鬧着玩。那我就去了。王大嫂笑道。我不同你鬧着玩。我實在同你幫一點忙就是了。二姑娘道。那才對……不。我也不需要你幫什麼忙。王大嫂子笑道。你這話有點矯情。人生在世。誰短的了。要人幫忙呢。二姑娘也沒有和她辯論。只笑着低了頭走路。出這胡同口不遠。就是觀音庵。這是一座尼姑庵。男子漢平常是不進去燒香禮佛的。所以滿胡同裏的姑娘少奶奶也不斷的向這庵裏去。庵裏的老尼姑。滿胡同裏人都叫她老師傅。二姑娘也認得她的。一度還要拜她作乾娘呢。兩人走進了庵裏。老尼姑迎出來。先看到皮匠的老婆王大嫂子。就只微笑着點了一點頭。及至看到了二姑娘在後面。就伸了一隻巴掌打問訊。因道。二姑娘也來了。你好。聽說令兄在公司裏又長了薪水了。二姑娘道。王大嫂子來求枝籤。我也跟着來了。老尼將她們引進了佛堂。問道。二姑娘。你求籤。別在觀音菩薩面前求了。這邊花

神娘娘面前就好。你不用說什麼。磕下頭去。兩手捧起籤筒子來搖着就得了。二姑娘聽她所說。似乎話裏頭有話。把頭低着。也沒有說什麼。王大嫂自在正殿中間觀音座前禮拜。老尼並沒有理會。倒是二姑娘在花神座前站着。老尼就點了三根佛香。兩手交給她。笑道。二姑娘。你磕下頭去罷。我們這花神娘娘顯靈着呢。二姑娘插好了香在爐子裏。在拜墊上跪下去了。那老尼彎了腰。就把籤筒送到她手邊。低聲笑道。你隨手摸一枝籤就得了。二姑娘並不看着籤筒。隨手在籤叢中抽出了一枝。老尼也不讓她細看。早是接過去了。笑道。好的好的。這是上上籤。二姑娘站起來時。老尼已經把籤文紙對了來。交給她。笑道。你回去教人念給你聽。準不錯。二姑娘笑道。我回去教誰念給我聽呢。滿院子裏找不着一個認識字的。老尼笑道。籤上的詩句。湊付着我還認得。我就念給你聽罷。她於是兩手捧着籤文念道。東方送暖日華新。萬紫千紅總是春。昨夜燈花來報喜。平原走馬遇佳人。問財得財。問喜得喜。行人快到。老病即痊。她念完了一遍。向二姑娘笑道。你聽見了沒有。無論什麼事都讓你順心。可是有一句話。我得聲明。就是老佛爺照顧着我們。我們也得報答老佛爺。要是你所求的事順了心了。你可得在花神娘娘面前許下一注長年佛燈。二姑娘笑道。在佛爺面前。我可不敢胡亂說話的。這長年佛燈。我可沒有這樣好的。

常心。老是到廟裏來點燈。老尼笑道。那裏要你這樣費心呢。你把一年或是二年的油燈費。交給我。就得了。二姑娘笑道。要是這樣辦。我可以許下這願心的。他兩人在這裏說着話。王大嫂子在那邊觀音大士面前。也敬過了香。求過了籤。手理拿了一枝竹籤。到老尼面前來。笑道。老師傅。請您也給我對一對這枝籤。老尼愛理不理的。接過竹籤。隨手就扔在籤筒裏。然後到旁邊佛籤櫥裏。隨便掏了一張籤文給她。還叮囑她這。這枝籤也不壞呢。上次你許的那筆佛香錢。還沒有交出來呢。對人失信不要緊。對佛爺失信是不可以的。王大嫂道。是呀。這真對不起。我就對我們王傻子說了好幾回。說是許了心願。一定要還的。他糊塗着呢。有閒錢儘喝酒。老尼已是掉過臉來向二姑娘笑道。聽說你常到公司經理家去。有機會帶我去化一點緣罷。二姑娘笑着連連的說可以。老尼直送到門外。還說花神娘娘最顯靈的。可別忘了還願。二姑娘歡歡喜喜的回了家。哥嫂還沒有回家呢。她就掩上房門。把籤文拿出來看。自己雖然認不了幾個字。可是那紙籤文。倒像是有趣的東西。越看越愛看。總在看過二十遍以後。才放到枕頭下面去。自己去就躺在炕上。捉摸着老尼姑說的話。忽然想起一件事。是母親在日。給了自己兩枝雙喜字的包金簪子。說是沒有什麼作手記的。這兩根簪子。拿去陪嫁罷。於今剪了頭髮。這簪子有什麼用。想

過了。就在炕頭邊的小箱子裏。把簪子取出來。隨便扔在小棹上。一小時以後。田大嫂回來了。進房來和她談話。因為到小棹上來提茶壺。看到這兩根簪子。便拿起來看看。咦。一聲道。這是媽給你留下來的手記。你幹嗎亂扔。二姑娘淡淡的道。現在誰也不梳頭了。要這東西有什麼用。大嫂道。可是媽的意思。留着你出門的時候。作個紀念呢。二姑娘又淡淡的笑道。等着罷。還不如換了打兩個銀戒指呢。田大嫂將兩根簪子。托在手心裏連顛了幾顛。把上方的牙齒。咬了下方的嘴唇。笑道。這個消息。我本來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告訴你的。你既然是找急起來。我就告訴你罷。劉經理既然出來給你做媒人了。二和那小子。心裏是早樂意了。不知道他為什麼還不乾脆的答應出來。二姑娘啞了一聲。將頭扭過去道。大嫂你瞎扯。誰問你這個。田大嫂笑道。真的。這日子快了。我是打算有了十成十的消息才告訴你……二姑娘捏了拳頭。遠遠的舉着。作個要打的樣子。田大嫂扔了兩根簪子在炕上。扭轉身來。就跑走了。二姑娘聽了這話。心裏暗暗的想着。花神娘娘真靈。把那兩根簪子檢起來。自己嗤的一聲笑了。站在炕邊。也不知道什麼緣故。好好的發楞。捏了兩根簪子。一動也不會動。後來很恭敬的樣子。對窗子外的天色看了一會。却把兩根簪子向被褥上一扔。看時全是有喜字的一面朝上。檢了起來。二次再向被褥扔去。

看時。還是那面有喜字的朝上。這倒不覺的得了大嫂那傳染病。也是把上面牙齒咬了。下嘴唇皮。望了天。帶着笑容點點頭。把兩根銀簪子檢起。就好好兒的收到小箱子裏去了。趁嫂嫂沒有留神。就溜到王傻子家裏去。笑着叮囑王大嫂道。今天咱們到觀音庵去的事。請你千萬別對我嫂嫂說。王大嫂道。請香敬佛爺。這是好事。幹嗎瞞着。二姑娘連連搖着手說。別嚷別嚷。她也不敢多說。轉身又回家了。王大傻子傻。他媳婦可不傻。當時心裏就有點明白。後來又聽到田大嫂說。要同他妹妹尋婆婆家。這就更明白了。她不免把這話告訴了王傻子。王傻子又轉告訴了二和。但是這裏面是有點誤會的。

第三十回

事業法重推來求舊雨
婚姻輕一諾歸慰慈親

是在二姑娘求籤以後。第二日的事了。王大傻子特意到二和家裏來。找他談話。一進院子。口裏就先嚷着丁二哥。丁老太在屋子裏應聲道。是王大哥嗎。他還沒有回來呢。請進來坐坐。王大傻子道。他什麼時候回來。我有幾句要緊的話。急於要對他說說。他口裏這樣說着。人已是走了進來。見了老太手裏端了一杯茶。斜靠了茶几坐着。只看那杯子裏還向外冒着熱氣呢。屋子中間放了一只白爐子。煤火熊熊的。向口外抽出來三四寸高的長燄。爐口邊上放了一把白鐵壺。裏面的水也正燒得呼嚕呼嚕作響。王傻子道。這樣子。是你老人家自個沏茶喝着。可得仔細燙了。丁老太對了他說話的所在。微微的起了一下身。依然坐下去。歎了一口氣道。這也是沒有法子呀。不過自個兒這樣做慣了。倒也不覺得怎麼樣。你請坐。王傻子道。你熬到現在。也該出頭了。二和現在一個月掙到三十多塊錢。將來還有長薪水的希望。他不在家。也該找一個人來伺候你了。丁老太道。雇人。我是不敢雇的。別說我雙目不明。雇了人在家裏。他會給我胡攪一氣。恐怕找一個人來。一進我這樣的窮家。也就不願幹了。王傻子在她對面一張矮凳子上坐着。抬起

頭來對屋子上下週圍全看了一看。見正中神案前。殘缺的五供。和油鹽罐子雜亂的放着。紙報和殘書堆得有兩尺來高。在這紙堆邊上。又堆上兩網布捲兒。桌子角上一把黑鐵壺。却放在硯池蓋上。便道。老太不是我多事。我說二和的那個脾氣。您得管着一點兒。丁老太揚着臉。把閉了的眼睛。連連閃動了幾下。笑道。大哥二和作錯了什麼事嗎。王傻子道。事情是作錯了。可不是他有心作錯的。不過。他也有心這樣的幹。丁老太不禁得笑了。點點頭道。大概二和作是作錯了。究竟是不是他有心這樣做的。您還說不定吧。什麼事呢。我總可以拿三分主意。王傻子道。田老大這回給二和介紹事。他是有意思的呀。他的二妹。有點兒談戀愛呢。說着不免將兩手分別的搓着兩條腿。反正是丁老太不看見的。就向她臉上不住的打量着。丁老太笑道。王大哥也談起戀愛來了。可是這些話。全都是些謠言。你怎麼也相信。王傻子將頸子一伸。低聲道。不。我這話聽着多了。田老大也是聽多了這閑言閑語。姑娘大了。娘老子也管不了。別說是哥哥。再說。田大嫂子又很是幫小姑子的忙。他沒有了辦法。想着將錯就錯罷。就把二姑娘給二和罷。可是二和這小兄弟。要耍一個小脾氣。還是不大願意。這一來。可把田老大急了。不到兩天。就給二姑娘說上了個主兒。丁老太將手裏半杯剩茶。咕嘟一下。向口裏倒去。問着一聲是嗎。王傻子道。

我當然不能騙您。親事不成。這沒有什麼。老二年紀還輕。還怕找不着媳婦嗎。可是公司裏這分事情。恐怕靠不住。丁老太道。雖然作不成親戚。田家也不吃什麼虧。二和究竟和他。是好朋友。他既然介紹二和到公司裏去了。好人就作到底。何必又要把他的事情弄掉呢。王傻子道。咱們同田老大共了多年的街坊。田老大爲人。您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。他同人要斃扭上了。那就真能胡來。聽說那公司裏。現在還正要裁人呢。丁老太道。依着王大哥應當要怎樣辦呢。王傻子道。昨日個早上。二姑娘還同我那口子一塊兒到觀音庵燒香求籤去的。瞧她那意思。好像心事還沒有決定。你們趁早兒在二姑娘面前露點好意。這事也許挽回得轉來。因爲這件事。二姑娘是要作一半主的。我實話實說。您兩隻眼睛不方便。就得早早有個兒媳婦來伺候着。可是新娶的兒媳婦。什麼也摸不着頭腦。能夠在街坊裏面找一個姑娘。那就比自己姑娘差不多。丁老太笑道。照你這樣說。那簡直我要娶兒媳婦。非娶田家二丫頭不可。王傻子道。並不是非娶不可。唯有這麼一個人。透着合適。丁老太點點頭道。您所說的。自然也是很對。只是二和這孩子的脾氣。也真不肯將就人。王傻子道。這沒有什麼。您可以吓唬吓唬他。您就說。要是不到田家去敷衍一下。恐怕公司裏的位子難保。無論他脾氣怎麼不好。對於公司裏的事情。不能不放在心

上。除了他自己要吃飯，還得養活着老娘呢。丁老太道：這孩子也是得吓唬吓唬他。窮到這分兒光景，他還得使上一股子脾氣。王大哥，您先回去。回頭我叫他去找您。王傻子道：好的。我在家裏等着。假使他要找我，他可以在大酒缸坐着。派人去找我得了。說着他已起身向外走去。丁老太還昂了頭對門外叫道：王大哥，你在家裏等着他。等到什麼時候呢。丁老太說過了，却只聽到王傻子說了一句老等着。人已走遠了。自然王傻子是一番熱心。然而田老大真會像王傻子所說的。這人也就不私心太重了。丁老太心裏把這個問題顛三倒四的想了很久。自己也解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只在了一小時以後，二和嘴裏哼着西皮二簧，走進來了。丁老太迎着他，首先一句話便問道：你在公司裏，看到經理對你有什麼不好的顏色嗎。二和道：沒有呀。我每天老早的到，晚晚兒的走。經理還能對我說什麼。丁老太道：經理要不高興你，不會是爲公事，是爲了私事。你猜猜看。二和道：那還用得着猜嗎。若是經理不高興的話，那就是爲了他媒沒有作成。丁老太道：你知道還說什麼。剛才王大傻到這裏來過的。他說田老大生了氣了。把二姑娘另許了人。瞧那意思。給你已然是鬧上了。蹩扭。在經理面前說了壞話。說不定。你這隻飯碗有點兒保不住了。你想，他有那本領替你薦事。他就有本領在經理面前說壞話。免了你的職。二和聽了這

話楞楞的站着。許久說不出話來。丁老太道：「你不能一輩子提花生籃子養活我吧。剛剛有了一個穩當的飯碗。你就願意扔了嗎？」二和又沉吟了一會子。因答道：「我想田老大總不至於做出這樣的事來吧。不過公司裏倒有裁人的謠言。丁老太坐着把頭垂了下去。因這自然。這個時候。你和田老大去親近親近。或者在田大嫂子面前說幾句好話。事情就回轉來了。王傻子今天來。不是沒有意思的。也許他就是受着田大嫂之託。我老早。早就知道了田大嫂的意思。她是願意咱們兩家結親的。說到二姑娘這丫頭呢。也沒有什麼配你不過的。可是咱們不能爲了飯碗。去將就人家的親事。這是你一輩子的事。我不能胡拿主意。」二和道：「大家雖是老街坊。相處得不壞。可是咱們這樣的人家。怎麼會讓田老大一家人看得起。這透着有點兒奇怪。」丁老太道：「田老大只要不喝酒。他媳婦兒叫他死。他也閉眼睛。這全是田大嫂子的意思。他不能不照辦。至於田大嫂子爲什麼定要結親。二姑娘也樂意。這就我也不大明白。」二和手扶了門框。昂頭看了院子外的青天。把脚在門檻上一頓。倒是咚的一下響。丁老太道：「你這孩子。事情是全憑你作主的。你好好兒的發什麼狠。」二和還沒有答應呢。就在這個時候。院子門外有人問道：「這是丁家嗎？」二和答應了一聲。就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小伙子。背着一只白麵袋進來。二和道：「你們是

寶豐糧食店裏來的吧。小伙子已把一口袋麵扛進屋子來。放在地上。答應是的。二和道。你抗了回去罷。我今天沒有錢給。小伙子道。掌櫃的說了。你不給錢。就記着罷。二和笑道。年頭兒改好了。糧食店怕白麵換不出錢來。送到人家來。請人家記帳。那小伙子倒沒說什麼。對他嘻嘻的笑着。說了一聲再見。竟自走了。丁老太道。一袋麵要一塊多吧。他幹嗎一定賒給咱們。二和道。人都是勢利眼。這寶豐糧食店的掌櫃。聽說公司裏有大廚房。想抄買賣。今天上午託過我。我答應了給他幫忙。是我順便問了一聲。雙喜牌白麵什麼價錢。他說賣給別人三塊二。賣給咱們只要三塊。回頭就給咱們送一口袋來。不想他果然送來了。平常送了白麵來不給錢。第二句話也不用問。他就會抗走的。丁老太道。這不結了。這年頭人死得窮不得。這麵是擱在咱們家裏了。假如他知道你的事情有點兒靠不住。明天一大早就會來要錢。二和聽了這話。只管在屋子裏來回的轉着。眼睛只瞧那牆角樹着的一隻麵口袋。隨後就叫道。媽。我還是找着王大傻子談話罷。丁老太道。他倒是說了。假如你不樂意到那大雜院裏去。可以到大酒缸去等着他。二和道。不樂意到大雜院去行嗎。大概要求大雜院裏人幫忙的事。還多着呢。丁老太道。既是那麼說。下午由公。司裏回來。你親到田老大那裏去一趟罷。二和鼻子裏哼了答應着。就忽忽忙忙的陪着。

母親吃過了午飯，然後就到大雜院裏來找王傻子，只見王傻子自靠了房門坐着。在拉鞋底子。遠遠的看到了，就站起來道：「傻子沒有想到你會在這個時候來，出去作生意去了。你來坐一會子。」二和還沒有答言呢，却看到二姑娘由王大嫂屋子裏搶了出來。遠遠的看去，沒有看清楚她是什麼顏色，然而她頸頸子紅紅的，是得看出來的。二和楞了一楞，依然走到王大嫂子身邊來。她低聲笑道：「你現在也急了，我真替你可惜，煮熟的鴨子會給飛了。」她帶說着話，帶走進屋子去。二和自然也是跟着。王大嫂這就把嘴向西邊屋子一努，因道：「她已經有個主兒了。」二和笑道：「這干我什麼事？」王大嫂把臉一扳道：「你跑了來幹什麼？我知道你是聽到公司裏要裁人，來找他替你想法子的。」說時，向他伸了個大拇指，又接着說道：「你也不摸着心思想，人家找你的事，你瞧不上眼。這會子你有了事了，你就來找他。他睬你嗎？」二和雖然有點驚慌，但是態度還很鎮靜。低聲問道：「你說我有事。我有什麼事？」王大嫂道：「你沒聽到嗎？我再說一句，你公司裏要裁員，你可得留神點。」二和道：「你也知道這消息嗎？」王大嫂道：「剛才她在這裏聊天，就談起了這件事。我正要問一個究竟，你就來了。可見得她討厭着你。」二和道：「也許人家是害燥吧？」王大嫂道：「全是熟極了的街坊，人家還害什麼臊。說明白一點，人家是生你的氣。」二和猶豫了一會子，便道：「既是

那麼着。我就晚上再來罷。這時候我要到公司裏上工去了。說着話溜了出來。遠遠的對了田家的窗戶看了去。果然的。二姑娘一張臉子是在玻璃窗子裏張望的。等到二和向她看了去。她立刻就把頭低了下去了。二和雖不知道她是什麼原因。反正她不樂意見面。那是真實的。心裏頭總算打了一個疙瘩。走到公司裏。留心看看進出的人。果然臉色都有些慌張。自己也就把心房提着。向辦公的地方走去。這一留心。事兒全出來了。只見各股辦事的頭兒。全先後的向經理室裏走。這屋子裏幾個同事的。全都交頭接耳的說話。彷彿聽到對過座位上。有一位同事說。在公司裏年月久一點的人。那總好些。因為這不是衙門。用人總得論一點勞績。二和聽說。心裏頭更是不免卜卜亂跳。等着向經理室問話的人全走光了。自己也就一鼓作氣的。挺了胸脯子。向經理室走去。可是走到房門口。手扶了門機。扭停了一停。不會推門。這兩條腿又縮回來了。依然走到自己座位上。坐下來寫字。看那兩位同事。也是瞪了大眼睛向自己看着。過了十來分鐘。自己的心事。實在按捺不住。本待起身走着。可是看看別人的臉色。胆子也就小下來了。最後到了六點鐘。大家下班的時候。實在不能再忍了。這就把抄的文件放到棹子抽屜去。牽牽衣襟。摸摸領子。又走到經理屋子去。那劉經理正把衣架上大衣取下。向身上加着。隨手拿了

帽子一轉身看到二和帶上門站定。便問道。你也爲了公司裏有裁員的話。要來向我打聽消息嗎。二和笑道。不。我沒有這資格。前次蒙經理的好意。替我提的那頭親事。到今日。無論如何。我是該給你一個答覆了。劉經理笑道。怎麼。現在你覺得非答覆不可了。那末。你就告訴你所答覆的話罷。二和道。以先我所考量着不敢應承下來的。就是我想着我這裏的生活費。現在還是自顧不暇。怎能再添一口人。可是最後轉念一想。像田家二姑娘。她不是不會勞作的人。到了我家了。當然他可以出分力量來幫助。不至於白添一口人。劉經理將手摸摸自己的鬍子。微笑道。據你這樣說。你是可以俯允的了。二和聽說只好站着。捧了拳頭。連連拱了兩下。笑道。經理說這話。我就不敢當。像我這樣窮。只能說是人家對我俯允。怎能說是我家對人家俯允。劉經理笑道。憑我的良心說。田老夫婦對你母子二人很好。你實在不應當過拂人家的意思。二和躬身道。是。我也很知道的。劉經理道。既是你已經明白了。那就好辦。我這月老作成功了。也總算你給了我三分面子。我也很感謝的。回頭我對田老大說一聲。讓他找出正式的媒人來。二和笑道。經理不介紹人也好。爲了兩家體面的關係。還要請經理作證婚人呢。劉經理對於他這話。倒不以爲怎樣刺耳。將手連連的摸了幾下鬍子。點點頭道。好罷。明天再說罷。今天應付公司

裏許多人。我累了。有話明天談罷。他一面說着。一面戴了帽子起身向外走。二和不能反留在經理室裏。自然是跟着他一塊兒走出來。心裏也就猶豫不定的沉思着。說到經理沒有見怪的意思吧。他老早的就說過了。算是碰過我三個釘子。說是他見怪吧。可是相見的時候。他的態度又很自然。這樣自己給自己難題做的時候。肩膀上却讓人拍了兩下。回頭看時。是收款股的一個小辦事員。二和笑道。又是什麼事高興了。走來嚇我一跳。那人正色道。還說我高興呢。我是整天的在這裏發愁啦。二和道。爲了公司裏要裁人的事嗎。那人道。可不是。你是經理看得起的人。大概不要緊。據我所聽到說的。大概要裁去五分之二的人。五個人裏面裁兩個。差不多就是對半留。我這飯碗恐怕靠不住了。我沒有什麼。我一個光人。有兩條粗胳膊。每天能混一毛錢。我就能買兩頓窩頭啃。可是我還有一個女人。三個孩子。他們怎麼辦。二和道。我和你同犯着一樣的毛病呀。那人道。你也是一個女人。三個孩子嗎。二和道。不。我的情形。比你更重大。我有個六旬老母。而且是個雙目不明的人。我母親很可憐。在死亡線上掙扎着。把我養大的。我實在不忍看着她把我養大了。正盼望着有個結果的時候。又回到死亡線上去。那人道。你有這樣的情形。應該對經理說說去。經理不是同你很好嗎。我想他知道你這種情形。一定可以把你留住。

二和道。我最近有一件事。經理不大願意我。那人笑道。那你不對了。你這不是和經理鬧彘扭。你是同飯碗鬧彘扭。二和道。並不是鬧彘扭。他倒是一番好意。想替我辦一件事。不過我覺得我這窮小子受不了那抬舉。我推諉着沒有立刻答應。那人道。什麼事。二和搖搖頭笑着。沒有答覆。那人歎了一口氣道。世界上真有這些怪事。有的想巴結經理巴結不上。有的經理來巴結。反透着自己不夠抬舉。總而言之。一句話。這是生定了的窮骨頭。他一面說着。一面走。二和聽在心裏。緩步走了回來。到了以後。在院子裏就很沉着的高聲叫了一句媽。丁老太在屋子裏聽到。心裏頭就是一怔。二和進來了。便道。媽。王傻子來的不錯。公司裏果然有了變動。丁老太本來坐着的。這就站了起來道。什麼。公司裏有了變動。你沒有來得及和田老大說嗎。二和道。找田老大有什麼用。公司裏這回裁人要裁一半呢。我大着胆子直截了當的。去找經理。丁老太道。你難道倚恃着劉經理是咱們的舊人。簡直不讓他裁你嗎。二和笑道。我雖不懂事。也不能那樣的冒昧。丁老太走近了一步。問道。那麼。你怎樣的對經理說的呢。二和扶着丁老太道。你老人家坐下。讓我慢慢的報告。大概我的飯碗還打破不了。丁老太坐下了。二和就把對經理說話的情形。報告了一番。丁老太很高興的站了起來。抓住二和的手。連連抖了幾下。笑道。你……你

要是能這樣辦。那就好極了。田家那女孩子。待我早就不壞。要是能到咱們家來。我們會一定相處得很好。二和道。雖然劉經理已然答應出來作主。可是田老大已經對這事另打主意了。究竟是不是已經另說妥了人家。那還不得而知呢。丁老太道。咱們既是把公司裏經理說好了。先穩定了這飯碗再說。到了明天。我親自去找田大嫂子一趙罷。有道是求親求親。二和道。這樣說。倒成了我們求親了。丁老太道。那有什麼法子呢。二和聽說之後。却沒有作聲。自在屋子裏去作瑣碎的事情。丁老太也已覺到了他那不高興的樣子。就沒有再提到這事。到了上燈的時候。母子們正在屋子裏籌備着晚飯。却聽到田大嫂在院子裏叫道。丁老太。我們那位二姑爺在家嗎。二姑爺這個稱呼突然而來。他母子兩個人都聽着答覆不出來呢。

第三十一回

朱戶流芳驚逢花撲
洞房溫夢慘聽夜深沉

隨了那一聲二姑爺。田大嫂已是走進屋子來了。二和立刻笑着讓坐。丁老太也站起來笑道。大嫂子怎麼得閑兒到我這裏來。田大嫂且不坐下。斜站着向二和看去。只是抿了嘴微笑。二和見了她這樣子。不知是何緣故。倒立刻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紅着臉。四處張羅着。田大嫂道。你滿屋尋什麼。二和道。找盒洋火你抽烟啦。田大嫂道。我不抽烟的。你不知道嗎。你忙糊塗了。二和笑道。有時候。大嫂子也抽一根玩兒的。田大嫂笑道。剛才我在院子裏嚷那麼一聲。沒有嚷錯嗎。丁老太笑道。照說。我們是高攀一點兒。田大嫂笑道。咱們既然是親戚了。這樣的客氣話。全不用說了。剛才我在經理公館裏。同經理太太做點兒粗線活。經理回來了。說到老二在他面前答應了這頭親事。還要請經理作證婚人呢。我一高興。也沒有回家。逕直的就到這裏來。到底是我心粗一點兒。還沒有聽一個實在。我就在院子裏嚷起來了。丁老太笑道。誰不知道大嫂子是個直性子的人。無論幹什麼。一點也不藏假。我們這樣老實無用的人。就愁着找不出這樣的人交朋友。大嫂子還沒有吃晚飯吧。田大嫂道。這倒不必客氣。我家裏還有人等着我回去作飯呢。我到这

裏來。就是問一問這消息靠得住靠不住。丁老太笑道。我不說了嗎。巴結這巴結不上呢。還有什麼靠不住的。田大嫂笑道。我也沒有功夫。同你老人家細談。改天再來商量罷。我要回家作晚飯去了。我們新姑爺。你送我到大門外去一趟。替我雇輛車罷。丁老太道。大嫂既然要同去作飯。二和就到門口替大嫂雇輛車去。二和道。田大嫂來了。坐也沒有坐下。就要走。田大嫂笑道。老二我們不在乎這個。將來我們姑娘過了門。你客客氣氣的待着她。比這樣把我當客待。好的多了。二和笑道。那末。我就去同你雇車罷。二人走出了大門。田大嫂左右一看。並沒有人。因道。我問你一句話。這頭親事。你透着有點勉強吧。二和笑道。大嫂子這是什麼話。田大嫂抬起右手。將中指撇住了拇指。極力的彈着。拍的一聲響。笑道。小兄弟。你在我面前。還來這一套。你以前待我們二姑娘。還算不錯。自從有了那女戲子。你的情形就變了。這也難怪你。男人總喜歡那狐狸精一樣的女人。真正愛你的人。你是不會知道的。二和道。大嫂子。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。你儘管教訓我。可是請你別提到這些話上面去。田大嫂站着向他望望。笑道。這樣子說。你對着這頭親事。總算願意的。但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。這件事。完全是我一手辦成的。二和笑道。我怎麼不明白。多謝你好意。田大嫂道。多謝不多謝。不應當先在口頭上說。口頭上說的那算得了什麼謝。

謝。二和道。你要怎樣的謝謝呢。田大嫂道。要怎樣的謝謝嗎。她說到了這裏。沉默了一會。笑道。現在你反正也不能謝我。將來再說罷。走了。說畢。拔步就走。二和道。我還得同你雇車呀。田大嫂笑道。我還要在這街口呆站了一會子。直望着她的後影了。這才慢慢的是走過好幾戶人家了。二和在門口呆站了一會子。直望着她的後影了。這才慢慢的走回家去。丁老太道。我們這位田大嫂。要痛快起來。就太痛快了。作親的事。還只剛說了一句話。她就叫起姑爺來了。二和道。真是沒有辦法。其實我心裏頭。全惦記着公司裏的職務。至於結親這件事。再遲個三年兩載。又要什麼緊。丁老太道。你這孩子真是傻。結親同公司裏的工作。那還不是一件事情嗎。你瞧着罷。說不定你答應了這件事情以後。公司裏還要給你掉一個好的位置呢。二和歎了一口氣道。唉。這年頭。當時母子二人。把這事很討論了一陣子。覺得這事彎子兜的很大。爲了自己的飯碗起見。簡直的不用猶豫。索興表示着熱烈一點。就把這親事趕着辦罷。在答應婚事的第三天。公司裏的裁員風潮。還正鬧着呢。在這日上午。劉經理坐着汽車。又到二和家裏來了。這時二和不在家。是丁老太一個人。掩上了外屋門。坐在爐子邊烤火。劉經理只在院子裏咳嗽了一聲。丁老太喲了一聲道。又是劉副官來了。請進來坐罷。二和不在家。可沒有人招待你。劉經理

已是走了進來。見了老太站着的。這就兩手攙住了。笑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坐着罷。我是特意趁了二和不在家。有幾句話來同你說的。」丁老太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你的好意。請坐罷。」劉經理等她坐下。自搬了一張矮凳子。坐在她身邊。因低聲問道：「二和這兩天回家。沒有談到結婚時候的經費問題上去嗎？」丁老太笑道：「你想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。有了這樣大的事。還有個不談到經費問題上去的嗎？」愁的就是這個。劉經理道：「你放心。我就是爲了這件事來的。當年在鎮守使手下。承他老人家看得起。很提拔了一陣子。我也就借了這點力量。才有機會認識實業界的人。人作事。總不能忘了本。現在我預備了一點賀禮。首先送過來罷。說着。把帶來的皮包打開。在裏面取出兩疊五元的鈔票。送到老太手上。去笑道：「這是兩百塊錢。算我一分小禮物。你去籌辦着喜事。假使不夠的話。我在公司裏頭。還可以替他想一點法子。」丁老太手上捏住了鈔票。微微的顛了兩顛。笑道：「劉副官。這就不敢當。只要你念着大家過去的關係。替二和在公司裏多說兩句好話。把他的位置保留住了。那就感謝你多了。」劉副官笑道：「這個你放心。只要他照着公司裏的規矩行事。他的事情。決可以維持下去。他回家的時候。只望你老人家。多多囑咐他幾句。不要發牢騷。說句迷信的話。窮通有命。那算我消磨人的志氣。可是人在外面作事。決無一步登天之理。」

只要有了梯子。慢慢兒的向上爬。那怕十層樓。二十層樓。總可以爬到頂的。丁老太聽了這篇話。倒有些莫明其妙。將臉揚着。朝了劉經理問道。據你這樣說。他還在公司裏鬧脾氣嗎。劉經理道。這倒不至於。不過我知道他個性很強。怕他想起了身世。會不高興幹下去了。丁老太笑道。這個你放心。這幾年。他任什麼磨折都受了。現在有了三十塊錢。一個月的事。他還會發牢騷嗎。劉經理放聲笑了一笑。站起來道。有點兒脾氣。倒不壞。有了脾氣。這個人才有骨格。不過他不大能權衡輕重罷了。譬如我這次提親。媒人的面子。總算不小。我那天乍來提的時候。他就給了我一個釘子碰。他那意思說。婚姻大事。決不能爲了受大帽子的壓迫。就答應了。其實。他這是錯見了。我們既這樣念舊。我出頭來替他張羅什麼事。決不能害了他。丁老太聽說。怔了一怔。因向他笑了一笑道。那倒不是……但也只說了這四個字。以下就接續不了。劉經理笑道。好了。改日見罷。丁老太站起來道。劉副官。你還坐一會兒。我還有幾句話。要同你說一說。劉經理笑道。你就把款子收下來。不用躊躇了。他說着話。已走到了院子裏。丁老太只好高聲叫道。劉副官。多謝你了。改天我叫二和到你府上去登門道謝了。劉副官並沒有答應。但聽到大門外一陣汽車機輪響。那可想到他已是走了。丁老太把鈔票捏在手裏。顛了幾顛。情不自禁的歎了一口氣道。想

不到於今我倒要去求伺候我的人賞飯吃。不過說過了這句話。她也無能把鈔票扔到地下。去。依然是摸索着開了箱子。把鈔票妥妥當當的收藏着。二和回來知道了這事。只嚷着奇怪。他道。現在這年頭有這樣的好人。念着當日的舊情。同我說了一頭親事。這還不算。又送我兩百塊錢作爲結婚費。丁老太道。我也是說這樣的好人。在現時的社會裏。沒有法子找去。人家既是有了這樣的好意。咱們還是真不能夠辜負了。二和站在母親面前。見她兩手按了膝蓋。還是很沉着的靜待着。她雖然是不看見的。還仰了臉子對着人。在她的額角上。和她的兩隻眼角上。有畫家畫山水一般的皺紋。在那皺紋的層次上。表現着她許多年月所受的艱苦。她那不看見的眼睛。轉動還是可能的。只看她雙目閃閃不定。又可以想到她在黑暗中。是怎樣的摸索兒子的態度。便微微地彎着腰道。媽。你不必信劉經理的話。他那種話。是過慮的。我無論如何不知進退。我也不能說人家替我作媒。又代出了一筆結婚費。我還要說人家不好。丁老太道。孩子。並不是說人家好不好。的那句話。我望你……老太說到這裏。把話鋒頓了一頓。接着垂下頭來想了一想。二和道。媽。你放心得了。這頭親事。既是我在劉經理面前。親口答應下來的。無論我受着怎麼一個損失。我也不能後悔。丁老太道。你這話奇怪了。有人送你女人。又有人送你錢。你

還有個什麼損失。二和笑道。原是譬喻這樣的說。這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便宜事了。那裏再會受損失。得了。有了錢。親事這就跟着籌辦起來。不久。你有個人陪伴着。我出去作事。心裏也踏實的多。而况二姑娘和你也投緣。丁老太這倒笑了起來。因道。你是叫慣了二姑娘的。將來媳婦過了門。可別這樣稱呼了。說畢。又是格格的一陣笑。二和在裏在外。空氣都是這樣的歡愉。這教他沒有法子更去改變他的環境。自己也就糊裏糊塗的跟着作下去。因為這樣。劉經理似乎也有了一點好感。除了公司裏的刻板工作而外。有時他有了什麼私人的事情。也叫二和去替他作。這一天下午。劉經理發下了二十多封請客帖子。要二和代為填寫。待二和寫好了。劉經理已回家去。二和一來不知道這帖子是要交給公司裏信差專送呢。或是郵局代遞。二來也不知道自己所寫的人名。有沒有錯誤。所以他爲了慎重其事。起見。兩手捧住那一搭帖子。就向經理家裏來。好在劉經理家離這裏並不怎麼遠。由公司裏出來。轉個彎就到劉家來了。走到劉家大門口。正停着一輛汽車。似乎還等着人呢。二和在幾日裏。是常向着劉家來的。他也不怎麼考慮。手捧了帖子。逕直的就向劉經理私人書房裏來。這個地方。是中進院落裏面的一個跨院。一個月亮門裏面。支着一個藤蘿的大架子。雖然這日子。已經沒有樹葉。可是那搭在架子

上的藤蘿重重疊疊的堆着。太陽穿過花架子也照着地面上有許多黑白的花紋。遠遠的看到正面那三間房屋。硃漆的廊柱和窗戶格子上面蒙着綠紗。那是很帶着富貴色彩的。腦筋裏立刻起了一個幻影。記得當年作小孩子的時候。自己家裏也就有好幾所這樣的屋子。就以自己那位禽獸衣冠的大哥而論。他也是住着這樣的屋子的。他正這樣的出着神。不免停住了脚。沒有向前走。就在這個時候。聽到格格的一陣笑聲。便醒悟過來。到了經理室外邊。幹嗎發這種呆想。第二個感想。就這笑聲是婦人的聲音。不是經理太太。就是經理的姨太太。有了什麼事故。正和老爺開着玩笑。這時候跑進去。可有點不識相。於是退後兩步。走出院子月亮門來。閃在一邊走廊上站着。那笑聲慢慢到了近邊。看時。却時一位摩登少女。她穿着新出來的一種綢料所作的旗袍。是柳綠的顏色。上面描着銀色的花紋。頭髮後面也微燙着。擁起了兩道波紋。在鬢邊倒插了一朵紅絨製的海棠花。她穿的也是高跟鞋子。一路是吱咯吱咯的響着。手胳膊上搭了一件棗紅呢大衣。搖搖幌幌的走了過來。直到近處。這才把她認識出來。正是自己的未婚妻二姑娘。她大概是很得意吧。挺胸脯。直着眼睛的視線。只管向前走。旁邊走廊上站着有個人在打量她。她可沒有想到。自然也沒有去注意。二和自應允她家婚事以後。總覺得有

一點不大好意思。所以始沒有終同她會面過。現在看到她。她可沒有看到自己。若是在她後面勉強叫一句二姑娘。也許引着她好笑。和母親說話。叫了一聲二姑娘。母親還笑得格格不止呢。心裏這一盤算着。那個鮮花一般的二姑娘。早已走過去了。不過自己身上四週。還是香氣很濃厚的。在空氣裏面流動着。心裏又隨着變了一個念頭。是自己眼花了吧。縱然她快要作新娘子了。少不得作兩件新衣服。可是她這種十分濃厚的香味。是很貴重的化妝品吧。和她同住一個門樓子裏面。作了好幾年的院鄰了。那裏見過她用這樣好的化妝品。那末。這也是人家新送她的嗎。二和只管沉吟着。已是看到二姑娘走出了外面的院子門。手裏將那一捧請帖顛了兩顛。這算自己清楚了。就跟着向劉經理屋子走去。他當然不敢那樣冒昧。還站在門外邊。將手敲了幾下門。裏邊叫聲進來。二和才推了門進去。見劉經理在他自己小辦公室裏寫字檯邊坐着。他看到是二和進來了。好像受了一種很大的衝動。身子向上一聳。臉上透出一番不自然的微笑。因道。原來是你來了。二和將那一疊請帖送上。笑道。怕誤了經理的事。特意送了來。劉經理點點頭。笑道。很好。你近來作事。不但很勤快。而且也很聰明。將來我總可以提拔提拔你。話說到了這裏。他已恢復了很自然的樣子。隨手拿起那一疊請帖。放到左手邊一隻鐵絲絡子

裏面去。二和跟着他的手看了去。却見那裏有一張帶了硬壳子的相片。只是這硬壳朝上。却教人看不到這裏面的相片是什麼。劉經理見他注意着。便笑道。這裏也沒有什麼事了。你有事。你就走罷。說畢。用手揮了一揮。二和站着呆了一呆。就退身出去了。到了外面院子裏。又站着停了一會。對劉經理的屋子窗戶看了一眼。覺得笑也不是。哭也不是。轉身走了出去。這就第二個念頭也不想。立刻一股子勁的就衝回家去。二和家裏。這時已經用了一個老媽子了。安頓着老太太在中間屋子裏坐了。沏了一壺茶放在她手邊。茶几上。另外有一隻小磁鐵碟。裝了花生仁。讓老太太下茶。那舒服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二和一頭衝進了屋子。叫道。媽。我報告你一件奇怪的事。丁老太道。什麼事呢。說時。抓了兩粒花生米。向嘴裏丟了去。慢慢的咀嚼着。二和道。就是剛才的事。我到劉經理家去。看到她由劉經理屋子裏出來。丁老太道。誰。二姑娘嗎。她姑嫂兩人。本來也就常到劉經理家裏去的。這算不了什麼。二和道。她平常的樣子去。自然也算不了什麼。可是她穿得花枝招展的。滿身都是香水。人走去了很遠。空氣還是香的。丁老太道。是嗎。也許今天是什麼人家有喜慶的事吧。二和道。人家有喜慶的事。和劉經理有什麼關係呢。她去幹嗎。我心裏實在有點疑惑。丁老太道。胡說。照着你這樣說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現在的大姑娘。

要她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那還行嗎？劉太太同她姑嫂倆全很好的，有許多針活還是叫田大嫂子做呢。她沒有給你說什麼嗎？二和道：她一逕的朝前走，壓根兒就沒有看到我。我同她說什麼呢？丁老太聽了這話，低了頭，默然的想了一會子，笑你道：別胡思亂想。我明天見着劉經理，當面問問他看。二和道：呵，那可不行。要是把他問惱了，我的飯碗就要打碎了。丁老太道：你別瞎說了。人家劉經理是規規矩矩的君子人，沒有什麼事可以疑心他。我這裏說問問他，並不是問別的，就是說二姑娘承太太看得起，常把她找了去，受了太太的教訓不少。那末，他就會說到她為什麼常去了。二和同母親討論了一陣子，對於這事沒有結果，自己也就無法去追問。過了幾天，也會重新的看到二姑娘兩次。見她依然是平素打扮，不過因為彼此已經有了婚約了，透着不好意思，低着頭，忽忽的就避開了。田老大方面，對於這婚事，固然是催促得很厲，就是劉經理也常對二和說：這喜事應該早辦，爲的是丁老太雙目不明，好有個人伺候着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二和是不能不趕辦喜事了。在一個月之內，二和靠了劉經理送的那二百塊錢，又在別的所在，移挪了一二百塊錢，趁着錢方便，賃了小四合院的三間北屋，佈置新居起來。在公司裏服務的人，看到二和是劉經理所提拔的人，這喜事又是劉經理一手促成的，大家全都湊趣送

份子二和索性大做一下。到了吉期。借着飯莊子。辦起喜事來。到了這日。酒闌燈熄。二和也就借着經理的汽車。把新娘送回家去。新房裏擺設着了太太傳授下來的那張銅牀。配了幾頂新的桌椅。同一架衣櫥。一隻梳妝檯。居然也是中等人家的佈置了。四方的桌上。放了一架座鐘。兩隻花瓶子。桌沿上一對白銅燭台。貼着紅紙剪的喜字。那燭台上面。正火苗抽着三四寸高。點了一對花燭。桌子左手。一把杏黃色的靠背椅子上。身體半側的。坐着那位新娘。新娘身上。穿了一件水紅綢子的旗袍。微燙着起了雲捲的頭髮。在髮邊倒插了一枝海棠花。又是一朵紅絨剪的小喜字。看她豐潤的臉腮上。泛出了兩團紅暈。那眼珠黑白分明的。不對人望着。只看了對過衣櫥子上鏡子的下層。那花燭上的火燄。在她側面照着。更照着她臉上的紅暈。像出水荷花的顏色。一般鮮豔。二和今天。也是身穿寶藍花綢面羊皮袍。外罩青緞馬褂。鈕扣上懸着喜花和紅綢條。頭髮梳得烏光之下。也就陪襯着面皮雪白。他滿臉帶了笑容。站在屋子中間。向二姑娘笑道。你今天累了嗎。二姑娘抿嘴微笑。向他搖了兩搖頭。二和同她認識多年。還是初次看她這樣豔裝打扮。雖然那一次在劉經理家裏。看到她的。那究竟還是在遠處忽忽一面。現在可是對面對的將她看着了。只看她抿了嘴的時候。那嘴唇上搽紅了的胭脂。更是照得鮮豔。於是

也笑道。我們也成了夫婦。這是想不到的。二姑娘對於這話。似乎有什麼感觸似的。抬起眼皮來。很快的向他看了一眼。二和笑道。我這麼一個窮小子。不但今天有這樣一身穿着。而且還娶了你這樣一個美人兒。二姑娘向他微笑道。現在還有客吧。你該出去陪一陪。二和道。客在飯莊子裏都散了。還有幾個要鬧房的。我託了幾個至好的朋友。把他們糾纏去了。外面堂屋裏。我老太太屋子裏。預備下了兩桌牌。等他們來了。就支使着他們出去打牌去。二姑娘笑道。你倒預備的好。新房裏不約人進來鬧鬧。人家肯依嗎。二和笑道。洞房花燭夜。是難得的機會。我們應當在屋子裏好好兒談上一會子。幹嗎讓他們進來攪和。二姑娘笑道。將來日子長呢。只要你待我好好兒的。倒不在乎這一時三刻的。你出去罷。人來了。是笑話。二和索性在下方一張椅子上坐下了。笑道。我也出去。終不成讓你一個人坐在屋子裏。二姑娘道。我到老太太屋子裏去坐。二和同時搖着手道。新娘子不出新房門的。二姑娘笑道。你聽聽。院鄰屋子裏熱鬧着哩。他們還不來嗎。二和道。我也安頓着他們在打牌。二姑娘微笑道。就是這樣你瞧着我。我瞧着你罷。二和道。他們打牌的。還沒有理會到咱們回來呢。至多還有五分鐘。他們就該來了。在這五分鐘裏頭。咱們先談兩句。回頭他們來了。就不知要熱鬧到什麼時候。今晚談話的機會就少了。二姑

娘笑道。瞧你說的這樣……下面還有一個形容名詞。她不說出來。把頭低下去了。二和見她笑容上臉。頭微低了不動。只把眼珠斜轉着過來看人。她耳朵上。今天也懸了一副耳墜子。由側面看去。那耳墜子。在臉腮上微微的幌打着。看出她笑得有點抖顫。那是增加了她一些媚媚的。這屋子裏除了雙紅花燭之外。頂棚下面。還懸了一盞電燈。燈罩子上。垂着一叢彩色的珠絡。映着屋子裏新的陳設。自然有一種喜氣。這是初冬天氣了。屋子角上按好了鐵爐子。爐子裏火正燒得火燄熊熊的。屋子裏暖和如春。二和這就想到在今年春間。同她同住一個院子的時候。有一天晚上。曾作過一個夢。夢到她穿了一身水紅衣服。作了新娘子。在夢裏。並沒有想到那個新娘子就是我的。因為一個趕馬車爲生的人。決不能有這樣的幸福。現在。新娘子坐在自己屋子裏了。誰能說她不是我的。幾個月之間。夢裏所不敢想的。居然見之事實了。天下有這樣容易的事。莫非這也是夢。二和正這樣的沉思着呢。却聽到院子裏有了胡琴的響聲。便向新娘子笑道。這又是街坊鬧的玩意。他們說要熱鬧一宿。找一班賣唱的來。這準是他們找來的。要不。這樣的寒天。街上那裏有賣唱的經過。要是真唱起來。那可受不了。二姑娘笑道。隨人家鬧去。你要是這樣也攔着。那樣也攔着。除了人家說笑話。還要不樂意呢。二和微笑着。沒有向下說。院

子前面的胡琴拉起來了。隨着這胡琴。還配了一面小鼓聲。這聲音送到耳朵裏來是太熟了。每個節奏裏面。夾了快緩不齊的鼓點子。二和不由得啊喲叫了一聲道。這是夜深沉呀。二姑娘聽到他話音裏。顯然含着的一種失驚的樣子。便問道怎麼了。二和的臉色在那可喜的容顏上。本來帶了一些慘白。經過他問話之後。把亂跳的心房定了一定。笑道。一個作喜事的夜裏。幹嗎奏這樣悲哀的音樂。二姑娘道。悲哀嗎。我覺着怪受聽的。並不怎樣的討厭。二和且不答覆。半偏了頭向外聽去。那外面拉胡琴的人倒好像知道裏面有人在注意着似的。那胡琴聲。是越拉越遠。好像是出了大門去了。二和自言自語的道。這事有點奇怪。我要出去看看。他說着話。更也無須徵求新娘子的同意。抽身就向院子裏走。一直追到前院來。原來這房是兩個前後三合院。二和是住在後院的。當他追到前院正屋子裏時。那裏有一桌人打牌。圍了許多人看。大家不約而同的轟笑起來。有人道。新郎官什麼時候回來的。我們還沒有去鬧呢。二和道。剛才誰拉胡琴。他手扶了屋子的風門。帶喘着氣。一個賀客答道。來了一老一少兩個女人。他逕直的向裏走。問這裏作喜事。要不要唱曲子。我們還沒說好價錢。她就拉起來了。拉得怪好的。我們也就沒有攔着。二和道。那年輕女人。多大年紀。賀客答道。二十歲不到吧。她戴了一副黑眼鏡。可看不出

她的原形來。二和也不再問。推開門向外追了去。追到大門外。胡同裏冷靜靜的。只有滿地雪一樣的月色。胡琴聲沒有了。人影子也沒有了。

第三十二回

虎口遇黃衫忽圓破鏡
樓頭沉白月重陷魔城

丁二和聽到了夜深沉的調子。就以爲是月容所拉的胡琴。這不是神經過敏嗎。可是他很堅決的相信着。這是月容拉的胡琴。因爲自從聽過月容所拉的胡琴而後別人拉起這個調子。也會聽過。覺得無論如何。也沒有月容所拉的婉轉動聽。剛才所拉的調子。就是月容所拉的那一套。可是自己追出來之後。並不看到一點蹤影。怔怔的站了一會子。只好轉身進門去。那前進院子裏的人。見二和開了門。忽忽的跑了出去。大家都有些疑惑。跟着也有三四個人。向外面追了來。直追到大門口時。恰好二和向大門裏面走。大家這就將他包圍着。又哄笑起來。有人問。喂。新郎官。你怕我們鬧新房。想偷偷兒的躲了開去嗎。二和道。沒有的話。我看夜深了。在飯莊子裏的一部分客人。還沒有回來。我到門外來瞧瞧。假如他們再不來的話……賀客們又哄笑起來道。那麼。你要關門睡覺了。隨了這一陣笑聲。大家簇擁着二和到新房裏去。自這時起。就熱鬧開始了。接着在飯莊子裏的賀客。也都來了。雖然二和事先已經安排好了。讓他們在各屋子裏打牌。然而到新房裏來鬧的。還是不少。二和無論心裏怎樣的不安。也不能對着許多賀客擺出苦臉。

子來。三點鐘以後。客人緩緩散去。那又是古詩上說的話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到了次日早上。二和却是比新娘起來的早。但他也不開房門出去。只是在床對面遠遠的一張椅子上坐着。口裏啣了一枝香烟。歪斜了身子。對床上看去。見二姑娘散了滿枕的烏髮。側了半邊紅暈的臉。躺着。新紅綢棉被蓋了半截身子。在被外露出了一條雪白的圓手臂。看她下半截手。帶了一隻細蔥條金鐲子。心裏想到。田老大那有這種閑錢。替妹妹打這樣貴重的首飾。這一定也是劉經理打了送給她的。不由得自言自語的道。很好。一的個人。唉。也許是這聲氣歎的重一點了。却把新娘驚醒。二姑娘一個翻身坐了起來。手揉了眼睛。望着他道。你什麼時候起床的。我全不知道。二和淡淡的答道。也就是剛起來。二姑娘立刻起身笑道。要不。我起來。你再睡一會子。二和笑道。也沒有這個道理。二姑娘也不敢多向他說什麼。就穿了衣服。趕快出來開門。自然的。雙雙的都要到老太太屋子裏去問安。丁老太太是看不到他們的顏色的。就微偏了頭。聽他們說話的聲音。她聽到二和說話的聲音。是有氣無力的。心裏就有些卜卜不定。因此。丁老太當二和一個人在身邊的時候。她就悄悄的問二和道。新娘子沒有什麼話可說嗎。她待我倒是很好的。二和看到二姑娘進門以後。丁老太非常之歡喜。無論如何。也不必在這個日子讓母親心裏感到

不安慰。所以他對老太太說話也總是說新娘很好。並不說到二姑娘有一點缺憾。可是他的臉上總帶了一點不快活的樣子。二姑娘看到却只當不知道。反是倒茶送烟。極力的伺候着他。二和在她過分恭維的時候。也有點不過意。看看屋子裏無人。就低聲對她道。有些事情。你不必替我做。讓我自己來罷。二姑娘道。我總想安慰着你。讓你心裏更痛快一點。二和笑道。你不要誤會了。我雖然臉上帶了一些憂容。但是決不爲着你。你的心事已經對我說了。那算是你覺悟了。我還能擱在心上嗎。我要擱在心上。那我的心胸就太窄小了。二姑娘道。是的。我老早的就知道了你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。我很對不起你。只是我想着。你決不會老擱在心裏的。我已經說過了。你能夠原諒我。打這個圓場。那就很好。假使你不願意。也是本分。幾個月之後。我自有一個了斷。二和皺了眉。搖搖頭道。我自我的心事。決不爲你。二姑娘聽他如此說。也不能一定追問個所以然。只好放在心裏。但是二和爲了她不追問。也就越發的憂形於面。他總想着。在完婚的那一晚上。怎麼會有了一個唱曲子的來鬧門。這是冬天。決不是沿街賣唱的日子。院鄰說了。那天拉胡琴的姑娘。戴上了一副風眼鏡。這也是可疑之點。晚上根本就不宜戴黑眼鏡。而且一個唱曲子的小妞兒。也正要露露臉子給人看。怎麼會在眼睛外面。罩上一副黑眼鏡的呢。

這決計是月容來了。至於她何以知道搬家住在這裏的。何以知道這天晚上完婚。這可教人很費摸索。二和這樣揣想着。也就把實在的情形。告訴了王傻子。請他出云作買賣的時候。街頭巷尾。多多留意。王傻子聽說。也感着興奮。自第二日起。對於自己挑擔子所經過的地方。都予以深切的注意。在他這樣用心之中。只一個月的時間。也就把月容找到了。原來月容在那一天。得着李副官的最後通知。他想到郎司令花了這麼些個錢。又是有勢力的人。不討一點便宜。那怎麼可以放過。假使讓他討一點便宜。玩個一天半月。又不要了。有什麼法子去和他講理。說不得了。厚着臉皮去找楊五爺罷。究竟靠了賣藝餬口。還是一條出路。於是換了新衣服。加上大衣。坐着車子。直奔楊五爺家來。坐在車子上想着。說了不唱戲不唱戲。還是走上唱戲的一條路。既是唱戲。就要好好的唱。第一天打泡戲。就要把自己的拿手傑作霸王別姬露上一下。師傅究竟不是父母。只要可以替他掙錢。雖然逃跑過一回的那也不礙着師傅的面子。他還能說什麼嗎。到了楊五爺的家門口。自己鼓起了一股子勁。向前敲門去。連敲了有十幾下門響。裏面慢吞吞的有脚步迎上前來。接着有個蒼老的聲音問道。找誰呀。門開了。是一位彎腰曲背。滿臉皺紋的老婆子。向來沒有見過。月容道。五爺在家嗎。老婆子望了她道。五爺這裏是一所空房。小

姐。你找錯了門牌子吧。月容道。空房。原來的家主呢。老婆子道。這房子已經空下兩個多月了。原主兒下鄉去了。月容道。這是他自己房產呀。爲什麼搬下鄉去。老婆子道。詳細情形我不知道。我是房子空下來了好多天。有人叫我來看房的。聽說這房子是賣了。現在歸廊坊二條景山玉器作坊管看。你要找這原主兒。可以到那邊找去。月容聽說倒不免呆了一會。回頭看時。拉着自己來的那輛車。還停在一邊。車夫笑道。小姐。我還拉你回去吧。月容在絲毫沒有注意的時候。也就情不自禁的。坐上原車。讓車夫拉了回去。到家門口時。這就看到司令的汽車。停在大門口。門口站了兩名護兵。正瞪了眼睛向自己望着。索性放出大方來。付了車錢。大步走進門去。李副官老早的看見。直迎到院子裏來。笑道。人要衣裳馬要鞍。你瞧。這樣一拾掇。你又漂亮得多了。司令現時在一個地方等着你呢。我們一塊兒走罷。月容道。別忙呀。我剛進門。你也等我喝一口水。歇一伙兒。說着話。兩人同走進屋子來。李副官笑道。你的事。我已然調查清楚了。你簡直是個六親無靠的人。不趁着這一會子有個搭救的人。趕快的找條出路。年輕輕的。你打算怎麼辦。司令是個忙人。一天足有十四五個鐘頭。忙着公事。今天他特意抽了半天工夫。等着你去談話。月容把大衣脫了。摟在懷裏。站在裏屋門口。向李副官望着道。你別瞧我年輕。男人的手段。我

全知道。郎司令叫我去談話。還有什麼好話嗎？李副官笑道。你明白我來的意思。那就很好。可是郎司令待你很不壞。決不虧你。你要說不願意他。你身上怎麼穿着他給你做的衣服呢？月容道。放在這裏。我無非借着一穿衣服。我是沒有弄髒一點痕跡。請你這就拿回去。李副官坐著的口裏啣了一根雪茄烟。笑道。好。你的志氣不小。衣服沒有弄髒。可以讓我帶回去。還有郎司令送你的那些錢。你都還得起原來嗎？月容紅了臉。倒是楞住了。李副官笑道。自然。天下沒有瞧着白米飯。餓死人的道理。你家裏生不起火來。瞧着箱子裏有現成的大洋錢。這不拿去買柴買米買煤買麵。那是天字第一號的傻子了。月容雖然鼓着勇氣。然而她的嗓音還是大不起來。低低的道。這是我錯了。可是挪用的也不多。十來塊錢吧。那款子也請你帶回去。給郎司令道謝。李副官笑道。我拿來的時候。是整封的。現在拿回去可拆了封了。我交不了帳。你是有膽量的。同我一塊兒去見他。再說。我既然來接你了。你想想。不去也不行吧。月容點點頭道。你們這有錢有勢的。就是這樣的欺壓良善。左手拿刀子。右手拿着錢。向人家要鼻子。人家不敢割耳朵給他。李副官笑道。楊老板。我真佩服你。你小小的年紀。說話這樣的厲害。月容道。我也是跟人家學來的。李副官噓了一口氣。這就站了起來。望着月容道。怎麼樣。我們可以一塊兒走了吧。郎司令同

頭要怪下來。倒說我作事不賣力。你既知道他左手拿刀子。右手拿錢。也不用我多說。同一塊去拿錢罷。月容手扶了門框。昂頭對窗子外的天色。看了一看。李副官走近了兩步。因道。你看天氣不早了。不是。月容道。不去當然是不行。可是……她說到這裏。把頭低了下去道。我……我將來怎麼辦。李副官道。你要提什麼條件嗎。月容道。我這一去。就跑了。我們這六親無靠的人。真可憐……說到這裏。把話哽咽住。李副官皺了眉頭。兩手拍了腿道。說得好好兒的。你又麻菇起來了。你瞧你瞧。正說到這話時。却有一陣皮鞋聲的橐的橐。走了進來。月容向李副官笑道。我知道。是你帶來的護兵進來了。反正我也沒有犯鎗斃的罪。他們進來了。我也不怕。話說到這裏。門開了。只見一位穿黃呢制服。外罩着皮大衣的人。頭上戴了獺皮帽子。脚踏高底鞋子。手裏拿了一條細竹鞭子。幌蕩幌蕩的走了進來。月容先是一驚。又來了一個不講理的。可是那人站住了脚。皮鞋打得拍的一聲響。然後取下帽子來。向月容行了個鞠躬禮。口裏叫了一聲宋太太。這一種稱呼。那是久違了。月容答不出話來。後來仔細把那人一瞧。笑道。哦。想起來了。你是天津常見面的趙司令。那李副官聽到月容這樣的稱呼着。心裏倒不免吃了一驚。就向趙司令看了一眼。趙司令道。這位是誰。月容道。他是李副官。在郎司令手下辦事。趙司令笑道。哦。

他在子新手下做事。說着向李副官注意的望着道。你也認識這位宋太太嗎。他們先生宋信生是我的把子。他兩口子全是小孩子。鬧了一點意見。各自分手。落到這般光景。我給他們拉攏。把宋先生拉了來了。還是讓他團圓。怎麼着。信生怎麼不進來。李副官。你和信生的交情怎麼樣。他在大門外我汽車上。你把他拖了進來。李副官看看趙司令。這樣子。氣派不凡。人家既是如此說了。大概不會假。這倒不好說什麼。只是唔哦了兩句。趙司令道。什麼信生這傢伙還不進來。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。他在這裏罵罵咧咧的。李副官向外看時。有兩個掛盒子炮的馬弁陪着一個穿西服的白面書生進來。看他微微低着頭。兩腮漲滿了紅暈。顯然是有很慚愧的樣子。他進門來之後。向月容叫了一聲。月容臉色陡變。抖顫着聲音道。你回來啦。你……你……害得我好苦呀。李副官一看這樣子的確是月容的丈夫回來了。慢說還有個趙司令在這裏。就是只有信生一個人。也沒有法子把她拉走。於是向月容點了個頭。含糊說聲再見。悄悄的就溜出去了。到了大門外。却看到自己的汽車後面。停有一新式的漂亮汽車。這想到那個進去的人說是司令。決不會假。所以並不要再調查什麼。也就走了。他這一走。月容算是少了一層壓迫者。可是她這一會子工夫。又驚又喜。又悲又恨。一刻兒說不出來什麼情緒。反是倒在炕上。伏在枕

頭上嗚嗚的大哭。趙司令帶着信生一塊兒走了進來。站在炕前。向月容道。喂。嫂子。過去的事。不必說了。信生早就到北京來了。只是不好意思見你。這地方上有兩名偵緝隊的便衣偵探和他很有點交情。他已經打聽出來了。這個姓郎的要和你過不去。運動了這裏的便衣。瞧見老郎的汽車。就讓他打電話報告。剛才他接着電話。知道不救你不行了。就打電話給我。我說事到於今。還有什麼可以商量的。就把他帶了來了。他實在對你不。起。應該罰他。不過現在還談不到這上面去。剛才是我們趕着來了。要不。你還不是讓姓李的那小子帶去了嗎。月容被他一句話提醒。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因低了頭道。那也不能怪我。我一個年輕女孩子。人家儘管把手鎗對着我。我有什麼法子去抵抗。再說。除了我自己。還有一個老媽子跟着我呢。開門七件事。那一項不要錢。姓宋的把我放在這裏。一溜烟的跑了。把我害得上不上。下不下。我不找個人幫忙怎麼辦。姓李的把我帶去見姓郎的。我也不怕。說得好。咱們是個朋友。說得不好。他要動着我一根毫毛。我就把性命拚了他。趙司令聽說。對她微微的笑着。只將兩個手指頭不住的捋着嘴唇上的短鬍子。宋信生坐在牆角落裏一張椅子上。在身上取出一根烟捲來。擦了火柴點着。緊抿了嘴唇皮。不住的向外噴着烟。臉上雖然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。可也帶了兩三分的笑容。

趙司令笑道。在天津的時候。宋太太和我談過兩次。你可以相信我是一個好人。他說這話時。坐在屋子中間一張椅子上。就回頭向信生。月容兩個人兩邊張望着。接着向月容道。憑了你二位在當面。說出一個證據來罷。在天津。信生要錢。弄了一個大窟窿的時候。他妙想天開。想認你作妹子。把你送給張督辦。他好換一個小官做。我礙了朋友的面子。沒有拒絕他。可是他暗地裏派人通知過你。說這張督辦有二三十位姨太太。嫁過去了。決計好不了的。有這事。沒有月容向信生瞪了眼道。有的。趙司令道。事後。我也把信生痛罵過兩頓。他也很是後悔。這次。是無意中會到了他。談起你的事。我大罵他不該。天天催了他回來。他自己也知道慚愧。在門口耗了許多天。都不敢進來。是今天他打聽得事情很要緊。非同回來不可。所以拉了我來救你。月容道。救我幹嗎。我讓人家捉了去。大不了是死。我在這破屋子裏住開。過久了。也是餓死。趙司令笑道。你別忙呀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。我這次來。就是要澈底的幫你一個忙。我家太太你雖沒有看見。我家的用人。你是看見過的。我想你一定相信。我太太一定待人不錯。現在我想接你兩口子。一塊兒到我家裏去住十天半個月。在這個時期裏。我去和信生找個事。不必多。每月掙個百十來塊錢。就可以養活你兩口子。以後好好的過日子。就不必這樣吵吵鬧鬧了。信生你願意不願

意。信生臉上表示了很誠懇的樣子。因站起來向他答道：「有你老哥這樣的幫忙，我還能說什麼。不過她現在未必還相信我。」趙司令道：「若是跟着你在一塊兒，慢說她不相信你，我也不能放心。現在既是住在我家裏，我們太太是個精明強幹的人，要想在她面前賣弄什麼手法，那是不行的。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走。雖然我對郎子新是不含糊他的。可是他要追着來了，彼此見了面，總透着有點不大合適。月容微皺了眉毛，在那裏想着。果然幸得他們來了，才把自己救出了難關。他們要是走了，郎司令派人再來，憑宋信生這樣一個柔懦書生，那就不能對付。若是連宋信生也走了，那就讓他們帶去。想起了今天的事，也許要罪上加罪。心裏頭正這樣的猶豫着，把頭低下去沉思着。趙司令又向她笑道：「你們先生在一處，你還有什麼對我不放心的嗎？」月容道：「不是那話。」趙司令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是怕打攪我。可是你沒有想到我和信生是把子呢。把弟住在把兄家裏，那有什麼要緊。信生道：「有老大哥這番好意，我還說什麼。那就照着你的話辦罷。」月容把東西檢檢，把隨身的東西帶了走。至於棹椅板凳，請趙大哥派兩名弟兄在這裏和咱們收拾就是了。月容覺得躲開了郎司令的壓迫，又可以抓着宋信生在一處，這是最好不過的事。當時遲遲疑疑的，在房門口黏着，向人看看，就走進屋子去。又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來向趙司令

看看趙司令笑道：「我的姑太太，你就快點兒收拾。我們就走罷。」月容放下了門簾子，把箱子打開。先把那些現洋錢，將兩塊布片包了，塞在大衣袋裏。其餘的東西，實在沒有什麼值錢的，也就隨他們去收拾罷。當時把大衣摟在懷裏，站到房門口。一隻腳在房門限外。一隻腳在門限內。人是斜靠了門框，向外面看着。趙司令就一伸手，把信生拖過來，拖着站在月容面前，笑道：「你攙着她走罷。」信生真的相信了他的話，挽住月容手臂，一塊走出來。月容不容自主的，也就跟了他們出門上車。忽忽忙忙的，和老媽子交代一句也來不及。這時已經日落西天了。冬天的日子短，汽車在大街上跑過了幾截很長的距離。已經是滿街燈火。在一所花園的圍牆裏面，樹頂上露出燈光來。那正是一所洋樓。說是趙司令家裏，也許可以相信。一個作司令的人，住洋樓也是本分。不過下車看時，這地方是一條很冷靜的長胡同，並不見有什麼人來往。只看那電燈竿上的電燈，一排的拖在暗空。越到前面越密越小，是很可以看出這胡同距離之長的。可是一下車，就讓信生挽着進了大門了。不容細看是什麼地方。大門裏一個很大的院落，月亮地裏，杈杈丫丫的叢立着許多落了葉子的樹木。在樹底下，看到兩個荷槍的兵士，在便道上來往。有人過去，他們就駐腳看了一下。彼此擦身而過，雖也不說什麼。月容被信生送進了洋房子。有兩個

女僕在門邊分左右站定伺候着。趙司令向她們道：客來了。帶這位小姐見太太去。兩個女僕向月容請着安。同笑着說：隨我來罷。她們一個在前面引導。一個在後面押住。月容在半樓梯上。向信生點頭打個招呼。來不及說什麼。被後面的女僕脚步趕住着。很快的就到了樓上了。這倒有點奇怪的。像這樣的大宅門裏。應該很熱鬧。可是這樓上靜悄悄的。却沒有什麼聲音。而且屋外屋裏的電燈。只有一兩盞亮起來。對於全樓房的情形。教人看得不能十分清楚。後來進了一個屋子。倒是像自己以前在天津所住的房子一樣。佈置得非常富麗。女僕在掩上房門之後。開了屋樑上垂下來五星抱月的大電燈。月容踏着地毯。坐在絨面的沙發上。見床鋪桌椅之外。還有玻璃磚的梳妝檯。顯然是一位太太的臥室。那兩個女僕倒茶敬烟。倒是很客氣。可是她們並沒有去請太太出來陪客。月容道：你們的太太呢？女僕道：太太出去打牌去了。你等一會兒罷。也許一兩個鐘頭。她就回來的。不問他倒罷了。問過之後。這兩個女僕。索性鞠了一個躬退出去。把房門給掩上了。這屋子裏只剩月容一個人。更顯得寂寞。坐了一會子。實在忍不住了。就掀開窗戶上的紫幔。向外張望了去。這窗戶外。就是花園。在這冬天。除了那些杈丫的枯木而外。並沒有一點生物。在枯樹那邊。半輪冷清清的白月。在人家院子樹頂上。斜照了過來。這就不

由得自言自語的道。什麼時候了。怎麼主人還不回來。倒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屋子裏。於是手拉了門扭子。就要開門出去。不想那門關得鐵緊。絲毫也拉扯不動。回頭看看別的地方。還有兩扇窗子。一扇門。全是關閉得像漆嵌住了一般。用手推送。絲毫也移動不得。月容急得在屋子裏來回亂轉。本待要喊叫兩聲。又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。恐怕叫不得的。在椅子上坐了一會。還是掀開窗幔。隔了玻璃。向外面張望。那半輪白月。簡直是落到了人家屋脊上。深巷裏剝剝噹的更鐘。更梆聲。倒是轉過了三更。已經十一點多鐘了。縱然趙太太沒有回來。趙司令也該通知一聲。爲什麼把客人關起來呢。看這情形。大概是
不好吧。心裏如此一想。就不由得叫了起來。這一叫。可就隨着發生了問題了。

第三十三回

入陷惜名花淚珠還債
返魂無國手碧玉沾泥

像月容這樣一個年輕的女人被人請到家裏去什麼也不招待。倒鑽在一間黑屋子裏。她那裏經過這種境界自己也不知道是要人開門呢。也不知道是質問主人翁。却是把兩隻小拳頭在房門上擂鼓似的捶着。口裏連連的喊着救命。約摸叫喊了有五分鐘之久。這就有了皮鞋橐橐的聲音。走到了房門口。月容已是叫喊出來了。這就不用客氣了。頓了脚叫道。你們有這樣子待客人的嗎。那外面的人。把很重的東西在樓板上頓得咚咚的響。彷彿是用了槍把子。他應聲道。喂喂。你別胡搗亂。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。告訴你罷。這和陸軍監獄差不多。鬧得不好。立刻可以要你的性命。說罷。接着是嘎啞一聲。分明外面那個人是在搬弄機扭。接着裝子彈了。月容頓了一頓。沒有敢接着把話說下去。但他們不開門。就這樣糊裏糊塗讓人關下去嗎。於是同走到沙發邊去坐下。兩手抱了腿。撮起嘴來。向屋頂上望着。這時有人在身後輕輕的叫道。楊老板。別着急。到我這裏來。錯不了。月容回頭看時。却是趙司令開着裏邊一扇門進來了。他換了一件輕飄飄的藍綢絨袍子。口裏啣了大半截雪茄烟。臉上帶了輕薄的微笑。向她望着。月容皺了眉。

頭子向他望着道。趙司令。信生呢。趙司令勾了兩勾頭。笑道。請坐罷。有話慢慢兒的談。咱們認識很久了。誰都知道誰。你瞧我能夠冤你嗎。月容道。冤不冤我。我也沒有工夫去算這一筆。閑帳了。你說罷。信生到那裏去了。叫他送我回去。趙司令倒是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下了。身體靠了椅子背。將腿架了起來。不住的上下顛着。向月容笑道。你回去。你還有家嗎。月容道。你們剛才還由我家裏來呢。趙司令笑道。咱們走後。弟兄們把你的東西都搬走一空了。東西搬空了以後。大門也鎖起來了。月容道。不回去也不要緊。你把信生給我找來就行了。趙司令嘴裏噴出一口烟。將頭連搖了兩下。笑道。他不能見你了。月容道。他不能見我了。爲什麼。你把他鎗斃了。趙司令道。那何至於。我和他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。月容道。那爲什麼。他和我不能見面。趙司令笑道。他害了見不得你的病。把你賣了。搜了一筆錢走了。月容聽說。不由得心裏卜卜的亂跳。紅了臉道。誰敢賣我。把我賣給了誰。趙司令道。是你丈夫賣了你。把你賣給了我。他說到這裏。把臉也扳起來了。接着道。他拿了我一千多塊錢去。我不能白花。再說。你怎麼跟他逃走的。你也不是什麼好人。你是懂事的。你今晚上就算嫁了我。我不能少你的吃。少你的穿。讓你快快活活的過着日子。你要是不答應我。我也不難爲你。這是我們督辦留給我辦公的地方。內外都有大兵守衛。

你會飛也飛不出去。至於說叫警察。大概還沒有那末大膽的警察。敢到我們這屋子裏來捉人吧。月容聽了這一番話。才明白逃出了黑店。又搭上了賊船。看看趙司令。架了腿坐在沙發上。口角上斜啣了一枝雪茄烟。態度非常從容。看他泰山不動。料着人到了他。手是飛不脫的。於是故意低着頭默然了一會。趙司令笑道。我說你這個人。看去是一個聰明樣子。可是你自己作的事。糊塗透了心。憑宋信生這麼一個小流氓。你會死心踏地的跟上了他了。在天津的時候。他把你送給張督辦。打算自己弄分差事。不是我救你一把。你現在有命沒命。還不知道呢。這次回了北平。又把你賣給我。他有一分人性。想起你爲他吃了這樣大的苦。下得落手嗎。就算我白花這一千塊錢。把你送回去給姓宋的。你想那小子不賣你個三次嗎。你要爲人守貞節。也要看是什麼人。他說完了。只管吸烟。那月容流着眼淚。在懷裏抽出手絹來揉擦眼睛。越是把頭低了下去。趙司令道。這也沒有什麼難過的。上當只有一回。以後別再上當就是了。我這姓趙的。無論怎樣沒有出息。也不至於賣小媳婦兒吃飯。你跟着我。總算有了靠山了。月容擦乾了眼淚。抬頭一看。他那麻黃眼睛。粗黑面孔。大翻嘴唇。皮子穿了那網袍子。是更不相襯。心想寧可讓宋信生再賣我一次。也不能在你手上討飯吃。因十分的忍耐住。和緩着聲音道。你說的。都也

是好話。可是我心裏十分的難受。讓我在這屋子裏休息兩天罷。你就是要把我收留下來。我這樣哭哭啼啼的。你也不順心。趙司令笑道。你的話也說得怪好聽的。不過你們這唱戲出身的人真不好逗。過兩天也許又出別的花樣。我得撈現的。哭哭啼啼。我也不在乎。月容道。可是我身上有病。你若是不信的話。可以找個醫生來驗一驗。我不敢望你憐惜我。可是我們沒有什麼深仇大恨。你也不應當逼死我。慢說你這屋子鎖上了門的。我跑不出去。就是這屋子沒鎖門。你這屋子前前後後。全有守衛的。我還能夠飛了出去嗎。趙司令道。自然是飛不出去。可是時候一長了。總怕你又會玩什麼手段。月容道。我還會玩什麼手段啦。我要是會玩手段。也不至於落到現時這步田地。你看我是多麼可憐的。一個孩子。這個時候。假如你是我。也不會有什麼心思同人談戀愛吧。人心都是肉作的。你何必在這個時候。說着。那眼淚又像下雨般的由臉上滾下來。趙司令很默然的抽了一頓烟。點點頭道。照你這樣說着呢。倒也叫我不能不通融一兩天。可是咱們有話說在先。等你休息好了。你可不能騙我。月容道。你不管我騙你不騙你。反正我是關在籠子裏的雞。你愛什麼時候宰我。就什麼時候宰我。我騙你還騙得了嗎。我說的這些話。不過是請你可憐可憐我。肯可憐我呢。那是你的慈悲心。你要是不可憐我。我又能怎麼樣呢。她

是一面揩着眼淚。一面說的。說到這裏。將手腕臂枕了頭。伏在椅子扶靠上。放聲大哭。姓趙的看到她這副情形。真也透着無法溫存。便站起來道。既是這樣說。你也不必再哭。我依了你就是。你要吃什麼東西不要。我們這裏。廚房是整夜預備着的。要吃什麼……月容立刻攔住道。不用。不用。你若是有好心。讓我好好兒的在這屋子裏躺一會子罷。趙司令站起來嘆口氣道。我倒想不到你這個人。是這樣蹩扭的。說着他依然開了裏邊那扇門走了。月容坐着發了一陣呆。突然上前去。拉動那門機紐。可是那門關得鐵緊。那裏移動得了分毫。垂著頭。嘆了一口氣。只有還是對了這門坐着。這一天。經過了幾次大變化。人也實在受累很了。靠在沙發上坐得久了。人就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。忽然有人推着自己的身體。輕輕叫道。楊老板。醒醒罷。給你鋪好了床。請你上床去睡。月容看時。是一個青年老媽子。胖胖的個兒。上身穿着藍布短皮襖。梳了一把如意頭。劉海髮罩到了眉毛上。臉上讓雪花膏塗得雪白。月容一看她這樣子。就知道她是什麼身分。便勉強點着頭笑道。勞你駕了。你這位大嫂貴姓。她將一雙水蛇眼睛眯着笑了起來道。幹媽這樣客氣。你叫我劉媽罷。月容道。你們太太呢。這是你們太太的房罷。說着。向屋子四週看了一看。劉媽道。這兒是趙司令辦公的地方。沒有家眷。月容道。哦。沒有家眷。劉嫂。你坐着。咱們談

一會子罷。我人生地不熟的。一個人坐在這屋子裏。悶死了。劉媽見她很客氣。就在棹上斟了一杯熱茶過來。笑道。茶呀。點心呀。全給你預備了。看你在沙發椅子上睡得很香。沒有敢驚動你。你先喝這杯茶。月容接着茶杯。讓劉媽在對面坐下。劉媽笑道。楊老板。你倒是挺和氣的。原先就同我們司令認識吧。月容道。也不是我認識他。是我那個沒良心的。認識他。要不是認識。你們也不至於把我騙到這裏。把我關起來。劉媽笑道。他可是真花了錢。那個姓宋的。對你這樣狠心。你還惦記他幹什麼。我們司令在張督辦面前。是個大紅人。有錢有勢。你就跟了他罷。不用說多了。你只要能抓住他一年。就可以拿個萬兒八千的。你要是有本領。撈個三萬五萬也沒有準。月容道。照你的看法。就是跟你們司令也。不過是個短局。劉媽笑道。他這個缺德的。就是這麼着。見一個愛一個。愛上了。就立刻要弄到手。到手以後。他要你多久。真沒個準。月容道。他現在有幾個太太。劉媽道。算是正正經經。有個名兒的。濟南一個。天津兩個。北平一個。隨隨便便湊合上的。我都說不清。月容道。這裏他沒有家眷。裏裏外外。就全靠你一個人維持了。她聽了這話。倒不怎樣難爲情。頓了一頓道。他把我算什麼啦。說着。眼圈兒一紅。嗓子眼也就硬了。月容看這情形。心裏更明瞭了。因道。劉嫂。你年紀還很輕吧。劉媽道。唉。這也是沒法子。我才二十五歲。說着。把

屁股下的凳子拖着靠近兩步。向月容低聲道。我有個表兄。在這裏當馬弁。把我引薦着來的。乍來的時候。你瞧這缺德鬼。蒼蠅見血一樣。一天也不能放過我。後來就愛理不理了。可是我還不敢和聽差馬弁說一句笑話。可是說起名分來。我不過是個家媽子。一出這大門。誰不笑我哇。月容道。錢總讓你花得趁心吧。劉媽道。有時候我給他燒大烟。一說高興了。倒是二十三十的隨便給的。也就是圖着這一點。以後有你給他燒烟。他就用不着我了。月容道。劉嫂。你別看我年紀輕。我是翻過跟頭的了。大概嫁人不像是找房。不介意。三月兩月的又可以換一所。凡是沒有讓自己看透的人。總得有一番打算。雖然姓趙的把我關在這裏。可關不住我的心。她手理着頭髮。偷看劉媽的臉。劉媽氣色也還平和。反問道。他花了錢。他肯隨隨便便的讓你走了。月容點點頭。很久很久。才慘然的道。我也知道走不了。可是我還有一條大路呢。說着。又垂下淚來。劉媽道。楊老板你是個唱戲的人。天天在戲台上勸着人呢。什麼法子想不出來。何必着急。月容道。劉嫂。你要想個法子。能把我救出去了。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。劉媽聽說。兩手同時向她亂搖着。又伸手向門外指指。靜靜的聽了一聽。因道。現在一點多鐘了。你睡着罷。有話明天再說。我這就去給他燒烟。順便探探他的口氣。可是他那注錢也不能白花。月容道。他要不放我走。

我有個笨法子。早也哭。晚也哭。他莫想看我一次笑臉。劉媽笑道：「這個話怎麼能對他說也。也許聽到了。今天晚上就不會放過你。你睡着驚醒一點兒罷。說畢。他開裏面門出去了。那門順手帶上。嘎軋的一聲響。分明是鎖上了。月容這才覺得自己手上。還捏住一隻茶盃。便站到桌子邊。提起茶壺。連連的斟着幾盃喝了。也不知道是肚子裏餓的發燒呢。也不知道是另有甚麼毛病。只覺胸部以下。讓火燒了。連連喝了幾碗茶下去。心裏頭還是那麼。並不見得減少了難受。對了電燈站着。不免有些發癡。這就看到對面牆上。懸了一張趙司令的半身相片。相有一尺多高。穿的是軍裝。更顯出一分笨相。連想到他本人。那分粗黑村俗的樣子。便伸手將桌子一拍。道：「入輩子沒有見過男人。也不能嫁你這麼一個蠢豬。這樣拍過一下。好像心裏頭就痛快了許多似的。回轉身。看到床上的被褥鋪得整齊。正想向前走。忽然搖搖頭。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別瞧你鋪得這樣整齊。我還不睡呢。說着。依然倒在沙發椅子上。好在這裏每間屋子。都有着熱氣管子的。屋子裏暖極了。雖然不鋪不蓋。倒也不至於受涼。究竟人是疲倦得厲害了。靠住沙發椅子背。就睡過去了。一覺醒來。另有個年老的老媽子在屋子裏收拾東西。弄得東西亂響。月容坐正了。將手理着鬢髮。他笑道：「小姐您醒啦。床鋪得好好的。你幹嗎在椅子上睡。月容口裏隨便

的回答她。眼光向通裏面的旁門看去。見是半掩着的。於是問着這老媽子的姓名年歲。很不在意的。向裏面走來。等着靠近了那門。猛可的向前跑上兩步。伸手將門向懷裏一拉。可是失敗了。那外面挺立着一個抗了鎗的衛兵。直瞪了眼向屋子裏看來。月容也不必和他說什麼。依然把門掩上。這收拾屋子的老媽子。看到她突然伸手開步。倒是嚇了一跳。跟着追了上來。月容笑道。你什麼意思。以爲我要跑嗎。老媽子望了她道。小姐。要您。是出這屋子的話。得先回稟司令。我可承擔不起。月容道。那個要你承擔什麼。我是要開開門。透一下屋子裏的空氣。她雖這樣說了。那老媽子望着她。顛巍巍的走了。以後便換了一個勤務兵進出伺候茶水。月容只當沒有看見。只管坐在一邊垂淚。九十點鐘的時候。勤務兵送過一套牛乳餅乾來。十二點鐘的時候。又送了一桌飯菜來。月容全不理會。怎麼樣子端來。還是怎麼樣子讓他們端了回去。又過了一小時之久。那劉媽打開後壁門走進來了。還沒有坐下來。先喊了一聲。接着道。我的姑娘。你這是怎麼回事。不吃不喝。就是這樣淌着眼淚。這不消三天。你還是個人嗎。說着。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下。偏了頭向她臉上看來。月容道。不是人就不是人罷。活着什麼意思。倒不如死了乾淨。劉媽道。你這樣年輕。又長的這副好模樣。你還有唱戲的那種能耐。到那裏去沒有飯吃。幹嗎尋死。月

容道你說錯了。你說的這三樣好處全是我的毛病。我沒有這三項毛病。我也不至於受許多磨折了。劉媽點點頭道。這話也有道理。有道是紅顏女子多薄命。不過。你也不是犯了甚麼大罪。坐着死囚車了。只要有人替你出那一千塊錢還給姓趙的。也許他就放你走了。昨天晚上我和他燒烟的時候。提到了你的事。他很有點後悔。他說。以爲你放着戲不唱。跟了宋信生那敗家子逃跑。也不是甚麼好女人。趁着前兩天推牌九贏了錢。送了宋信生一千塊錢……月容忽然站起來。向她望着道。甚麼。他真花了一千塊錢。他花的太多了。是的。我不是甚麼好女人。花這麼些個把我買來。又不稱他的心。太冤了。是的。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個好女人。說着向沙發上一倒。伏在椅子扶靠上。又放聲大哭。劉媽勸了好久。才把她勸住。因道。姓趙的這班東西。全是些怪種。高起興來。花個一萬八千。毫不在乎。不高興的事。一個大子兒也不白花。你要是稱他的心。他也許會拿出個三千五千的來。給你製衣服。製首飾。你這樣和他一撒紐。他就很後悔。花了那一千塊錢。他說想不到花這麼些個錢。找一場麻煩。所以我說。有一千塊錢還他。你也許你有救了。月容道。誰給我出一千塊錢還債。有那樣的人。我也不至於落到這步田地了。我知道。我不是個好女人。哭死拉倒。死了。也就不需要還債了。說着。嘴一動。又流下淚來。劉媽對她呆望着。一陣。

搖搖頭走出去了。月容一人坐在這屋子裏。把劉媽的話。仔細玩味了一番。不是好女人。不是好女人。這五個字深深地印在腦子裏。翻來覆去的想着。就憑這樣一個壞蛋。也瞧我不起。我還有一個錢的身分。傷心一陣子。還是垂下眼淚來。但是這眼淚經她擠榨過了這久。就沒有昨日那樣來得洶湧。只是兩行眼淚淺淺的在臉腮上掛着。也唯其是這樣。嘴唇麻木了。嗓子枯澀了。頭腦昏沉了。人又在沙發上昏睡過去。二次醒來。還是劉媽坐在面前。她手裏捧着一條白毛絨手巾。兀自熱氣騰騰的。低聲道。我的姑奶奶。你怎麼這樣想不開。現在受點委屈。你熬着罷。遲早終有個出頭之日。哭死了。才冤呢。你瞧。你這一雙眼睛。腫得桃兒似的了。你先擦把臉。喝口水。說到這裏。更把聲音低了一低。因道。我還有好消息告訴你呢。月容看她這樣殷勤。總是一番好意。只得伸手把那手巾接過來。道了一聲勞駕。劉媽又起身斟了杯熱茶。雙手捧着送過來。月容連連說着不敢當。將茶杯接過。她這樣客氣。恐怕這裏面不懷什麼好意吧。這樣一轉念。不免又向劉媽看了一看。劉媽見她眼珠兒一轉。也就了解她的意思。笑道。我的小姑娘。您就別向我身上估量着了。我同你無冤無仇。反正不能在茶裏放上毒藥吧。月容道。不是那樣說……她把這話聲音拖得很長。而又很細。劉媽牽着她的衣襟。連連扯了幾下。讓她坐着。月容看她

臉上笑得很自然。想着她也犯不上做害人的事。便笑道：「劉嫂不是那樣說我……劉媽向她連連搖手道：『誰管這些。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呢。你先把這杯茶喝完了。』」月容真個把那杯茶喝了。將杯子放下來。劉媽挨着她。在沙發椅子上一同坐下。左手握了她的手。右手挽了她的肩膀。對了她的耳朵。低聲道：「姓趙的這小子。今天下午要出去要錢。大概晚上兩三點鐘才能回來。這有好大一段時光呢。在這時候。可以想法子讓你脫身。月容猛可的回轉身來。兩手握住劉媽兩隻手。失聲問道：『真的嗎？』劉媽輕輕的道：『別嚷。別嚷。讓別人知道了。那不但不是你走不了。我還落個吃不了兜着走呢。』」月容低聲道：「劉嫂。您要是有一道好意。將來我寫個長生祿。位牌子供奉着您。劉媽將手向窗戶一指道：『你瞧這外面有一道走廊。走廊外有個影子直幌動。你說那是什麼？』」月容道：「那是棵樹。劉媽道：『對了。打開這窗戶。跨過這走廊的欄干。順着樹向下落着。那就是樓下的大院子。沿着廊子向北。有一個小跨院門。進了那跨院。有幾間廂房。是堆舊木器傢具的。晚上誰也不向那裏去。你扶着梯子爬上牆。再扯起梯子。放到牆外。你順着梯子下去。那裏是條小胡同。不容易碰到人。走出了胡同。誰知道你是翻牆頭出來的。你愛上那兒就上那兒。』」月容讓她一口氣說完了。倒忍不住微微一笑。因道：「你說的這麼容易。根本這窗子就……劉媽在衣袋裏

掏出一把長柄鑰匙。塞在她手上。因道。這還用得着你費心嗎。什你我都給你預備好了。說着把聲音低了一低道。那欄干邊我會給你預備下一根繩。跨院門鎖着的。我會給你先開着。在屋犄角裏。先藏好一張梯子在那裏。你不用多費勁。扶着梯子就爬出去了。這還不會嗎。月容道。劉嫂。你這樣替我想的周到。我真不知道怎樣答謝你好。劉媽道。現在你什麼形跡也不用露。一切照常。那缺德鬼起來還要過癮的。我會纏住他。等到他過足了癮。也就快有三點鐘了。陪着督辦耍錢。也是公事在身。他不能不滾蛋。你少見他一面。少心裏難過一陣。你說好不好。月容還有什麼話可說。兩手握住劉媽的手。只是搖憾着。劉媽站起身來。用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道。你沉住氣。好好的待着。當吃的就吃。當喝的就喝。別哭。哭算那一家子事。哭就把事情辦得了嗎。月容點點頭低聲道。好。我明白。我要不吃飽了。怎麼能做事呢。劉媽輕輕的歎了一口氣道。咳。可憐的孩子。說着悄悄。的走出去了。月容坐在沙發上。沉沉的想了一會子。覺得劉媽這樣一個出身低賤的女人。能做出這樣仗義的事。實在有些讓人不相信。一個當老媽子的人。有個不願向主人討好的嗎。再說。我和她素不相識。對她沒有一點好處。我要是在這裏留下來了。她在姓趙的面前那分寵愛。也許就要失掉了。想到這裏。不由得伸手一拍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對了。

她就是爲了這個才願意把我送走的。這樣看起來這婦人是不會有什麼反意的了。於是把劉媽給的鑰匙送到窗戶鎖眼裏試了一試。很靈便的就把鎖開了。悄悄將外窗子打開一條縫。向外面張望一下。果然那走廊的闌干外邊。有一棵落光了葉子的老槐樹。離開闌干也不過一尺遠。隨便抓住大樹枝。就可以溜了下去。本待多打量打量路線。無奈樓梯板上。已是通通的走着皮鞋響。立刻合上了窗戶。閃到沙發上坐着。現在有了出籠的希望。用不着哭了。計畫着什麼時候逃走。逃出了這裏以後。半夜三更。先要到什麼地方去找個落脚之所。自己這般有計畫的想着。倒是依了劉媽的話。茶來就喝茶。飯來就吃飯。冬日天短。一混就天氣昏黑了。却聽到劉媽在外面嚷道。司令您也得想想公事要緊。人家約您三點鐘去。現在已經四點多了。她在那屋子裏躺着呢。沒梳頭。沒洗臉的。您瞧着也不順眼。您走後。我勸勸她。晚上回來。別又鬧着三點四點的。您在十二點鐘前後回來。她還沒有睡。我可以叫她陪着您燒幾筒烟。這話越說越遠。聽到那姓趙的哈哈大笑一陣。也就沒有聲息了。到了晚上。七八點鐘的時後。另一個老媽子送着飯菜進房來。月容便問她劉嫂那裏去了。她歎氣道。同一樣的讓人支使着。一上一下。那就差遠了。人家就差那點名分兒。別的全和姨太太差不多了。司令不在家。沒人管得着她她出去。

聽戲去了。月容道：聽戲去了。我這……：她道：我姓王。您有什麼事叫我得了。月容道：沒什麼事。她搖着頭。很乾脆的答覆過了。這王媽看到棹上擺好了飯菜。坐下來扶起碗筷自吃。那王媽站在旁邊不住暗中點頭。因微笑道：你也想轉來了。憑你這麼一個模樣兒。這麼輕的年歲。我們司令他不會掏出心來給你。那個日子。還有這姓劉的分兒嗎。氣死她。羞死她。我們才解恨呢。她雖然是低了聲音說話的。可是說話的時候。咬着牙。頓着腳。那分憤恨的情形。簡直形容不出來。月容看着越是想到劉媽放走自己。那是大有意思的。飯後。催王媽把碗筷收着走了。自己就躺在床上先睡一覺。但是心裏頭有事。那裏能安心睡下去。躺一會子就坐起來。坐起來之後。聽聽樓上下還不斷的有人說話。覺得時候還早。又只好躺了下去。這樣反覆着四五次之後。自己實在有些不能忍耐了。這就悄悄的走到窗戶邊。再打開一條縫來。由這縫裏張望着外邊。除了走廊天花板上兩盞發白光的電燈之外。空洞洞的。沒有什麼讓人注意的東西。電光下。照見欄干上搭了一條繩子。半截拖在樓板上。半截拖在欄干外面。彷彿是很不經意的。有人把繩子忘下在這裏的。由此類推。跨院門上的鎖。跨院牆犄角上的梯子。都已經由劉媽預備好了的。這倒真讓人感着劉媽這人的俠義。說的到就作的到。扶了窗戶格子。很是出了一會子神。正

待大大的開着窗。跨了過去。立刻就聽到走廊外的板梯讓皮鞋踏着登登作響。將身子一縮。藏在窗戶旁邊。却見一個穿灰衣的護兵。罵罵咧咧的走了過去。他道。天氣這麼冷。誰不去鑽熱被窩。當了護兵的人。就別想這麼一擋子事。上司不睡。冷死了也不敢睡。月容聽着。心裏一想。這可糟了。姓趙的不睡。這些護兵。都不敢睡。自己如何可以脫得了身。站在窗戶邊。很是發了一陣呆。約摸有十分鐘之久。却聽到有人叫道。吃飯罷。今天這頓晚飯可太遲了。說着。接連的叫了一陣名字。月容忽然心裏一動。想着。這是一個機會呀。趁着他們去吃飯的時候。趕快跳出這個火坑罷。主意想定。將窗戶慢慢打開。聽聽這一所大院子裏。果然一些人聲沒有。雖然自己心裏頭還不免跟着卜卜的跳。可是自己同時想到。這個機會是難逢難遇的。千萬不能錯過。猛可的將腳齊齊一頓。跳上窗戶。就鑽了出去。到了走廊上。站住向前後兩頭一看。並沒有人。這就直奔欄干邊。提了那根繩子。在手。拴在欄干上。然後手握了繩子。爬過欄干。正待抬起腳來。踏上挨着樓口的樹枝。不料就在這時刷的一聲。一個大黑影子。由樹裏竄出。箭似的向人撲了過來。月容真不料有這麼一着意外。身子哆嗦着。兩脚着了虛。人就向前一栽。那黑影子也被月容嚇倒了。噉兒的一聲。拖着尾巴跑了。但月容已來不及分辨出來。它是一隻貓。早是卜通通一下。

巨響。一個倒栽蔥落在院子地上。一個護兵。剛是由樓下經過。連問倒了什麼了。也沒有什麼人答應。及至跑向前一看。廊檐下的電燈光照出來有個女人滾在泥土裏。就連連的啊啞了兩聲。近到身邊。更可以看清楚了是誰。便大喊道。快來人罷。有人跳樓了。快來罷。樓上的那一位女客跳樓了。晚上什麼聲音都沒有了。突然的發生了這種慘呼的聲音。前前後後的馬弁勤務兵。全擁了上來。月容躺在地上。滾滾遍身的泥土。身子微曲着。絲毫動作也沒有。其中有一位烏秘書。是比較能拿一點主意的人。便道。大家圍着看上一陣子。就能了事嗎。趕快把人抬到屋子裏去。看這樣子。這人是不行的了。別抬上樓。客廳裏有汽管子。抬上客廳裏去罷。勤務兵聽着。來了四五個人。將月容由地上抬起。就送到樓下客廳裏來。烏秘書跟着進來。在燈光下一看。見月容直挺挺躺在沙發上。除了滿身泥土之外。還是雙目緊閉。嘴唇發紫。伸手摸摸她的鼻息。却是細微得很。額角上頂起兩個大肉包。青中透紫。回頭見樓上兩個老媽子也站在旁邊便喝罵道。你們都是幹什麼的。鎖在屋子裏的人。出來跳了樓了。你們還不知道。這個樣子。人是不中用的了。誰也負不了這個責任。我得打電話向司令請示去。你們好好在這裏看守着。說畢。他自去打電話。這裏一大羣人。就圍着這樣一個要死不活的女人。過了十幾分鐘之後。烏秘書忽

忽走了進來。將手向大家揮着道：「好啦，好啦。司令輸了錢，來不及管這檔子事，你們全沒有錯。倒讓我找着一分罪受。」黃得祿已經把車子開到了院子裏。你們把她抬上車子去罷。說時將手向幾個勤務兵亂揮着。月容依然是昏沉的睡着，只剩了一口悠悠的氣。隨便他們擺弄。人抬上了汽車以後，就斜塞在車廂子裏。烏秘書也並不貪戀她這個年輕女人。却坐在前面司機座上。車子到了不遠的一所教會醫院。烏秘書替月容掛了急症號。用病床將月容搭進急症診病室裏去。值班的大夫却是一位老天主教徒。高大個兒。在白色的衣服上，飄着一部長黑的鬍子。長圓的臉上，架着一副黑邊大框眼鏡。烏秘書爲了要向趙司令有個交代，也跟着走到這急診室裏來。一見那老醫生，便笑道：「呵，是馬大夫親自來看。這孩子也許有救吧。」馬大夫見月容身穿一件綠綢駝絨旗袍，遍身是灰土。一隻脚穿了紫皮高跟鞋。一隻可是光絲襪子。頭髮蓬亂在臉上，像烏窠一般。也是灰土染遍了。但皮膚細嫩。五官清秀。在灰塵裏還透露出來。一看之後，就不免暗中點了一下頭。回頭因問道：「烏秘書，這位是……烏秘書點點頭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朋友。」馬大夫就近向月容週身了一看，問道：「怎麼得的病？」烏秘書道：「是失脚從樓上摔了下來。」馬大夫哦了一聲，自解了月容的衣襟。在耳朵眼裏，插上聽診器，向她身上聽着。不由得連連的搖

了幾下頭。接着又按按她的脈。又扒開她的眼皮看看。於是把聽診器向衣袋裏一放。兩手也插在衣袋裏。向烏祕書道。這樣的人。還送來診幹什麼。烏祕書道沒有救了嗎。馬大夫道。當然。烏祕書。還是把她放在這裏。一會呢。還是將原車子帶她回去呢。烏祕書拱拱手笑道。在貴院。死馬當着活馬醫。也許還有點希望。若是將原車子拖回去。在半路上。不就沒有用了嗎。說着。人就向外面走。馬大夫跟到外面來。低聲道。假如人死了。怎麼辦。這事趙司令能負責嗎。或者是烏祕書負責呢。烏祕書頓了一頓笑道。她是一個妓女。沒有什麼家庭的。我代表趙司令送來治病。當然不要貴院負責。馬大夫道。是十之八九無望了。她是由樓上倒栽下來的。腦筋受了重傷。在醫界還沒有替人換腦筋的國手。她怎樣能活。不過她有一口氣。作醫生的。是要盡一分挽救之力的。現在我要求烏祕書負責答覆。這人死在醫院裏。你不問。這人我們治好了。你也不問。可以嗎。烏祕書笑道。那好極了。我們本是毫無關係的。不過他摔在我們辦公處。不能不送她來醫治。貴院既可負責。把她接收過去。我們何必多事。我知道。貴院是想把她的屍身解剖。這個你儘管辦。我們絕對同意。他一面說。一面向外走。馬大夫站在急診室門口。對他的後影呆呆望着許久。搖了兩搖頭。自言自語道。不想北京這地方。是這樣暗無天日。說時。屋子裏的女看護啊。喘了一聲。似乎是見事失驚的樣子。大概睡在病床上的那個少婦。已經斷了氣了。

第二十四回

歸去本無家窮居訪舊
重逢偏有意長舌傳疑

馬大夫雖然是那位趙司令的熟人。但他和趙司令却没有絲毫朋友感情。他慨然的負着月容的生死責任。那不是爲了趙司令。而是爲了月容。這時。屋子裏面的女看護大叫起來。他倒有些不解。立刻走進屋子來向她問是怎麼了。女看護遠遠的離着病床站着。指着病人道。她突然昂起頭來。睜開眼睛望着馬大夫笑道。你以爲她真要死嗎。女看護呆站着。答不出話來。馬大夫笑道。你不明白嗎。我們這是教會辦的醫院。姓趙的就是要來追究。我們也有法子給她解脫。她先在我們這裏休養幾天。等姓趙的把她忘了。讓她出院。他一面說着。一面走近月容的病床。月容仰了臉睡着。眼淚由臉上流下來。哽咽着道。大夫。那個人對你說的話。全是假的。馬大夫道。你雖沒有大病。但你的腦筋。倒是實在受了傷。你的事。我已猜着十之八九。你不用告訴我。先休息要緊。說畢。他按着鈴。叫了一個院役進來。叫把月容送到一個三等的單間病室裏去。月容已是慢慢清楚過來。看到馬大夫是一種很慈祥的樣子。也就隨了他佈置。並不加以拒絕。在一個星期之後。是個晴和的日子。太陽由朝南的玻璃窗戶上曬了進來。滿屋子光亮而又暖和。月容

穿了醫院給的白布褂褲。手扶了床欄干。坐在床沿上。手撐了頭沉沉的想着。恰好是馬大夫進來了。他對她臉色看了一遍。點點頭笑道。你完全好了。月容道。多謝馬大夫。說着。站起身來。馬大夫道。我已經和那姓趙的。直接打過電話了。我說。你的病好是好了。可是瘋了。我要把你送進瘋人院去。他倒答應的很乾脆。死活他全不管。月容道。馬大夫你該說我死了就好了。免得他還有什麼念頭。馬大夫道。我們教會裏人。是不撒謊的。這已經是不不得已而爲之了。說你瘋了。那正是爲着將來的地步。人生是難說的。也許第二次他又遇着了。你若是說你死了。這謊就圓不過來。月容道。二次還會遇着他嗎。那實在是我們的命太苦了。不過他就遇着我。再也不會認出我的。因爲我要變成個頂苦的窮人樣子了。馬大夫道。但願如此。你對我所說的。那位姓丁的表哥。靠得住嗎。月容道。靠得住的。他是一個忠厚少年。不過……是遲早。我是要投靠他的。馬大夫道。那就很好。趁着今天天氣很好。你出院去罷。月容猛然聽到出院兩個字。倒沒有了主張。因爲自己聊避風雨的。那個家。已經沒有了。丁家究竟搬到那裏去了。而況他是什麼態度。也難說。這一出院門。自己向那裏去。在北京城裏四處亂跑嗎。這樣的想着。不免手牽了衣襟。只是低頭出神。馬大夫道。關於醫院裏的醫藥費。那你不必顧慮。我已經要求院長完全免了。月容道。多

謝馬大夫。但是……是我今天出院罷。今天天氣很好。馬大夫道：你還有什麼為難的事嗎？假如你還需要我幫忙的話，我還可以辦到。月容低着頭，牽着衣襟玩弄，很沉默了一會。搖搖頭道：謝謝你，沒什麼要你幫忙的了。我這就出院嗎？馬大夫道：十二點鐘以前，你還可以休息一會。醫院裏所免的費用，是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。月容深深的彎着腰，向馬大夫鞠了一個躬。馬大夫也點點頭道：好罷。我們再見了。說着他走出去，向別間病室裏診病去了。月容又呆坐了一會子，忽然自言自語的道：走罷，無論怎麼沒有辦法，一個人也不能老在醫院裏待着。不多一會，女看護把自己的衣服拿來了，附帶着一隻手皮包，裏面零零碎碎，還有五塊多錢。這都是自己所忘記了的。在絕無辦法的時候，得着這五塊錢，倒也有了一線生機。至低的限度，馬上走出醫院門，可以找一個旅館落脚。不必滿街去遊蕩了。比較的有了一點辦法，精神也安定了一些，換好了衣服，心裏却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，緩緩的走出醫院門。太陽地裏，停放着二三十輛人力車子，看到有女客出來，大家就一擁向前，爭着問到那兒。月容站住了腳，向他們望着，到那兒去，自己知道到那兒去呢？因之並不理會這些車夫。在人叢擠了出去。但這車夫們一問，又給予了她一種很大的刺激。順了一條胡同逕直的向前走，不知不覺，就衝上了一条大街，站定

了脚。向兩頭看去。正是距離最長的街道。看看來往的行人車馬。都是逕直向前。不像有什麼考慮。也沒有什麼躊躇。這樣比較起來。大街上任何一種人。都比自己強。只有自己是個孤魂野鬼。沒有落脚所在的心裏一陣難過。眼圈兒裏一發熱。兩行眼淚。幾乎要流了出來。可是自己心裏也很明白。在這大街上哭。那是個大笑話。看到旁邊有條小胡同。且閃到裏面去。在衣袋掏出手絹。擦擦眼睛。糊裏糊塗走過幾條胡同。抬頭一看。拐彎的牆上。釘着一塊藍色的地名牌子。有四個白字。標明了是方家大院。心裏帶一點影子。這個地名。好像以前是常聽到人說的呀。站着出了一會神。想起來了。那唱丑角的宋小五。她家住在這裏。這人雖然嘴裏不乾不淨。喜歡同人開玩笑。可是她心腸倒也不壞。找找她。問問師傅的消息罷。於是順着人家大門。一家家看去。有的是關着大門的。有的是開着大門的。却沒有那家在門上貼着宋宅兩個字。沿着人家把一條巷子走完了。自己還怕是過於大意了。又沿着人家走了回來。有一位頭頂上挽個朝天髻兒。穿了大皮袍子的旗下老太太。正在一家門口向菜擔子賣菜。就向她望道。你這位姑娘走來走去。是找人的吧。月容這就站定了向她深深點了一個頭。笑答道。是的。我找一家梨園行姓宋的。老太太笑道。這算你問着了。要不然你在這胡同裏來回溜二百遍。也找不出她的家來。

她原來住在這隔壁。最近兩個月家境鬧得太不好。已經搬到月牙胡同裏去住了。那裏是大雜院。是人家馬號車門裏。很容易認出來。這裏一拐彎兒。就是月牙胡同。月容不用多問。人家已經說了個詳詳細細。這就照她所說的地方走去。果然有個車門。院子裏放着破人力車。洗衣作的大水桶。堆了繩網的大車。加上破棹子爛板櫟。真夠亂的。悄悄走進大門。向四周屋子望了一下。見兩邊屋子門口。有人端出白泥爐子來倒爐灰。便打聽可有姓宋的。那人向東邊兩個小屋一指道。那屋子裏就是。月容還沒有走過去呢。那屋子裏就有人接嘴道。是那一個找我們。月容聽着。是宋小五母親的聲音。以前她是常送她姑娘到戲院子裏去。彼此也很熟。因道。宋大嬸。是我呀。大姐在家嗎。這時。那小屋的窗戶紙的窟窿眼裏。有一塊肉臉。帶了一個小烏眼珠轉動了兩下。接着有人道。這是那兒括的一陣仙風。把我們楊老板括來了。請屋子裏坐罷。可是我們屋子裏髒得要命。那怎麼辦呢。月容拉開門。向她屋子裏走去。看看那屋子。小得像船艙一樣。北頭一張土炕。上面鋪着一條半舊的蘆蓆。亂堆兩床破被褥。紅的被面。大一塊小一塊的黑印兒。顯得這被是格外的髒。坑的牆犄角上。堆着黑木箱子破籃簍子。一股子怪味兒。棹子上和地下。大的盆兒。小的罐兒。什麼都有。只以棹子下而論。中間堆了一堆煤球。煤球旁邊。却是一

隻小綠瓦盆。裏面張了小半盆乾麵。小五媽趕快將一張方檯子上的兩把白菜拿開。用手揩了兩揩。笑道。楊老板請坐坐罷。屋子小。我沒有另攏火。說着。彎腰到坑沿下面去。在窟窿眼裏掏出一隻小白爐子來。雖不過二三十個煤球。倒是通紅的。月容向屋子週圍看去。一切是破舊髒。小五娘黃瘦着臉。挽了一把茶杯大的小髻。滿頭亂髮。倒像臉盆大。下身穿條藍布單褲。上身倒是穿件空心灰布大棉襖。又沒扣鈕扣。做着頂住胸骨一塊黃皮。因道。大嬸。你人過得瘦了。太勞累了。吧。小五娘什麼也沒說。苦着臉子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月容道。大姐不在家嗎。小五娘道。她呀。你請坐。我慢慢兒的告訴你。月容想着。既進來了。當然不是三言兩語交代過了。就可以走的。就依了他的話坐下。小五娘摸起小桌上的旱烟袋。還沒抽一口呢。開了話匣子了。她道。這幾個月。人事是變得太厲害了。你不唱戲。班子裏幾個角兒。嫁的嫁。走的走。班子再也維持不了。就散了。你聞聞這屋子裏有什麼味兒嗎。她突然這樣一問。月容不知道什麼意思。將鼻子尖聳了兩聳。笑着搖搖頭道。沒什麼味兒。小五娘道。怎麼沒什麼味兒。你是不肯說罷了。這裏鴉片烟的味兒就濃得很啦。我的癮還罷。我那個死老頭子。每日沒四五毛錢膏子。簡直過不去。小五搭班子的時候。每天拿的戲份。也就只好湊付着過日子。班子一散了。日子就過不過去。老頭

子沒有烟抽。不怪自己沒本事掙錢。倒老是找着小五搗亂。小五一氣跑了。幾個月沒有消息。現在才聽說。先是去漢口搭班。後來跟一個角兒上雲南了。北京到雲南路扶起來。有天高。有什麼法子找她。只好隨她去罷。月容道。哦。原來也有這樣大的變化。你兩位老人家的嚼穀怎麼辦呢。小五娘道。還用說嗎。簡直不得了。先是當當賣賣。湊付着過日子。後來當也沒有當了。賣也沒有賣了。就搬到這裏來住。耗子鑽牛犄角。盡了頭了。老頭沒有了辦法。這才上天橋去跟一伙唱地台戲拉胡琴。每天掙個兩三毛錢。有了黑飯。沒有了白飯。眼見就要坍台了。可是北京城裏土生土長的人。那兒短的了三親四友的。要討飯。也得混出北京城去。楊老板你還好吧。可能救我們一把。月容的臉色。一刻兒工夫倒變了好幾次。因笑道。叫我救你一把。嚙。不瞞你說。我自己現在也要人救我一把了。小五娘對她看了一看。問道。你怎麼了。我的大姑娘。月容道。大嬸。你沒事嗎。你要是沒什麼事。請坐一會兒。讓我慢慢的告訴你。小五娘道。我有什麼事呢。每天都是這樣乾耗着。這才在棉袴袋裏掏出一包烟。按上烟斗。在炕席下摸出火柴。點着抽起來。月容沉住氣。把眼淚含着。不讓流出來。慢慢地把自己飄流的經過說了一遍。說完了。因歎口氣道。聽說我這事情。還登過報。我也不必瞞人了。你瞧。我不也是要人救我一把麼。小五娘道。呵。想不

到大風大浪的。你倒經過這麼一場大熱鬧。你還有什麼打算嗎。月容道。本來我是不好意思再去找我師傅的。可是合了你那話。耗子鑽牛犄角盡了頭了。我要不找師傅。不但沒有飯吃。在街上走路。還怕人家逮了去呢。小五娘道。你要找師傅嗎。慢說你不能下鄉去找他。就是你下鄉去找着了。他恐怕那也是個麻煩。他爲着你的事。傷心透了。要不。他也不搬下鄉去。月容道。他爲着我搬下鄉去的嗎。小五娘含着烟袋吸了一口烟道。也許有別的原因吧。不過有點兒是爲着你。你要去見他。決計鬧不出什麼好來。他現在同梨園行的人。疏遠得很呢。月容聽了他這個答覆。默然了很久。搖搖頭低聲歎口氣道。現在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。小五娘道。你不是還有一個表哥嗎。雖然你以前和他惱了。事到於今。只有同人家低頭。說時。將旱烟袋咀子。向月容點着。月容道。我有什麼不肯低頭的。無奈他不睬我。我也沒有辦法。有一次。他駕着馬車在街上走。我追着他。叫了幾十句。他也不肯理我。小五娘坐在炕沿上。見她皺眉毛。苦着臉子。兩行眼淚在臉泡上直滾下來。對她望着。連吸了幾袋烟。將烟袋頭在炕沿敲着烟灰。便道。姑娘。你也別着急。憑着你這樣人才。決餓不了飯的。假使你不嫌我這裏髒。我叫老頭子到別處去住。你可以在我這裏先湊付幾天。月容道。大爺。我現在到了什麼境界。還敢說人家髒嗎。不過讓老爺子

到外面去住。那我可心裏不過意。我正也有許多事。想同他商量。靠着他在梨園行的老資格。我還想他替我想點法子呢。小五娘道。你的意思。還想出來搭班。月容道。嗓子我還有小五娘笑道。那敢情好。叫老頭子給你拉絃子。你有了辦法。我們也就有了辦法。他要到晚半晌才能回來。你在我在這裏等着罷。你餓着嗎。我下麵條子給你吃。隨便怎麼着。給你在天橋找個園子。老頭子總可以辦到的。你安心等着罷。月容皺了眉道。我仔細想想。實在不願再回到梨園行去。我那樣紅過的人。現時又叫我上天橋了。那比叫上法場。還要難受。再想別的法子罷。小五娘聽着話的時候。在炕頭破籃子裏。拿出了破布捲兒。層層的解開來。透出幾十個銅子。她頗有立刻拿錢去買麵條之勢。現在聽說月容不願回到梨園行去。把臉沉下來道。除了這個。難道你另外還有什麼掙錢的本領嗎。說時。將那個破布捲兒。依然捲了起來。月容心頭倒有些好笑。想着就是做買賣也不能這樣的乾脆。可是也不願在她面前示弱。因道。就因為我不肯胡來。要不是有四兩骨頭。我還愁吃愁穿嗎。我逃出了虎口。我還是賣着面子混飯吃。我那又何必逃出虎口來呢。小五娘道。難道你還真有別的能耐。可以混飯吃嗎。她手上拿着那個布捲兒。只管躊躇着。月容在身上摸出一塊錢來。交給她道。大爺。你不用客氣。今天我請你罷。你先去買點兒烟膏。

子來。老爺子回來了。先請他過癮。我肚子不餓。倒不忙着吃東西。小五娘先啣了一聲。才接了那一塊錢。因笑道。怎麼好讓你請客呢。你別叫他老爺子了。他要有那麼大造化。生你這麼一個姑娘。他更美了。每天怕不要抽一兩膏子嗎。你叫他一聲叔叔。大爺。那就夠尊敬他的了。姑娘。你這是善門難開。沒這塊錢。倒罷了。有了這塊錢。我不願破開。打算全買膏子。你還給我兩毛錢。除了賣條子。下給你吃。我還得買包茶葉。給你泡茶。月容笑着。又給她兩毛錢。小五娘高興的不得了。說了許多好話。請她在家裏坐着等一會子。然後上街採辦東西去了。她回家之後。對月容更是客氣。用小洋鐵罐子。在白爐子裏燒開了。兩罐子水。泡了一壺茶。又在懷裏掏出一小包瓜子。讓月容嗑着。還怕月容等的不耐煩。再三的說過一會子。老爺子就回來的。其實月容正愁小五父親回來的早。他要不留客。今天晚上。還沒個落脚的地方呢。看看太陽光閃。作金黃色。只在屋脊上抹着一小塊了。料着老頭子要回來。便站起身來道。大嬸。我明天來罷。我得先去找個安身地方。小五娘道。他快回來了。我不是說着。你就住在我這兒。怎麼還說找地方安身的話。月容道。可是我不知道。大爺是什麼意思。小五娘道。他呀。只要你有大烟給他抽。讓他叫你三聲親爸爸。他都肯幹的。她雖是這樣說着。可就隔了窗戶的紙窟窿眼。向外張望着。笑道。你瞧。說

曹操。曹操就到了。月容還沒有向外望呢。就聽到老頭子篤啣嚷着走了過來。他道：「打聽打聽。我宋子豪是個怕事的人嗎。東邊不亮西邊亮。你這一羣小子和我搗亂。我再……話不會說完。他嘩的一聲拉着風門進來了。月容站起來叫了一聲大爺。這宋子豪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。上面是左一塊右一塊的油污和墨跡。歪戴了頂古銅色毡帽。那帽沿像過了時的茶葉一般。在頭上倒垂下來。配着他瘦削的臉腮。同扛起來的兩隻肩膀。活顯着他這人沒有一點生氣。他垂下了一隻手。提着藍布胡琴袋。向小五娘嚇了一聲。正是有話要交代下去。回頭看到了月容。倒不由得呀了一聲。將胡琴掛在牆釘上。拱手道：「楊老板。短見呀。你好。小五娘笑道：「楊老板還是那樣大方。到咱們家來。沒吃沒喝的。倒是給了你一塊錢買大烟抽。我知道你今天要斷糧。已經給你在張老幫子那裏分了一塊錢膏子來了。說着。在牆洞子裏掏出一個小洋鐵盒子。向他舉了一舉。宋子豪看到。連眉毛都笑着活動起來。比着兩隻袖口。向月容連拱了幾下手道：「真是不敢當。楊老板。你總還是個角兒。我們這老不死的東西。總還得請你攜帶攜帶呢。月容道：「聽說班子散了。咱們另想辦法罷。短不了請大爺大嬖幫忙。宋子豪搶着過去。把那盒烟膏子拿過來看了看。見濃濃的有大半盒。足夠過三天癮的。便連連摸着上嘴唇幾根半白的小

鬍子露出滿嘴黑牙齒來。笑道。楊老板。只有你這樣聰明人知道我的脾氣。你送這東西給我。比送我米麵要好的多。說着。又把那盒烟膏子送到鼻子尖上。嗅了幾嗅。月容道。大爺。是過癮的話。你請便。我正好坐着一邊。陪你談談。小五娘道。不。他要到吃過晚飯以後。才過癮呢。子豪眯了眼睛。笑道。不。這膏子很好。讓我先嘗兩口罷。他說着。就在炕頭上。破布籃子裏。摸索出烟燈烟鎗來。在炕上把烟傢伙擺好。滿臉的笑容。躺下去燒烟。月容坐在炕沿上。趁着他燒烟不勞動的時候。就把自己這幾個月的經過。詳細說了一遍。子豪先還是隨便的聽。自去燒他新到手的烟膏子。後來月容說到她無處棲身。要找出路。子豪兩手捧着烟鎗塞在口裏。閉了兩眼。四肢不動。靜聽她的話。再等她報告了一個段落。這才唏哩呼嚕。將烟吸上了一陣。接着噴出兩鼻孔烟來。就在烟霧當中。微昂了一下頭道。你學的是戲。不願唱戲。那兒有辦法。就說你願意唱戲罷。你是紅過的。搭着班子。一天拿個三毛五毛的戲分。那太不像話。要不然。這就有問題了。第一是人家差不差這麼一個角兒。第二是人家願意請你了。你一件行頭也沒有。全憑穿官中。那先丟了身分。……月容道。我根本沒打算唱戲。這個難不着我。我的出身。用不着瞞。就是一個賣唱的女孩子。我想。還賣唱去。晚上。人家也瞧不出來。我是張三李四。只要大爺肯同我拉絃子。

每晚。上總可以掙個塊兒入毛的。再說我自己也湊合着能拉幾出戲。有人陪着我就行了。子豪道。姑娘。你這是怎麼了。把年月都忘記了。現在快進九了。晚上還能上街賣唱嗎。月容道。這個我倒也知道。天冷了。夜市總是有的。咱們去趕夜市罷。子豪道。你當過角兒的人。幹這個。那太不像話。他橫躺在炕上。將烟籤子挑了烟膏子在燈上燒着。兩眼注視了烟燈頭。並不說話。好像他沉思着什麼似的。右手挑了烟膏泡子。在左手的食指上。不住的蘸着。月容見他沒有答覆。不知他想什麼。也不敢接着向下問。小五娘坐在短板檯上。斜啣了一支烟捲。抽着。噴出兩口烟來。因道。說起這個。我倒想起一件事。那賣烟膏子的張老幫子。他和那些玩雜人的要人認識。常常給他們送烟土。請她給我打聽打聽。好不好。月容笑道。這也不是那樣簡單的事。你以為是介紹一個老媽子去傭工。一說就成嗎。小五娘道。這要什麼緊。求官不到秀才在。我這就去叫她來罷。她說着。逕自開門走了。月容對於這件事。始而是沒有怎樣理會。不多大一會子。聽到小五娘陪着人說話。走了回來。這就有一個女人道。讓我瞧瞧這姑娘是誰。亦許我見過吧。說着話。門打了開來。小五娘身後。隨着一位披頭髮。瘦黃面孔。穿着油片似的青布大襖子的女人。在她說話時。已知道了她是誰。但還不敢斷定。現在一見。就明白了。不就是舊日的師母張三的媳

婦黃氏嗎。臉色一變。站了起來。口裏很細微的叫了一聲。雖說是叫了一聲。但究竟叫的是什麼字樣。自己都沒有聽得出來。黃氏微笑着。點了幾點頭道。月容。我猜着就是你。果然是你呀。月容在五分鐘之內。自己早已想得了主意。怕什麼。寫師紙收回來了。她敢把我怎麼樣。於是臉色一沉。也微笑道。他們說。找販賣烟膏子的張老幫子。我倒沒有想到是你。黃氏道。哦。幾個月不見。這張嘴學的更厲害了。她說着。在靠門的一張破方檯子上坐着。小五娘倒呆了。望了她們說不出話來。月容道。大嬸。你不明白吧。以前我就是跟她爺們賣唱的。他把我打了出來。我就投了楊師傅了。我寫給她爺們張三的那張投師紙。早已花錢贖了回來了。現在是誰和誰沒關係。黃氏道。姑娘。你洗得這樣清幹什麼。我也沒打算找你呀。小五娘說。有個姓楊的小姐。唱戲紅過的。現在沒有了路子。打算賣唱。要找個……月容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我就是討飯。拿着棍子碗。我也走遠些。決不能到張三面前去討一口飯吃。黃氏道。你不用恨他。他死了兩三個月了。月容道。他……他……死了。說着。心裏有點兒盪漾。坐下來。兩手撐了檯子。向黃氏望着。黃氏道。要不是他死了。我何至於落到這步田地。我總這樣想着。就是張三死了。只要你還在我家裏。我總還有點辦法。現在做這犯法的事。終日是提心吊膽的。實在沒意思。再說也掙不了多少錢。唉。

叫我說什麼。死鬼張三坑了我。她說着。右手牽了左手的衣袖。只管去揉擦眼睛。宋子豪躺在床上燒烟。只管靜靜的聽她們說話。並不插言。這時突然向上坐了起來。問道。這樣說起來。你娘兒倆。不說團圓。也算是團圓了。月容笑道。她姓她的張。我姓我的王。團什麼團。小五娘道。你怎麼又姓王了。月容道。我本來姓王。姓楊是跟了師傅姓。我不跟師傅了。當然回我的本姓。黃氏道。姑娘。自從你離開我們以後。沒有人掙錢。我知道是以前錯待你。你師傅。不。張三一死。我更是走頭無路。幾個月工夫。老了二十歲。五十歲不到的人。吊了牙。撮了腮。人家叫我老幫子了。你別記着我以前的錯處。可憐可憐我。月容見她說着。硬了嗓子。又流下淚來。因道。我怎麼可憐可憐你呢。現就我就剩身上這件棉袍子。此外我什麼都沒有了。黃氏道。我知道你是一塊玉落在爛泥裏。暫是受點委屈。只要有。人把你識出來了。你還是要紅的。剛才小五娘和我一提。我心裏就是一動。東安市場春風茶社的掌櫃。是我的熟人。他們茶社裏。有票友在那裏玩清唱。另外有兩個女角。都拿黑杆。（按。即暗裏拿戲份之術語。）有一個長的好看一點的走了。櫃上正在找人。一提起你的名兒。櫃上準樂意。這又用不着行頭。也不用什麼開消。說好了每場拿多少錢。就淨落多少錢回來。這不是一件好事嗎。只要你願意幹。你唱一個月兩個月的。名譽恢復。

了。你再上台露起來。我和宋老板兩口子全有了辦法。宋子豪左手三指夾了烟籤。右手只管摸了頭髮。聽黃氏說話。這就把右手一拍大腿道。對對。還是張三嫂子見多識廣。一說就有辦法。這個辦法使得。每天至少拿他一元錢戲分。黃氏道。也許不止。他們的規矩。是照茶碗算。若是能辦到每碗加二分錢。賣一百碗茶。就是兩塊了。生意好起來。每場賣一百碗茶。很平常。日夜兩場。這就多了。小五娘聽了也是高興。斟了一杯熱茶。兩手捧着。送到月容面前來。月容接着茶笑道。瞧你三位這分情形。好像是那清風茶社的掌櫃。已經和我寫了紙定了約的。黃氏道。這沒有什麼難處呀。楊月容在台上紅過的。於今到茶館子裏賣清唱。誰不歡迎。就是怕你不願幹。說時。她兩手一拍。表示她這話的成分很重。月容手上捧了那茶杯。靠住嘴唇。眼睛對牆上貼的舊報紙。只管注視着。出了一會子神。微笑道。對了。就是我不願意幹。宋子豪在口袋裏摸出一隻揣成鹹菜團似的烟捲盒子。伸個指頭。在裏面摸索了半天。摸出半截烟捲來。伸到烟燈火頭上。點了很久。望了烟燈。出着神。因緩緩的道。楊姑娘的意思。是不是不願人家再看出你的真面目來。但是。趕夜市。你怎麼又肯幹呢。其實夜市上也有燈光。再說。你一張嘴。還有個聽不出是誰來的嗎。月容道。我果出來賣唱的話。我一定買副黑眼鏡戴着。就讓人家猜我是個瞎子姑娘罷。

宋子豪道。姑娘。你這是什麼意思。以為聽見你要笑話你嗎。月容道。為什麼不笑話我。我這樣幹着討飯的買賣。還是什麼體面事嗎。宋子豪笑道。體面也好。丟臉也好。你的熟人。還不是我們這一班子人。笑話也沒關係。至於你不認得的人。那你更不必去理會他。月容道。你們以外。我就不認識人了嗎。有人說。姓楊的遠走高飛了一陣。還是回來吃這開口飯。我就受不了。黃氏連連點着頭道。這樣說。你是什麼意思。我就明白了。你是全北京人。知道你倒霉。都不在乎。所怕的就是那位丁家表哥。她說時。張開脫落了牙齒的嘴。帶一種輕薄的微笑。月容也笑着點了兩下頭道。對的。我就是怕姓丁的。知道我倒了霉。黃氏道。你以為姓丁的還愛着你。沒有變心嗎。月容頓了一頓。沒有答覆出來。黃氏笑道。你沒有紅的時候。他把辛辛苦苦掙來的幾個錢。拚命捧你。那爲着什麼。不想你一紅。就跟着人跑了。誰也會寒心。月容低了頭。將一個食指在棉袍子胸襟上畫着。黃氏道。他現鬧了。什麼都有了。你這時候就是找着了。他。也會臊一鼻子灰。月容喘着氣。用很細微的聲音問道。他什麼東西都有了嗎。黃氏道。可不是。不住大雜院了。租着小四合院子。這幾天。天天向家裏搬着東西。收拾新房了。月容道。你瞎說的。你不認識他。他也不認識你。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。黃氏道。我不認識他嗎。在楊五爺家裏會過的。我爲了打聽你的。

消息。找過那個唐大個兒。找過那個王大傻子。後來就知道許多事情了。他現時在電燈公司作事。和那個姓田的同事……月容道。是那個田老大。他媳婦兒一張嘴最會說不過的。黃氏道。對了他……月容突然站了起來。臉色又變了。望着黃氏道。那田二姑娘呢。黃氏道。你明白了。還用問嗎。娶的就是她。月容道。對的。對的。那女人本來就想嫁二和。可是二和並不愛她。我走了。二和一生氣……她說到這裏。不能繼續向下說了。在臉腮上長長的掛着兩行眼淚。扭轉身軀來坐着。宋子豪手上的那半截烟捲。已經吃完了。在身上掏出那空紙烟盒子來。看了看。丟在一邊。向小五娘道。烟捲給我抽抽。小五娘道。我那有烟捲。你剩下的一根烟。我剛才抽完了。你連烟捲也沒買。今天又沒拿着戲分嗎。宋子豪道。還用說嗎。今天這樣的大晴天。天橋那家戲棚子裏也擠滿了人。只有我們這個土台班不成。爲什麼不成呢。就爲的是熊家姐兒。備有三天沒露了。捧的人都不來。臨了。我分了四十個子兒。合洋錢不到一毛。黑飯沒有。白飯沒有。我能夠糊裏糊塗的還買烟捲抽嗎。楊老板你可聽着。這年頭兒十七八歲大姑娘的世界。在這日子。要不趁機會鬧注子大錢。那算白辜負了這個好臉子。什麼名譽。什麼體面。體面賣多少錢一斤。有錢就是大爺。什麼全是假的。有能耐弄錢。那才是實實在在的事情。你有弄錢的能耐。你不使出

來。自己胡找急。這不是活該嗎。你念那姓丁的幹什麼。你要是有了錢。姓天的也肯認識你。現在你窮了。他抖起來。你想找他。那不是自討沒趣嗎。大家聽老鎗這樣大馬關刀的說了。月容一陣。以爲她一定要回駁兩句。可是她還是扭轉身坐着。却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

第三十五回

難道傷心但見新人笑
又成奇貨都當上客看

在宋子豪這個家庭裏。那又是一種人生觀。月容先前那番盤扭。他們就認爲是多餘的。這時她又哭起來。大家全透着不解。宋子豪一個翻身。由烟床上坐了起來。向着月容道。姑娘。你怎麼這樣想不開。這年頭兒。什麼也沒有大洋錢親熱。姓丁的在公司裏做事。吃的是經理的飯。經理和她作媒。姓田的姑娘也好。姓鹹的姑娘也好。他有什麼話說。只有一口答應。漫說你已經和他變了心。他沒了想頭。就是你天天和他在一處。他保全飯碗要緊。照樣的跟你變臉。月容原扭轉身去。向下靜靜聽着的。這就突然轉過臉來。向宋子豪望着道。你就說的他那樣沒有良心。我瞧他也不是這樣的人。宋子豪微笑道。你先別管他爲人怎樣。將心比心。先說你自己罷。當初姓丁的怎樣捧你。你遇到那個有子兒的宋信生。不是把姓丁的丟了嗎。月容倒漲紅了臉。沒有說話。低下頭去。默然的坐了很久。最後。她禁不住鼻子息率兩聲。又嗚咽着哭了起來。黃氏道。唉。教我說什麼是好。說着兩手並起。拍了兩隻大腿。她將屁股昂起。手拖着方檯子上前了一步。伸着頸子低聲道。姑娘。你應該想明白了吧。大爺的話。雖是說着重一點兒。可是他一句話就點破了。這

也不怪人家把你甩了。你以前怎麼把人家甩着來的呢。過去的事。讓他過去了罷。以後咱們學了個乖。應當好好的作人。月容掏出臨下掖的手絹。緩緩的揩抹着臉上的眼淚。向黃氏看了一眼。又低頭默然不語。宋子豪道。姑娘。你不投到我們這兒來。眼不見爲淨。我們也就不管這一擋子事。你既到我們這裏來了。又要我們替你想辦法。我們就不得不對着你說貧話。在說話的時間。小五娘四處搜羅着。終於是在炕席下面找出兩個半截烟捲。都交給了子豪。他將兩個指頭夾着烟捲。放在烟燈上。很是燒了一陣。眼望了月容。只是沉吟着。小五娘也湊上前。向她笑道。我們這三個人。湊起來一百四五十歲。怎麼不成。也比你見的多些。你爲什麼還不相信我們的話呢。月容道。我爲什麼不相信你們的話。可是你們所說的。只管叫我掙錢。可不叫我掙面子。宋子豪將兩個手指尖。夾住那半截烟捲。送到嘴唇邊抽着。微閉着眼睛。連連吸了兩口。然後噴出烟來。微笑着道。只教你掙錢。不教你掙面子。你落到這步情形。就是爲了要顧面子吧。假使你肯看破了。顧面子沒有什麼道理。一上了宋信生的當。立刻就嚷出來。你還不是作你的紅角兒。有了你。也許這班子不會散。大家都好。月容道。我一個新出來的角兒。也沒有那樣大的能耐。小五娘睜了兩隻大眼。將尖下巴伸着。望了她。張着大嘴道。不就爲着缺少好衫子。湊合不

起來嗎。那個時候。誰都想着你。真的。月容聽說。忍不住一陣笑容。擁上臉來。宋子豪也是表示鄭重的樣子。將烟頭扔下。連連點了兩下頭道。真的。當時我們真有這種想頭。這事很容易證明。假如這次你樂意到市場清唱社去露上一露。包管你要轟動一下。黃氏道。這年頭是這麼着。人家裏有個小姐兒。再要長的是個模樣兒。這一分得意就別提了。月容聽到。又微笑了一笑。站起身來。將小桌上的茶杯。端起來。喝了兩口。然後又坐下。向宋子豪望着。雖不笑。臉上却減少了愁容。黃氏道。你以為我們是假話嗎。你到大街上去瞧瞧罷。不用說是人長的像個樣兒了。只要穿兩件好看一點兒的衣服。走路的人。全得跟着瞧上一瞧。人一上了戲台。那真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……月容搖搖手道。我全明白。我自小就賣藝。這些事。聽也聽熟了。現在還用說嗎。宋子豪道。只要你想明白了。我們就捧你一場。月容對黃氏看了一眼。微笑道。我自由慣了。老早沒有管頭。現在……說着。微微點着頭。鼻子裏哼了一聲。黃氏隨了她這一點頭。就站起。半彎了腰。向她笑道。姑娘。你到底還是有心眼。你在我面前。一沒有投師紙。二沒有賣身契。高興。你聽見我上兩歲年紀。叫我一句大媽。大嬸的。你不高興。跟着別人叫我張老幫子罷。難道到了現在。我還要在你面前。充什麼師娘不成。她這樣直率的說了。倒叫月容沒的可說。只望了她要笑。

不笑的。宋子豪把另一根烟捲頭又在烟燈上點着。望了月容道。這種話。張家大嬸也說出來了。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。你要知道。這年頭講的是錢。你有了錢。仇人可以變成朋友。你沒有錢。朋友也可以變成仇人。黃氏睜了眼睛望着她。張着嘴正待說話。宋子豪打着哈哈。同搖着兩手。笑起來道。我不過是比方着說罷了。張大嬸也不會是楊老板的仇人。月容把眉毛皺了兩皺。因道。這些話。說他全是無益。照你們這樣說。姓丁的大概是變了。不過百聞不如一見。我倒是要看看他現在的人。究竟變成什麼樣子了。請張大嬸給我打聽打聽。他什麼時候在家。我要去見他。黃氏道。你若是真要見他……月容搶着道。沒關係。至多他羞辱我一場罷了。還能夠打我嗎。宋子豪道。就是羞辱你。他也犯不上。不過彼此見面。有點兒尷尬罷了。月容道。我不在乎。我得瞧瞧他發了財是個什麼樣兒。黃氏道。既是那麼着。今天晚上。什麼也來不及。明天上午。我替你跑一趟。月容道。那也好。讓我沒什麼想頭了。我也就死心踏地的賣唱。黃氏和宋子豪互看了一眼。大家默然相許。暗暗地點着下巴。意思自是說。這樣做也可以。談到了這裏。事情總算告一段落。大家又勉勵了月容一頓。由小五娘主演。黃氏幫着作了一餐打滷麵。宋子豪也跑了好幾趟油鹽店。買個醬兒醋兒的。月容拘着大家的面子。只好在他們家裏住下。黃氏倒是不失信。

次日早上。由家裏跑來。就告訴月容。立刻到二和家裏去。她去後。不到一小時。月容就急著在屋子裏打旋轉。宋子豪是不在家。小五娘坐在炕上。老是挖掘烟斗子裏一些乾烟灰。也沒理會到月容有什麼不耐煩。月容却問了好幾次。現在是幾點鐘了。其實黃氏並沒有出去多久。不到十二點鐘。她就回來了。一走進大門。兩手拍着好幾下響。伸長了頸子道。這事太巧了。他們今天借了合德堂飯莊子辦事。搭着棚。貼着喜字。家裏沒什麼人。我不能那樣不知趣。這時候還到飯莊子上去對姓丁的說你要見他。那不是找釘子碰。月容見她進來。本是站着迎上前去的。一聽她這話。人站着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臉上的顏色却變了好幾次。許久。才輕輕的問了一聲道。那麼着。你就沒有見着他了。黃氏道。巴巴的追着新郎官。告訴他說。有個青年姑娘要找他說話。這也不大妥吧。月容更是默然了。就這樣呆呆的站着。無精帶彩的。回到破椅子上坐下。手肘撐了椅子靠。手揉了揉自己的臉腮。冷笑道。怕什麼。我偏要見見他。新郎新娘。全是熟人。看他怎樣說吧。等他吃過了喜酒回家的時候。我們再去拜會。那時。他正在高興頭上。大概不能不見。見了也不至於生氣。黃氏聽說。以為他是氣頭上的話。也只笑了一笑。月容先還拉着黃氏同坐在炕沿上。問了些閑話。問過了十幾句。向炕上一倒。拖着一個枕頭把頭枕了。翻過身去。屈

了兩腿閉上眼睛。就睡過去了。黃氏看着她睡過去了。知道他心裏不舒服。多說話也是招她心裏更難受。就不去驚動。月容睡過一覺。看到屋子裏沒人。一個翻身坐起來。在牆上扯着冷手巾擦了一把臉。整整衣裳領子。一面扯着衣襟。一面就向外走。看到店裏牆壁上掛的時鐘。已經有兩點多鐘了。自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是時候了。就雇了街邊上的一輛人力車子。直奔合德飯莊。趕上這天是個好日子。這飯莊子上。倒有三四家人辦喜事。門裏門外。來往的男女。鬧哄哄地。雖是走到莊子裏面。只是在人堆裏面擠着。也並沒有什麼人注意。月容見牆上貼着紅紙條。大書丁宅喜事在西廳。由此向西。月容先是順了這字條指的方向走去。轉灣達到一個夾道所在。忽然將脚步止住。對前面怔怔望了一下。遠遠地聽到王大傻子叫道。喂。給我送根香火來。花馬車一到。這放爆竹的事。就交給我了。月容好像是作了什麼虧心事一樣。心裏卜通卜通亂跳着。把身子轉了過去。對牆上一張朝山進香的字條呆望着。這樣有五分鐘之久。也聽到身後紛紛地有人來往。猜想着。這裏面有不少相識的人吧。這麼一想。越是不敢回頭。反是扭轉身。悄悄的向外面走了出來。但還不會走出飯莊子大門。一陣軍樂喧嘩。有一羣人嚷了出來道。丁宅新娘子到了。隨着這叫喚聲。有好些人。擁了向前。把月容擠到人身後去。月容想着。擠

到人身後去也好。借着這個機會。看看田二姑娘變成了怎麼個樣子。於是就在人縫裏向外張望着。田二姑娘還沒出現。丁二和先露相了。他穿着藍素緞的皮袍子。外套着青呢夾馬褂。在對襟紐扣上。褂着一朵碗口大的絨花。壓住了紅綢條子。頭髮梳得烏亮。將臉皮更襯得雪白。且不問他是否高興。只看他笑嘻嘻地。由一個年輕的伴郎引着。向大門口走來。他兩隻眼睛。完全射在大門外面。在兩旁人縫裏還有人會張望他。這是他絕對所猜想不到的。雖然月容在人後面。眼睛都望直了。可是他埋頭也不肯左右扭上一下。竟自走了。月容立刻覺得頭重到幾十斤。恨不得一個勛斗倒栽下地。將眼睛閉着。凝神了一會。再睜開眼來看時。新郎新婦並排走着。按了那悠揚單樂的拍子。緩緩的走着。新娘穿着紛紅繡緞花子的旗袍。外蒙喜紗。手裏捧着花球。雖然低着頭的。只看那脂粉濃抹的臉。非常的嬌豔。當然也是十分高興。在這個場合。有誰相信。她是大雜院裏出來的姑娘。月容一腔怒火。也不知由何而起。恨不得直嚷出來。說她是個沒身分的女人。所幸看熱鬧的人。如衆星拱月一般。擁到禮堂去了。月容站在大門裏。又呆了一陣。及至清醒過來。却聽到咚咚噹噹的軍樂在裏面奏着。顯然是在舉行結婚典禮。鼻子裏更隨着哼了一聲。兩腳一頓。扭頭就跑出來了。北平雖然是這樣大一個都市。可是除了宋小五

家裏自己更沒有安身的所在。雇了車子。依然是回到月牙胡同大雜院裏來。剛走進門。小五娘迎上前。握住她的手。伸了頸子道。姑娘。這大半天你到那裏去了。我們真替你執心。老頭子今天回來的早。沒有敢停留。就去找你去了。月容笑道。怎麼着。還有狼司令虎司令這種人把我擄了去嗎。若是有那種事。倒是我的造化。她說着。站在屋子裏。向四周看了一看。見宋子豪用的那把胡琴掛在牆上。取下來放在大腿上。拉了兩個小過門。小五娘站在一邊。呆呆望着她。就嘆了一聲道。楊老板。敢情你的絃子拉得很好哇。月容先是眉毛一揚。接着點點頭道。若不是拉得很好。就配叫老板了嗎。身上用的機個錢花光了。今天我要出去作買賣了。小五娘猛然間沒有聽懂她的意思。望了她微笑道。開玩笑。上那裏去作生意。月容兩手捧住胡琴。向她拱了一拱。淡笑道。作什麼生意。作這個生意。你不是說我拉的胡琴很好嗎。小五娘道。這兩天不要緊。我們全可以墊着花。怎麼混不過去。也不至於在這十冬臘月的。要你上街去賣唱。月容道。賣唱也沒有誰買得起。我唱戲他聽。小五娘道。你怎麼說話顛三倒四的。你還拿着胡琴在手上呢。月容哦了一聲道。我還是這樣說過嗎。我今天有點發神經病。說的話。你不要理會了。說着。放下胡琴。又倒在炕上睡了。直睡到天色昏黑的時候。見小五娘捧着煤油燈出去打油去了。自己一個

翻身坐了起來。拿了牆上掛的胡琴。就扯開門走出去。剛走到大門口。黃氏搶着進來。在月亮地裏看到月容。立刻迎上前。扯着她的衣襟道。姑娘。恭喜你……月容道。恭喜我。別人結婚。我喜些什麼。黃氏道。嚇。你總不忘記那個姓丁的。我說的不是這個。我到市場裏去過一趟了。一提到楊月容三個字。他們全歡迎的不得了。月容和她說着話。兩腳依然向外面走。黃氏要追着她報告消息。當然也跟了出來。月容把手上的胡琴交給她道。大嬸。你來的正好。我就差着你這麼一個人同去。我想偷着去看看這兩位新人。是怎麼一個樣子。怕不容易混進門去。現時裝做賣唱的。可以大胆向裏面走。黃氏道。作喜事的人家。也沒有人攔着看新娘子的。可是見了之後。你打算怎辦。月容道。我是賣唱的。他們讓我唱。我就唱上兩段。他們不讓我唱。我說了話就走。黃氏道。別啊。姑娘。人家娶了親。一天的雲都散了。你還去鬧什麼笑話。我這麼大歲數了。可不能同你小孩子這樣的鬧着玩。月容道。你要去呢。裝着這麼一個架子。像一個賣唱的。你不同我去。我一個人也得去。說時。拿過黃氏手上的胡琴。扭轉身來。就往前面走。黃氏本待不跟着去。又怕她惹出了亂子。把自己所接洽的事情。要打消個乾淨。於是也就跟着她一路向外走了去。月容看到她跟着來了。索興雇了兩輛車子。直奔了二和家來。下了車。見大門是虛掩着的。推門向

裏看去。那裏面燈火輝煌的。正面屋裏。有強烈的燈光。由一片玻璃窗戶向外透出。映在那窗格子上的。大小人影子。只管上下亂動。在這時候。除了說笑聲和歌唱聲而外。還有人拍手頓脚。高興的不得了。月容想着。新房必是在那裏。一鼓作氣的。直衝進那正屋裏去。正中梁柱上。垂下來一盞雪亮的大電燈。照着地面也發白。正中棹子上。擺着茶碗乾果糕餅碟子。四圍椅檯上坐滿了的人。有的嗑着瓜子談笑。有的扶了棹子。拍着板眼唱西皮二簧。雖然進來一位女客。也沒有誰注意。月容看到右邊屋子垂下了門簾子。裏面有嘩啦嘩啦的搓麻雀牌的聲音。料着這是新房。掀開簾子。更向裏面闖了去。可是進門看着。只是普通房間。圍了一棹人打牌。不覺失聲道。哦。這不是新房。一個打牌的道。新郎剛到屋子裏去。和新娘說幾句話。你就別去打岔了。月容道。我是賣唱的。你們這裏辦喜事。也不唱兩折戲熱鬧熱鬧嗎。黃氏隨了她進來。正想從中介紹一番。現在還沒開口。她已經說是賣唱的了。那也只好悄然站在她身後望了大家。黃氏一來。更證明了這是一副賣唱的老搭擋。她那二十年賣唱的神氣是不會改掉的。有人便問道。你們唱什麼的。月容道。大鼓。小曲兒。全成。只我今天沒有帶傢伙出來。只能唱大戲。說着。在黃氏手上接過胡琴來。靠了門站住。將胡琴斜按在身上。拉起夜深沉來。幾個打牌的。一聽之下。全都

發楞的向她望着。月容臉上帶了三分微笑。低垂了眼皮。將一段夜深沉拉完。笑道。各位不聽嗎。我也不唱了。說着。扭轉了身體。就向院子外走去。走出了大門。她又繼續着將胡琴拉起。黃氏跟在他身後。追着問道。姑娘。你這是什麼意思。月容也不睬她。自繼續拉胡琴。出了這胡同。閃到小胡同裏去站着。却聽到了二和在身後連連大叫着。月容。月容。黃氏扯着月容的衣服。輕輕的道。二和追來了。他聽見你的嗎。月容道。等等罷。他一定會追到這裏來的。他到了這裏。別的不說。怎麼着我也得損他兩句。黃氏道。過去的事。提起來也是無益。人家今天剛成家。也不能因為你損他幾句。他把家又拆了。月容道。我拆他的家幹什麼。我見着面。還要勸他夫妻倆客客氣氣呢。兩人說着話。月容手上就忘了拉胡琴。胡琴聲音停止了。那邊丁二和叫喚的聲音也沒有了。黃氏道。怎麼他不叫喚了。準是回去了吧。月容道。我先是怕他不睬我了。現在既然出來叫我。不找個水落石出。他是不會回去的。黃氏道。那我們就等着罷。月容手扶了人家的牆壁。把頭伸出牆角去。向外面望着。兩分鐘三分鐘繼續的等着。直等着到二三十分鐘之久。還不看到二和前來。黃氏伸手握着月容的手道。姑娘。你瞧。你的手這樣涼。仔細爲這個得了病。月容道。再等十分鐘。他東西南北亂跑也許走錯了路。過一會子。他總會來的。黃氏見他是這樣堅決的。

主張也就只好依了他。可是又等過十來分鐘。只見月亮滿地。像下了一層薄雪。風吹過天空。彷彿像很快的薄刀。割着人的皮膚。人家院牆裏的枯樹。讓這寒風裏拂動着。却是呼呼有聲。此外是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。黃氏道。姑娘。我看不用等了。人家正在當新郎的時候。看新娘子還嫌着看不夠。他跑到外面來追你幹什麼。回去罷。天怪冷的。月容穿的這件薄棉襖。本來抗不住冷。覺得身上有些戰兢兢地。現在黃氏一提。更覺得身上冷不可支。只得隨着黃氏低了頭。走出小胡同去。月亮地上。看着自己的影子。倒在自己的面前。送着地上的影子。一步一步的向前移着。寒夜本就走路人少。他們又走的是僻靜的路。他們只繼續的向前。追着他們的影子。此外是別無所有。因之兩人並不找車子。只是靠談話來解這寂寞的行程。雖然天冷。倒可以借着走路。取一點暖氣。緩緩的走到了家門口。大雜院的街門。全都關閉上了。黃氏挨着牆根。在宋子豪屋頭外。昂着頭連連的叫了幾聲。小五娘就顫巍巍的答應着。開大門出來。一見月容。就伸出兩手。握着月容的兩隻手。連連的抖擻了一陣。顫着聲音道。我的姑娘。你怎麼在外邊耽擱這樣大半天。把我急壞了。沒什麼事嗎。黃氏站在她身後插嘴道。呵。今天晚上。可來了一齣好戲。回頭你慢慢的問她就是了。明天我上午到你們家來罷。沒別的。咱們一塊兒到市場去吃鍋貼。

等姑娘答應了。明天同到茶社裏去瞧瞧。這一瞧。事情那就準妥。小五娘笑道。是嗎。只要姑娘肯去。茶社裏老板一定會搶着會帳。別說吃鍋貼。就是吃個三塊四塊。敢猜他都認了。哈哈說着。兩人對樂了一陣。月容聽說心裏也就想着。只看他們聽說自己要出面。就是一句話。樂得他們這個樣子。若是真上台掙起錢來了。那他們要歡喜到什麼樣子呢。走進屋子去。耳官靈敏的宋子豪。沒等月容身子全進門。早是一個翻身。由烟炕上坐了起來。右手拿了烟槍。握拐仗似的。撐在大腿上。左手三個指頭。橫夾了烟籤子。向月容招着手道。楊老板。來來來。到炕上來靠靠罷。外面多涼。我這裏燒着熱烘烘的炕。你先來暖和暖和罷。月容點點頭。剛走過來。宋子豪又眯着眼睛向她笑道。姑娘。你今天在外面跑累着很了吧。玩兩口好不好。說時。遞過那烟槍。作個虛讓的姿勢。月容看那烟槍。是根紫竹的。頭上還嵌着牛骨圈兒。便問道。大爺。你這烟槍是買新的嗎。宋子豪笑道。你好記心。還認得它。這正是死鬼張三的東西。月容道。那麼是那老幫子送給你的了。這沒有別的。必是她運動你勸我上市場。宋子豪依然眯了眼睛笑着。月容正了顏色道。大爺。你們要是因為窮了。打算抬出我來。掙一碗飯大家吃。我沒有什麼不同意的。獨木不成林。我出來混飯吃。也得人幫着。若是你們另想個什麼主意。要打我身上發財。那可不成。你就是

把我送上了汽車。我也會逃下來的。宋子豪把烟槍放了下來。兩手同搖着道。決不能夠。決不能夠。說時。將烟盤子裏烟籤子箝起。反過來。指着炕中心烟盤子裏的烟燈道。我們要有什麼三心二意。憑着燈火說話。全死於非命。姑娘。你既然知道。我們是爲了窮要抬出你來。我們也就不必瞞着。只望你可憐可憐我們罷。他說完了。兩手撐住膝蓋。閉了眼。睛。連搖了幾下頭。歎着一下無聲的氣。月容隔了放烟具的所在。和他並排在炕沿上坐着。偷眼對他看着。見他臉上放着很鄭重的樣子。便也點了兩點頭道。大爺。我想通了。你們勸着我的話是對的。這年頭談什麼恩愛。談什麼交情。只要能掙錢。就是好事。有了錢。天下沒有不順的心事。我還是先來想法子掙錢。宋子豪靜靜的聽着。突然兩手將腿一拍道。姑娘。有你這話。什麼事不就辦通了嗎。好啦。我得舒舒服服抽上兩口烟。說着他身子倒了下去。唏哩呼嚕的響着。對了烟燈使勁抽起烟來。月容抱過兩個枕頭。也就在炕上橫躺下。小五娘在屋子裏。摸摸索索的動着這樣。摸着那樣。回頭看看炕上。便道。喂。有了膏子。就別儘着抽了。明天你還要同張大嬸兒一塊兒上市場去呢。我說。咱們想點法子。把小五那件大衣贖出來。給楊老板穿上罷。我記得才當一兩二錢銀子。宋子豪道。是應當的。只是時間太急了。怕充不出來。月容笑道。你們別這樣捧太子登基似的。只管捧

着我。把我捧不出來。你們會失望的。這年頭。噯……說着。她格格笑了一陣。一個翻身向裏。逕自睡了。勞累的身體。冷清的心情。加上這暖和的土炕。安息之後。就很甜的睡過去了。等着他醒來的時候。炕上堆着一件青呢大衣。一條花綢圍巾。還有一雙花毛繩手套。坐起來揉着眼睛出神了一會。正待問這東西是那裏來的。黃氏笑嘻嘻地在那面木櫃子隔開的套間裏迎了出來。因道。姑娘。你醒啦。也是昨晚上了累了。你睡的可是真香。我來了一早上。也沒瞧見你翻過身。月容道。你一大早就來了。黃氏笑道。說到這件事。我們可比你還上心啦。做着這討飯也似的生意。烟膏子上。我也存着五七塊錢。先給你墊着花罷。你們當老板的人。若是出去。連一件大衣也沒有。那兒成啦。月容皺了眉道。你們這個樣子捧我。照情理說。我是應當感謝你們的。可是捧我。不是白捧我。好像向你們借債一樣。現在向你們借了債。將來我要加雙倍的利錢。還給你們的。我總怕借了你們的錢。還不起你們這筆債。宋子豪正由外面進來。右手拿了一個報紙糊的小口袋。裏面袋了幾個熱燒餅。左手提着一隻乾荷葉包。外面兀自露着油淋淋的。分明是拿了一包滷菜來。月容的眼光射到他身上。他立刻放出了笑容。向她連點了幾下頭道。姑娘。你說這話。我們就不敢當。我們捧你。那是事實。要說我們放印子錢似的。打算在你身上發筆大財。漫

說我們沒有這大膽。就是有這麼大膽。你這麼一個眉毛眼睛都能說話的人。誰還能騙得過你。月容點點頭道。那也不錯。我是上當上怕了。一次蛇咬了脚。二次見着爛繩子。我也是害怕的。宋子豪笑道。這麼說。我們雖不是三條長蟲。也是三條爛繩子了。呵呵呵。說着。張開嘴來。一陣大笑。順手就把報紙口袋和荷葉苞。都放在炕頭小桌子上。兩手抱了拳頭。連拱了幾拱。笑道。不成敬意。你先吃一點兒。回頭咱們上市場去。這頓飯可就不知道要挨到什麼時候。月容笑道。你瞧。這一大早上。你們又請我吃。又請我穿。這樣抬舉着我。真讓我下不了台。我要不依着你們的話。給大家找一碗飯吃。我心裏真過意不去。小五娘提着一把洋鐵壺。正向破磁器壺裏。代他沏茶。聽了這話。把洋鐵壺放在地上。兩手一拍道。這不結了。只要有姑娘這句話。我們大家都有飯吃。黃氏也笑嘻嘻的端了一盆水進來。小五娘回頭問道。張大嬸。你端的是什麼水。沒有用那小提桶裏的水嗎。黃氏道。我給姑娘舀了一碗漱口水呀。那水不乾淨嗎。小五娘道。怎麼不乾淨。我們這院子裏。全喝的是甜井水。這些日子。水不大好。我怕姑我喝不慣。在對過糧食店裏。討了半提桶自來水回來。爲的給姑娘沏茶。黃氏笑道。還是宋大媽比我想的更週到。喝起水來。也怕我們姑娘受了委屈。她說着。把臉盆放在方凳子上。然我在口袋裏摸出一包擦面牙粉。

一把牙刷子來。全放在炕沿上。笑道。我知道。別的你還可以將就着用別人的。這牙刷子。教你用別人的。那可不成。月容笑道。大嬸兒。這樣叫你費心。我真不過意。小五娘沏好了茶。將杯子滿斟了一杯。送到桌子角上。笑道。我們這老頭子。抽上兩口烟。就愛喝口好茶。這是我今天上大街買的。八百一包的香片。月容見他們都做著人情。要謝也謝不許多。只得大大方方的受用著他們的。剛洗過臉。黃氏就把她的臉水端了過去。宋子豪啣著半根烟捲。靠了門站定。噴著烟道。那荷葉包子裏是醬肉。你把燒餅一破兩開。把醬肉放到裏面當餡兒。吃起來很有味的。你瞧。我還忘記了一件事呢。說著。伸手到衣袋裏去掏著。掏出兩個小紙包來。因笑道。這是兩包花生米。嚼著花生米就燒餅吃。一定是很有味的。說著。兩手捧著。送到這邊桌上來。月容心裏想著。吃了你們的東西。將來還你們的錢就是了。這也沒什麼關係。因此也就坦然的吃喝著。可是一回過頭來。見宋子豪小五娘黃氏都是站班似的老遠地站著。看著自己。因站起來道。哦。我還沒理會呢。怎麼我一個入吃。你們全站在一邊望著。宋子豪道。我們老早吃了烤白薯了。你吃罷。吃飽了。我們好早一點到市場去。月容也是照了他們的話。將醬肉夾在燒餅裏面。手捏了咬著吃。口裏緩緩的咀嚼著。不免微微一笑。鼻子哼著道。最後這句話。你還是把心事說出來了。宋子

豪抱了兩手作拳頭。連拱了幾拱。笑道。姑娘。你是個聖人。我們那瞞得了你。自然。我們也無非這點心事。月容也不再和他們客氣。喝着茶。吃着燒餅。吃喝飽了。手撫摸着頭髮。問小五娘道。你這兒沒有雪花膏吧。小五娘笑道。本來沒有。剛才我在籃子裏。把小五用的那半瓶雪花膏找出來了。給你預備着呢。說時。她倒伸了一個指頭。連連向月容點着。月容微笑道。這好比我又要唱一齣拿手好戲。你們伺候着我出台呢。可不知道前台有人叫好兒沒有。宋子豪夫婦同黃氏一齊答應着道。有呀。月容也就點點頭微笑。在小五娘手上接過一隻雪花膏瓶子。同一塊落了嵌邊的小方鏡子去。兩手托着。看着出了一會神。她却是點點頭。又重重的歎了一口氣。這一聲歎息中。那是甜酸苦辣的味兒都有含着的呢。

第三十六回

別淚偷垂登場艱一面
機心暗鬪舉案祝雙修

世上有許多不願跳上舞台的人。往往爲着朋友的引誘。或者家庭的壓迫。只得犧牲了自己的成見。跟着別人上台。其實他上台之後。受着良心的譴責。未嘗不是精神上的罪人。楊月容被宋子豪這批人恭維包圍。無法擺脫。也就隨着他們的慫恿。向市場清唱社去了。是登場的後七天了。月容穿着黑絨夾袍子。長長的。瘦瘦的。露出了兩隻雪藕似的手臂。下面衣岔縫裏。露出湖水色的綢褲。下面更是湖水色絲襪。白緞子綉花鞋。清淡極了。她漆黑的頭髮。在前額梳着劉海。更襯得她那張鵝蛋臉兒。非常的秀麗。在茶社的清唱小台上。她半低了頭站着。台底下各座位上。滿滿的坐着人。睜了眼昂着頭向台上看着。在月容旁邊場面上的人。手裏打着傢伙。眼睛也是睜了。向月容身後望着。每到她唱着一句得意的時候。前台看客轟然一聲的叫着好。拉胡琴的。打鼓的。彼此望着微笑。在他們身後。有一排花格子門隔着。兩旁的門簾子裏。和窗戶紙裏。也全有人偷着張望。隨了這一片好聲。在花格子底下的人。也都嘻嘻的笑了起來。小五娘和黃氏並排站住。看過之後。兩個人對望着。頭碰着頭。低聲道。這孩子真有個人緣。一天比一天紅。

起來。別說上台了。就是這樣清唱下去。也是一個大大的紅角兒了。黃氏笑道。你瞧着。那第三排正中棹子上。坐的那個穿藍綢袍子。戴瓜皮帽兒的。那是劉七爺。小五娘道。袍子上罩着青緞子小嵌肩。口袋上掛着一串金表練。口角上啣着一枝玳瑁烟咀子的手撐了。頭望着台上出神的。那就是的嗎。黃氏連連點了頭道。就是他。就是他。你瞧他微微的點着頭。那正是他暗裏誇月容的好處。小五娘道。今天這齣玉堂春。就是劉七爺煩的。他說今天煩這齣玉堂春。他就是考一考月容。若是好。他就讓月容加入他的班子。黃氏道。那末。他不住點頭。就是把月容考取了。小五娘笑道。你瞧。我們那老鬼。拉着胡琴。也是眉開眼笑的。就是他。大概也很是高興吧。她說着話。一回頭。看到茶社東家王四。也走來在這裏張望着。便點點頭說道。四爺。怎麼樣。我們給你拉的角兒不錯吧。王四比着兩隻灰布袍子的袖口。向她們連連打了兩個拱。因笑道。感激之至。感激之至。可是她太紅了。我們這一瓢水。養不住金色鯉魚。聽說她有人約着要搭班子了。今天劉七也來了。我倒有點疑心。準是他有約她的意思。黃氏道。那也不要緊呀。就是月容搭班子。也不能天天露一個禮拜。在這兒告兩回假也。不礙大事呀。王四道。劉七組班子。是要上天津上濟南呢。小五娘笑道。我們介紹她來的時候。你還不敢讓她唱壓軸子。現在是短不了她了。王

四抬起手來。只管搔着頭髮。說着話。月容已唱完了。向後台來。一掀門簾子。大家異口同聲的道着辛苦。月容也滿面是笑意。王四笑道。楊老板。您不急於回去嗎。我請您吃涮鍋子。宋子豪提了胡琴站在門簾下。不住的向她擠眉弄眼。意思自然是叫她不要答應。月容笑道。老是叨擾四爺。我不敢當。這一個禮拜讓您請過三次客了。改天我來回請罷。王四笑道。也許是劉七爺已經預定在先了吧。月容臉上帶着一點紅暈。強笑了一笑。沒有答覆他。宋子豪在旁插言道。四爺。您別瞧着劉七來聽戲。就以爲楊老板有離開這裏的意思。組戲班的人。四處找合適的角兒。這是常事。楊老板的唱工。扮相。那用不着咱們自個兒誇。她二次出來。要個人緣兒。戲分又要的出。那個不願意邀她。劉七本來就和楊五爺有交情。他想邀楊老板的意思。不能說沒有。可是楊老板真還沒有和他接頭。王四笑道。劉七爺那麼一個老內行。他有那癮。到茶樓上聽票友。當然今天這一來是很有意思的。也許他不好意思。今天就請楊老板吃飯。可是天一天二。他一定會請的。我這話只當是放一個屁。你們記着。他把話說到這裏。臉可就紅了。月容覺得王四幫忙不少。陡然和人家翻了臉也不大好。便笑道。四爺。你別誤會。今天我真有點私事。要和一個朋友商量一件事。王四道。那一位呢。大概還是梨園行吧。月容隨便答道。不。不是一個姓丁的朋友。

他是鐵工廠裏的。王四笑道。我不過隨便的這樣一句話。楊老板的交際我能問嗎。明天有功夫的話。我明天再請罷。宋子豪手提着胡琴。就向後台外面走。口裏道。好好好。我們明天叨擾。月容會意。取下衣架上的大衣。搭在手胳膊上。隨了宋子豪後面走去。小五娘同黃氏自然也都跟了走。王四站在後台。站着發楞。對了他門的去路。很是呆望了一陣。然後歎了一口氣。走向前台來。場面上打鼓的朱發祥。還沒有走開。口裏斜啣了一枝烟捲。在胸前橫抱着兩隻手胳膊。偏了頭。只管出神。王四掀着門簾子出來了。看看茶座上。已走了十停之九的人。只是遠遠的躺椅座上還有幾個人。便低聲道。發祥。你瞧。楊家這小姐。風頭十足。朱發祥笑道。她是沒有收下野性的鷹。餓了到你手上來找樂子。吃飽了。翅膀長滿了。她就要飛了。王四道。劉七今天到這兒來的意思。你也看出來了嗎。朱發祥道。他不爲什麼。還到這兒來聽清唱不成。不用說。我只要知道他是劉七的。就知道他是什麼用意。月容本人年紀輕。她還不會到外面去張羅。這都是老鎗宋子豪出的主意。照理說是不應該。在咱們這裏還沒有幫半個月的忙。怎麼又有走的意思。王四道。她幫咱們的忙。不如說咱們幫她的忙吧。聽說她原來跟着一個什麼司令。人家玩了她幾個月。把她轟了出來。就剩一個大光人。老鎗在天橋混不下。也沒有關兒。這就託人和我說。有

這麼一個人願意來唱。我原來也聽過她一兩回戲。知道她扮相不錯。唱呢。有時候還夠不上板呢。反正這年頭是這麼着。有幾成模樣兒。就不怕沒人捧頭。三天我還沒敢讓她唱壓軸子。誰知三天以後。她一唱完了。座上都開鬧。鬧的大家都不願意唱在她後頭。紅是紅了。要不是我肯用她。未必人家就知道她又出來了。朱發祥道。現在僅說也沒用。她要是真走。咱們就得商量一個應付辦法。必得找一個人比她還好。才能叫座。王四將臉一沉道。不能那樣容易讓她走。我得另想法子來對付。他兩人說着。一面下台向茶座上走。這裏有兩個老主顧。趙二和蔣五。和王四都很熟。趙二躺在睡椅上。搖搖頭道。票友內行。我熟人少。要說到楊月容。我是一脈清知。也是坤角裏面真缺人才。大家會這樣拿着燈草桿兒作金棍棒耍。王四道。聽說她以前家境很窮。所以一唱紅了。忘其所以的。就出了花樣了。趙二笑道。女孩子唱戲。有幾個不是寒苦出身的。這不算爲奇。說着。淡笑了一笑。坐起來提着壺斟了一杯茶喝。王四同朱發祥也都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王四在身上掏出烟盒子來。起身向趙蔣二人各敬了一枝烟捲。蔣五和趙二隔了茶几坐的。將三個指頭有意無意的在茶几上頓着烟捲。向趙二道。丁二奶奶說的話靠得住嗎。趙二笑道。這位丁二奶奶同月容是三角戀愛。誠心毀月容的話。當然也有兩句。可是照實情說。也

應當打個八折。三四聽他們說話。兩眼不免向他們呆望着。問道那來的丁二奶奶。也是梨園行嗎。趙二道。提起來話長。簡單的說。丁二奶奶是我們同事。丁二和的新媳婦。所以叫丁二奶奶。當月容還沒有紅的時候。就是二和捧的。後來月容唱紅了。把臉一變。跟了有錢的跑。二和就娶了這位二奶奶。王四道。憑你這樣說。也道不出月容什麼出身。上的短處來。趙二回轉頭向四週。看了一看。笑道。在這茶樓上。我也不便多說。據丁二奶奶說。她是跟着張三在街上唱小曲兒的。後來跑出來。就在二和家裏過活着。好容易。二和把她送進梨園行。拜過了有名的老師。因為她行爲不端。二和不要她。就和田家結親戚了。蔣五口裏。啣着烟捲。兩手回過去。枕着頭。躺在椅子上。望了趙二。笑道。二奶奶也不用說人。她的情形。誰不知道。趙二伸了伸舌頭。搖着頭道。這個可不能提。王四坐在旁邊。見他們說話。那種吞吞吐吐的樣子。心裏也有幾分明白。便笑道。這個我們管不着。我也不能這樣脅迫她。說。是她要不在這裏唱。我就揭她的根子。趙二忽然哈哈一笑。坐了起來道。我倒有個法子。可以叫她在這裏唱下去。王四道。只要有法子。讓她唱下去。怎麼着。委屈一點。我們也願意呀。趙二道。用不着要你受委屈。我知道的。二和還在追求着月容。月容沒有忘記二和。那也是真的。要不然。爲什麼了。二奶奶的醋勁很大呢。只要我們對二和

說一聲。月容在這裏唱戲。他準來。他來了……王四接着說道。讓我和他攀攀交情。那可以的。恐怕就沒有那樣容易的事。趙二道。不管成不成。我們不妨試試。王四究竟不大知道。丁楊的關係。總也希望他能成事實。對於趙蔣二人。倒是很敷衍了一陣。眼巴巴所望的。便是月容。在今天受過劉七的招待。明天到茶社來。看她是一種什麼態度。到了次日下午三點多鐘。又是宋子豪一男二女擁護月容來了。王四迎上前去。在後台口上。向她連連點了幾個頭。帶拱着手道。楊老板來啦。今天早。月容笑道。快四點了。也不早。王四向她週身看着。笑了一笑。想說什麼。又想不出要說什麼。但眼光望在人身。上。不交代個所以然。又有點難爲情。便笑道。楊老板今天穿着淡藍的衣服。比昨天那件黑絨的更要邊式的多。月容也對自己胸前看了一看。笑道。沒錢買綢料子。做件藍布衣服穿。王四笑這漂亮的人。穿什麼也好看。你這樣像位女學生。說時。向她脚下看去。笑道。少一雙皮鞋。我來奉送一雙。月容微微的笑着。不覺走近了上場門。凡是賣藝的人。尤其是小妞兒。有這麼一個脾氣。未登場之先。愛藏在門簾下面。掀着一線門簾縫。向外張望。張望觀衆。月容在戲班子裏也沾染了這種習慣。這時。走着靠近了門簾子。將身閃到上場門的一邊。掀開一條簾子縫。將半邊白臉。在簾子縫裏張望着。當她開始向門外看的時候。還帶了笑音。

和身後的人談話。後來這笑音沒有了。她手扯了門簾。呆着在那裏站住。動也不動。在後面的人。全也沒理會到有什麼變故。宋子豪向前一步。也到了簾子邊下。笑道。我瞧瞧。大概又上了個滿座兒吧。只見月容猛可的轉回身來。臉紅着。像塗了珠砂一般。連連的道。他來了。他來了。宋子豪倒是一怔。望了她問道。誰來了。月容抽回身。向台後那間小休息室裏一跑。靠了棹沿站定。兩手撐了棹子。連擺着頭道。這怎麼辦。宋子豪也跟了進來。問姑娘。什麼事。讓你這樣爲大了難。月容道。二和來了。宋子豪道。他來了罷。難道還能禁止你上台唱戲嗎。月容道。倒不是爲了這個。宋子豪道。還有什麼事。覺得沒有辦法呢。月容低了頭。很沉思了一會子。眼望了地面。將脚尖在地上畫着。因道。我有點難爲情。她說這話。聲音是非常的低小。低小得連自己都有些聽不出來。宋子豪道。這是什麼話。唱戲的人。還怕人瞧嗎。月容道。各有各人的心事。你那裏會知道。宋子豪道。你怕他會叫你的倒好嗎。月容立刻正了顏色道。不會的。他決不能做這樣的事。他不會再恨我的。我曉得。我說難爲情。是我覺得我作的事。有些對不住他。猛可的見着面。倒什麼……似的。唉。說着。垂下頭去。搖了幾搖頭。黃氏在一邊看了她那情形。不住的點着下巴頰。似乎已在計算着月容的各種困難。宋子豪被月容一聲長歎。把話堵回去了。只有站在一邊發楞。黃

氏就只好接嘴道。姑娘。你怎麼這樣想不開。你們一不是親。二不是故。愛交朋友就多交往幾天。要不一撒手。誰也不必來認誰。他先對不起你。作起新姑爺來了。怎麼你倒有些難爲情去見他。月容道。他雖然另娶了人。可也不能怪他。你看他今天還追到這茶樓上了。可見他心眼裏還沒有忘了我。黃氏道。你既然知道他來。是一番好意。你就上台唱你的戲。讓他見你一面罷。你怎麼又說是怕見他。月容低着頭。很是沉思了一會子。却抬起頭來道。那位有烟捲。給一枝我抽抽。宋子豪在身上掏出一盒香烟。兩手捧着。連拱了幾拱。笑道。這烟可不大好。月容也不說什麼。接過烟盒子來。取出一枝烟。啣在口裏。宋子豪在身上掏出火柴盒來。擦了一根。彎腰送過去。黃氏也在牆上擦着了一根。送將過來。那小五娘看到棹上有火柴盒。剛正拿到手裏。月容說聲勞駕。已是接過去。自己擦上一根。把烟點了。其餘兩根火柴。自己扔在地上。月容也沒有理會這一些。她自微偏了頭。緩緩的抽着。這裏三個人不看到她表示什麼意見。也就不好問得。月容緩緩的把那枝烟抽了一大半。這才問道。大爺。今天咱們預備唱什麼的。宋子豪道。你不說是唱罵殿的嗎。月容道。改唱別姬得了。請你拉一段舞劍的夜深沉。宋子豪笑道。恐怕湊不齊這些角色吧。月容道。你去和大家商量。有一個霸王就得。只唱一段。她交代了這句話。又向宋子豪要

了一枝烟捲抽着。宋子豪向門簾子外面張望了一下。因道。楊老板。咱們該上場了。月容點點頭。也沒有作聲。宋子豪提了胡琴。先上台去了。月容只管吸那烟捲。呆呆站着。不去。小五娘擰了把熱手巾。走近前來。帶了笑音低聲道。姑娘。你該上場了。月容懶懶的接過熱手巾去。隨便的在嘴唇皮上抹了兩抹。聽着鑼鼓點子已經打上了。將手巾放在桌上。低頭掀門簾子出來。照例的。全身一露。台底下就是哄然一陣的叫好。在往日。月容繡着臉子。也要對台底觀眾。冷冷的看上一眼。今天却始終是低着頭的。坐在正中的桌子角上。北方的清唱。是和南方不同的。正中擺了桌子。上面除了一對玻璃風燈之外。還有插着簫笛喇叭的小架子。再有一個小架子。上面直插着機根銅質籌牌子。寫着戲名。這就是戲碼了。所有來場玩票的人。圍了桌子坐着。你願意背朝人或臉朝人。那都聽便。女票友更可坐到桌子裏面去。讓桌上擺的陳設。擋住了觀眾的視線。玩票的人。拿的是黑杵。並非賣藝。也沒有向觀眾露臉的義務。不過這裏要月容出台。目的是要她露一露。往日也是讓她坐在前面一張椅子上。或者站在桌子正中心。今天月容閃到桌子裏面去坐着。這是全觀眾所不願意的。王四在四處張望着。見又上了個九成座。大家無非是爲了楊月容來的。怎好不見人。自己也就挨挨蹭蹭的走近了桌子邊。想和月容要求

一下。不料走近一看。却嚇了一跳。月容兩手捧了茶壺。微微低着頭。眼眶子紅紅的。原來月容藏在桌子角上。雖然避免了人看她。但是她還可以看見別人。在玻璃燈縫裏。已是不住的向外張着。在斜對過最後一排座位上。二和獨據一張桌子坐在那裏。他雖然還在新婚期間。但在他臉上。却找不着絲毫的笑容。穿了青呢的短大衣。回彎過兩手。靠住了桌沿。鼻子尖對準了面前的一把茶壺。也是半低了頭。但是他不斷的抬着眼皮。向這裏看了來。在這上面。決看不到他來。此有絲毫的惡意。而且在這副尷尬情形中。分明他也是覺得會面就很難爲情。似乎這裏面有種傳染病。當自己看過之後。也一般的感到難爲情。於是索興將額頭低過了茶壺蓋。只管低了頭。本來自己一出台。已到了開口的時候。只因爲那個配霸王的女票友出茶社去了。臨時由別人墊了一齣賣馬。現在賣馬也唱完了。鑼鼓點子一響。月容想到老藏哥也不是辦法。只得隨了這聲音站起來。先是兩手按住了桌沿。微微低着頭。和演霸王的道白。胡琴拉起來了。要開口唱了。這就抬起頭來。直着兩眼。只當眼前沒有什麼人。隨了胡琴唱去。先是繃着臉子像呆子似的。後來臉色漸漸變着憂鬱的樣子。不知不覺的。那眼光向二和所坐的地方看去。他那方面。當然時時刻刻。都向台上看來的。月容看去時。却好四目相射。看過之後。月容彷彿有什麼毒

針在身上扎了一下。立刻四肢都麻木過去。其實也不是麻木。只是周身有了一種極迅速的震動。但是自己站在唱戲的立場。並沒有忘記。胡琴拉完了過們。他還照樣的開口唱着。宋子豪坐在旁邊拉胡琴。總怕她出毛病。不住的將眼睛向她瞟着。她倒是很明白。把頭微微低着。極力的鎮定住。有時掉過身來。在脅下掏出手絹來。緩緩的揩擦幾下眼睛。眼眶兒紅紅的。顯然是有眼淚水藏在裏面。王四坐在場面上。接過一面小鑼來敲着。兩眼更是加倍的向月容注視着。月容和這些注意的人都只相隔着兩三尺路。自然知道着他們很着急。就眼望了他們。微點了兩下頭。那意思自然是說。我已經知道了。宋子豪這算放了一點心。再跟着抬頭向台下二和那裏看去。他好像是在很凝神的聽戲。兩手膀子撐住了桌子。將十指托住臉腮。頭低下去望了桌面。好容易熬到月容唱過了那殺舞劍的二六板。以後沒有了唱句。大家放心了。接着是加緊舞劍的情調。胡琴拉着夜深沉。那個座位上的丁二和。先還是兩手撐了頭。眼望了桌面。向下聽去。很久很久。看到他的身體有些顫動。他忽然站起身來。拿着掛在衣鈎上的帽子。搶着就跑出茶社去。到了茶社的門口。他站定了脚。掏出衣袋裏的手絹。將兩眼連連的揩着。聽聽樓上胡琴拉的夜深沉。還是很帶勁。昂頭向樓簷上看了許久。又搖了兩搖頭。於是歎了一口氣。向前

走着去了。但走不到十家鋪面。依舊走了回來。走過去也是十家鋪面。又依舊回轉身。這樣來去走。約摸走有二三十遍。一次剛扭轉身向茶社門口走去。却看到三四個男女。簇擁着月容走了出來。雖然她也曾向這邊看過來的。可是她的眼睛。並不會射到人身上。被後面的人推擁着。她沒有停住脚就隨着人走了。二和站着。很是出了一會神。然後再歎一口氣。也就隨着走出市場了。他新的家庭。住在西城。由市場去。有相當的距離。當他走出市場的時候。街上的電燈。已經亮着。因為心裏頭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。在街上也忘了雇車子。順了馬路邊的人行道。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回到家裏時。已經完全昏黑了。那位作新人不久的田家二姑娘。這時已很勤儉的在家裏當着主婦。晚餐飯菜。久已作了。只等着主人回來吃。看看天色黑了。實在等的有些不耐煩。情不自禁的到了大門口斜傍了門框。半掩了身子站定。胡同裏雖還有一盞電燈。遠遠的斜照着。但還射照不到這大門以內。手挽了一隻門環。頭靠了門板邊沿。眼睜睜的向胡同裏看了去。二和的影子。是剛在那燈光下透出。她就在臉上透出了笑容來等着。二和雖到了門外。還在街中心呢。二姑娘就笑向前迎着他道。今天回來的晚了。公司裏又有什麼要緊的事吧。二和默默的淡笑了一聲。並沒有答話。二姑娘在半個月以來。是常遭受到這種待遇的。

却也不以為奇。二和走進了大門。她又伸手携着他的手道。今天該把那件小皮襖穿上才出去。你瞧。你手上多涼。二和縮回手來。趕快的在她前面跑着。走到院子裏。就向屋子裏叫了一聲媽。丁老太道。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的晚呢。二和且不答覆。趕快的向屋子裏走了去。二姑娘看他那情形。今天是格外的不高興。也就隨着他。跟到屋子外面來。還不會跨進屋子門。却聽到了老太很驚訝的問道。月容又出來了嗎。這孩子也是自討的。月容這兩個字。二姑娘聽了。是非常的扎耳。這就站着沒有進去。在窗戶外更聽下文。二和道。公司裏人說她在東安市場裏清唱。我還不相信。特意追了去看看。果然是她。她沒出場。也就知道我到了。在唱戲之後。還讓場面拉了一段夜深沉。不知道怎麼着。我一聽到了這種聲音。就會把過去的事一件件的想起來。心裏頭是非常的難過。我幾乎要哭。後來我坐不住了。就跑出來了。沒有到後台去找她。丁老太道。清唱不是票友消遣的所在嗎。她是內行了。還到那裏去消遣幹什麼。二和道。茶社靠這些票友叫座。有願在他那裏消遣的。當然歡迎。不願消遣。他們就暗下裏給戲分。男票友不過三毛五毛的。像月容這樣的人。兩三塊錢一天。那沒有問題。丁老太道。她有了職業也罷。年輕輕兒的。老在外面飄流着。那日是個了局。二和道。改天星期。我要找着她談一談。我看前呼後擁的好些。

人包圍着她。和她談話還是不容易呢。丁老大道。見着她。你說我很惦記她。大概她也不肯到咱們家來。來呢。我們那一位。大概也不樂意。說到這裏。聲音低了。很多。似乎也有些怕人聽到的意思。二姑娘站在門外。越聽就越要向下聽。聽到最後。不知是何緣故。身體都有些抖顫。最後。她只好扶着牆壁。慢慢的走向屋去。到了屋子裏以後。便感到滿腔怒火。由胸膛裏直噴出來。彷彿眼睛和鼻孔裏。都向外冒着火燄。手扶了桌沿。人就是這樣呆呆坐着。自然胸中這一腔怒火。能夠喊叫出來是更好。因之瞪了兩眼。只管朝門外看去。便是這兩隻秀媚的眼裏。也有兩枝火箭射出來似的。可是她有怒氣。却沒有勇氣。她望着望着。二和進來了。她兩眼熱度。突然的減低。立刻手撐了桌面。站起向二和笑道。就吃飯嗎。我去給你熱那碗湯去。二和依然是憂鬱着臉子。搖搖頭道。我不想吃什麼。二姑娘笑道。怎麼着。有什麼心事嗎。她說着這話。站起來。迎到二和身邊。微微的依貼着。二和牽起她一隻手來。握着。笑道。我有什麼心事。除非說是錢沒有個夠。還想公司裏加薪。二姑娘聽他說加薪。怕他再繞一個彎子。又提到劉經理身上去。這就笑道。累了一天。爲什麼不想吃飯。也許是身上有點不舒服吧。說時。那隻手還是讓二和握着。另一隻手却扶着二和的肩膀。又去撫摸他的頭髮。低聲笑道。你還是吃一點罷。你打算還吃點什麼合

味的呢。我同你作去。二和笑道。我實在是不要吃什麼。經你這樣一說。我不得不吃一點。去到油鹽店買一點辣椒糊來罷。我得吃點辣的刺激刺激。二姑娘笑道。別吃辣的。了吃了上火。二和道。你不是說了我想吃什麼。你就給我作什麼嗎。二姑娘含笑向他點了兩點頭。自向廚房裏去了。二和坐在椅子上。對她去的後影望了一望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她現在倒能夠懺悔。極力的作賢妻。不過似乎有點勉強。丁老太在隔壁屋子裏搭腔道。二和你在同誰說話。二和道。我這樣想着。沒同誰說話。丁老太道。你這孩子……唉。教我說什麼是好。二和哈哈一笑道。這樣的話我也不能說那也太委屈了。丁老太在隔壁屋子裏沒有回話。二和也就沒有再向下說。相隔了約兩三分鐘。聽到一陣腳步聲。自窗戶外走過。二和昂着頭問是誰。二姑娘在外面答道。給你沏茶呢。二和也不理會。還是在屋子裏坐着。一會工夫。二姑娘將一隻茶盤子。托了兩菜一湯。送到桌上。老媽子提着飯罐子和筷子碗也跟了進來。二姑娘笑道。你去燒開一壺水來給先生吃茶。這裏的事交給我了。老媽子放下東西去了。二姑娘先擺好一雙筷子在二和面前。然後盛了一碗飯。兩手捧着送到二和手上笑道。吃罷。熱的。二和笑道。勞駕。你怎麼不把碗舉着平額頭。二姑娘道。那爲什麼。二和道。這就叫舉案齊眉呀。二姑娘笑道。只要你這樣吩咐。我就這樣做。二和

扶起筷子碗吃飯。向二姑娘笑道。想不到我有了職業。又得着你這樣一個賢妻。真是前世修的。二姑娘眉毛一動。笑道。我嫁了你這樣一個精明強幹的好丈夫。也算前世修的。二和道。我好什麼。一個趕馬車的。二姑娘道。你就不說你是鎖守使的兒子嗎。二和扒了幾口飯。點點頭道。再說。也得劉經理幫忙。二姑娘紅着臉。沒有答覆他這句話。靠了牆邊的梳粧檯站着。很久。笑問道。明天是星期六。可以早一點回來嗎。二和捧了碗筷向她望了。笑道。又給我預備什麼好吃的。二姑娘見他臉上。已是帶着笑容。進言的機會就多了。打了個呵欠。抬起手來。撫着頭髮。因道。吃的那一天也可以和你預備。你應該帶我出去玩半天了。二和低了頭。將筷子扒飯。因道。沒滿月的新娘子。儘想出去幹什麼。說這句話時。是突然的說着的。語氣未免重一點。說完了之後。倒有點後悔。又改了笑容道。現在這年頭。無所謂滿月不滿月。那有什麼關係。不過。明天下午。我有點事情。二姑娘牽衣襟。低頭道。那末。後天星期。可以帶我出去玩。二和又低頭吃着飯。臉沒有看着人。因道。後天下午三點鐘以後。我還有點事。上午我可以陪你出去。二姑娘頓子縮了一縮。笑道。我和你鬧着玩的。那個要你陪着出去。二和看她臉上時。帶有一種不自然的微笑。這也當然是她蜜月中一種失望。但這個星期六和星期日。絕對是不能陪她的。因笑道。那末明

天晚上我帶你出去聽戲罷。二姑娘將顏色正了一正。因道。我不說笑話。明天下午。我想
到嫂嫂那裏去。把打毛繩子的鈎針拿了來。二和道。好的。見着大哥。你說我有事。明日不
能請他喝酒了。二姑娘笑着點了兩點頭。二和全副精神。這時都放在清唱社裏的月容
身上。對於二姑娘有什麼表示。並沒去注意。飯後。二和又到了老太屋子去閑談。二姑娘
在留意與不留意之間。完全都聽到了。自然。她也不在其間說什麼話。到了次日。二和換
了一套新呢的學生服。拿了十元鈔票揣在衣袋裏。再單上大衣。臨走丟下了一句話。中
飯不同來吃。晚飯用不着等。也許是不回來吃了。二姑娘一一答應了。裝着什麼也不知
道似的。在家裏吃過了午飯。就對丁老太說。要回去一趟。丁老太道。家裏有女用人陪着。
你放心回去罷。二姑娘有了這句話。就回房去好好的修飾一番。當她臨走的時候。又緩
緩走到了老太屋子裏告辭。丁老太雖看不到她穿的什麼衣服。但她走過之後。屋子裏
還留着一股很濃厚的香味。丁老太昂着頭。出了一會神。一來她是新娘子。二來她是回
娘家去。丁老太雖然有點不愉快。可是爲省事起見。也就不作聲了。

第三十七回

懷妬聽歌事因驚豔變
蓄謀敬酒餌肯忍羞吞

田二姑娘說是要回娘家去。誰也沒有領會到有個第二娘家。當她坐的人力車停下來時。却是劉經理家大門口。她付了車錢。走進大門的時候。守門的老李。迎着請了個安。笑道。你大喜了。二姑娘站住。向他點了兩點頭。還沒說話。那老李笑道。太太出去。瞧電影去了。二姑娘道。坐經理車子出去的。老李道。經理在家。二姑娘在。身上掏出一張五元鈔票。放在窗戶台上。用手拍了兩拍。笑道。給你買雙鞋穿罷。老李再屈腿請了個安道。又要你花錢。二姑娘只向他微笑。踏着高跟鞋。進到上房去了。劉經理的家。是有東方之美的高等住宅。更配着西方式的衛生設備。單以劉經理私人辦公室而論。外面是朱紅漆柱的走廊。配着綠格窗戶。院子裏撐上綠柱的籐蘿架。架上葉子。凋零得乾淨了。陽光穿着籐枝。篩了滿地的花紋。二姑娘由旁邊月亮門鑽進來。但見三五個小麻雀在地上蹦蹦跳跳找尋食物。院子裏不聽到一點聲息。二姑娘却故意把高跟鞋踏得磚地突突作響。果然這響聲有了反應。正面屋裏的窗戶簾。掀開了一角。有張人臉在那裏一閃。二姑娘繞過了走廊。在正屋側面的小門裏進去。只一拉門。便有熱氣向人身上直撲將來。隨

着這熱氣，也就是一陣香氣。因為這屋子裏擺下了許多的鮮花盆景，都開得很繁盛。劉經理手指頭裏夾了半枝吸過的雪茄，背了兩手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。二姑娘進來了。他還是來回的踱着，臉上帶了一點笑意。站住向二姑娘望着。二姑娘笑道：「有錢的人家，到底是有錢的人家。這樣的冷天，屋子裏又香又暖，和劉經理將手向她週身上下都比着畫了一下笑道：「瞧你穿得這樣的美。淡綠色的綢袍子，外加着咖啡色的呢大衣。熱鬧中帶着雅靜……二姑娘連連搖着手道：「得啦，得啦，趁你太太沒在家，正正經經的談兩句話罷。她說着，自在沙發椅子上坐下，背向後靠着。對劉經理道：「有好烟捲，賞我們一枝抽抽。劉經理正待伸手去按電鈴，二姑娘便搖着頭道：「別叫人來，進門就花了五塊。咱們就這樣談談。劉經理便不按鈴，在她對面坐着。二姑娘道：「你現在怕沾着我了，我身上也沒有長着刺，會扎了你。那樣老遠的坐着幹什麼。劉經理笑道：「不是那樣說。你以前是田二姑娘，現在是丁二奶奶。這其間當然有些不同，但願你以後夫倡婦隨。以前的事，一筆勾銷。二姑娘鼻子一聳道：「哼，一筆勾銷，那怎樣能夠。他對我的事情，十分不諒解。劉經理道：「他不諒解到什麼程度呢。二姑娘道：「表面上他很平和的，只是冷言冷語的，說得很難受。劉經理道：「這點醋意也是不免的。你好好對待他，慢慢的，他也就忘記了。二姑娘道：「他

怎麼能忘記。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。他瞎了眼不看見嗎。劉經理將雪茄放到嘴裏。連吸了兩口。噴出烟來。微笑着道。你放心。他一天在公司裏作事。他一天不敢追究這件事。憑他一個趕馬車的人。白得一個美媳婦。又有了一個每月四十塊錢的位置。人財兩得。還有什麼不足的。二姑娘道。也就爲着這公司裏的一個位置吧。不然過門第一天。我們就翻臉了。我心裏明白。可是他既然是很勉強。不久總要出岔子的。昨天晚上回來。我聽到他和老太說話。那個楊月容又出來了。現時在東安市場一家茶樓上清唱。他今天下午就要去捧她。劉經理笑道。這是你吃醋了。告訴我有什麼用呢。二姑娘道。我真不吃醋呢。不是爲着肚子裏這個累贅。根本我就不嫁了。二和了。今天我到這裏。託你一件事。辦不辦在你。劉經理笑道。話還沒有說。你就先給我一點顏色看。大概這事情是不大好辦吧。二姑娘道。二和不是要聽清唱去嗎。當他在聽的時候。希望你也去罷。劉經理道。你的意思。我明白了。以爲我在那裏。他就坐不住。二姑娘道。當然是這樣想。只要你連去三天。他就會永遠不去了。劉經理道。你就讓他去聽得了。在外面賣藝的女孩子。什麼大人物沒有見過。他決不會把了二和這種人。看在眼裏的。二姑娘道。我沒有把他們過去的事。情告訴你嗎。若不趁早去攔着他。那我敢說。不到一個月。姓丁的就會同我決裂。決裂。我

不含糊。可是他說出來的理由。一定受不了。到了那個日子。也是你的累。劉經理將雪茄
啣在口裏。深深的吸了兩口。因道。你這個主意。雖然不錯。可是只能禁止二和不去捧場。
他若是暗下裏和姓楊的來往。有什麼法子禁止他。二姑娘道。先攔着他不去捧角再說。
暗下裏來往。我再在暗裏頭攔着他。劉經理笑道。只聽到你們說楊月容左一段豔史。右
一段豔史。到底是怎樣一個美人兒。我倒要去瞧瞧。二姑娘道。今天二和準在那裏。你就
去罷。去了叫聲倒好。我也解恨。劉經理扛着肩膀笑道。你就這樣白來一趟嗎。二姑娘將
臉色一板。橫了眼望着他道。你不說我已經是丁二奶奶了嗎。劉經理道。現在我還是這
樣說呀。我也沒有別的意思。覺得你來過之後。烟沒有抽我一枝。茶也沒有喝我一口。就
這樣的走了。我有點招待不週。說時。把兩隻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條縫。將背向沙發椅子
上靠着。架起右腿來。只管顛動着。二姑娘道。招待週與不週。我倒不管。但望你負一點責
任。把我身上這點累贅給我解除了。我就感恩不盡。劉經理道。這也沒有什麼關係。到了
那時候。你拿我的名片到醫院裏去就是了。二姑娘又將眼睛一橫。點點頭道。哼。你倒說
的很自在。到了日子上。醫院一跑就了事。請問。由現在到那發勁的日子。這一大截時間。
我怎麼對付着過去。劉經理笑道。這個……說着抬起手來。連連的搔了幾下頭髮。嘴裏

跟着還吸上了一口氣。二姑娘先是鼓了嘴。隨後也就彎着腰。嘆啞一笑道。你們當經理的人。也就是這點兒能耐。劉經理道。不是爲這點原由。我極力的敷衍。丁二和幹什麼。二姑娘道。你知道用手段敷衍他。你就該知道用手段制服他。劉經理道。說來說去。還是那一句話。車子可不在家。要不。我馬上就去。二姑娘道。你就在汽車行裏叫一部汽車去。又算得什麼。說着手扶了茶几站起來。因道。我可要走了。是我的事。也是你的事。你若是不辦。到了那個結果。眼兒。我也有我的辦法。說完。她一扭身子。就推了門出去。可是她走出了門外。却站了一站。這一站。可讓門裏伸出一隻手來。把她拖進去了。在一小時以後。二姑娘回娘家去打了一個轉身。劉經理也就到了東安市場。當他走上茶樓的時候。各茶座上都坐滿了人。那茶樓上的茶房。見他穿着氅皮鼠子大衣。戴着獺皮帽子。手指頭上夾了半截雪茄。又是面團團的。這就立刻迎上前來笑道。你要坐前面點兒。還是到那邊雅座裏去躺躺兒呢。劉經理也沒說什麼。將手指頭夾住的雪茄。向前面指了一指。茶房會意。立刻就在最前面一張桌子邊。找了一個位子。引他坐下。劉經理在跨進樓口的時候。早就把眼睛向四週人頭上掃了一遍。在裏邊的樓角上。看到有人將兩隻手抬起來。撐住了桌沿。再將兩隻巴掌托住了自己的下巴。呆呆的向台上望着。雖然那手掌夠把

臉子擋住了。可是在他的姿態上。已經可以看出他是二和了。彼此相隔着路遠。他不向這裏看來。自己也不能無緣無故的闖將過去。坐下來。又回過頭去。向二和看着。二和正是放下手來。要找個什麼。却好向劉經理打個照面。二和立刻站起身來。遠遠的鞠着半個躬。劉經理倒也帶了笑容。向他點了兩點頭。此外並沒有什麼表示。坐正了對着台上。不到半小時。茶座上的人。哄然的叫了一陣好。見門簾子微微的掀動着。一個穿黑絨袍子的女郎。悄悄的走了出來。就在桌子旁邊坐了。只見她抬起一隻雪藕似的手臂。輕輕理着鬢髮。對在座的人。一點着頭。在遠處雖看不到她在向人說什麼。然而紅嘴唇裏。微露着兩排白牙。那一種動人的淺笑。實在嫵媚。就這一點上。已經斷定她是楊月容了。看那細小的身材。實在不過十七八歲。這樣妙齡的少女。那裏看得出她是經過很多磨折。富有處世經驗的人。恐怕關於她的那些故事。都是別人造的謠言了。如此想着。對於月容的看法。還另加了一番可憐她的眼光。月容早看到二和今天又來了。只因昨天的滿面淚容。引起了許多人注意。這不但透着小孩子脾氣。也許人家注意到二和身上去。讓他不好意思再來。因之今天未出場之先。就作了一番仔細的考慮。到了快掀簾子出來的最後五分鐘。才由身上掏出粉鏡子來。忽忽的在鼻子邊抹了幾下。然後又將綢

手帕輕輕的抹了幾下嘴唇。這還不足。又對鏡子裏裝了兩次笑容。頗覺得自然。於是放心到場子上來。當掉轉身靠了椅子坐下時。很快的向裏邊角落裏看去。二和還是兩隻手撐住了頭。對着這邊看了來。月容沒有敢繼續着向那裏回看過去。兩三次的抬起手來撫摸着鬢髮。偏是茶座上有幾個起哄的青年。就是月容這樣抬手撫摸鬢髮。他們也是跟了叫好。這樣月容就更不敢向茶座上看過來了。在茶座裏的劉經理。將那半截雪茄啣在嘴角上。身子伏在桌沿上。昂了頭向小台上看了來。這時。雖然另有人在唱戲。他完全沒有理會。只是將兩眼向月容身上死死的釘着。別人叫好。他就啣了雪茄。連連的點了幾下頭。點過頭之後。又將頭下部微微的擺蕩。整個頭顱。在空中打着小圈。正在出神之際。耳邊却有人輕輕的道。經理。你很贊成這位楊女士吧。劉經理回頭看時。正是自己的屬員趙二。便點點頭笑道。我在市場裏買東西。隨步走上樓來歇歇腿兒。你是老在這裏喝茶的吧。趙二笑道。也就爲着這裏有票友。花一兩毛錢。可以消磨好幾個鐘頭。他說着話。在身旁桌子下面拖出一隻方櫥子來。就靠住劉經理坐下。低聲笑道。這位楊女士。原是內行。現在加到清唱班子裏來。當然比普通的人好。經理可以聽幾句再走。劉經理笑着微微點了兩下頭。趙二在身上掏出烟盒子來。取了一枝烟捲在手。站起身來。

彎着腰向劉經理面前遞了過去。低聲道：你換一枝抽抽。劉經理舉着手上的雪茄，笑了一笑。趙二看到劉經理的茶已經沏來了，就取過茶壺，向他面前的茶杯滿滿的斟上了一杯。劉經理看到，也只是點點頭。在這時，坐在場上的月容，端起一把紅色茶壺，連連向壺嘴裏吸了幾口。在場上和她配戲的人，有兩位隔了桌面向她點點頭，打着招呼。接着戲開場了。却是二進宮。月容在戲裏唱皇娘一角。正是清唱容易討好的唱工戲。劉經理口裏啣了那半截不着的雪着，昂着頭向台上呆望着，動也不動。別人叫好的時候，他也把頭點上兩點。月容在今天，受着王四的請求，沒有坐到桌子後面去，只在桌子前面右邊椅子上，半歪了身子向裏坐着。劉經理雖然只看到她半邊臉，但有時她回過臉來看別處，却把她看得很清楚。是她在唱得極得意的時候，場面上不知誰大意，把一面小鑼碰着，落到地上來了。噹的一聲響。月容坐在椅子上，先是嚇得身子一跳，隨後就回過頭來向場面上紅着瞪了一眼。但隨着這一瞪眼之後，再回過頭去，却又露出雪白的牙齒，微微一笑。劉經理將腦袋大大的晃着一個圈子，叫道：好，夠味。趙二看到劉經理這樣贊成，悄悄的站起身來，到別的地方去。約摸有十幾分鐘的工夫，他回到了原地。劉經理還不知道。趙二低聲笑道：經理，回頭到東來順去吃瀾鍋子，好嗎。劉經理道：不必客氣。趙二

笑道。不。我。和。這。茶。樓。上。的。老。板。熟。剛。才。和。他。說。了。說。到。這。裏。把。頭。伸。過。來。就。着。劉。經。理。的。耳。朵。將。右。手。掩。了。半。邊。嘴。唇。輕。輕。向。他。道。他。滿。口。答。應。了。約。着。月。容。也。來。劉。經。理。笑。道。成。嗎。咱。們。跟。人。家。沒。有。交。情。呀。趙。二。點。點。頭。答。應。着。道。成。這。裏。老。板。邀。她。她。不。能。不。去。再。說。經。理。在。座。她。更。不。能。不。去。劉。經。理。想。了。一。想。笑。道。東。來。順。太。亂。吧。趙。二。道。那。就。是。東。興。樓。罷。劉。經。理。道。當。然。由。我。會。東。你。先。去。打。個。電。話。說。我。定。座。一。提。我。他。們。櫃。上。就。知。道。的。趙。二。答。應。了。一。聲。是。起。身。打。電。話。去。了。這。一。來。劉。經。聽。着。戲。更。得。勁。關。於。二。和。的。問。題。早。是。丟。到。腦。後。不。等。散。場。他。就。到。東。興。樓。去。等。候。着。酒。館。和。茶。樓。相。隔。只。有。五。分。鐘。的。路。程。劉。經。理。只。剛。坐。下。趙。二。蔣。五。一。同。進。來。陪。着。笑。道。她。一。定。來。劉。經。理。笑。道。我。知。道。你。們。是。這。茶。樓。上。的。老。主。顧。趙。二。笑。道。我。把。那。個。拉。胡。琴。的。老。鎗。也。找。來。了。回。頭。咱。們。可。以。叫。她。唱。一。段。劉。經。理。背。着。兩。手。繞。着。屋。子。中。間。的。圓。桌。子。不。住。的。轉。圈。子。因。道。我。也。是。一。時。高。興。老。趙。說。是。請。我。吃。東。來。順。遇。見。了。我。沒。有。叫。你。們。會。東。之。理。所。以。我。就。轉。請。你。們。到。這。裏。來。了。她。來。不。來。倒。沒。有。關。係。只。這。一。句。却。聽。到。院。子。裏。有。人。答。道。來。了。來。了。說。好。了。怎。能。夠。不。來。劉。經。理。伸。頭。向。門。簾。子。外。面。看。去。只。見。宋。子。豪。放。下。兩。隻。青。布。袍。子。的。長。袖。由。右。手。袖。籠。子。裏。垂。出。一。把。胡。琴。來。他。見。門。簾。子。裏。面。有。人。影。子。幌。動。左。手。伸。上。去。將。瓜。皮。帽。

子上的紅疙瘩捏住。提起帽子來。遠遠的向門裏頭鞠着躬。他後面跟着月容。已加上了青呢大衣。在領口裏已露出白毛繩圍巾。粉紅臉兒。配上這一切。透着雅靜。在她後面。才是那位茶樓老板王四。他見前面的人脚步緩一點。搶上前兩步。掀着門簾子進來。取下頭上瓜皮帽。兩手抱住。連連的向劉經理打了兩個躬。哈着腰笑道。這是劉經理。久仰久仰。沒有向公館裏去問候。那趙二是應盡介紹之責的。只好搶着在中間插言。代王四報告姓名。轉過身來。見宋子豪已是領着月容進來。站在一邊。這就向月容深深的點了一個頭。笑道。楊老板。這就是電燈公司劉經理。北京城裏最有名的一位大實業家。無論內外行。只要稍微有名的人。全都和劉經理有來往。說着。伸出右手來。向劉經理比着。月容聽到電燈公司這個名稱。心裏就是一動。莫非二和有什麼事要同我交涉。還特地把他們的經理給請出來。於是先存下三分客氣的意思。向劉經理鞠了一個躬。劉經理再就近將月容一看。見她細嫩的皮膚。彷彿是灰麵捏的人一樣。也就微抱了雙拳。在胸上略拱了兩拱。點着頭笑道。久仰久仰。只是無緣奉請。月容也不知道說什麼是好。只是和他點着頭微微的笑着。雖然她嘴裏也會說着話的。不過只看到她的嘴唇皮活動。却沒有一些聲音。宋子豪靜站在旁邊。可有些耐不住了。這就向前擠了一步。兩手捧了帽子帶

胡琴彎腰一躬到地。然後高舉兩手。作了一個揖。起來。笑道。本不敢打攪劉經理。王四爺說。也許經理高興。要消遣一兩段。所以斗膽跟着來了。我說。我不必叨擾了。就在旁邊坐着候一會兒罷。劉經理見他身上那件青布袍子。上面烏得發光。一片片的油漬。袖口上破成一條條的網巾。好像垂穗子似的垂了下來。偏偏他的袍子衣領裏。還要露出一圈小衣。分明是白色的。這却被頸頸子上的污垢。把衣染得像膏藥片一般。劉經理一見。就要作惡心。只因他是很客氣的施禮。倒不好不理會。便淡笑着向他點了兩點頭。月容回轉頭來向宋子豪道。現在這年頭。大總統和老百姓全站在一個台階上。大家平等。過於客氣了也不好。要是那麼客氣。我就坐不下去了。咱們爺兒倆。還能分個彼此嗎。劉經理先是怔怔的望了她向下聽去。她說完了。這就回轉身來。向宋子豪笑道。請吃便飯。就不必拘束。請坐請坐。說時。回轉頭來。看到月容。接着笑道。楊老板請坐。月容看看在面前的人。除了劉經理。都透看受拘束。這就向大家看了一眼道。大家都請坐罷。說着。自挪開了桌子邊一把椅子坐下。劉經理道。是大家隨便的坐。這也無所謂。我不坐主席了。他交代過了。就挨了月容右手邊的椅子坐下。在場的人一見。大事定矣。自然也就不去作那多餘的週旋。跟着在桌子週圍坐下。劉經理見月容坐在下手。微低了頭。將手比着筷子頭。

把筷子比齊了。臉上似乎帶了笑容。可是仔細的看起來。她又是繃着面子。垂了眼睛皮。不看任何一人。這就料着她不至於不應酬這個場面。但是也不大願意這裏應酬的。於是將兩隻袖口微捲了幾捲。昂着頸子向站在旁邊的伙計。點點頭道。你告訴櫃上。照我們這些人。配着夠吃的菜作上來。記着。這裏面要一個紅燒魚翅。伙計答應去了。王四隔了桌面就站起來笑道。劉經理。您別太破費了。劉經理伸出手來。向他招了幾下。笑道。坐下。坐下。今天難得楊老板賞臉。要不預備一兩樣看得上眼的菜。讓人家說咱們過於慳吝。王四見他這本人情。不寫自己身上。透着沒趣。只好紅了臉坐下。月容又低着頭微笑了一下。宋子豪看到。就欠着身笑道。月容將來上台。還要請您多捧場呢。劉經理道。在那家露演呢。兩三個包廂。那毫無問題。事先把票子送來就是了。大概散座上也要有。人叫好。才夠熱鬧。每天我要五十張票。月容聽到他肯這樣大量的幫忙。自然是一件可感的事情。不自禁的。却在歡喜的時分。微微一笑。但笑出來之後。又感到是不怎樣適宜的。於是把頭低下去。劉經理看到。也覺得這靦靦型的少女之笑。非常夠味。於是把大腦袋再幌成個小圈子。笑道。好好。憑着楊老板這一表人才。我們不捧還去捧誰。這樣罷。乾脆。每天給我留三排座。二三四三排。不管一百座。二百座。全是我的。宋子豪坐在對面。也高

興得張開那張沒牙的嘴。合不攏來。舉起一個大拇指道。這真是一件豪舉。除了劉經理。可以說沒有人可以辦到。說到這裏。伙計已向桌子上端着酒菜。有劉經理在場。自然有伙計提着酒壺在身後斟酒。宋子豪立刻站起來向月容點點頭道。難得劉經理肯這樣的幫忙。咱們借花獻佛。就借着劉經理的酒。向劉經理敬上一杯罷。快接過壺來。說時。就不住的向月容丟着眼色。月容會意。就站起身。將茶房手上的酒壺接過。回轉身來。向劉經理站着。還沒有開言呢。這一下子。可把劉經理急了。呵啣着一聲。隨着也站起來。兩手抱了拳頭。不住的作揖道。這就不敢當。這就不敢當。月容低聲道。我可不會應酬。劉經理別拘謹。說時。兩手依然抱住那把壺。劉經理笑道。這是形容我作主人的荒唐。我以為大家隨便吃飯。用不着客氣。所以就讓茶房斟酒。這麼一來。把我形容得無地自容了。趙二見月容兩手捧了壺。頭微低着。兩腮紅紅的。這就向劉經理笑道。經理。你就接着這杯酒罷。你瞧。楊老板多麼受窘。你就快接着罷。劉經理口裏連說好好。兩手捧着杯子。向月容面前接酒。月容笑着提起壺來。把酒斟將下去。劉經理兩眼笑着合成了一條縫。口裏連說不敢當不敢當。月容老早已把他的杯子斟滿了。酒既不能再向下斟。他還是那樣的端着杯子。也不便將兩手縮了回來。因之劉經理發了楞的站着。月容也只有跟了他發

楞站着。宋子豪看到。就向月容叫道。楊老板。你請劉經理坐下罷。這樣客氣到什麼時候爲止哩。月容抬頭看時。劉經理才覺悟到手裏的杯子。已是斟得滿滿的。縱然手不動。那杯子裏的酒。也是幌蕩幌蕩的潑了出來。接着又哦喲了一聲。低下頭來。一伸頸子。把杯子裏酒刷的一聲喝乾。向月容瞧着杯。連鞠兩個躬。笑道。謝謝。我該轉敬了。月容紅着臉。道。我可不會喝酒。說着。帶了笑容。連連的搖了一陣頭。劉經理見她兩手全捧了壺。在勢不能奪將過來。便伸手拍着她的肩膀。笑道。請坐請坐。有話咱們坐下來說。月容回頭看了一看。臉色正過來。默然的坐下。半低着頭。把酒壺在桌上放下。抬着眼皮。很快的向宋子豪看了一眼。宋子豪似乎知道她要看過去。它早預備下了。向她連連丟了兩回眼色。月容同想到劉經理所說。每日要定兩個包廂。和前三排的坐位。這就暗暗的咽下了一口氣。平和了顏色坐下。劉經理雖然知道她的態度。頗是勉強。可是他也想着。那個有幾分姿色的女子。都有點脾氣。這也不必介意。依然吃喝說笑的。對着楊月容帶說帶誇。趙二。在吃六七分酒下肚以後。膽子也就大的多。於是端起面前的酒杯子。向月容舉了一舉。月容以爲他是在勸酒呢。當然也就端起面前的杯子。陪着他舉了一舉。趙二又回轉臉來向劉經理望着笑道。經理。我有兩句話。想借了酒蓋臉說出來。可以嗎。他說時。眼神

向月容身上一溜。劉經理也笑道。反正是大家鬧着玩笑。你有什麼話。儘管說罷。趙二笑道。我知道的。楊老板現在孤身一人。六親無靠。真透着寂寞。我的意思。想介紹楊老板跟你發生一點親戚關係。不知道經理意思怎麼樣。劉經理笑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你叫我收這麼一個乾姑娘。就別看我蓄了嘴上這兩撮小鬍子。只是年紀不大。恐怕還不夠作爸爸的資格吧。月容手上還端着那隻酒杯子呢。待要放下。見趙二還是高高舉着。要隨便喝一口罷。更是短禮。只得老是舉了杯子。帶了笑容向趙二看着。趙二見她沒有絲毫推諉的意思。因道。經理。你的意思怎麼樣。楊老板差不多都答應出來了。劉經理向月容看了一看。笑道。那樣辦。未免不恭。我們先乾上一杯罷。其餘的話再說。月容紅着臉道。我真不會喝酒。隨便奉陪一點罷。說着。舉起杯子來喝了一口。全桌的人在她放下杯子又一點頭之間。鼓了一陣巴掌。趙二笑道。還有什麼話說。我來恭賀一杯。經理收到這樣一位聰明伶俐的美麗小姐。劉經理見月容脈脈含情。也十分高興。一舉杯子。把酒喝乾了。向月容照過了杯。抬起手來。搔着頭髮笑道。大家給我開了這麼大一個玩笑。我把什麼來作見面禮呢。宋子豪笑道。今天不過這麼說一聲兒。要是劉經理真有那個意思。當然要由月容出來辦酒。跟您磕頭。這麼大孩子了。當然也不好意思討個喜封包兒買糖吃。劉

經理點點頭道。有辦法。有辦法。幾件普通行頭。是我的事了。只是日子怕來不及呢。說着。將眉頭皺了起來。宋子豪笑道。月容只要乾爹肯幫忙就得了。作行頭這種小事。那裏還要您親自動手。您身上帶着支票簿。隨便開一張支票就得。月容向他飄了一眼。低聲道。瞧您……隨便說話。劉經理手上端着酒杯子呢。情不自禁的。又向她舉了一舉。笑道。沒關係。沒關係。你要是真需要什麼行頭。能力又辦不到的話。只管來找我。月容望了他微笑。笑上一下。却沒說什麼。劉經理笑道。真的。你要什麼東西。只管對我說。我不能誇下那海口。說是有求必應。反正你發生了什麼困難。我一定幫忙。王四道。劉經理說話。真是痛快。不過來。我爲楊老板恭賀一杯。說着。把酒杯子舉了起來。連連的點上了幾下頭。劉經理手上也拿着杯子的。向月容笑道。咱們爺兒倆同喝一杯。月容站起來。兩手捧着杯子。送到劉經理面前放着。低聲道。請乾爹代我喝了這杯罷。劉經理沒想到沾她一點便宜。她倒索興叫起乾爹。不由得心裏盪漾着。只是眯了兩眼向她微笑。趙二笑道。經理聽到沒有。人家已然是很親熱的叫着乾爹了。月容向劉經理看了一眼。低了頭對嘴唇皮咬着。臉上微微的透出兩圈紅暈。趙二笑道。經理你瞧着。人家叫出來了。你不答應。倒叫人家怪不好意思的。劉經理端起酒杯來笑道。我該罰。我該罰。說着。把這杯酒喝下去。這

麼着。也就是表示他完全得着勝利。滿桌的人也都以為他得着勝利。在暗地裏好笑的。那只有月容一個人罷了。

第三十八回

獻禮親來登堂拜膝下
修函遠遣拭淚忍人前

在這個席面上。只有宋子豪心裏最爲納悶。月他想。容這個人。心高氣傲。平常不但
不肯應酬人。而且也不會應酬人。現在她在許多人當面。極力的恭維劉經理。這就透着
奇怪。後來劉經理要說不敢說的。說了一句爺兒倆。她索興叫起乾爹來。這真讓宋子豪
要喊出怪事來。他睜了兩眼望着她。意思要等她回看過來。偵察她是什麼意思。可是月
容坦然坐在那裏吃喝。就像不知道宋子豪的意思一般。劉經理是越發想不到另有問
題。借了三分酒意。索興向月容問起戲學來。梨園行人和人談戲學。當然也是一件正經
事。因之。月容也放出很自然的態度來談着。一餐飯吃完了。劉經理非常的高興。因道。月
容。今天咱爺兒倆一談。很是投機。這不是外人。就不用客氣了。今天的事。一說就得。你現
在還沒有露演。可以說還沒有收入。要被費許多錢。真的請酒磕頭。算我這個人不知道
你們年輕人艱難。再說。現在是什麼年頭。真那樣做。也透着俗套。月容站在桌子邊。兩手
捧了一隻茶杯。慢慢的喝着茶。低了頭細聲道。那總是應當的。說完了。臉上又是一紅。王
四道。對了。要不舉行一個典禮。透着不恭敬。雖然說楊老板現在還沒有登台。可是請乾

爹喝盃喜酒的錢。總可以湊付。他在月容附近坐着的。說到這裏。把身子起了一起。向月容笑着。宋子豪在桌子邊坐着的。微微的向王四瞪了一眼。因笑道。我和楊老板差不多。是一家人了。楊老板有這樣的正經事要辦。當然我們不能讓她爲難。劉經理斜靠在一張椅子上坐了。口向上。口角上斜插了一枝雪茄。聽了這話。微微帶着笑容。月容向宋王二人各瞪了一眼。低頭想了一想。自己也微笑了。於是將一隻空茶盃子。用茶洗盪了一下。提壺斟了一盃熱茶。兩手捧着。送到劉經理面前。低聲笑道。吃過飯後。乾爹還沒有喝口茶。劉經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。兩手搶着茶盃接住。笑道。啊。不敢當。不敢當。月容且不答覆他這句話。站在他身邊。低聲問道。乾爹。我乾娘也愛聽戲嗎。她說這話。眼睛向劉經理一溜。把眼皮立刻又垂了下來。紅着臉皮。帶了一點微笑。劉經理嘴裏那根雪茄。已經因他一聲啊。落到了地上。說話是利落得很。笑道。不。月容聽了這個不字。向他又瞅了一眼。劉經理這個不字。是對着月容心裏那番意思說出來的。看到月容誤會了。因笑了接着道。不對。不對。你乾娘是一位極開通的人。我在外面的應酬事。她向來不說一個字的話來干涉的。月容放大了聲音道。改天我到公館裏去拜見乾娘。可以嗎。劉經理見在座的人都將眼睛向自己身上望着。雖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。可是自己要充作大

方決不能說月容不能去拜乾娘。便笑道：「你那天到我家去玩呢？我事先通知內人一聲，讓她好預備招待。」月容笑道：「要是乾娘預備招待，我就不能事先通知。事先通知是我叫乾娘招待我了。只要乾爹回去說一聲，收了這麼一個沒出息的乾姑娘，那就無論那一天到公館裏去，乾娘都不會說我是冒充的了。」劉經理笑道：「這樣好的姑娘，歡迎也歡迎不到，就是冒充。我們內人也很歡迎呀。」月容低頭微笑着，就沒有接着向下說。但在這一低頭之間，却看到劉經理口裏啣的那半截雪茄落在地上，便彎腰在地面上拾了起來。在懷裏掏出手絹來，將雪茄擦抹了一陣，然後送到劉經理面前來。劉經理接着烟啣在口裏，她又擦了一根火，將烟點上。這樣一來，劉經理只管高興，把月容剛才說的話也忘記了。月容回轉頭來向宋子豪道：「大爺，我們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該輪着我們了吧。」宋子豪點着頭笑道：「是是，把掛在牆上的胡琴取下，就拉起來。大家叫好。說楊老板爽快。」月容就站在劉經理身邊，背轉身去，唱了一段。唱完了，向劉經理笑道：「乾爹，你指教指教。」劉經理坐在椅子上，搖頭幌腦的，笑道：「好，句句都好。月容，你道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。我有什麼不妥的所在？你應該說明白，讓我好改正過來。儘說好，顯着是外人了。」劉經理伸手搔着頭皮道：「是的是的。我應當向你貢獻點意見。可是你唱的真好，難道叫我說那屈」

心話。楞說你唱的不好不成。月容笑道：「那麼乾爹再讓我唱一段試試瞧。」劉經理笑道：「那麼你就唱一段反二簧罷。」月容道：「這回要是唱得不好，乾爹可是要說實話的呀。」說畢，向劉經理溜眼一望，鼓了兩隻腮幫子。劉經理點着頭笑道：「就是那麼說。我是豆腐裏面挑刺，雞子裏挑骨頭。一定要找出你一點錯兒來的。」月容帶了笑容，又接着唱了一段。唱完了。劉經理先一跳，由椅子上站起來，笑道：「我的姑娘，你打算怎麼罰我？你就明說罷。你這一段比先前唱的還好。我不叫好，已然是屈心。你還要我故意的說出不好兒來。那我怎能夠辦到。我要是胡批評一起。這兒有的是內行。人家不要說胡鬧，應當受罰嗎？他說了這一大串，弄得月容倒紅了臉，勉強的帶了笑容。只是低了頭。劉經理以為是給了她釘子碰。她不好意思，又極力敷衍了一陣。月容這才告辭說回家去。劉經理這就叫伙計來，還要雇汽車送。月容笑道：「乾爹，你在別件事上疼我一點罷。我們那大雜院，還是在小胡同裏，汽車進不去的。」劉經理每聽一聲乾爹，就要心裏痛快一陣。現在索興叫乾爹在別件事上疼她，更讓他心癢難搔。無如月容已是穿上了大衣，已經走到房門口，不能再追問那一件事是別件事，便笑道：「這就走了嗎？沒有吃好。」月容鞠躬笑道：「乾爹，咱們明兒見罷。」交代了這句話，她已扭着身子出去了。劉經理聽到她最後一句話，是明兒個見，以為

是指着在清唱座上見。也就很乾脆的答應了一句好明兒個見。這五個字也許比月容說的還要響亮些。月容同宋子豪去了。在座的人。又向劉經理誇讚了一陣。說是這位姑娘。真得人歡喜。將來一定可以藏之金屋。劉經理將手指點着大家笑道。你們說的不是人話。有乾爹娶乾姑娘的嗎。趙二笑道。多着呢。收梨園行的人作乾姑娘。那也就是這麼回事。說完。大家又呵呵大笑一陣。月容去後。劉經理已是打了一個電話回去。叫汽車開了來。回家之後。見着劉太太。她問道。你說下午不出門。陪我去聽戲的。怎麼又溜出去了。劉經理笑道。吳次長打着電話來了。要我到東興樓去吃便飯。劉太太一撇嘴道。你又胡扯。剛才你打電話回來。說是你請客。這一會子。又變成吳次長請你吃便飯了。劉經理道。你想罷。東興樓我那樣熟的地方。我那能夠叫別人會東呢。也沒吃多少錢。不過十塊上下。劉太太道。我管你吃多少錢。不過我討厭你撒謊就是了。把話說到這裏。這一回交涉可就過去。可是到了次日上午十點鐘。劉經理這一句謊話可就戳穿了。那時。一個跑上房的老聽差。臉上帶了幾分希奇的意味。直走到房門口。才低聲道。太太。外面有客來拜會。劉太太道。經理不在家。你不知道嗎。告訴我幹什麼。聽差道。我也知道經理不在家。來的是位女客。她要見太太。劉太太道。是女客。請他進來就是了。鬼鬼祟祟的作什麼。聽差

道。她還親自送看好幾樣禮物來了呢。我沒有敢讓她進來。劉太太一聽這句話。覺得裏面另有文章。這就迎了出來問道。是怎麼一個人。聽差道。年紀很輕的。約摸有十七八來歲兒。有一個老頭子跟着。提了七八樣禮物兒。她說她姓楊。你一見就知道了。劉太太昂着頭想道。姓楊。姓楊的熟人可多了。他穿的樸實不樸實。聽差道。倒是很樸實的。不像是什麼壞人。劉太太道。坐什麼車子來的。是坐洋車來的嗎。聽差道。是的。雖不見得是什麼貧寒人家的姑娘。可也不見得是闊主兒。劉太太道。那就請她進來罷。在內客廳裏坐罷。聽差出去了。劉太太也就進房去。對着鏡子撲了兩撲粉。再到內客廳來。這時地上堆着點心盒。和水果蒲包。佔有桌面大一塊地方。客廳門邊。站着一位十七八歲姑娘。青呢大衣底下。露出藍布大褂。脚下連皮鞋都沒有穿。只是踏着紗線襪子和青呢平底鞋。看她那一張沒有搽胭脂粉的素臉。就看不出是位什麼壞人。便點點頭笑道。這位楊小姐嗎。初次相見呵。她鞠着一個躬道。請你恕我來得冒昧。我叫楊月容。是個唱戲的。昨天蒙劉經理不棄。要我作乾女。我怕攀交不上。就是攀交得上。當然姑娘是站在娘一邊的。應當先拜乾娘。你許我叫一聲乾娘嗎。說話時。向劉太太身上看去。見她穿了青湖縐的絨袍子。踏着紫絨平底鞋子。四十來歲年紀。扁扁的柿子臉兒。塗着嚴霜似的白粉。蒜頭

鼻子黑嘴唇。兩隻烏溜的眼睛。在她這份長相上。已經看出她是必有妬病的人。於是在說過話之後。更向她一鞠躬。劉太太雖然有幾分不高興。可是見了她帶着滿堆禮物來的。而且又非常謙恭。這却不好意思帶着什麼怒色。便點點頭道。是嗎。我並沒有聽到守厚回來說呀。月容笑道。這是昨天晚上在東興樓的事。我就說。應當先來問問劉太太的意思。假如攀交不上。我也很願意來見劉太太。問候問候。劉太太見她有些膽怯的樣子。便帶了三分笑意道。何必這樣客氣。帶着這些東西來。月容看到。就走向前兩步。低聲笑道。初次來。我怎好空着兩手。這不能說上禮物兩個字。假使你肯收我這個無出息的孩子。今天先跟你磕頭。改日請乾爺乾娘喝杯淡酒。再當着親友正式行禮。照說。實在攀交不上。不過我一見到你。我心裏頭好像真有了這樣一位母親。說不出來的高興。所以我不管能說不能說。我忍不住。把我心裏的話說出來了。劉太太索興把那收藏着的七分笑容。也放了出來。點點頭道。那可不敢當呀。月容一回頭。看到站着一位女僕在旁邊。便道。勞駕。請你端一把椅子。放在屋子正中。女僕一看太太的臉色。並沒有絲毫的怒容。這就笑嘻嘻的搬了一把椅子。在客廳中間放着。劉太太笑道。你們別胡鬧。不過這樣說着罷了。那裏……月容不管她同意與否。已是走到客廳中間站定。向劉太太笑道。乾娘。你請

坐下來。劉太太笑道。說了就得。不必不必。月容聽了這話。認定了機會再也不能放過。立刻在地毯上跪着。正正端端。朝着擺椅子的所在磕下頭去。劉太太這倒搶上前兩步。奔到椅子邊將她攙着。笑道。起來起來。說了就得。月容被她攙住起來之後。站定了。笑道。乾爹說的不錯。乾娘是個賢慧的人。這樣。我才敢認乾爹了。劉太太一出門。就讓月容一陣。赤維。把人都弄糊塗了。來不及問這個乾小姐怎麼從天外飛來的了。現在受了人家的禮拜。作了乾娘。算清醒過來。這就擄了她的手。讓她坐下。慢慢的追問着月容何以認識這位乾爹的。等着月容把經過說明了。劉太太不覺眉毛一揚。在月容肩上連連拍兩下。笑道。好孩子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們那個沒出息的看上了你。你是一個賣藝的人。不敢得罪他。又不願受他的糟塌。所以打算走我這條路。對我說明了。就可制伏他。也許聽到人家胡說。我是怎樣的厲害。怕是瞞着我。將來有什麼麻煩。不如走明的。便當得多。你說是不是。月容道。這些話。上半段你是猜着了。的下半段可讓我受着冤枉。乾娘猜着了。的。我用不着再說。你沒猜着的。我可以說一說。當坤角的。誰也有幾位乾爹。不見得這些乾姑娘都是見過乾娘的。也沒聽過什麼麻煩。我是聽到人說。乾娘爲人賢良。與其找個靠得住的乾爹。倒不如找位靠得住的乾娘。我們這一行裏面。就有好幾個名角兒。是讓

乾娘捧起來的。再說我的情形。又和別人不同。我是個六親無靠的人。能夠得着好老人家照應我。指教我。那就是我得着一個親娘一樣。我就是攀交不上。劉太太笑道。你怎麼知道我爲人呢。你乾爹決不能乍見面。就誇我一陣罷。月容道。乾爹也誇過的。此外公司裏趙二爺也說過。劉太太點點頭道。這差不多。趙二是我娘家哥哥介紹到公司裏來的。他決不能引着你乾爹作壞事。我爲人。他自然也知道清楚一點。月容笑道。娘你現在可以知道我這同事。是誠心誠意來的了。劉太太眉開眼笑的承認了她這句話。劉家的男女用人。打聽到了一個女戲子上門來拜乾娘。都以爲有一台戲唱。現在看劉太太已經承認下來了。都跟着起哄。向太太道喜。向月容叫小姐。劉太太攜着月容的手。引到自己屋子裏去坐。留她吃午晚。取出二百二十元鈔票。交給月容。說是這二百塊錢。也不算什麼見面禮。拿回去買一點衣料。另多二十塊錢。叫月容賞給男女用人。也別太給多了。給多了。下次不好出手。月容當然一一照着她的話答應。劉太太非常的高興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。又打着電話把劉經理催回來。說家裏有貴客。請他務必回來。劉經理匆匆回家。在大門口就問門房有什麼客來。門房受了太太的囑咐。只說是有一位女客在上房。並不認得。劉經理却也不介意。等自己直走入了太太屋子裏的時候。見月容笑嘻嘻的站

着。叫了一聲乾爹。這倒楞了一楞。劉太太口裏啣着烟捲。靠了沙發斜坐着。冷笑道。你在東興樓請吳次長吃便飯。劉經理紅了臉向月容望着道。你怎麼來了。劉太太道。是我把她找來的。我告訴你。這是我的好閨女。在外面遇事多照應點兒。劉經理聽了這話。才把飛入九霄雲裏的靈魂。又給它抓了回來。滿臉帶笑容道。太太的乾閨女。不像是我的閨女一樣嗎。劉太太道。只要你明白這一層就得。閨女就是閨女。要拿出一點作長輩的樣子來。劉經理笑着沒說什麼。回頭看看月容。她挨了太太坐着。臉上微微的帶一點笑容。並不把眼睛斜看一下。便道。你在我這裏吃了便飯去。上市場不忙。我會把車子送你去。以後可以帶到我家裏來。我不在家。有乾娘招待。劉太太道。我的姑娘。我自然會招待。你在家不在家。有什麼關係。劉經理伸了一伸舌頭。也就退出去了。劉太太向月容笑道。你瞧你乾爹那副受窘的樣子。看到你在這裏。不自圓自己的謊。可是這樣一來。更可以證明你今天來是誠心拜我。他沒有知道的。月容笑道。乾娘往後看罷。乾爹公司裏。不還有個丁二和嗎。劉太太道。是有這麼一個人。你乾爹算作了一件好事。給他說了個媳婦。還幫不少了的錢呢。你怎麼知道這個人。月容道。我認得他的老太太。丁老太太。人不壞。我就很相信她。你可以請乾爹問丁二和。他可以把我爲人向乾爹報告的。劉太太道。哦。你

也認識他家的。是怎麼樣子認識的。月容偷看她的顏色。却也很自然。嘴裏啣着那枝烟捲。還是被吸着緩緩的向外噴着烟。月容也起身斟了一杯茶喝。很自然的答道。我的師傅和他們家作過鄰居。說完了。看到劉太太並不有什麼詫異的樣子。這話說過去。也就是說過去了。在劉家吃過了午飯。帶着勝利的喜色。坐着劉經理的汽車回家。劉經理爲了省事。也坐着車子同走。和太太說明白了的。先把車子送自己到公司。然後讓車子送月容回家。月容對於這種辦法。也就沒有怎樣的介意。劉經理的車子到了公司裏。向來開了大門。停在大院子裏的。在這半天開始辦公的時候。院子裏來來往往的人。是牽連不斷。劉經理下車的時候。恰好丁二和由汽車邊經過。一個小職員見着了經理。自應當向他表示敬意。所以二和也就站定了脚。對劉經理深深地點個頭。因爲汽車並不停住。又轉着輪子向外。這就引着二和身子閃開。向車裏看去。車子上的月容。更是老早的看到了他。心裏暗暗地叫糟了。一定會引起二和的誤會。立刻把身子一縮。藏到車廂靠後的所在去。二和本已看得很清楚。正奇怪着她怎麼會坐上劉經理的汽車。也許是看錯了人。總還存着幾分疑心。及至月容在車內向後一閃。這就十分明白。眼看汽車鳴都一聲。由院子裏開出了大門去。將二和閃在院子裏站着。只管發楞。說不出一個字的。

話來。當日下午。本要辦完公事。就向市場去的。偏是今天經理特意多交下幾件事來辦。一直俄延到五點鐘。方才辦了。預計趕了去。月容也就唱完。只得罷休。第二日是個大風天。第三天呢。丁老太有了病。辦完公就回家。理會不到月容頭上去。一直就攔了四五天。到第五天上午。實在忍不住了。就到經理室去請半天假。可是隔着門簾。就聽到有人在裏面說話。未便突然闖進去。打算等聽差來了。請他進去先通知一聲。不免在外面屋子裏站了一站。就在這個時候。聽到趙二的笑聲。他道。這是經理的面子。也是月容的面子。說到實惠。她究竟得不着多少。依着我的意思。另外開一張支票給她。無論多少。她倒是得着實惠。又聽到劉經理笑道。我除了聽到她叫幾聲乾爹而外。什麼好處也沒有得着。可是錢真花的不少。趙二笑道。將來感情處得好了。她又常到宅裏去。您有什麼命令。她一定會孝敬您的。您性急那兒成。劉經理道。我性急什麼。接着。呵呵一陣笑。這些話在捧角家口裏說出來很是平常。可是二和聽了。不免頭髮根根直豎。兩眼向外冒火。以後說的是什麼話。却是聽不到了。這樣癡立着有十分鐘上下。方才發覺到自己有事不會辦。於是把衣服牽扯了兩下。凝神了一會。這就平和了顏色。先在門外叫了一聲經理。然後掀着門簾子走了進去。劉經理口啣雪茄。仰在寫字椅子上。對了天花板望着。臉上不

住的發出笑容來。二和隔了寫字檯。遠遠的站着。叫了一聲經理。他似乎沒有聽到。還是向了天空。由幻想裏發出笑意來。二和料想他沒有聽到。把聲音提高一點。接着又叫了兩聲。劉經理這才回轉頭來。向他笑着點了兩點頭道。我正有事要找你來談談。請坐下罷。劉經理一向是不大以部下看待二和的。二和聽着。也就在他對面小椅子上坐着。劉經理將寫字檯上的一聽烟捲。向外推了一推道。抽烟。二和起身笑答。不會抽烟。劉經理道。你現在有了室家。開銷自然是大的多。拿着公司裏這幾個錢。怕是不夠花的吧。二和笑道。人心是無足的。要說夠花。掙多少錢也不會夠花。好在我窮慣了。怎麼着也不會放大了手來用。勉強勉強總讓對付過去吧。劉經理笑了一笑。點點頭道。你實在是個少年老成的人。但是我念起鎮守使的好處。我不能不替你找一條出路。就算你願意這樣在公司裏混下去。我幹一天。你可以幹一天。我要不幹了。誰來替你保那個險。我早已就替你留下這個心。不過沒有說出來。現在我得着一個機會。正要來找你商量商量。二和聽了這話。有些愕然。呆了眼。向劉經理望着。把來此請假的意思。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劉經理口裏啣着雪茄烟。態度還是很從容的。拉開寫字檯中間抽屜。取出一封沒封口的信來。放在桌子上。二和偷眼看時。上寫着面呈濟南袁廳長勛啓。下面是印刷好的公

司名稱。另筆加了劉拜二字。劉經理指着信封上袁廳長三個字問道。你知道他是誰嗎。二和道。不知道。劉經理道。他是我的老同事。當年在鎮守使下。當軍法處長。現時在山東當民政廳長。紅的不得了。他上次到北京來。我們天天在一塊兒應酬。提到了舊事。我說你在這裏。他很願見見。有事一耽擱就忘記了。前幾天我寫信給他。請他替你想條出路。他回信來說。只要你去。決計給你想法。我想。你就到外縣去弄個警佐當當。不比在公司裏當個小伙計強嗎。這就是我替你回的信。你拿了這信到濟南去見他。我和袁廳長是把弟兄。我寫去的信。雖不能說有十二分力量。至少也有十一分半。因為他不好意思駁回我的介紹的。我已經對會計股說了。支給你兩個月的薪水。那末。川資夠了。家用你放心。我每月派人送三十塊錢給老太太。當然。不是永久這樣津貼下去。等你事情發表了。按月能向家裏匯錢。我就把津貼停止。還有一層。讓你放心。若是袁廳長不給你事情。你回北京來。我還是照樣調你到公司裏來。你對於這件事。還有什麼攷慮的嗎。他笑嘻嘻的說着這篇話。臉上又表示很誠懇的樣子。二和聽一句。心裏跳動一下。覺得他的話仁至義盡。不能再存可駁的言語。因道。像經理這樣面面俱到。替我找出路。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。無奈家母是個雙目不明的人。只怕自我走後。要感到許多不便。劉經理笑道。孩

子話。大丈夫四海爲家。豈能爲了兒女私情。老在家裏看守了。丟着出路不去找。再說。你已娶了家眷。伺候老母。正可以交給她。濟南到北京只是一天的火車路程。有事你儘可以回來。若是你調到外縣去作事。當然是個獨立機關。你更可以把老太太接了去。你要知道。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。千萬不可錯過。你若埋沒了我這番好意。我也不能不對你惋惜了。說着。把臉面就扳下來。二和倒沒有什麼話說。很久很久。却汪汪的垂下兩行眼淚來。他立刻低下頭。在身上掏出手絹來。將眼淚擦摸着。劉經理雖然昂了頭。坐在沙發上抽雪茄。但是他的目光。還不住的向二和身上打量着。現在見他流出眼淚來。頗爲詫異。回轉身來。兩手扶了桌子沿。向他望着道。你怎麼傷心起來了。這樣捨不得老太太嗎。二和擦着眼淚道。那倒不是我。我覺得劉經理這樣待我。就如自己的骨肉一樣。實在讓我感激不盡。我將來怎麼報答你的恩惠呢。劉經理笑道。原來如此。我第一次見你們老太太的時候。我不就說了嗎。是報當年鎮守使待我那番恩惠。這樣說起來。你是願意到濟南去的了。二和和點點頭道。難得經理和我這樣想得面面俱到。我那裏還有不去之理。劉經理道。那末。你把這封信拿去。馬上可以到會計股去領薪。從明日起。你不必到公司裏來了。說着。手裏取着那封信。直伸過來。二和垂下。手去。兩隻拳頭暗裏緊緊捏着。眼對了那封信。慢慢的站起身。且不接那信。眼淚又垂下來了。

第三十九回

談往悟危機樽前懺悔
隔宵成劇變枕上推賢

丁二和這一副眼淚。在劉經理眼裏看來。自然是感激涕零了。但是二和伸手去接那封介紹信時。週身都跟了顫抖着。把信接過來以後。未免向劉經理瞪了一眼。立刻低了頭下去。劉經理站起來笑道。我們後會有期。說時。伸出手來向二和握着。二和也來不及去看他的臉。也照樣的伸出手來和他握着。當劉經理燙熱的手。握在自己手心裏的時候。就恨不得將他由座位裏面直拖出來。勉強放着手。說了一聲多謝經理。這就扭轉身來向外走去。彷彿自己是吃了什麼興奮劑。步子開的是特別大。一直走到公司大門外面。才回轉頭來向公司裏凶狠狠的瞪眼望着。自言自語的道。總有一天。我可以看到你滅亡。說着。氣憤憤地向前走了去。走了有兩條街。自己突然站住了脚。失聲道。怎麼回事。他發給我兩個月的薪水。我完全不要了嗎。雖然不是勞力去換來的。反正他們公司裏這種大企業。剝削得人民很可以。分他幾文用用。有什麼要緊。於是回到公司裏。在會計股把錢取到手。雇着車子。坦然的坐着。一路唱了皮簧回家去。進到院子裏以後。口裏還在哼着。二姑娘在屋子裏迎了出來。笑問道。這早就回來了。今天在路上檢着鈔票

了吧。這樣歡喜。二和笑道。你真會猜。一猜就猜着了。這不是鈔票。說着。由懷裏掏出來。一把捏住。高高舉着。二姑娘看着。倒有些愕然。二和也不理會她。一直走到老太太屋子裏去。高叫了一聲媽。接着昂起頭來。不住的哈哈大笑。丁老太正坐在屋子裏念佛。心是很靜的。聽他笑聲裏不住的帶着慘音。便仰了臉問道。什麼事。又給誰鬧了。二和道。你這孩子。脾氣總不肯改。二和道。給誰鬧。二和道。人家向我頭上找是非。我也沒有法子躲了吧。丁老太道。誰向你找是非。我猜着了。又是你聽清唱的時候。同捧角的人發生衝突了吧。二和道。那何至於。我要出門了。說着。又呵呵笑了一陣。丁老太只管仰着臉。把話聽得呆了。很久才點點頭道。我知道。遲早你會走上一條路的。你在公司裏辭過了職嗎。二和道。用不着辭職。人家先動手了。丁老太道。那末是公司裏把你辭了。本來。你進公司去。就是一件微倖的事。現在人家把你歇了。這叫來也容易。去也容易。你也不必怎麼放在心上。這個月剩下沒有用了的錢。大概還可以支持十天半月的。我知道。新娘子手邊。還很有幾文。稍微拿出來補貼幾文。我想一個月之內。還不會餓飯。二和道。公司裏沒有辭我。而且還發了兩個月的恩薪呢。只是劉經理給我寫了一封薦信。好端端的要我到濟南去找官作。丁老太道。這亦奇了。事先並沒有聽到他提過一個字呀。二和道。你怎麼會知道。

就是我本人在接到這信的前一秒鐘。我也不知道。他給我信的時候。就說已經囑咐了會計股。給我預備下兩個月的薪水。馬上可以去拿。同時。又叮囑我說。自明天起。不必再到公司去了。丁老太點着頭。哦了一聲。二和道。這兩個月薪水。我本來打算不要。但是我若不要。那是白不要。我就拿回來了。這封介紹信。我恨不得立刻就撕碎了。可是轉念一想。留着做一項紀念品也好。丁老太默然了很久。問道。把你介紹給誰。二和道。是一個姓袁的。現時在山東當民政廳長。據姓劉的說。也是在我們老爺子手下作過事的。丁老太道。是袁木鐸吧。是有這樣一個人。他和劉經理是聯手。他介紹你去。你跟着去就是了。也許他真有一番提拔你的意思。二和在矮檯上。兩手撐了腿。將眼望了地面上的磚塊。只管出神。許久。才哼了一聲道。他提拔我。那犯得上嗎。你是個慈善的人。決不猜人家有什麼壞心眼。這是人家一條調虎離山之計。要把我轟出北京去。丁老太道。那不至於吧。因為你已經夠受委屈的了。你在北京也好。你離開北京也好。礙不着姓劉的什麼事。他又何必要把你轟出北京去呢。二和道。你有什麼不知道的。有錢的人。專門就愛糟蹋女人取樂兒。你說的話。是指着他糟蹋第一個女人說的。他現在又要糟蹋第二個女人。大概嫌着我礙事。要把我轟起跑。其實我握在人家手掌心裏。又能礙着人家什麼事呢。丁老

太道第二個女人嗎。說時微微的搖着頭。繼續着道。不會。不會。那有第二個女人。干你什麼事。二和淡笑道。當然你猜不着。就是我也想不到。會在這個女人身上出了問題。月容不是在賣清唱嗎。他又看上了。大概知道月容和我以往的關係。覺着老爲了女人和我過不去。是不大好的事。所以給我一塊肥肉吃。讓我走開。我不吃這肥肉。我得瞧瞧這究竟。這小子倚恃他有幾個臭錢。無惡不作。有一天他別犯在我手上。犯在了我手上。哼。我要討飯。拿着棍子走遠些。也不能受他這種冤枉氣。說着。在懷裏掏出那封介紹信來。嗤嗤幾聲。撕成了幾十片。丁老太聽到這嗤嗤之聲。隨了站起身來。把手拖住了他的手。問道。你這是怎麼了。撕什麼東西。二和道。你攔着也來不及了。我撕得粉碎了。丁老太道。這孩子還沒有窮怕。大把的撕鈔票。讓人家知道了。說我們……二和把那捲鈔票塞到了老太手上。因道。我也犯不上和鈔票生氣。你收着。我是撕了那封信。自己絕了離開北京的念頭。你坐着。你坐着。說着。兩手扶了老娘。讓她慢慢地。在椅子上坐下。丁老太點頭道。你這倒是對的。我們也不是那樣太無骨氣的人。一回兩回的。只管讓人支使着。月容這孩子怎麼會和他認識了呢。再說。她已經和你見了面了。也該到我們這兒來瞧瞧。不上這兒。倒和姓劉的認識了呢。二和道。你想。一個賣藝的人。又是女孩子。而且還到了

日暮途窮。像劉經理這樣坐着汽車。到處花錢的人。她還有什麼不肯將就的。丁老太道。那也不見得她就肯隨便。跟姓劉的。二和道。他隨便不隨便。我不知道。不過前兩天。她同姓劉的坐着汽車到公司裏來。姓劉的下了車。汽車再送她走。看那樣子。還不是隨便的交情呢。丁老太聽說。還沒有答言。却聽到房門外面。轟咚一聲響。丁老太道。什麼東西摔了。田二姑娘在門外答道。沒有什麼。我碰到一下門。說着這話。她也隨着進來了。二和對她看了一眼。也沒作聲。二姑娘一低頭。見滿地撒着碎紙片兒。便笑問道。我們二爺也是個新人物兒。不愛惜字紙。二和微笑道。我剛才和老太太說的話。你沒有聽到嗎。二姑娘道。我沒留心。大概也聽到幾句。二和笑道。就是我們這位有仁有義的劉經理。要我到濟南去的介紹信。你想。我縱然十分沒有出息。能夠這樣隨便聽人調度嗎。二姑娘早是紅着臉站在一邊。手扶了桌子犄角。把頭低下去。但一低頭。又看到自己的腹部。隆隆拱起。更是加上了心裏一層不安。但又不便完全含糊不理。因之用了低微的聲音答道。公司裏的事。你是小心謹慎的幹着。這又要把你調走。真是……二和突然站起來。兩手同搖着道。甚麼話也不用提。明天我已經不到公司去了。今晚上也不必睡得那樣早。我想出去聽一晚戲。把晚飯弄早一點兒罷。丁老太道。你這孩子。還要去聽戲。二和沉着臉道。

我怎麼樣不知趣。也不能夠去聽月容的戲。聽說她就在這兩天要上台。但今天晚上。還不是她上台的日子。她上台的時候。我們這位劉經理。預備了包兩百個散座。八個包廂。這樣子的捧法子。是有聲有色。我們花三毛錢。坐兩廊的人。她會睬我嗎。丁老太道。今天你只管發脾氣。出去恐怕要惹亂子。我在家裏坐着不放心。二和笑道。你有甚麼不放心。難道……咦。你怎麼流起眼淚來了。說着。向身旁站的二姑娘。掉過臉來望着。二姑娘在懷裏掏出手絹來。連連擦了兩下眼睛。又強笑起來道。我哭甚麼呢。我怨你不帶我出去聽戲嗎。二和道。那爲甚麼呢。總有一個原因。說這話時。向她嘻嘻的笑着。二姑娘嘆了一下無聲的氣。因道。這年頭。真是人心大變。就只說了這四個字。以下就沒有甚麼話了。站在桌子邊。兩手環抱在胸前。只是把一隻脚在地面上緩緩的點動着。很久很久的發着楞。二和笑道。這是一句戲詞兒呀。怎麼在上面又另外加着真是兩個字。你在那一點上。見得人心大變呢。二姑娘道。我也不過是聽了你的話發一點感慨。我又何必在這裏面多事。她說完了這話。連丁老太都微偏了頭想了一想。感到她的話有些文不對題。二和又在小櫈子上坐下了。手扶了兩條大腿。將右脚不住的在地面上打着拍子。然後點點頭道。好罷。我也不去聽戲了。讓老媽子去給打四兩白乾來喝罷。喝了就睡覺。大概不會

出什麼亂子。媽。這一點要求。你總可以答應吧。丁老太道。那末。你就只喝四兩。別多喝。二和站起來。拍二姑娘的肩膀。笑道。喂。給我們弄點下酒的去。二姑娘笑道。多打二兩酒。我也喝二兩。成不成。二和道。怎麼着。你心裏也甭得難受。要喝二兩去煩惱嗎。二姑娘笑道。我有什麼煩惱。有道是一人不吃酒。二人不打牌。陪你喝上兩杯。二和點點頭道。好的。你就陪我喝上兩杯。二姑娘道。我給你作菜去。你別出門了。說着她真走了。丁老太道。她有孕的人。你要她陪你喝酒作什麼。二和笑道。也許她心裏比我還難受。讓她喝一點罷。丁老太低聲道。這孩子總算知錯的。怎好讓她胡亂吃酒。仔細妨礙着大人。二和笑道。二兩酒也不至於出什麼毛病。她要喝就讓她喝罷。丁老太聽到他的話。是這樣堅決的主張。不願多談。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二和站起來。伸了一個懶腰。又站着向母親凝視了一會。因笑道。你放心。反正我不能惹下什麼亂子來的。丁老太道。我倒不是怕你喝酒。只是你這樣心裏發燥。讓人聽着怪不舒服的。二和嘻嘻笑道。好好。從此刻起。我不說什麼。大不了。湊合幾個錢。鬧一輛車子。還作我的老行當去。說了這話。又同丁老太說了二三十分鐘閑話。方才走回自己屋子裏去。却見大的碗。小的盤子。都在桌上擺着。二姑娘手提了一把小酒壺。笑嘻嘻的跟了進來。二和道。這不像話。怎麼擺好了酒菜。在屋子裏吃喝。

不要老娘了嗎。二姑娘將擺在桌子橫頭的空酒杯子。先斟上了一杯。隨着笑道。老太太的三餐飯。全得你留神。那我也太不知道作兒媳的規矩了。在你沒有回來的時候。我就作了一碗湯麵吃過了。現在老太太聽到說你沒有了事。心裏就會橫攔上一塊石頭。除了飯吃不下。恐怕還有好幾宿不能睡覺呢。咱們從前作街坊的時候。你不在家。我們姑嫂倆常陪着老太太擦天。就知道你有了什麼事。他總是整宿不睡的。今晚上又該不睡了。二和道。你說這話。我心裏頭大為感動。憑你以前照顧我瞎子老娘這一點說起來。我就該報你的恩。於今。我這老娘。還得望你多照應。說着。臉色沉鬱着。眼圈兒一紅。二姑娘走上前一步。拉着他的手。讓他在桌子邊坐下。將兩手輕輕地按住他的肩膀。又拍了幾拍。輕輕的道。二哥。你喝罷。我滿心裏。只有對不住你的一個念頭。你幹嗎說這些話。說了是更加讓我心裏難受。她說着。也就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端起杯子來。向二和舉了一舉。因微笑着。喝罷。別把公司裏的事放在心上。咱們好好的幹。還不至於沒有飯吃。二和道。你怎麼想起來了。要喝酒。二姑娘低垂了眼皮。將手撫摸着比齊了放在桌面上的筷子。因道。我是非常之對不起你。二和皺了眉道。這句話。你總說過千百次了。你常是這樣說着。又有什麼用。二姑娘道。我並不是怕你算什麼舊帳。無奈我作事越來越錯。這……一

……次。又是我錯了。二和正端起一杯酒來。待要喝下。聽了這句話。不免楞住了。只是將一杯酒要舉不舉的。向她望着道。你這是什麼意思。二姑娘道。是我聽到你說月容又出台來了。我怕你又去追她。把我扔下。我給老劉打了個電話。請他別讓你誤了公事去聽戲。二和道。那麼。是你要他到戲館子裏去逮我。二姑娘點點頭。眼皮垂下。沒有向他看過來。二和笑道。我老早知道了。要不。他怎麼知道我私人的行爲。我沒追上月容。老劉倒追上月容了。這讓你心裏更難過吧。二姑娘紅了臉道。你這是什麼話。我的意思是他怕你搗亂。把你調走。你離開了公司。有沒有事。他又不保險。那簡直就是借題目。把……二和放下酒杯。用力在桌上按一下。表示他意思的沉着。不等她說完。連連搖了兩下手道。不對不對。他一定會讓濟南的袁廳長給我找一件事的。最好是這件事可以打動我的心。簡直一去不回來。那末。把你再送到山東去。他輕了累。可以專心來玩月容了。二姑娘聽了這話。臉上只管紅着。將右手按住的酒壺。斟了一杯酒喝着。還不肯放手。又斟一杯酒喝下。直待斟過了第三杯時。二和將筷子夾了一塊紅燒牛肉。送到嘴邊。却突然把筷子拍的一響放下。伸手過來。將杯子按住。問道。這是白乾。你幹嗎這個樣子喝。二姑娘望了他。眼淚水要滴下來。顫着聲音道。我害怕。二和索興起身過來。握住她的手道。你心裏頭

還有什麼痛苦嗎。不必害怕。只管說出來。我能同你分憂解愁的。一定同你分憂解愁。若是不能。你說出來了。比悶在心裏頭。憋着那要好的多。二姑娘不敢抬起頭來。緩緩的道。我連喝幾杯酒。就是壯我的膽子。要把話告訴你。他先對我說過。教我忍耐着。暫受一些時候的委屈。將來總有一天。可以抬頭的。在我受着委屈的日子。只要他不死。每月暗下裏津貼我五十塊錢。就是一層。千萬別把我肚子裏這件事給說破了。我貪着這每月的五十塊錢。我……二和也覺酒氣上湧。耳朵根都紅了。搖撼着她的手道。你怎麼樣呢。你二姑娘搖搖頭道。你不用問。反正他是個壞人。我以前錯了。不該再錯。貪圖的這五十塊錢。決靠不住的。因為我們結婚的時候。他明明白白說了。保證你公司裏這隻飯碗。決不會打破。現在明許的也推倒了。暗許的還靠得住嗎。我恨極了他。總是騙人。說着。咬了牙齒。將手捏了個拳頭。在桌上捶着。接着道。我本來就覺得你這人。很忠厚。待你就不錯。嫁了你。我就更當爲你。現在好好兒的把你事情丟了。我實在對不起你。我們全上了人家的當。以後這日子又要……她忽然反握了二和的手道。我不要吃緊。可以吃苦。你也是個能吃苦的人。就是老太太剛舒服了幾天。又叫她吃了上頓愁下頓。真不過意。不過咱們拚着命幹。你找個小生意做。我做點活幫貼着。也許不至於窮到以前那樣。二和先呆

了一呆。然後回到原來的坐位上去。哈哈笑道。我說你爲什麼這樣起急。也爲的是受了劉經理的騙。哈哈。這叫一條被不蓋兩樣的人。哈哈。說畢。一伸手把酒壺隔桌面拿了過去。先滿上一杯。右手捏着壺且放不下。用手端着杯向口裏一倒。然後放下杯子。將手一拍桌子道。好小子。你要玩女人。又怕招是非。是非移到別人頭上去了。你又要討便宜。我爸爸是個小軍閥。還有三分牛性。遺傳給我。我沒法子對付你。我宰了你。豁出去了。拚了這小八字。替社會上除了這個活害。二姑娘回頭看了看外面。正色道。酒還沒有喝醉呢。可別說這樣招是非的話。二和又斟了一杯酒。端在嘴唇邊。啣的一聲。把酒吸到嘴裏去。紅着眼睛望了桌子角上那盞煤油燈。淡笑了一笑。二姑娘對他着了一看。問道。平常你也有三四兩的量。怎麼今天一喝就醉。二和帶着酒壺搖撼了幾下。笑道。我說。田家二姑娘。你可別想不穿。在酒裏放下了毒藥。二姑娘道。別亂說。老太太知道了。又說我們沒志氣。二和擺擺頭道。志氣。哼。這話是很難說的。交代了這句。他已不肯多說了。只管喝酒吃菜。直斟到有十杯酒上下。二和兩手扶着桌沿站了起來。幌蕩着身體。望了二姑娘道。我要四兩。你又加了二兩。共是六兩酒。咱們喝了這樣久。二姑娘笑道。管它多少。夠喝就行了。給你盛碗飯吧。二和搖着頭道。醉了。不吃了。我要去睡覺了。口裏說着。手扶了桌椅。就

走到床邊去。身子向床上一倒。就什麼全不知道了。一覺醒來。看到窗戶紙上。已是成了白色。再看看床上。被褥既沒有展開。也不見二姑娘。便道。咦。怎麼着。人沒有了。猛然坐了起來。頭還有些昏沉沉的。於是手扶了床欄干。緩緩站了起來。向屋子周圍看了一看。昂着頭就向門外叫道。媽。二姑娘在你屋子裏嗎。丁老太道。沒有呀。起來得這樣早。大冷天的。二和道。昨天晚上我喝醉了。她沒在床上睡。說着這話。已到了老太太房門口。家裏的老媽子可就在廂房裏插嘴了。她道。二奶奶昨天晚上九點鐘就出去了。她讓我關街門的。說是二點以前準回來的。沒想到一宿沒回來。丁老太還是在床上睡的。這就一翻身坐了起來。問道。二和。你昨天喝醉了酒。說她一些什麼了。二和倒站在屋子裏發楞。遲很疑了一會子。因道。我並沒有醉。更沒有說她什麼。丁老太道。那她爲什麼連夜就跑走了。二和道。實是奇怪。我的事。用不着她這樣找急。丁老太道。你聽門口汽車響。是什麼人把她送回來了。二和也覺得有汽車在門口停止的聲音。這也透着很奇怪。便直奔外院。打開大門來。挺立在面前的。却是公司裏趙二。雖然臉上先放下笑容來。可是兩個眼睛眶子。陷落下去。面皮上沒有血色。灰沉沉的。顯然是熬了夜。他先道。你早起來了。沒出門。二和才點頭道。趙二爺。早呵。天剛亮。那裏就出去了。這早光降。一定有什麼事指教。請裏面坐。

趙二道不必了。我還要走。就在這裏告訴你罷。嫂夫人昨晚沒回來嗎。二和對他週身上下很快的看了一眼。因道。二爺知道她在那裏嗎。趙二伸手握着二和的手。低聲軟氣的道。就爲這事來的了。昨天晚上。我們一羣人又在東興樓請月容吃飯。八點來鐘。還沒有散席呢。二嫂子不知道在那裏訪着了。也突然的跑了去。二和愕然道。是嗎。我喝了兩鐘晚酒。老早的睡了。她出去我也不知道。你們在東興樓吃飯。她怎麼會知道呢。趙二道。借個電話。向劉宅門房一問。有什麼打聽不出來的。這且不管了。她這件事。透着孟浪一點。二和伸起手來。連搔了幾下頭髮。皺了眉道。實在的她跑去幹什麼。趙二道。她去倒沒有別的事。她因經理把你介紹到濟南去。以爲是你的事情辭掉了。特意去找經理說話。她那意思。以爲你們的婚姻。也是經理主持成功的。現在婚期不到三個月。丈夫沒有了職業。好像扶起來是劉經理。推倒也是劉經理。這話有點兒說不過去。可是劉經理就不這樣想了。以爲你嫂夫人這樣去找他。很礙着他的面子。把嫂夫人由屋子裏推出來。嫂夫人向後退。忘了跨門限……二和道。摔了胎了。向趙二臉上望着。接連的問這樣兩句話。趙二拱拱手頭。陪着笑道。現時在醫院裏。昨晚就小產了。大概大人不礙事。二和紅了臉。重聲道。爲什麼。昨天晚上不來告訴我。趙二道。嫂夫人不許我們來報告。那也沒有法

子。二和極力的抿了嘴唇。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隨便推一下。就動了胎了。我還有點不相信。內人到東興樓的時候。月容在那裏嗎。趙二道。嫂嫂脾氣急一點。不該見面就給月容一個難堪。她說你巴結劉經理。丁二和也管不着你。你爲什麼要把他的飯碗打破。慢說你們不過是過去有交情。就是現在有交情。一個女戲子。同時有兩三個老斗的也多得很。你何必把他當了眼中釘。月容到底年輕。讓她一頓說着。坐在桌子邊。臉色灰白。一句也說不出來。你想。老劉這個人。可攔的住這樣的事。便喝了一聲說。你是什麼好東西。嫂嫂也厲害。她當着滿桌子人說。各位。你們知道姓劉的是什麼人。讓我來宣佈他的歷史。我們瞧事不好。趕快勸走她。不想拉拉扯扯。就閃了胎了。總算劉經理不計較。立刻把自己的汽車。送嫂嫂到醫院裏去了。二和陪着他站在門洞子裏。很久很久。沒有說話。將手撫着頭。橫了眼對門外路上看着。趙二以爲他注意這部汽車。便拱拱手笑道。我們就坐這車子到醫院裏去。假使嫂嫂病好了。那自是千好萬好。二和猛然的抓住他的手道。什麼。另外還有什麼危險。趙二苦笑道。小產自然是讓大人不怎麼舒服的事。閑話不用說了。我們先去看她要緊。二和見老媽在院子裏。叮囑她不必驚動老太。便和趙二坐上了汽車。二十分鐘。二和已經站在一間病房的門口。那個穿白衣服的女看護。手上托着一

木盤子繡布藥瓶出來。反手輕輕的將門帶上。向二和輕輕的道。請你進去罷。二和推門進去時。見屋子裏只有一張病床。枕頭墊得高高的。二姑娘半躺半坐着。將白色棉被擁蓋了全身。堆了全枕頭的枯焦頭髮。面色讓白被白枕一襯托。像黃臘塑的臉子。兩隻眼睛陷下去兩個大窟窿。看到二和進來。她將頭微微點了一下。嘴角一牽。露出兩排雪白的長牙。透着一種悽慘的樣子。二和走近床邊。只問了怎麼樣一句話。二姑娘兩行眼淚。已是由臉上順流下來。二和向前一步。彎腰握住她的手。輕輕的道。胎已經下來了。二姑娘點點頭道。進醫院不到一點鐘就下來了。二和道。這樣也好。替你身上輕了一層累。二姑娘又露着白牙一笑。接着道。但是……說着。合了一下眼睛。接着道。但是我人不行了。二和道。現在血止了沒有。二姑娘道。昨夜昏過去三次。現在清醒多了。他將極低的聲音。緩緩的說着。將手握住了二和的手。先望了他。然後慢慢的閉上眼睛道。我自己說我自己。那是很對的事情。越作越錯。二和道。這些事全不必提了。你好好的養病。二姑娘閉着眼睛。總有五分鐘。好在她的手還在二和手上握着的。二和也就讓她去養神。二姑娘復睜開眼來。聲音更透着微弱了。向二和臉上注視着道。我要是過去了。你就把月容娶過來罷。她爲人比我賢良得多。我以往恨她也是無味。她根本就不知道咱們的事。二和見

她說完了話。有些喘氣。就輕輕的拍着她的肩膀道。你不要難受。先休息二天。把身體休養好了再說。二姑娘微微的一笑。又閉上了眼。然後扯扯二和的衣袖道。我到醫院裏來以後。我的親人。還只有你一個人知道。你能不能到我家裏去一趟。給我兄嫂報一個信兒。我只是想和親人見一面。二和托着她的手。輕輕拍着她的手背道。好。你靜靜兒躺一會兒罷。我立刻就去。二姑娘聽着。就點了兩點頭。二和等她合上眼睛。就掉轉身體出去。到了房門口的時候。也會掉轉身來回頭向床上看着。恰是二姑娘睜開眼來。向房門口看着。她就靠在枕頭上的頭。微微的點了兩點。二和復走回來。站到床頭邊。將手輕輕摸着他的頭笑道。不要緊的。你安心養病。二姑娘又微微的作了一個慘笑。由被裏緩緩伸出手來。握着他的手道。我昨天晚上太性急了一點。不怪月容。她要作你的女人。一定比我賢良的多。你不要忘了我剛才的話。這樣一個好人。別讓她落在姓劉的手上糟塌了。二和道。你不要胡思亂想。我去找你哥嫂來。二姑娘鬆了手。點點頭。先對二和注視一番。緩緩閉上了眼睛。二和在這個時候。將過去的一些心頭疙瘩。已是完全丟個乾淨。站在床面上。望着她出了一會神。放輕脚步。走出病房。心裏可在想着。假使她真有個不幸。那是太委屈了。而這兩個月來。自己給她受的委屈也不少。這樣懊悔着。緩緩地踱出了醫

院見對面人家屋脊上。受東起的太陽斜照着。抹上一片殷紅的陽光。瓦縫裏藏着積雪。晨風由屋頭上向地面壓下來。將那碎雪夾着灰塵。一齊向人身上撲着。讓人先打了個寒戰。覺得目前的現象。是真帶有悽慘的意味。但心裏想着。這是心理作用。那一個冬天的早上。不是這樣子呢。這樣一解釋。也就坦然的向田老大家裏報信去。冬天日短。太陽是很快的。由人家屋脊向地面走來。在太陽光撒徧滿地的時候。醫院大門口。已是停着一大片人力車。看病的人。紛紛向着醫院裏進去。雖不見得什麼人。臉上帶了笑容。但也不見得有淚容。就是醫院裏出來的人。臉上也很和平鎮定。不像醫院裏出了什麼問題。這把坐在車上。一路揣想着。二姑娘更要陷入危險境地的幻想。慢慢加以糾正。下了車子。走進醫院門。田大嫂是特別的性急。已經三步兩步的搶着走了進去。田老大恐怕她不懂醫院裏規矩。會鬧出什麼笑話。自也緊緊地跟着。當二和走到病房門口時。他夫婦倆進去了。醫院裏規矩。是不準兩人以上到病房裏去的。只好站在門外等着。這樣還不到五分鐘。聽到息息率率的聲音。門開了。田老大攙着他媳婦一隻手胳膊出來。只見田大嫂兩眼淚水像拋沙一般在臉上掛着。張了大嘴。哽咽着只管抖顫。彎了腰。已是抬不起來。田老大臉上慘白。眼角上掛着淚珠。二和看到一陣昏暈。幾乎倒了下去。翻了眼望

着他們問道。人……怎麼了。田老大搖搖頭。低聲道。過去了。二和聽了這話。兩脚一蹶。且
不進病房。轉身就向外跑。叫道。我和姓劉的拚了。在他這句話說完以後。連在一旁的看
護們。也都有些發呆呢。

第四十回

一慟病衰親慘難拒賄
片言驚過客憤極回車

田老大對於自己家裏的事。說明白就糊塗。說糊塗。多少又明白一點。今天妹妹被劉經理推動得小產了。便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悶。這時妹妹死了。也就顧不得自己的職業。心裏計畫着。要和姓劉的算算帳。二和一聲大喊。跳起來要和姓劉的拚命。引起了他的共鳴。也跳着脚道。是要同他媽的拚了。二和本來就是滿腔怒火不能忍耐。經田老大這樣鼓勵一句。立刻扭轉身子。就向醫院大門外走。田大嫂雖然是在嗚咽着。還不會昏迷。看到二和向門外走。立刻也跳了起來。向前伸手一把將二和衣服抓住。連連叫道。老二。你這是怎麼了。二妹躺在床上。你先得去看看。這是醫院。人還不能久擱。應當怎麼把她收殮。你要先拿個主意。姓劉的也跑不了。慢慢的和他算帳不遲。雖然只有幾句話。說出來很是中肯。二和就站住了。向她問道。過去了。什麼時候過去的呢。我很後悔。不該離開她。大嫂道。據看護說。過去有二十分鐘了。二和聽着。兩眼也流下淚來。轉身向病房裏走去。田大嫂向田老大道。這事情還真是扎手呢。老二手邊沒多少錢。這一筆善後的款項。馬上就該想法子。怎麼着。也要對付個百多塊錢才好。田老大道。那裏有呢。時間

太急了。就是和人家去借。也要個一兩天的商量。田大嫂道。等老二出來再說。夫婦抹着眼淚。在過道裏凳子上坐着等候。二和沒有從病房裏出來。蔣五已是由外面匆匆的走進來。看到田老大。便站住脚向他道。什麼。令妹不在了。田老大因他是公司裏的一個高級職員。只好帶着眼淚站了起來。向他拱拱手道。真是件大大不幸的事。五爺怎麼知道了。蔣五道。我接着經理電話。叫我來的大概經理是得着醫院的報告。丁二爺呢。田老大道。他在病房裏哭去了。蔣五兩手抄着大衣領子。將衣襟緊了一緊。因皺了眉道。這不是光哭的事啊。人是不能久放在醫院裏的。得趕快收殮起來。田老大道。誰不是這樣說呢。可是這急忙之中。那裏去籌這麼一筆款子呢。蔣五道。這些事情。你們全不必掛心。我既然來了。自然會擔起這重責任。田老大臉色一正。向蔣五道。五爺。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。說時。將袖口子擦着眼睛。蔣五也正着顏色道。你們現在是什麼情緒。我是鐵打的心。在這個時候。給你開玩笑。田大嫂立刻搶着迎上前來插嘴道。是的。蔣五爺巴巴的起大早跑了來。當然有事。決不是跟我們開玩笑。蔣五爺道。我蔣五也不敢誇下那種海口。說是同事家有什麼事情。我姓蔣的就能拔腰包幫忙。這裏有二百塊錢。是劉經理讓我帶來的。請你交給了二和。說時。就在衣服袋裏掏出兩疊鈔票來。向田老大遞過去。田老大

真想不到有一個急處。便有一個妙處。有了這二百元。料理二姑娘的喪事。僅有富餘。伸了手。便要把鈔票接過去。突然的。身後有人喊了一聲。慢着。田老大回頭看時。二和紅着雙眼。推開病房的門。走了出來。田老大見他來勢很兇。只好把手縮了回來。向他望着。二和搶上前兩步。伸手把蔣五那隻拿鈔票的手攔了回去。瞪了眼道。蔣先生。你別瞧我現在失了業。人窮志不窮。我家裏死了人。還不至於到外面去化錢買棺材。蔣五紅了臉道。丁老二。你這是甚麼話。拿着兩百洋錢。挺身出來和人幫忙。難道還有甚麼惡意嗎。二和在衣袋掏出手絹來。擦了兩擦眼睛。臉色跟着平和了一點。因道。對不起。我心裏很亂。話說得急一點。這錢若是蔣五爺的呢。你這樣的好意。沒得別的說的。我給你磕頭。把款子收下來。可是你這款子。是姓劉的造孽錢。爲了錢。我才讓他收拾到這種境地。我爲甚麼還要他的錢。這是醫院裏。有些話我不便說。可是我就不說。你也應當明白。我：我：我是太窮了。又有個瞎子老娘。只好遇事讓步。他帶了悽慘的聲音來說着。蔣五手裏托着鈔票。慢慢的收了回去。望了二和道。我這一次來。沒有甚麼壞意吧。田老大抱着拳頭。連拱兩下道。五爺。你別見怪。二和是遭了這件不如意的事。心裏頭很亂。說話有些失分寸。蔣五道。他既然不是對我發脾氣。我也就不怪他。不過這筆款子。我不便胡亂帶回去。我

得先打一個電話給劉經理。徵求他的同意。電話在那裏。田大哥。請你引我去。田老大倒認爲他是真不能作主。就引着他打電話去了。二和站在過道裏。兩手叉了腰。倒是向了田大嫂發呆。田大嫂道。現在並不是發楞的事。這後事你打算怎麼辦。應該拿出一點主意來才好。二和道。主意有什麼主意呢。有錢就有主意。我也想了。家裏還有六七十塊錢。我猜想着。令妹箱子裏。總也有幾十塊錢。湊合着。可以把人抬出醫院去罷。田大嫂道。她箱子裏有錢沒錢我不敢說。就是有。一齊花了。這日子怎麼過。你可沒有職業了。妹子一死。就是田老大這一碗飯。恐怕也有些靠不住。二和聽到。只覺心頭連跳了幾下。昂起頭來。向天上歎了一口氣。田大嫂道。你們都是這種驚扭勁兒。也不能盡怨別人。二和臉上帶着淚痕。倒是冷笑了一聲。田大嫂看到他這種樣子。也沒得話說。只是坐在夾道的長椅上發呆。偶然一回頭。却看到女看護挽着丁老太走進來。不由得失聲叫了一句呵呀。二和也看到了。立刻趕上前去。將丁老太挽着。因問道。媽。你怎麼來了。丁老太顛巍巍的走着。顛着聲音問道。人躺在什麼地方。讓我摸摸她。不是公司派人告訴我。我還不知道。二和道。過去很久了。你摸她幹什麼。丁老太抖顛得握不住二和的手。微搖着頭道。在昨天。我就知道這孩子有些反常。好好兒的。喝什麼酒。現在果然是丟了這條命了。才二十

一歲的人。後來日子長着呢。田大嫂叫了一聲老太。也走過來。攙她一隻手臂。又啣了一聲道。你爲什麼趕了來呢。我的老娘。瞧你這樣哆嗦着。可……可……可不大好。丁老太道。不管。我得摸摸這個人。這孩子待我不錯呀。就這樣委委屈屈的一輩子。什麼也沒得着。就去了。她說到這裏。哽咽着。已不能發出聲音。田大嫂道。老太。你別進病房去了。醫院裏也不許人放開嗓子來哭。丁老太垂着淚。只管搖着頭道。我不哭。我不哭。二和道。大嫂。隨他老人家進去摸摸罷。她要是白來一趟。她心裏憋得難受。她更會哭的。田大嫂道。那末。我攙着老太進去罷。你進去了。又得傷心一場。二和有氣無力的點點頭道。那也好。於是二和在長凳上坐着。田大嫂攙着丁老太進去了。二和聽到門裏面。似乎有息率之音。心裏自己也透着難過。只是抬起袖子。不住的揉擦眼睛。悲慘的時候。那也很容易過去。不知經過了多久。田大嫂開了門。搶着出來。見有一位女看護經過。就一把抓住道。小姐。小姐。快去請一位大夫來。女看護站住了。向他翻着眼道。人死了兩三個鐘頭了。你不知道嗎。田大嫂道。不是不是。有一位老太太在屋子裏暈過去了。二和來不及聽她詳細的說下去。跳了起來。就向病室裏撞了去。只見床上的二姑娘。是由白被單裏伸出一隻手來。丁老太却手搭了床沿。坐在地上。雖是背靠了床脚。沒有躺下。而頭是向前垂着。已經與

胸脯相接了。二和搶上前。兩手抱着老太太。嘴對了她耳朵。連連叫了兩聲媽。她哼也不哼一聲。田大嫂也搶着進來了。因道。二和。你可別胡動手。老太太暈過去。一會子就好的。先讓女看護進來瞧瞧。搬到別個屋子裏去。請大夫瞧瞧。二和坐在地上。就雙手擁抱了老太太坐着。一會功夫。女看護進來了。因道。這樣大年紀的人。讓她坐在地面上。那是不大好。你們趕快去掛一個急號。請大夫來看。我就去找伙子來。用病床來把她帶去。二和伸手摸了一摸衣袋。問道。掛急號多少錢。女看護還沒有答話。門縫裏。田老大伸進一個頭來。插嘴道。不要緊。我這裏預備着錢了。我去替你掛號。二和也來不及詳細的問。只說了一句勞駕。看護也是看到老太太病勢來得兇猛。便也很快的找着工人推了病床來。將老太太送到急診室裏去。二和不敢放心。緊緊的在後面跟着。醫生將老太太週身診察過了一遍。見二和垂了兩手。悄悄的站在身後。便道。這老太太是你令堂嗎。二和道。大夫。病症很嚴重嗎。醫生將聽筒插到袋裏。兩手也隨着放在白單衣的袋裏。對了病床上的丁老太太注視了一下。微微搖着頭道。相當的嚴重。要住院。二和道。怎麼陡然得了這樣重的病。大夫道。剛才不過受了刺激。但她心臟很衰弱。上了年歲。不好好的看護着。那是很危險的。二和也來不及加以考慮。猛可的答道。當然住院。醫生就在屋旁棹上開了一張字

條。交給女看護。向三等病室裏去要床舖。一面在丁老太身上打針。二和聽見丁老太又輕輕哼了一聲。覺得有些轉好的希望。心裏比較得安慰一點。可是那女看護來答覆。却是三等病室裏沒有床舖。二等病室裏也只有一張床舖。大夫回轉頭來。向二和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因問道。令堂的病。最好是住院。而且現在也移動不得。這二等病室……他說話時。取下他鼻子上架的寬邊眼鏡。在褲子袋裏取出一條白綢手絹來。將眼鏡緩緩的擦着。二和道。就住二等室罷。大概要先交多少錢。才可以住院。大夫戴上眼鏡。望了他身上道。這個你向交費處接洽。說畢。他出診室去了。二和跟了出來。田老大和蔣五都站在門外等着。田老大道。老太要住院吧。二和皺了眉道。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這叫我怎麼辦。大概還是非住院不可。老太心臟衰弱。動都不能動了。田老大道。那不要緊。我已經給你預備下錢了。二等病房。是五塊錢一天。須繳十天。是五十元。再加上預繳二十塊錢的醫藥手術費。共要繳七十塊錢。二和向他看看。回轉頭來。又向蔣五看看。猶豫着問道。莫非還是你那二百塊錢。田老大伸着兩手亂搖了幾下道。你不用過慮。這筆款子。是由五爺手上借來的。將來由我歸還五爺就是了。你算在我手上借去的錢。那還不行嗎。二和將兩手環抱在胸前。皺着眉對了地面上望着。點點頭道。既然如此。請你挪過來。先

用幾天。往後我再想辦法奉還。田老大道：我二妹雖然死了。我們親戚總是親戚。談什麼還不還的話。我們先把老太太安頓好了再說。二和眼望了地面。很久很久。才歎了一口氣。蔣五向田老大道：你還邊疑些什麼。還有一個要等着收殮的呢。這句話又提起了二和的傷心。見身邊放子一張長椅子。一歪身在上面坐。手拐撐了椅子靠。將手扶了頭。又只管垂下淚來。他在這裏傷心。田老大却把繳費的手續。完全辦完了。把收款股的收條交給了二和。因道：哭着就算能了事嗎。還得打起精神來作事呢。二和跳起來答道：是的。我還要辦事呢。於是先將丁太太送進了二等病房。再回轉身來。和二姑娘料理身後。人也不知道餓。也不知道渴。除了哭。就是忙着拿錢買東西。等着把二姑娘收殮入棺。由醫院後門送到城外一所廟裏停放。已是下午三點鐘。人實在是支持不住。就在禪堂裏借了和尚一張木榻睡着。等到醒過來了。在棹上已經點一盞煤油燈了。和尚含笑走進屋子來向他道：丁先生醒過來了。那位田先生說：請你不必回去。就在小廟裏安歇。二和道：那爲什麼。和尚道：田先生說：怕你回去看到空屋子會傷心的。二和坐在木床上出了一會神。點點頭道：那也好。但不知現在幾點鐘了。和尚道：時候倒是還早。丁先生可以在我們這裏喝點茶。吃點素麵。田先生說：他七八點鐘會來一趟的。二和看那和尚瘦長的臉。

眉毛峯上簇湧出幾根長毛。穿件布衣僧袍。乾乾淨淨的。却也不見得怎樣討厭。便依了他的話。和老和尚閑談了一會。老和尚也陪着用過了茶麵。還不到九點鐘。廟門外一陣狗叫。隨衆在寂寞的大院子裏。發生着脚步響。隔了窗戶。就聽到田老大問道。二和醒過來了嗎。二和道。我聽着你的話。沒有回家去呢。田老大倒跑的滿頭是汗。走進屋子來。就把頭上單的一頂線帽子摘下。不會坐下。臉上先帶着三分高興的樣子。因道。你放心罷。所用的二百多塊錢。都有了着落。不必還了。二和也站起來。抓住他的手道。聽你這話。可是姓劉的送來一筆款子了。但這筆款子。我斷斷乎不能要。田老大按住他的手。讓他依然躺在床上。因道。既是你說明了。不用這種錢的。我豈能那樣傻。非接收他的錢。不可。姓劉的也許是天良發現了。他說他並不求你的諒解。這一筆錢。願同你作一樁買賣。請你隨便在家裏挑一樣比較值錢些的東西給他作抵。就算你用東西變賣來的錢。當然不算得姓劉的好處。二和道。你還不知道嗎。我家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呢。田老大道。不是說比較值錢的東西嗎。你看着棹子值錢。你就把棹子給他。你看着椅子值錢。你就把椅子給他。好不好呢。二和還是抱了兩隻手。在胸前。低頭望着地面。又搖了兩搖頭道。我怕姓劉的這傢伙。又在玩什麼手段。田老大道。這是沒有別人在這裏聽到。要不然。你倒成

了個小孩子。人家拿二三百塊錢。隨便買你一項破爛東西。他有什麼手段。二和道。我也正因為他這件事作得有些奇怪。想不出他另有什麼作用。田老大道。有什麼作用呢。你不是他公司裏的人了。他用什麼手段時。你可以不睬他。二和道。我也不怕他用什麼手段。現在我還有個老娘。假如我沒有這個老娘。慢說他不過是公司裏一個經理。就是帶着十萬八萬軍隊的軍閥。我也要和他碰碰。田老大沒作聲。挨了棹子坐下。自在身上口袋裏取出一盒烟捲來。遞給二和一根。自啣了一根在嘴裏。靠了牆壁坐着抽。見棹上有一張包過東西的破報紙。就拿起來看了一看。很久很久。沒有作聲。二和也拿了烟捲放在嘴裏。緩緩的抽着。見田老大始給沒有作聲。因道。大哥。你為什麼不言語。田老大這才放下報紙來。向他搖搖頭道。老二。你這個少爺脾氣。直到現在。絲毫也沒有改。教我說些什麼。二和道。你也應當原諒我。一而再。再而三的上了人家的當。我現在是對於什麼出乎意外的事。都有些害怕。既是大哥這樣說了。我一個窮家。沒有什麼可賣的。只有我睡的那張銅床。是祖傳之物。據我母親說。當年買來的時候。也值個二三百元。現在雖不值那些個錢。到底是一樣有價值的東西。就請你轉告老劉。把我這張床抬了去罷。像我們那種人家。還擺上那樣一項骨董。本來不配。都只為我娘說。什麼祖業也沒有。這床留

着我結婚罷。現在我已經用這張床結過婚了。賣了也好。田老大點點頭道。你這話對。我想着也。只有那張銅床好賣。我明天叫人去搬床罷。二和道。最好一早就搬了走。趁着我没回家。東西先出了門。也免得我心裏頭又難受一陣。田老大道。好的。今晚上我陪你在廟裏睡一宿。明天一大早。你上醫院瞧老太太去。我就和你去辦這件事了。二和也覺這話妥當。回得家去。不見嬌妻。不見老母。那是很難堪的。就同田老人在廟裏住下。可是在二和家裏的。確是出了問題了。他家裏雇用的老媽子陳媽。見主人全家都不在家。也就認爲是個絕好的檢便宜機會。關上了大門。首先就來開二和房間裏的箱子。這是下午五點鐘的時候。屋子裏已經點上燈。認爲決沒有什麼人在這時回來的。可是她想了很久的法子。也沒有把箱子的鎖打開。他主人總是要回來的。又不敢打破箱子。正自對了箱子坐着出神。還要想第二個辦法來打開箱子。可是大門咚咚的響着。迎出來開門。却是田大嫂來了。她一點也不客氣。就坐在二和屋子裏代他看家。陳媽遇到這樣一位對頭。心裏實在難過。到了七點多鐘。又有人敲門。他這就想着。必定是二和回來了。在院子裏故意唧咕着道。我沒有瞧見過的。一個娘們。隨便的。就向人家跑。要不是我在家裏看守着。不定要出些什麼花樣。她說着話。將門打開。借了胡同裏的路燈一看。却是很年輕

的一位姑娘。穿着大衣。遠遠的送過來一陣脂粉香。向來不見有這種人到這裏來的。便道。你找錯了人家了吧。那姑娘答道。我叫楊月容。和這裏丁二爺認識。你怎麼沒開門之先。就罵我一陣。你們主人在家嗎。陳媽道。我罵你幹什麼。我們二爺出門了。月容自言自語道。可是上濟南了。問道。那末。太太在家吧。我見見太太。陳媽道。太太死了。她說話時。兩手還是扶着門站着。月容也生氣了。放重了聲音道。我見見老太太。陳媽道。老太太得了急症。上醫院了。月容道。你幹嗎我說一句。你頂一句。陳媽道。實情嗎。我頂你幹什麼。月容道。你這樣對人說話。是主人翁告訴你的吧。好。我就不進去。說着。扭轉身來就走。看到街邊停着人力車子。就不問價錢。坐着回家去。現在宋子豪夫婦。得了她的幫助。還搬到原先帶小五住家的所在住着。月容在許多條件之下。已經有了一間單獨的房子。回家之後。推開自己的房門。就向一張小鐵床上倒下去。將頭偎在枕頭裏。放聲大哭。那眼淚正是奔泉一般。紛紛向下滾着。黃氏現在也住在這裏。幫着洗衣作飯。聽了月容的哭聲。立刻同着宋子豪夫婦倆。直湧了進來。三人圍了床頭。全彎着腰。連連問是怎麼了。月容坐起來。用手絹擦着眼淚道。這是我自討的。宋子豪道。你說要去找二和去。是沒找着他家嗎。這也不值得傷心。明天再打聽清楚了。再去一趟就是了。月容道。沒找到那倒罷了。想

不到連了。老太太對我都不諒解。黃氏道：「那怎麼回事呢？她說了什麼重話了？」口裏說着，提起屋子中間白爐子上的熱水壺，向臉盆裏傾着水。月容道：「見着老太太，就讓她說我幾聲。我也有個分辨。」小五娘道：「難道你到那裏，他們不讓你進去？」月容道：「可不是。在大門裏。一個老媽子就罵出來開門，說是大娘們不該胡跑，見了面，一問，二和出門了。二奶奶死了。老太太得急症了，回了我一個一乾二淨，二和出門去了。也許是真的。老劉不是說他上濟南了嗎？怎麼二姑娘死了。老太太得急症了。這話也說了出來。那就乾脆不願見我了。接連碰了他那死老媽子三個釘子，叫我無話可說。心裏實在憋得很。黃氏撐了一把熱騰騰的手巾，遞了過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才願意生着這些閑氣呢。後天你就上台了。你得好好休養兩天才是。」月容接過手巾，擦了臉，一轉身，見黃氏又捧一杯熱茶站在面前。月容接着茶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一個人和別人沒有利害關係，那是合不起伙來的。好了。從今晚上起，咱們再別談姓了的話。」宋子豪道：「姑娘，這算你明白了。老早你就該這樣做的。我們給你預備好了豬肉、甜醬、豆芽、豆瓣。正想和你作炸醬麵呢。你不想吃一點嗎？」月容道：「幹什麼不吃？我也犯不上不吃。只這一句話。」小五娘同黃氏答應不迭，立刻搶出屋子，給她作麵去。宋子豪坐在旁邊抽着烟捲，把他長到五十歲的經驗之談，詳細的一說，無

非人生只有錢好。有了錢。什麼都可如願以償。譬如丁二和娶田二姑娘。也就是爲了錢。假使你有錢。你不難把丁二和買過來。讓他和二姑娘離婚。爲了錢娶二姑娘。就可以爲了錢休掉二姑娘了。月容正在氣頭上。對於他的話。却也並不否認。吃過了晚飯。老早的睡覺。因爲上台的日子。只剩一天了。接洽事情多些。把二和的事也就丟在一邊。到了這日下午。劉經理却坐了汽車來訪她。站在院子裏。喊了一聲楊小姐在家嗎。是宋子豪在屋裏。隔着小小的玻璃窗戶先看到了。立刻跳了出來。呵啣了一聲。拱着兩手平了額頭。彎下腰去道。真是不敢當。要你勞步。黃氏在廚房裏出來。兩手亂撲着灰。笑道。我聽到門口汽車響。我就納悶。我們這兒也有貴人到。啣。可不是貴人到了嗎。姑娘快出來瞧。乾爹來了。說時。那張灰黑的臉上。笑着皺紋亂閃。劉經理聽到他又清又脆的叫了聲乾爹。也禁不住撲嗤一笑。黃氏以爲劉經理也對她表示好感。索興搶上前兩步。站在他面前。露出黃板牙來。只管裂了嘴笑。月容在屋子裏梳頭髮呢。聽說劉經理來了。左手拿了鏡子。右手拿了梳子。只管發呆。沒個作道理處。就是這樣站在着窗戶邊上。不肯移動。黃氏還是在外面叫着道。姑娘出來。乾爹在院子裏等着呢。月容本來也想出來迎接的。爲了黃氏這樣一喊叫。透着出來迎接劉經理是一件可恥的事。還是拿了梳子對着鏡子繼

續的梳攏。黃氏代他掀開門口的一條舊布簾子。笑道：你瞧。乾爹來了。忙着梳頭。沒關係。自己爺兒倆。要什麼緊。月容扳着臉。將鏡子梳子。一齊向棹上一扔。拍的一下響着。瞪了一眼。隨了回轉身來。她以爲可以作點顏色給黃氏看。却不料跨進房門口。站在面前的。却是劉經理。笑道：幹嗎老不出來。莫非是聽說乾爹來了。有些害臊嗎。說着。就走向前來。輕輕的拍了月容兩下肩膀。月容將身子向後一縮。正着顏色緩緩的問道：乾娘知道你到這兒來嗎。劉經理自脫了大衣。放在月容床上。笑道：你別儘惦記着乾娘。也得放點好心到乾爹身上來。說着。就躺在月容小床上。抬起兩條腿。放在白爐子邊的矮凳上。月容見他這樣子。隨便靠了牆站定。抱了兩手在懷裏。向他望着。黃氏在玻璃窗外。倒張望了好幾次。叫道：月容也不倒一杯茶給乾爹喝嗎。月容道：你瞧。左一句乾爹。右一句乾爹。叫得比我還要親熱。好像劉經理又多收了這麼一個大乾閨女。臊得黃氏說一聲：你瞧這孩子。隨着就跑走了。劉經理躺在床上。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這麼一來。屋子外面就沒有。人打岔了。劉經理將手拍着床沿道：你坐下。我有話同你說。月容笑道：你坐起來罷。我真該給你倒一杯茶。才像個主人的樣子。劉經理道：你坐下。我有話告訴你。你聽我的話。比倒茶點烟伺候好多着呢。說時。又拍了床沿。月容沒辦法。只好在他放脚的方凳子上坐。

下。劉經理笑道。這孩子怕挨着我。好像我身上長着長刺。會扎你似的。月容紅了臉。笑道。這院子後面。還有街坊呢。讓人瞧見笑話。劉經理笑道。爺兒倆怕什麼的。我要送你一樣東西。大概就送到了。月容道。你別儘在我頭上花錢。我不愛穿什麼好衣服。一言未了。有人在院子裏問道。這是楊小姐家裏嗎。送東西來了。月容答應了一聲。借着這機會。就跑出屋子去了。劉經理躺在她床上。只是微微的笑。月容一會子工夫。兩脚跳了進來。掀開門簾子。就問道。你這是怎麼回事。把丁二和家裏那張銅床給搬來了。劉經理這才坐起來。笑道。我告訴你的話。你不聽。我有什麼法子。不然。你就早明白了。月容皺了眉道。乾爹。這件事真不好隨便。你怎麼好把丁二和的東西。向我這裏搬呢。劉經理笑道。我爲什麼不能把丁二和東西搬了來。他賣給我了。當然可由我來支配。月容道。他賣給你了。這張床是他家傳之物。就是要賣東西。也賣不到這件東西上面來。劉經理道。他全家人都到濟南享福去了。這笨東西不好帶。留在這裏。又存放誰家呢。不如賣了是個乾淨。現在的丁二和。不是以往的丁二和了。盤扭得什麼似的。您想。他要是不鬧盤扭。我叫他來訪您談一談。應該不來嗎。月容手扶了床欄子。望着劉經理。很是出了一會神。劉經理道。我是真話。你相信不相信。月容出了一會神。問道。他家沒有出什麼事故嗎。劉經理被他這樣

突然的問着。心裏像是一動。可是臉上依然很鎮靜。帶着微笑道。你小小年紀。倒是這樣神經過敏。月容道。我實對你說。我昨天到他家裏去了一趟。你不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。可是我也找到了。劉經理紅着臉沒有話說。月容道。不過我也不怪你。你不告訴我也許是一番好意。我找到那裏。大門還沒有進去。接連就碰了三個釘子。說着就把昨晚在丁家敲門的事說了一番。劉經理臉上變了好幾回顏色。到了最後。兩手一拍道。怎麼樣。你現在可以相信我的話了吧。月容道。請你告訴我實話。到底是怎麼回事。二姑娘好了嗎。劉經理道。這女人太豈有此理。你還提她作什麼。你真有那耐性。還去找她。月容道。那天晚上。她衝到飯館子裏來。雖然是她的錯處。但是她疑心我在你面前說壞話。致於把二和轟到濟南去。那也是窄心眼兒的女人。所作得出來的事。所以我下了決心。要見她把誤會解釋一下子。而且也要看看她的病。劉經理道。有什麼病。沒病。訛詐罷了。他婆媳兩個。硬要將這張銅床賣我三百塊錢。不然。那女人就要用打動了胎來訛我。和我打官司。我沒法子。照付了錢。在昨日下午。他們全家上濟南了。老實說。我轟他們走。一大半是爲了你。月容不由得兩朵紅雲。飛上臉腮。因道。他在這裏也礙不着我什麼事。劉經理道。你不知道嗎。他因爲看到你和我同進同出。恨極了。打算在你登台的時候。他找一班人在

台底下叫倒好。你想。我們預備大大的捧你一場。讓你出一場十足的風頭。若是讓整羣的人在台底下叫起倒好來。那不是一場大笑話嗎。你想。我們在飯館子裏吃飯。誰也礙不着誰。他女人都可以來。花幾毛錢買一張戲票。誰也可以到戲院子裏去的。你就能保證他們不搗亂嗎。二和在公司裏說的話。比這厲害的是多之又多。但是我怕你心裏難受。我並沒有把他這些話傳到你耳架裏去。可是你也到了二和家去碰過釘子的。你想到他們反臉無情。總也可以相信我的話有幾分真吧。月容呆立在床頭邊。很久不能作聲。劉經理突然站起來。握着月容的手笑道。別把這事放在心上。我們一塊兒吃午飯去。月容被他拉着手。並不抽回來。只低了頭站着。劉經理笑道。傻孩子。以前我說好好的捧你紅起來。別去傻想丁二和。現在你該明白我這話不錯了吧。月容還呆不作聲。站着很久。劉經理低頭一看。見她臉上掛着兩行眼淚。眼睛紅紅的。立刻連連拍了她幾下肩膀。笑道。胡鬧。胡鬧。這也值不得一哭。脾爹明日給你找個漂亮的女婿。不賽過了二和十倍不算。這一句話。倒是月容聽得進的。却想出了一篇話來。

第四十一回

立券謝月娘絕交有約
懷刀走雪夜飲恨無涯

楊月容既當過了一回名角。人家捧角的用意何在。那是不消說得。就可明白的。劉經理這樣出力捧她。這爲的是什麼。在當時就知道了。所以次日拉出了劉太太。就來硬抵制住了他。今天劉經理忽然送一張床來。這事透着尷尬。現在他說爲自己找個漂亮女婿。顯然是置身事外。索興厚着臉向他笑道。這麼說。乾爹替我買這張床。是送給我的嫁妝了。劉經理笑笑道。忙什麼。你既出面唱戲了。總得唱個三年兩載的。這張床是我買給你睡覺的。說着向屋子週圍看了一遍。笑道。你還缺少着什麼。我同你預備罷。說話時。月容已是閃了開去。斟了一杯熱茶。兩手捧着送到劉經理面前。劉經理手上接着茶杯。眼睛却斜向她注視着。微笑道。我問你缺少什麼東西呢。你沒聽到這句話嗎。月容笑道。我聽見了。乾爹幫着我的地方太多。我要什麼東西。會跟乾娘要的。劉經理道。笑話笑話。你乾娘的錢。也就是我的錢。和乾娘要東西。不是向我要東西一樣嗎。月容道。雖然是那樣說。究竟娘女的關係。說起話來方便得多。劉經理放下茶杯。又搶上前抓着他的手笑道。乾閨女和親生女不同。她是和乾爹關係最深的。月容想要把手掙脫。劉經理却把她

拉到了院子裏。笑道。走走。我們吃午飯去。趙二蔣五都在那裏等着呢。他的力氣大。月容不能抗拒。終於是讓他拉着出去了。黃氏雖被劉經理調笑着。走開了這窗戶。但是看到月容被乾爹攜着手一路走出去。心裏非常得意。彷彿自己也被劉經理攜着手一樣。一直走出門來。望了他們坐着汽車走去。她在汽車後面窗戶裏。看到月容的腦袋。和劉經理的腦袋並在一處。就笑嘻嘻的走進院子來。叫道。小五娘。月容這孩子。現在也會哄人了。你瞧。她跟着劉經理。歡歡喜喜的走了。這時後面有一個人插嘴道。誰說不是。可是光哄着還是不夠呢。黃氏回頭看時。認得是劉經理的親信趙二爺。便笑道。二爺也來了。難得難得。請到月容屋子裏坐罷。趙二手上拿了個紙包。是表示着很詭密的樣子。伸了頭向四週看看。問道。老槍在家嗎。宋了豪走出來。兩手扶了頭上的黃毡帽。笑着答應道。在家。二爺說着拱起兩手。連連作了兩個揖。趙二向他招了兩招手。因道。咱們找個地方說兩句話。宋子豪笑道。月容屋子裏坐罷。這屋子裏有火。趙二向黃氏道。你也來。也有話對你說。黃氏聽到趙二爺願跟她談話。就眉開眼笑的跟了進屋去。他們放下了門簾。還掩上了房門。約談到半小時之久。趙二笑着走了出來。因道。這是劉經理最得意的一條妙計。你可別作錯了。宋子豪拱着兩手。舉平了額頂。笑道。決不會錯。決不會錯。趙二笑

道。不久丁二和該來了。我先走罷。宋子豪笑嘻嘻地送到大門口。見趙二坐上人力車。將棉布車簾子放下。於是笑着進來道。二爺作事很週到。他還怕在路上遇到了丁二和呢。黃氏也忘了院子裏風涼。站在院子中間。兩手連連拍了巴掌。因道。這小子。當年在。我手上把月容拉去的時候。那一副情形。還了得。我多說一句話。就得挨揍。現在……宋子豪揚了兩手。把她向屋子裏轟。因道。你先到屋子裏坐着罷。別是太高興。露出了馬脚。黃氏總也算是顧全大體的。聽了這話。就走回屋子裏去。不到一小時。果然是他們意料中的丁二和來了。在院子裏高聲問着宋三爺在家嗎。宋子豪走了出來。見二和穿着青布棉襖。褲外披着老羊毛青布大衣。頭上戴了鴨舌帽子。完全是個工人的樣子。可是臉上發青。眼睛紅紅的。非常之懊喪。因走出來迎着道。你是丁二哥。二和點點頭道。是的。宋子豪道。好。請到月容屋子裏坐。只這一聲。門簾子一掀。黃氏由屋子裏搶了出來。笑道。丁二爺來了。我們短見啦。請屋子裏坐。二和慘笑着。點了兩點頭。可是在這一轉身的當兒。已是看到自己傳家的那張銅床。拆散了。做成一大堆的零件。堆在這房門外的窗下面。立刻心裏一陣酸痛。站着沒有動。黃氏掀起門簾。點點頭道。進來呀。這是月容睡的房間。二和見他們向月容屋子裏讓。心裏倒有些蕩漾。但既來了。決不能作出一點怯懦的樣子。因之

咬緊了牙齒。向屋子裏一衝。同時手扶了帽子。打算見着月容。深深的行個鞠躬禮。而且還預備了一篇話。說是我很慚愧。還是要來求你。但是我爲了老娘。你一定可以原諒的。他一面走着。心裏一面警戒着自己。決不要生氣。可是在屋裏站定腳時。却發現了屋子是空的。宋子豪跟着進來。見他有些愕然。因道。請坐罷。月容和劉經理出去了。可是你的事。她已然留下了話。讓我們來辦。二和雖感到有些不安。但是到了這裏。已經是難爲情的了。不拿錢也是慚愧。拿錢也是慚愧。索興坐着等機會罷。便在床頭邊一張小方凳子上坐下。看看屋子四週。雖然陳設簡單。却也糊得雪亮。床對面一張小桌子。上面除了化妝之品外。却有一個鏡架子。裏面嵌着劉經理一張穿西服的半身相片。鏡架子下有一隻玻璃烟缸子。放了半截雪茄。那正是劉經理常常在嘴角上啣着的東西。也不知道自己心裏這一股怒氣由何而生。就在鼻子裏呼嗤一聲。冷笑了出來。宋子豪隔了屋子中間的火爐子。向他相對的坐着。臉上帶了一分沉鬱的樣子。向他道。我知道二哥這兩天是有心事。也沒有去奉看。月容這孩子呢。究竟年輕。你也別見怪她。她沒工夫到醫院去看老太太。明天她就要露演了。二和道。我怎麼那樣不知進退。還要她去看我們。我是趙二爺再三約着的。不然。我也不會來。她留下的話。是怎麼說的呢。宋子豪向黃氏道。請你

把那款子取出來。黃氏答應一聲。起身向裏面屋子。取出三疊鈔票。放在小桌子上。宋子豪指着桌子上的錢道。這是三百塊錢。月容說。她不能忘了老太太的好處。知道老太太在醫院裏要花錢。這就算是送給老太太的醫藥費。不過。她也有她的困難。請你原諒。她還沒上台。那裏來的許多錢。都是向劉經理借的。劉經理也知道這錢借給你用的。他有一個條件。就是請你別再和她來往。而且望你還是到濟南去。她現在乍上台。什麼全靠劉經理幫忙。劉經理的意思。可不敢違背。若是爲了你得罪了劉經理。這可和她的前程有礙。她話是這樣說了。我不能不交代。二和是偏了頭。靜靜的聽他向下說。等他說完了。却不答覆。問道。三爺有烟捲嗎。賞一枝我抽抽。宋子豪呵啣了一聲。站了起來。笑道。你瞧我這分兒荒唐。只顧說話。烟也沒跟客人敬一枝。說着。從懷裏掏出一盒烟捲來。抽出一枝烟。兩手捧着。恭恭敬敬的送到二和面前來。二和接着烟。起身拿桌上的火柴。這就靠了桌子把烟捲點着。微昂起頭來。抽着向外噴。一個烟圈兒。又一個烟圈兒。接着向空中騰了去。黃氏始終是坐着一邊。只管看他動靜的。見他聽了話。一味抽烟。却不同話。就忍不住插嘴道。二哥。你的意思怎麼樣。聽說老太太這病很重。得在醫院裏醫治一兩個月。這不很要花一點錢嗎。二和噴出一口烟來道。是很要花幾個錢。我沒了職業。家裏又遭

了喪事。花錢已經是不少。再要加上一個醫院裏長住着的人。憑我現在的經濟力量。那怎樣受得了。大概月容和姓劉的。也很知道我這種情形。所以出了這三百塊錢的重賞。要我賣了公司和月容這條路。若在平常的日子。我要不高興來。只說一句我不愛聽的話。我就不來了。我要高興來呢。你就把我腦袋砍了下來。我也要來的。可是我爲了死人。死人還得安葬。爲了半死的老娘還得醫治。什麼恥辱。我都可以忍受。我現在需要的是錢。有人給我錢。教我怎樣辦都可以。這話又說回來了。月容對於我這一番態度。不也爲的是錢嗎。好的。我接受月容的條件。宋子豪斟了一杯茶。兩手捧着放在桌子角上。然後伸手拍了兩拍他的臂膀。笑道。老弟台。你何必說月容。世界上的人。誰人不聽錢的話呀。你是個有血性的人。我相信你說的這話。決不含糊。二和把胸脯子一挺道。含糊什麼。我知道。這樣不能說是月容的主意。這是姓劉的怕我和月容常見面。會把月容又說醒過來了。我現在女人死了。月容是可以跟我的呀。這一會子。月容爲了虛榮心太重。要姓劉的捧着大大出一回風頭。教她幹什麼都可以。就利用了我要用錢的機會。來把我挾制住。其實我一不是她丈夫。二不是她哥哥。她和姓劉的姘着也好。她嫁姓劉的做三房四房也好。我管不着。何必怕我見她。宋子豪取出一根烟捲。塞在嘴角上。斜了眼向二和

望着。擦了火柴。緩緩將烟點着。笑道。二哥。你既然知道這樣說。這話就好辦了。她無非是想出風頭。又不敢得罪劉經理。只好擠你這一邊。還是你那句話。你既不是她的哥哥。又不是她的丈夫。你要是老釘住她。她也透着爲難。一個當坤角兒的人。就靠個人緣兒。玩意兒還在其次。捧角要是知道她身邊有你這麼個人釘着。誰還肯捧她。二和把那枝烟捲抽完了。兩個指頭。夾了烟屁股。使勁向火爐子眼一扔。一股綠燄。由爐子裏湧出。端起桌上那杯茶。仰着頸子。骨都一聲。喝了個光。這就坐下。點着頭。淡笑道。我極諒解三爺這些話。對我並不算過分的要求。我丁二和頂着一顆人頭。要說人話。慢說月容幫助了我。這麼些個錢。就是不幫助這些錢。爲她前程着想。要我和她斷絕來往。我也可以辦到的。黃氏向他望着道。老二。你餘外有什麼要求嗎。二和道。我有什麼要求。說着。站起來。在桌邊斟了一杯茶。端起來。緩緩的喝着。將杯子向桌上放着。重重的按了一下。點點頭。笑道。有是有一個要求。那就是請你二位轉告月容。請她不要疑心到我的。人格上去。我雖然爲了老太太。不免也用她幾個錢。可是我決不把這個當作斷絕來往的條件。我已寫好了一張借字帶來。請二位交給她。只要我不死。活一天。就有一天。計畫着還她的錢。既是我算借她的錢。我就更要接受她的要求。表示我不是爲了她怕見我。我就託她。我當

着二位我起個誓。往後我若是在月容面前和姓劉的面前。故意出面搗亂的話。我不是我父母生的。我若有一點壞心。想壞月容的事。讓我老娘立刻死在醫院裏。說話時。抬起右手。伸了一個食指。指着屋頂。說完了。在懷裏掏出一張字條。向宋子豪點點頭道。這是借字。我交給誰。宋子豪道。沒聽到說你寫借字的話呀。黃氏向宋子豪瞧了一眼。因道。丁老二這樣做。要洗清白。他是一個乾淨人。不依從他倒不好。我代收着罷。二和一點不猶豫。立刻就將借字交到黃氏手上。笑道。你還是交給三爺瞧瞧。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字眼。黃氏當真交給宋子豪道。你就瞧瞧罷。手續清楚點兒也好。宋子豪接過借字。偷眼向二和看時。見他又斟滿了一杯茶。昂着頭。向嘴裏倒了下去。也沒敢言語。低頭看那借字。上寫着。立借字人丁二和。今因母病危急。向楊月容小姐懇借得大洋三百元正。楊小姐緩急與共。令人感激。該款俟二和得有職業。經濟力量稍裕。即當分期奉還。並略酬息金。聊答厚誼。此據。年月日丁二和具。宋子豪兩手捧了紙條。口裏喃喃念着。不住點頭道。二哥真是一個硬漢。我想。你一定說的到做的到。二和微笑道。往後瞧瞧罷。三爺。款子現在可以給我了。我也不便在這裏久坐。宋子豪起身道。呵。你瞧我這分兒大意。於是將桌上的鈔票。雙手捧着。交給了二和。笑道。請你點一點數目。二和將鈔票塞到懷裏去。笑道。不用了。

楊小姐也不會少給我的錢。說時取下帽子向桌上擺的那鏡框子。倒是連點了兩下頭。因道。劉經理再會罷。總算你完全勝利了。說畢舉起帽子在頭上蓋着。對宋子豪黃氏又舉了一舉手道。再見再見。哦。不在最近的時候。咱們是不會見着的。宋子豪也只好跟着向外面送了出來。見二和站在院子裏。對那一大堆銅床架子。冷笑了一聲。並沒有說什麼。逕直出門去了。宋子豪的烟癮。根本沒有過足。談了許多的話。更費精神。追不上二和也送不了。站在院子裏望着。小五娘由屋子裏笑出來道。來過癮罷。我給你燒了一個挺大的泡子。總算不錯。趙二爺託你們辦的事。辦的很順溜。黃氏隔戶在屋子裏哈哈的笑着道。一報還一報。我今天比吃了人參燕窩還要痛快。丁二和這小子。花幾十塊錢。把月容弄去。還把一張領字拿了去。今兒個爲了三百塊錢。除了把月容送回來。還交了一張借字給我。宋子豪笑道。老幫子。別太高興了。你胡嚷一陣。嚷到月容耳朵裏去了。大家吃不了。兜着走呢。黃氏被他一攔。雖是不說了。還是哈哈的笑。其實這種事情。月容作夢也想不到。被劉經理拉出去了。胡混了半天。直混到下午四點鐘。方才回來。她走進房來。第一件事。便是看到小桌子上放的那隻鏡框子。這就嘆了一聲。問道。這張相片是那裏來的。黃氏已是跟隨她走進房來。因答道。趙二爺來了一趟。他說是來找劉經理的。沒坐到

十分鐘就走了。扔下這張相片，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。月容拿起相片看了一看，扯開抽屜，扔了進去。因道：我屋子裏頭，向來就沒有放過男人的相片。別這樣親熱得過分了。讓了笑話。黃氏沒作聲。將茶壺洗刷乾淨了。新沏了一壺香片，和她斟了一杯。放在桌上。笑道：喝杯熱茶。暖和暖和。老鎗把烟癮過得足足的。靜等着你吊嗓子呢。月容走到桌子邊，手扶了桌子犄角，懸起一隻腳來。將皮鞋尖在地上旋轉。只管沉吟着。隨後又端起茶杯來，放在嘴唇邊，緩緩地低下去。眼望了茶杯上出的茶烟，問道：趙二來說了些什麼。黃氏道：他沒說什麼。他說劉經理約他吃午飯的。他追到這裏來。月容道：他怎麼會知道劉經理在這裏。不是乾娘叫他來的嗎。黃氏走近前一步，眯了兩眼，低聲笑道：劉經理作事很仔細。這些事都不會讓劉太太知道的。你別瞧趙二是劉太太的人，他可捧着你乾爹的飯碗。你乾爹到這裏來的事，他敢同你乾娘說嗎。他長了幾個腦袋。乾爹帶你上那兒了。準是到吃過了飯，又上綢緞莊去扯衣料。月容呷着茶，微笑了一笑。黃氏彎着腰，伸了個食指，連連點着她道：現在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。你應當趁機會和你乾爹要件皮大衣。月容道：東西別要得太多了。仔細還不清這筆帳。黃氏笑道：還什麼帳。乾姑娘要乾爹作兩件衣服穿。那不是應當的嗎。月容道：今天我起來得太早，身體有點倦。我想睡

一覺到七點鐘的時候。你叫我起來。我還有個應酬。黃氏向她瞧着。眼睛變成了一條縫。笑道。你瞧。我們楊小姐。真有門兒。還沒上台。就忙起應酬來了。月容瞪她一眼道。別胡捧場了。乾爹替我約了幾個報館裏人吃飯。這也是當角兒的人。不得已的事。說到角兒兩個字。她臉上透着也有得色。跟着微微一笑。黃氏道。你有正事。你就躺一會兒罷。六點多鐘我來叫醒你。說着。帶上門出去了。她其實不是要睡。只是心裏頭極其慌亂。好像自己作了一件不合意的事情。無法解決。就躺在床上靜靜的想心事。在半小時之後。却聽到黃氏宋子豪夫婦喁喁說話。雖是隔了兩間屋子。用心聽着。也可斷斷續續聽到兩句。黃氏會說。姓丁的這小子。這回竟犯在我手上。由此更想到那張銅床。更想到劉經理趙二都突然找上門。頗有些可疑。因之。穿上大衣。悄悄的走出門來。雇了一輛人力車。直奔丁二和家。在車上想着。這回無論丁家人怎樣對待。總要進門去問個水落石出。可是車子拉到了家門口。招呼車夫一聲。說是到了。車夫歇下了車把。伸直腰來向大門上一看。搖着頭道。走錯了門吧。不會是這裏。月容道。你怎麼知道不是這裏。車夫說了個囉字。向門框上一指。月容看時。一張紅紙帖兒。明明白白。寫了吉屋招租四個字。先是一楞。再仔細將房屋情形門牌號碼看了一遍。昂頭沉吟了。一會子道。是這個地方呀。車夫道。你什麼

時候來的。月容道。前兩天來的。聽說這人家上濟南去了。我不相信。特意來瞧瞧。車夫道。你瞧。門環上倒插着鎖。又貼了招租帖兒。準是上濟南了。我還拉你回去罷。月容對大門望着出了一會神。又嘆了一口氣。只好坐車子走了。這個時候。二和在醫院裏。正也談到這所房子的問題。丁老太躺在床上。二和坐在床頭邊的椅子上。丁老太道。你整日整夜的看守着我。也不是個辦法呵。一來。你得找個事情作。二來。我們還有個破家呢。二和道。這些您都不必放在心上。我現在借到了三百塊錢。除了用二百多塊錢給你治病而外。還可以騰出三四十塊。我零用每天吃兩頓飯。有兩毛錢足夠了。暫時有那些錢維持着。用不着找事。說到那個家。您更可以放心。房子我已辭了。大大小小的應用東西。分撥到田家和王傻子那裏存着。等你病好了。咱們再找房搬家。他口裏說着。和母親牽牽被褥。移移枕頭。俯了身子。問道。媽。你喝一點兒水吧。丁老太道。不用。其實這裏有看護。也用不着你在這裏照應我。二和將方凳子拖近了一步。再坐下。將手按住被角道。媽。我怎能不照應你。你在這世界上就剩我這個兒子。我在這世界上。也就只剩你這一個老娘。我們能多相聚一刻。就多相聚一刻。丁老太眼角上微微透出兩點淚珠。又點了兩點頭。二和道。你不用掛心。我什麼苦也能吃。我什麼恥辱也能忍受。我一定要好好兒的來照應你。

的病。丁老太眼角上的淚珠。雖然還沒有擦乾。她倒是閃動了臉上的皺紋。微微的笑了。一笑。二和看到老娘這種慈笑。心裏是得着莫大的安慰。昂頭向着窗外。正自出神。覺得手上有東西觸動着。低頭看時。正是老娘由被底伸出手來。輕輕的拍着自己的手背呢。這就是老娘聽了痛快。疼愛着自己呢。兩腳放在地面。是極力的抵住着。那心裏是在那裏轉着念頭。我老娘這樣的疼愛着我。我一定要顧全一切。劉經理。楊月容。一切人的怨恨。我都要忘掉的。這樣想着。自己連連將頭點了幾點。這樣。他是對於環境。力求妥協了。可是到了第二日。有一個抱不平的王傻子。來反對他這種主張了。在他進病室。看過丁老太病體之後。向二和招了兩招手。將他引到外面來。一歪脖子。瞪了眼道。老二。你忘了。今天是什麼日子了嗎。二和被他突然問起這句話。倒有些愕然。只是向王傻子望着。王傻子笑着搖搖頭道。你倒真是忘了。楊家那丫頭。今天登台。你不知道嗎。這丫頭我不要他。姓王。還是讓她跟師傅。姓楊罷。二和道。今天她登台。又怎麼樣。王傻子道。咱們也花個塊兒八毛的去捧一捧。可不是正面捧。咱們是個反面兒捧。也到台下去叫聲倒好兒。出這口氣。二和笑道。誰有這麼些個閒工夫。再說也犯不上。她今天登台。捧的人整千整百。我們兩個人去喊個倒好兒有什麼用。再說她天天上台。天天有人捧。咱們能夠天天

就跟着叫倒好兒嗎。王傻子道。雖然那樣說。到底今天是她登台的第一天。咱們給她攔頭一棒。多少讓她掃掃興。二和抓住他的手。連連搖撼了兩下。笑道。別這樣看不開。咱們上大酒缸喝酒去。王傻子笑道。喝酒。我倒是贊成。喝醉了聽戲去。你也別把老太的病。儘管放在心上。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咱們先去喝三杯。說着。也不問二和是否真要喝酒。拉了就走。這已經是七點鐘的時候。大酒缸吃晚酒的人。正在上場。由裏到外。坐滿了人。只在屋犄角上有半邊桌子。湊合着牆的三角形。塞了進去。二和同傻子並肩坐着。正對了那堵牆。在這桌上。原擺着炸麻花兒。花生米。豆腐干之類。店伙送上兩小壺白乾。各斟着一壺。王傻子左手端了杯子。右手三個指頭。捏了一根炸麻花兒。放到嘴裏咀嚼着。兩隻眼睛。可就翻轉來向牆上望着。二和也隨了他的視線看去時。却是一張石印的紅綠字戲單。戲單中間。有三個品字形排列的大字。正是楊月容的姓名。在這下面排着戲名。橫書着霸王別姬四字。王傻子將麻花兒一放。手按了桌子道。他媽的。又賣弄這一段夜深沉。該隨着胡琴舞劍了。二和湊近一點看去。上面果印着今日是登台第一晚。先哼了一聲。接着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。王傻子緩緩的回向街上。看了一眼道。今天天氣很冷。也許要下雪。我敢說她今天上台。上不了滿座。二和端着酒杯。只管向那戲單子看着。

也沒作聲。這戲單子勾引不了他聽戲。倒是很能勾引他喝酒。雖然王傻子的酒量很好。二和也並不用他勸進。一杯又一杯。只管向下喝去。王傻子喝着酒。口裏還不住嘍咕着。因道。咱們雖都是窮骨頭。可是誰要在咱們面前擺出闊人架子來。咱們還真是不能受。儘管讓他有錢。咱們不在乎。我要是不願意。你就出一萬塊錢。想買我院子裏一塊磚頭。我也是不賣的。二和把一壺酒都斟乾了。還提起壺來向杯子裏滴上幾滴。然後使勁向桌上一放。拍的一聲響着。瞪了眼道。姓劉的這小子。拿出四五百塊錢。要我在他面前認招。不許在他同月容面前露臉。他捧楊月容。儘管捧就是了。他捧角還不許角兒的朋友出頭。有錢的人。真是霸道。王傻子也把酒壺一拔。直立起來。拍着二和的肩膀道。二哥。走。咱們瞧瞧去。月容這樣的紅。看她今天是不是長了三隻眼睛。你瞧。我這裏有錢。說着身子一幌。掀起一片衣襟。在腰包裏一拔。掏出一搭紙捲兒來。裏面是洋錢票銅子票。毛票全有。他捲着舌頭道。買兩張廊子票。瞧她瞧。你說叫倒好沒用。咱們就不叫倒好光瞧着就是了。這樣說時。已經搶到櫃台邊。胳膊一揮。把二和揮得倒退了幾步。橫了眼道。酒錢該歸我付。你現在雖然比我腰包子裏還足。你可是要替老娘治病的。二和笑道。就讓你會帳罷。你都能憐惜我老娘。難道我自己倒不管我老娘了嗎。說着話。自己一溜歪斜的。

向大街上走去。王傻子跟着來了。他就向前引路。心裏糊塗。兩條腿並不糊塗。順了一條大街走着。遠遠看到街北邊火光照耀得天色緋紅。在紅光中擁出了一座彩牌坊。彩牌坊下面。汽車人力車排成兩條長龍。王傻子一搖頭道。想不到這了頭今天這樣威風。一個在街上賣唱的黃毛丫頭。有這麼些個人捧場。二和道。這都是姓劉的這小子邀來的。兩人紅了眼睛。一路罵到了戲館子門口。那兩扇鐵柵門。已關得鐵緊。在門裏面懸了一塊黑木牌。大書客滿。王傻子道。怎麼着。滿座了嗎。那黑牌子上寫着什麼。二和道。寫着客滿兩個大字。王傻子道。你瞧着。門裏邊還站着一個巡警。真他媽的有那副架子。這樣子說。咱們就是想花個塊兒八毛的。也進去不了。二和道。前台不能去。咱們到後台瞧瞧去也好。我知道由後面小胡同裏轉過去。可以轉到戲館子後門口。王傻子道。那就走罷。說着。挽了二和的手臂。就向戲館子後面走來。這裏是一條冷胡同。東轉角的所在。有一個雙合門兒。半掩着。斜對過。正有一盞路燈。斜斜的向這裏照來。看見有個短衣人。在門裏面守着。王傻子闖到門邊。還不會抽腿跨門。那人由門裏伸出頭來。么喝一聲找誰。王傻子道。你們這兒楊月容老板是我朋友。我要進去瞧瞧。那人道。還沒有來呢。王傻子在門外幌蕩着身體。因道。什麼時候了。還不到園子。咱們候着。總快來了。於是搭了二和的肩

膀在胡同裏徘徊着。看看天上。沒有一點星光。寒風由人家屋頭上壓了下來。拂過面孔。像快刀割肉一樣。兩個人就格外走快一點。以便取暖。因之順了前後胡同。繞個大圈子。再回到戲館子後門口來。這冷靜的胡同。老遠的就可以聽到汽車響。王傻子道。來了。咱們站到一邊看去。說時。汽車到了門口。汽車門正對了戲館子後門。先是月容披了皮大衣。向下一鑽。隨後劉經理也跳下了車。接着她一隻手臂。一路走去。這時。二和被冷風一吹。酒醒了三分之二。倒是拖住了王傻子的手。不讓他向前。王傻子道。怎麼啦。老二。你害怕嗎。二和道。我不能失信。我不能在他們面前露面。王傻子道。瞎扯談。有什麼不能露面。誰訂下的條規。掙脫了二和的手。就向前奔去。汽車已是開走。那後門依然關着。却一擁出來七八個大漢。有人喝道。這兩個小子。在那裏喝醉了黃湯。到這兒來搗亂。叫警察去。又有個婦人聲音道。別動手。犯不上跟醉鬼一般見識。我有法子治他。一言未了。嘩哪一聲。門裏一盆冷水。向王傻子直潑將來。王傻子不會防備。由頭到脚。淋了個週到。總有兩三分鐘說不出話來。等他喊出來。這是那個作的事。你給我滾出來。那七八個大漢。已是一陣狂笑。擁進了那後門。接着拍的一聲。這兩扇雙合門關上了。王傻子抖着身上的水。望了那戲館子後門。破口大罵。二和走上前攙着他道。大哥。咱們回去罷。天氣還這樣冷。

你這週身是水。再站一會。你還要凍成個冰人兒呢。潑水這個人。我知道是張三的媳婦。原先是月容的師母。現在可跟着月容當老媽子了。王傻子掀開大襖子衣襟。向腰帶裏一抽。拔出一把割皮的尖刀來。在路燈光下。顯出一條雪白的光彩。二和道。你這是那裏來的刀。王傻子道。是我皮匠擔子上的。我知道月容這丫頭。進出坐着汽車。我沒有告訴。你暗下帶了來。想戳破她的車輪橡皮胎。現在。哼。說着。把刀尖向上一舉。抬頭望了燈光。二和道。這班趨炎附勢的東西實在可惡。你那刀交給我。我來辦。這是我的事。你回去罷。說時。就握住王傻子的手。王傻子先不放手。回轉頭來。向二和望着。問道。不含糊。你能辦。你別是把我刀哄了過去。二和道。王大哥。你瞧我丁二和是那末不夠朋友的人嗎。王傻子咬了牙打了個冷戰。因道。這潑婦一盆冷水淋頭澆來。由領頸子裏直淋到脊梁上去。我身上真冷得不能受。我真得回去換衣服。二和道。是這話。你趕回去罷。王傻子將刀交給了二和。另一手握住二和的手。沉着了道。二哥。我明天一早聽你喜信兒了。說畢。昂着頭。對戲院子的屋脊瞪着。又哼了一聲道。別太高興了。說畢。又打了兩個冷戰。只好拔步走了。二和手握了尖刀柄。顛了兩顛。冷笑一聲。緩緩的伸進衣襟底下。插在板帶裏。背了兩手。繞着戲院子後牆走。但聽得一陣陣的鑼鼓絲絃之聲。跳過了牆頭來。胡同裏兩個

人力車夫。有氣無力的拉着車把。悄悄過去。那電桿上的路燈。照着這車篷子上一片白色。猛可的省悟。已經是下雪了。在空中燈光裏。許多雪片亂飛。牆裏牆外。簡直是兩個世界。心裏估計着戲館子裏情形。兩隻脚是不由自己指揮。只管一步步的向前移着。走上了大街。看那戲館子門口。層層疊疊的車子。還是牽連的排列着。在雪花陣裏。有幾叢熱氣。向半空裏紛騰着。那便是賣熱食擔子的。趁熱鬧作生意。走到那門口。斜對過有一家酒店。還有通亮的燈光。由玻璃窗戶裏透出來。隔了玻璃窗戶。向裏張望一下。坐滿了的人。也就掀了簾子進去。找個面牆的小桌子坐着。又要了四兩酒。慢慢的喝着。一斜眼。却看到劉經理的汽車。車夫也坐在櫃台旁高凳子上獨酌。用櫃台上擺的小碟子下酒。於是把身子更歪一點。將鴨舌帽更向下拉一點。免得讓他看見。但是這樣一來。酒喝的更慢。無心離開了。不多一會。却見宋子豪搶了進來。向汽車夫笑道。好大雪。李四哥辛苦了。汽車夫道。沒什麼。我們幹的是這行。總得守着車子等主人。有這麼一個喝酒的地方。這就不錯了。你怎麼有功夫出來。喝一杯。宋子豪道。我特意出來告訴你一句話。你喝完了。還把車子開到後門口去等着。汽車夫道。戲完了。當然送楊老板回家。宋子豪道。事情還瞞得了你嗎。說着。低了聲音。噤咕一陣。又拍拍汽車夫的肩膀。笑着去了。二和看到心裏却

是一動。等着汽車夫走了。自己也就會了酒帳。繞着小胡同。再到戲館子後門口去。這時那汽車又堵上了門。車子是空的。大概汽車夫進去了。於是站在斜對過一個門洞子裏。閃在角落裏。向這邊望着。這已是十一點多鐘了。胡同裏很少雜亂的聲音。隔着戲館後牆。呼唔呼唔。胡琴配着其他樂器。拉了夜深沉的調子。很淒楚的送進耳朵。在這胡琴調中。路燈照着半空裏的雪花。緊一陣。鬆一陣。但見地面上的積雪。倒有尺來厚。胡同裏沒有了人影。只是那路燈照着雪地。白光裏寒氣逼人。一會兒功夫。戲館子裏夜深沉的胡琴拉完了。這便是霸王別姬的終場。二和料着月容快要出來。更抖擻精神注視着。十分鐘後。鑼鼓停止。前面人聲喧嘩。已是散了戲。不多一會。那後門呀然開着。汽車夫先出來了。上車去開發動機。嗚嗚啾響着。又一會。一個穿大衣的男人出來了。他扶着車門低聲道。我坐那乘車行裏的車子。陪太太回去。你把這乘車子。送楊小姐到俱樂部去。你先別言語。只說送她回家。到了俱樂部。你一直把車子開到院子裏去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汽車夫道。經理甚麼時候去。那人道。不過一點鐘。蔣五趙二都會在那裏等着的。他們會接楊小姐下車。說好了。我們打一宿牌。記住了。記住了。說畢。那人又縮進門去。二和看定了。那人正是劉經理。心想。這樣看起來。月容還沒有和他妥協。他這又在掘着火坑。靜等月

容掉下去呢。以後。又不到十分鐘。一陣人聲喧嘩。燈光由門裏射出來。四五個男女。簇擁着月容出來。月容一面上車。一面道。怎麼我一個人先回去。下着大雪呢。你們和我同車走不好嗎。却聽到黃氏道。宋三爺有事和館子裏人接洽。走不了。後台有人欠我的錢。好易容碰着了。我也得追問個水落石出。這樣解釋着。月容已是被擁上了車。車子裏的電燈一亮。見她已穿着皮領子大衣。在毛茸茸的領上面。露出一張紅通通的面孔。證明是戲妝沒洗乾淨。口裏斜啣了一支綠色的虬角烟咀子。靠了車廂坐着。態度很是自得。喇叭鳴的一聲。車子走了。雪地裏多添了兩道深的車轍。二和走出了人家的門洞。抬頭向天上看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她已經墮落了。只看她那副架子。別管她。隨她去罷。對那戲館子後門看看。見裏面燈火息了大半。可是還是人影亂幌。於是歎了口氣道。她怎麼不會壞。低了頭緩緩走着雪路。就走上了大街。却見宋子豪口啣了烟捲。手提了胡琴袋。迎面走來。雖然他不減向來寒酸樣子。頭上已戴了一頂毛繩套頭帽。身上披着麻布袋似的粗呢大衣。顯是兩個人了。二和迎上前。叫了一聲三爺。他站住了。身子幌上兩幌。一陣酒氣向人撲來。問道。丁老二。那盆冷水沒有把你潑走。你又來了。二和道。大街上不許我走路嗎。宋子豪道。你用了那劉經理五六百塊錢。你這小子沒良心。還要搗亂。我告訴你車

警督察處處長和劉經理是把子。今天也在這裏聽戲。你先在園子後門口藏藏躲躲。沒有把你捆起來。就算便宜了你。你還敢來。可是人家這會兒在俱樂部開心去了。你在這裏冒着大雪。吃什麼飛醋。哈哈。說着。將二和一推。向前走了。二和站在雪裏。呆了一會。忽然拔開步來。逕直就向前走。約有半小時之久。已是到了所謂的俱樂部門口。一幢西式樓房。在一片雲林子矗出。樓上有兩處垂下紅紗簾子。在玻璃窗內透出燈光。正遙遠的望着呢。那院子門開了。閃出兩條白光。嗚嗚的喇叭響着。一輛汽車開出來了。那汽車開出了門。在雪地裏轉着彎。很是遲緩。在暗地裏看亮處。司以看出裏面兩個人是蔣五和趙二。他們笑嘻嘻的並排坐着。這輛車子呢。就是劉經理私有的。車子轉好了彎。飛跑過去。輪子上捲起來的雪點。倒飛了二和一身。立刻俱樂部門口那盞門燈熄了。這裏離着路燈又遠。霧沉沉的。整條胡同在雪陣裏。二和見門口牆上小窗戶裏。還露着燈光。便輕輕移步向前走去。貼了牆。站在窗戶下靜靜聽着。有人道。有錢什麼也好辦。登台第一宿的角兒。劉經理就有法子把她弄了來玩。二和聽了。一腔怒氣向上湧着。右手就在懷裏抽出刀來。緊緊握着。一步閃到胡同中間。正打量進去的路線。却見樓上窗戶燈光突然息滅。只有一些微微的桃色幻光。由窗戶裏透出。再向週圍四看。一點聲音沒有。也不

看到什麼東西活動。雪花是不住的向人身上撲着。咬了牙。站在雪地裏發呆。不知多久。忽然噹噹幾聲大鐘响。由半空裏傳了來。於是想到禮拜堂的鐘。想到臥病在教會醫院裏的老娘。兩行熱淚。在冷冰的臉上流下來。噹噹。遠遠的鐘聲。又送來兩响。那尾音拖得很長。噹的聲音變成喻的聲音。漸漸細微。至於沒有。這半空裏雪。被鐘聲一催。更是湧下來。二和站在雪霧裏。歎了口長氣。不知不覺。將刀插入懷裏。兩脚踏了積雪。也離開俱樂部大門。這時除他自己之外。沒有第二個人。冷巷長長的。寒夜沉沉地。抬頭一看。大雪的潔白。遮蓋了世上一切。夜深深地。夜沉沉地。

百新書店敬贈

夜 深 沉

全 一 冊



不 准 翻 印

有 著 作 權

著 作 人 張 恨 水

出 版 者 三 友 書 社

上海漢口路二七四號

發 行 人 李 曾 燿

總 經 售 處 百 新 書 店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五 版

No. 18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0715B

3389